武俠世界



$2.00

731

·特別介紹·



小鬼子傳奇故事： **怪乞丐** 上官庸·著



一個神秘的地下組織，千方百計地要將「怪乞丐」擄到他們的基地，待以上賓之禮，另一個勢力奇大的犯罪集團，又要不惜代價地將他置之於死地。這個「怪乞丐」到底是什麼身份？他最後結果如何？請參閱本刊第39頁。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怪乞丐 （小鬼子傳奇故事）
兩探秘密 小妹被擄
虛言恫嚇 飛車追踪
險死還生 再度逃亡
冰消瓦解 覺悟前非……上官庸 39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血扇 （天壞王郎傳奇故事之二）
解除身上毒 平添心中愁……高皐 23

曉山風雲 （民初遊俠傳奇故事）◀八▶
風雲險惡日 枕戈待命時……朱羽 29

春雨濺花紅 （新穎中篇連載）
傾囊買假貨 失運遇神仙……蕭逸 86

降龍伏虎 （綠林英雄傳奇故事之一）
一梭換一劍 血債要血還……臥龍生 9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九月鷹飛 ◀大結局▶
抽絲明眞象 一刀斷夢痕……古龍 3

七代劍
雲雨聲聲心惴惴……秦紅 10

霸海心香
香風薰粉蝶 八招過三關……東方英 16

刀神
略施烟幕計 粉碎奸狡謀……獨孤紅 79

神眼遊龍
欲展回天力 嚴施下馬威……臥龍生 101

香羅帶
時機步步急 心田緊緊焦……高庸 106

霧中花
惡人食惡果 毒婆借毒逃……東方玉 111

魔劍恩仇
吉凶難預卜 陰陽隔一綫……林非 116

梟魅
英雄爲金困 紅粉報君恩……單于紅 123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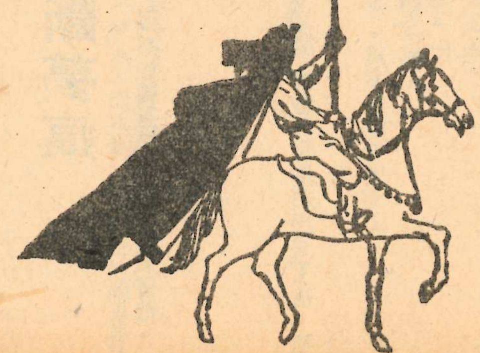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31期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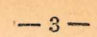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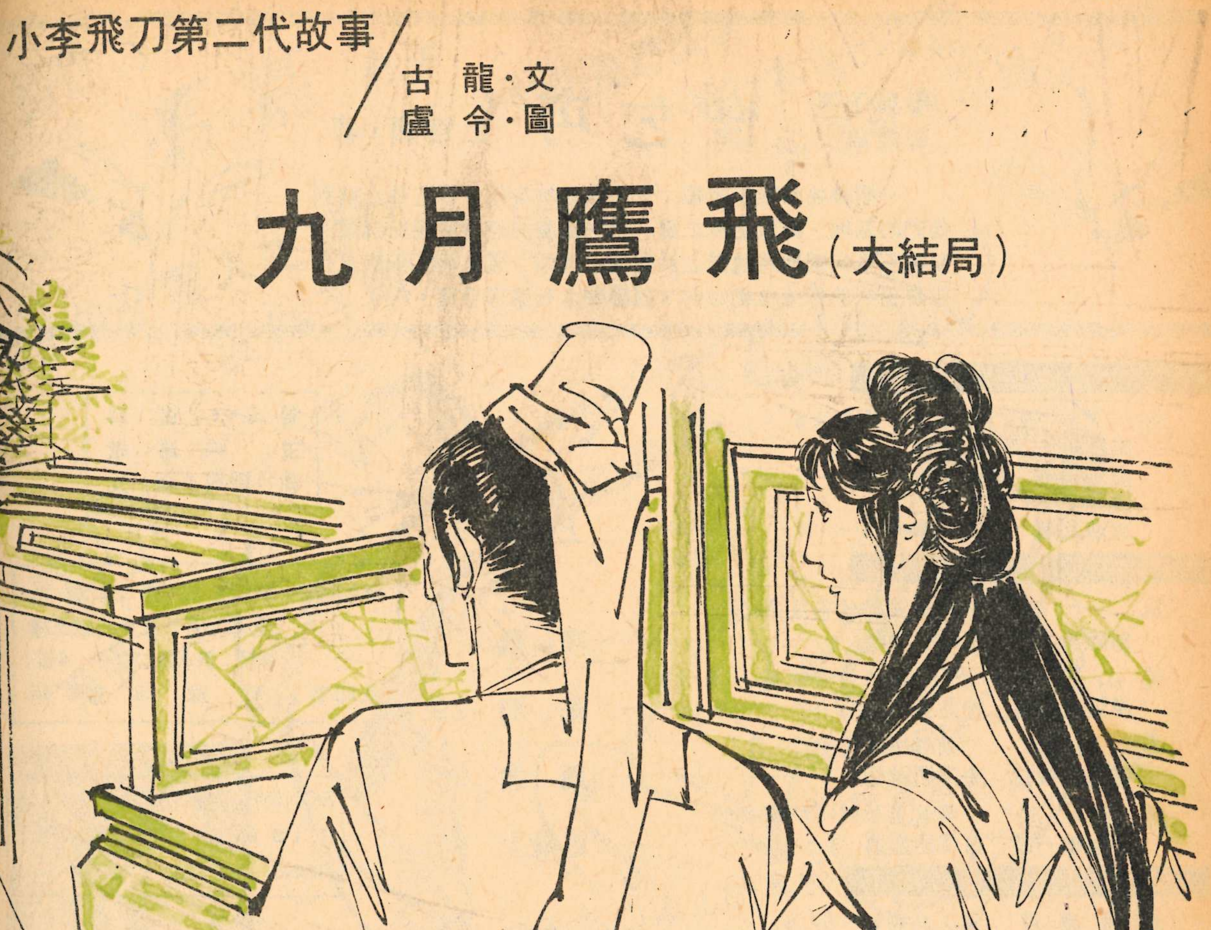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大結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開設計引誘魔教四大天王之一的孤峯出現，經過一番佈署，果如願以償，但在他揭開孤峯的眞正面目，竟是老朋友楊天時，楊天已毒發，終於死在葉開的跟前。上官小仙引用許多譬喻，認爲她自己和丁靈琳、葉開三位一體，確可得到永久的快樂，葉開心動，上官小仙遂引葉開往見丁靈琳，不料，人去房空，被上官小仙派來看護丁靈琳的韓貞却陳屍床下，丁靈琳何去？韓貞爲誰所殺？房中空盪盪的一點痕跡都沒有，上官小仙建議趕緊設法找尋丁靈琳，葉開却阻止她說，不必找了——

****

抽絲明眞象　一刀斷夢痕

上官小仙很意外，她從未想到葉開會說出這種話，忍不住轉過頭，吃驚的看着他，道：「你是說，不必去找了？」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道：「爲什麼？」

葉開道：「既然已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又何必再去找？」

上官小仙道：「誰知道她的下落？」

葉開道：「你。」

上官小仙更吃驚，道：「你是說我知道她的下落？」

葉開淡淡道：「我已說得很淸楚，你也聽得很淸楚。」

上官小仙看着他，沒有動，沒有開口，像是已完全怔住。

葉開道：「魔教中的四大天王，的確已死了三個，可是孤峯並沒有死！」

上官小仙道：「楊天還沒有死？」

葉開道：「楊天不是孤峯，呂迪也不是。」

上官小仙道：「楊天沒有受傷？」

葉開道：「他受了傷，傷得很重，可是受傷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孤峯。」

——球是圓的，圓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球。

上官小仙道：「他若不是孤峯，爲什麼不敢讓你知他受了傷？爲什麼要瞞着你？」

葉開道：「因爲他以爲我也是你的奴才，以爲我也入了金錢帮。」

上官小仙忽然嘆了口氣，道：「你說的話，我連一句也不懂。」

葉開道：「你應該懂的，也只有你才懂。」

上官小仙道：「爲什麼？」

葉開道：「因爲出手傷他的人就是你！」

上官小仙在苦笑，道：「我若不是很瞭解你，一定以爲你已醉了！」

葉開道：「我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麼淸醒過。」

上官小仙道：「楊天本是我的帮手，我爲什麼要出手傷他？」

葉開道：「因爲他先要殺你！」

上官小仙笑了。

她的笑，就跟葉開在無可奈何時那種笑完全一樣。

葉開却沒有笑。

事實上，他臉上的表情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樣嚴肅過。

他沉着臉道：「他久已想殺了你，却一直沒有機會，只有冒險行刺。」

上官小仙道：「行刺？」

葉開點點頭，道：「也許他低估了你的武功，也許他在無意間發現你已受了傷，所以決定乘此機會，冒險試一試。」

上官小仙在聽着。

她不再辯駁，好像覺得這件事根本不值得辯駁。

葉開道：「他決定動手的時候，想必就在初一的晚上。」

上官小仙居然笑了笑，道：「假如要暗中去刺殺一個人，大年初一的晚上的確是好時候。」

葉開道：「他去行刺時，當然是蒙着臉的。」

上官小仙道：「當然！」

無論誰要做刺客時，都絕不會以眞面目示人。

葉開道：「他本來以爲自己這一擊必定十拿九穩，誰知你的武功竟比他想像中還要好得多，所以他非但沒有得手，反而傷在你手下。」

上官小仙又笑了笑，道：「要殺我的確不是件容易事。」

葉開道：「可是你又低估了他。」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他的輕功極高，雖然沒有得手，却還是逃走了。」

上官小仙道：「想要捉住一條會飛的狐狸，當然也不是件容易事！」

葉開道：「你以爲他既然已中了你的毒針，就算能逃走，也逃不遠的，誰知他還有種專解百毒的靈藥，居然能暫時保住了他的性命。」

上官小仙道：「可是我只要查出是誰受了傷，就知道刺客是誰了！」

葉開道：「所以他才會瞞着我，不敢讓我看見他的傷口。」

上官小仙道：「他一定以為是我派你去調查刺客的。」

葉開嘆了口氣，道：「他當然想不到你早已知道刺客就是他了！」

上官小仙道：「我怎麼會知道？」

葉開道：「他以為王寡婦已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以為王寡婦會替他保守秘密，想不到……」

上官小仙道：「想不到王寡婦却將這秘密告訴了我。」

葉開嘆道：「無論多精明的男人，都難免會被女人出賣的！」

上官小仙也嘆了口氣，道：「這也許只因為男人總認為女人都是弱者，都是傻瓜！」

葉開同意這句話。

上官小仙道：「我既然已知道他就是刺客，為什麼不殺了他？」

葉開道：「因為你殺人時總喜歡借別人的刀。」

上官小仙道：「能借別人的刀去殺自己想殺的人，倒的確是件很愉快的事。」

葉開道：「你愉快我就不愉快了！」

上官小仙道：「為什麼？」

葉開道：「因為這次你想借的，是我的刀。」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孤峯受了傷，我在找孤峯，楊天又恰巧受了傷，而且不敢把受傷的事說出來——這件事就好像一加一，再加一，必定是三。」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認為你只要找到楊天，就一定會以為他就是孤峯。」

葉開苦笑道：「我本來幾乎也以為他是的！」

上官小仙道：「你的解釋聽來好像很合理，只可惜你又忘了一點！」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殺人都有動機的，要殺我，更一定要有很好的理由，因為無論誰都應該知道那絕不是件容易事。」

葉開承認。

上官小仙道：「楊天很瞭解我，我對他並不壞，他為什麼要冒險殺我？」

葉開道：「我也很瞭解他，他是個野心很大的人，所以才會入金錢幫。」

這一點上官小仙也同意。

葉開道：「他越深入，越瞭解金錢幫勢力的龐大，野心就越大。」

上官小仙道：「可惜只要我活着，他就永遠沒有這一天。」

葉開道：「所以他無論冒多大的險，也要殺了你！」

野心就像是洪水，一發作起來，就沒有人能控制，連他自己都不能。

所以野心不但能毀滅別人，也同樣能毀滅自己，而且往往在毀滅別人之前，就已先毀了自己。可是一個人假如完全沒有野心，活着豈非也很乏味？

這豈非也是人類的悲哀之一。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現在你的推測好像已漸漸變得完整些了。」

葉開道：「還不算完整。」

上官小仙笑道：「你自己也知道？」

葉開道：「我知道的事，也許比你想像中要多些。」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現在我的推測還有幾點漏洞。」

上官小仙道：「你說！」

葉開道：「楊天一直不敢對你下手，為什麼忽然有了勇氣！」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一點！」

葉開道：「我等的本是孤峯，他為什麼也恰巧在那時入城？」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二點！」

葉開道：「楊天若不是孤峯？誰才是孤峯？」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三點！」

葉開道：「孤峯若沒有和多爾甲約好在延平門相見，多爾甲身上怎麼會有那張血書？」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四點！」

葉開道：「墨九星本是個隱士，為什麼一到長安，就能找出多爾甲的下落？」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五點！」

葉開道：「墨九星既然終年常食五毒，怎麼會那麼容易就被毒死？」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六點！」

葉開道：「苦竹本是個局外人，為什麼也會忽然慘死？」

上官小仙笑道：「現在你的推測好像已有了七點漏洞。」

葉開道：「只有七點。」

上官小仙道：「無論誰的推測，若是有了七點漏洞，這推測根本不能成立。」

葉開道：「可是，我這推測一定能成立。」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因為這七點漏洞，我都能解釋。」

上官小仙道：「你說。」

葉開道：「漏洞雖然有七點，解釋却只有一個，只要用兩句話就能說出來。」

上官小仙道：「我在聽。」

葉開道：「孤峯就是你，墨九星也是你！」

上官小仙又笑了。

——你若很喜歡一個人，常常找這個人見面，他的毛病你也一定會傳染上的。

上官小仙顯然已學會了葉開的毛病，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遇着了困難危險的事，她也會笑。

只不過她笑得比葉開更甜。

葉開道：「就因為你是孤峯，所以楊天才敢下手，因為他發現你已受了傷。」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一個解釋，好像還很合理。」

葉開道：「就因為你是孤峯，所以才要楊天做你的替罪羔羊。」

上官小仙道：「這也有理。」

葉開道：「只有你才知道呂迪是多爾甲，也只有你才能約他到竹林寺去。」

上官小仙道：「所以墨九星也是我？」

葉開道：「你故意在臉上嵌起九顆星，始終不肯摘下那頂草帽，只因為你的易容術雖精妙，還是怕我認出你來。」

上官小仙道：「可是我為什麼要扮成墨九星呢？」

葉開道：「因為你要殺多爾甲。」

上官小仙道：「我要殺他？為什麼要你去？」

葉開道：「因為你要讓我親眼看見多爾甲的死，是死在墨九星手裏的。」

他接着又道：「多爾甲很可能也知道墨九星是你，所以他最後一着殺手並沒有眞的使出來，想不到你却乘機殺了他。」

上官小仙在聽着。

葉開道：「那本是故意演給我看的一齣戲，多爾甲也是串通好了來演戲的，就連你們說的那些話，也像是戲詞。」

上官小仙道：「他為什麼要來演這齣戲？」

葉開道：「因為你們演這齣戲本是為了要殺我，所以他再三跟我約定，不許我的飛刀出手，好讓你有機會殺我。」

上官小仙道：「我並沒有殺你！」

葉開道：「你沒有，因為眞正要殺的並不是我，而是多爾甲，他至死也想不到那齣戲最後的結局竟會忽然變了。」

想到多爾甲臨死時眼睛裏的驚訝和痛苦，葉開也不禁嘆口氣，道：「他死得實在很寃枉。」

上官小仙道：「你同情他？」

葉開道：「我只同情他的死。」

上官小仙淡淡道：「每個人都要死的，他死得寃枉，只因為他本就是個愚蠢的人。」

葉開道：「他愚蠢？」

上官小仙道：「愚蠢也有很多種，傲慢自大豈非也是其中的一種。」

葉開無法辯說。

傲慢自大的確是種愚蠢，而且很可能就是最嚴重的一種。

上官小仙道：「但是我並不愚蠢，現在我總算已明白你的意思了。」

葉開道：「你應該明白。」

上官小仙道：「你是說我扮成了墨九星，再將呂迪找去，計劃殺你，到最後却反而殺了他。」

葉開道：「聽起來這的確是件很荒謬的事，可是這計劃却絕對有效。」

上官小仙道：「也許就因為它不可思議，所以才有效。」

葉開道：「那封血書當然也是這計劃的一部份。」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楊天自己當然也知道他的秘密遲早會被你發現，已決定逃走。」

上官小仙道：「金錢幫的勢力遍佈天下，他能逃到那裏去！」

葉開道：「他已受過一次教訓，這次的行動，當然特別小心，所以他選來選去，才選了個你料想不到的地方。」

上官小仙道：「什麼地方？」

葉開道：「長安城。」

上官小仙道：「這裏就是長安。」

葉開道：「他算準你一定會認為他已逃到很遠的地方去，所以就偏偏選了個最近的地方。」

上官小仙承認這地方的確選得不錯。

葉開道：「只可惜他又將這計劃告訴了王寡婦。」

上官小仙道：「他不能不告訴她，一個受了重傷的人要脫逃，一定需要人幫忙的。」

葉開道：「他告訴了王寡婦，就等於告訴了你。」

上官小仙道：「我知道他逃亡的計劃後，就偽造了那封血書。」

葉開道：「你算準我看到那封血書後，一定會在延平門等着的。」

上官小仙道：「這封血書又怎麼會到了呂迪身上。」

葉開道：「血書本不在呂迪身上，是苦竹特地送來的。」

上官小仙道：「苦竹也是這件事的同謀？」

葉開道：「所以他才會被你殺了滅口，所有跟這件事有關的人，都已被你殺了滅口。」

上官小仙道：「宋老闆和巨人呢？」

葉開道：「他們是楊天的朋友，看見我在延平門，也故意演了齣戲，好掩護楊天入城，楊天是怎麼受了傷的，他們當然知道。」

上官小仙道：「這秘密當然不能讓你知道，所以我就將他們也殺了滅口。」

葉開道：「我早已算準你有這一着，所以他們死了，我並不意外。」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這麼樣說來，我殺的人倒眞不少。」

葉開道：「的確不少。」

上官小仙道：「我甚至還會自己殺自己。」她又嘆了口氣，道：「假如我就是墨九星，豈非自己殺了自己！」

葉開道：「死的墨九星並不是你。」

上官小仙道：「不是！」

葉開道：「你知道我一定不會有那麼好的胃口陪你吃那種飯，所以早已準備了個替死鬼，等我一走，你就毒殺了他。」

上官小仙道：「因為墨九星一死，這件事就死無對證了。」

葉開說道：「這本就是個極周密的計劃。」

上官小仙微笑道：「也是個很好聽的故事。」

葉開道：「我也希望這只不過是個故事。」

上官小仙彷彿很吃驚，道：「難道這不是故事？」

葉開道：「這件事的巧合太多，只有眞實的事才會有這麼多巧合。」

上官小仙道：「難道眞實的事比故事還離奇！」

葉開道：「通常都是這樣的。」

上官小仙嫣然道：「聽你所說，連我自己都有點相信這件事是眞的了。」

她笑得還是那麼純眞甜美：「可是，我的計劃既極周密，怎會被你看破的！」

葉開道：「無論多周密的計劃，都難免有漏洞。」

上官小仙道：「這計劃也有？」

葉開道：「我推測中的那些漏洞，也正是你這計劃的漏洞。」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因為你若不是孤峯，就絕不能造成這麼多巧合。」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已經完全確定了？」

葉開道：「直等到我看到他們的傷口後，才完全確定的。」

上官小仙道：「他們是些什麼人？」

葉開道：「楊天，宋老闆，巨人和苦竹，他們本是各不相關的人，本不可能死在同一個人手裏，可是他們致命的傷口却完全一樣。」

上官小仙歎了口氣，道：「這實在巧得很。」

葉開道：「巧合也就是漏洞。」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不但是金錢幫的幫主，也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葉開道：「是孤峯。」

上官小仙道：「莫忘記金錢幫和魔教却是勢不兩立的對頭。」

葉開道：「我沒有忘記。」

上官小仙道：「那末金錢幫的幫主，怎麼會入魔教的？」

葉開道：「因爲這個金錢幫的幫主是聰明人，他知道將敵人消滅並不是最好的法子。」

上官小仙說道：「什麼才是最好的法子？」

葉開道：「收服他，利用他，將敵人的力量，變成自己的武器。」

上官小仙道：「這法子的確不錯。」

葉開道：「可是魔教的組織太秘密，力量太巨大，要想收服他，也只有一個法子。」

上官小仙道：「什麼法子？」

葉開道：「做魔教的教主。」

上官小仙道：「要想做魔教的教主，就一定要入魔教。」

葉開道：「所以你入了魔教。」

上官小仙道：「魔教自從老教主去世後，權力就被四大天王分走了，誰也不願意再選新的教主，把自己得到的權力再交回去。」

葉開道：「四大天王若是已死了三個呢？」

上官小仙嫣然道：「那麼剩下的一個，就算想不做教主，只怕都困難得很。」

葉開道：「只可惜像多爾甲他們那種人，是絕不會死得太快的。」

上官小仙道：「當然不會。」

葉開道：「你當然也不能親自出面對付他們。」

上官小仙道：「我做事一向不願太冒險。」

葉開道：「他們也許至死都不知道金錢幫的幫主就是你。」

上官小仙道：「他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

葉開道：「所以你只有用一種法子才能殺得了他們。」

上官小仙說道：「你說用什麼法子最好？」

葉開道：「借別人的刀。」

上官小仙撫掌道：「對了，要殺他們那樣的人，一定要借別人的刀，而且還得借一把特別快的刀。」

葉開道：「可是你也知道，我的刀雖快，却很少殺人。」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才費了那麼多心思，繞了那麼多圈子。」

葉開道：「你一定也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還是有個人看穿了你的秘密。」

上官小仙對着他，過了很久，忽又長長歎息，道：「你既然什麼事都能看得穿，爲什麼看不穿我的心？」

葉開道：「我……」

上官小仙道：「我對你是眞是假？你難道一點也看不出？」

她美麗的眼睛，又露出種說不出的幽怨和悲傷。這究竟是眞是假？

葉開再次轉過頭，避開了她的目光。

無論是眞的也好，是假的也好，現在都已不重要了。

葉開也不禁長長歎息，道：「我來的時候，還不想揭穿這件事的。」

上官小仙道：「爲什麼？」

葉開道：「因爲……」

上官小仙道：「是不是因爲你還有點不忍？」

葉開苦笑。他不能否認。

他也並不是眞的完全看不出她對他的愛情。

上官小仙說道：「你非但不忍，也不敢。」

葉開道：「不敢？」

上官小仙道：「因爲你根本連一點證據都沒有，只憑推測是不能定人罪的。」

葉開也不能否認。

上官小仙道：「可是丁靈琳一出了事，你就立刻不顧一切了。」

她的眼睛裏的悲傷，忽然又變成了妒恨：「她究竟爲你做了些什麼事，能讓你這麼樣死心塌地的對她？我又有那點比不上她？」

葉開沉默。

上官小仙冷笑道：「她到處闖禍生事，到處惹麻煩，還幾乎一刀把你殺死，你不在的時候，她連一天都等不得，就急着要嫁人，嫁一次還不够，一夜間她就嫁給了兩個男人，像這麼樣一個女人，有那點值得你爲她如此犧牲？」

葉開道：「我也想不通。」

上官小仙道：「那麼你……」

葉開打斷了她的話，道：「我只知道，就算她再殺我十次，再嫁給十個男人，我還是一樣會這麼樣對她。」

上官小仙道：「爲什麼？」

葉開道：「因爲我知道她對我是眞心的，我信任她。」

上官小仙霍然站起來又慢慢的坐下。

她坐下時，已不再是個情感激動的女人。她站起來時，情感彷彿已崩潰，可是等到她坐下時，她已變成了冷酷如冰山，銳利如刀鋒的金錢幫幫主。

也許女人本就是多變的，她只不過變得比任何人都快而已。

也許她根本沒有變，變的只不過是她的僞裝。

葉開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上官小仙道：「沒有了。」

葉開道：「但我却還有一點不懂。」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我的確連一點證據都沒有，這些事你本不必承認的。」

上官小仙道：「我也不必否認。」

葉開道：「爲什麼？」

上官小仙冷冷道：「因爲我不但是金錢幫的幫主，還是魔教的教主，我不但掌握了天下最可怕的兩大幫派，還掌握了丁

靈琳的性命，我無論是承認也好，是否認也好，你都只有聽着。」

葉開怔住。他忽然發現自己的確沒法子對付她，連一點法子都沒有。

上官小仙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葉開的確已無話可說。

上官小仙道：「丁靈琳現在還活着，你想不想要她活下去？」

葉開道：「想。」

上官小仙道：「那麼我說的話，你就要聽着，每個字都仔細聽着。」

葉開沒有聽。

因爲他忽聽見另一個人說話的聲音！

「她說的話，你連一個字都不必聽，因爲她根本就是在放屁。」

× ×

聲音是從床下發出來的。

床下面明明只有一個人，一個死人。

死人怎麼能說話？

上官小仙是絕頂聰明的人，葉開也是的，但却連他們也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

一件事若連他們都想不通，這書上還有誰能想得通呢？

床下面明明只有一個死人，他們剛才還抬起這張床來看過。現在這張床又被抬了起來——被人從下面往上抬。

上官小仙的心却在往下沉。

——剛才說話的人，赫然竟是丁靈琳，她聽得出丁靈琳的聲音。

可是丁靈琳怎麼會在床下面的？死了的韓貞怎麼會變成活的丁靈琳？

上官小仙就想不通了。

葉開也想不通。

——一件事若連他們也想不通，世上還有誰能想得通？

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就是丁靈琳自己。

丁靈琳並沒有眞瘋。

這世上會裝瘋裝痴的並不止上官小仙一個人，丁靈琳也會。

「你會的事，我都會。」她從床下走出來，看着上官小仙，眼睛裏發着光！

「你會騙人，我也會，你會殺人，我也會，而且絕不比你差。」

「你要韓貞來殺我，再想法子讓小葉以爲我是發瘋而死的。」

「你一定想不到我反而殺了他。」

「你會在我的燉鷄麵裏下迷藥，我也會在他喝的茶裏下迷藥。」

「他當然不會提防一個已發了瘋的女人，就好像我們以前沒有提防你一樣。」

「這法子本是我從你那裏學來的。」

——死了的韓貞還在床下，這次他無疑是眞的死了。

「我把他的屍體藏到床下去的時候，才發現床下面有個地窖，是個藏酒地窖。」

「原來冷香園的酒都是藏在這種地窖裏的，所以那天我們在外面連一瓶酒都找不到。」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來，所以我就藏入地窖裏，却將屍體擺在外面。」

「我算準你看到韓貞死了後，一定會大吃一驚，絕不會再注意到下面還有個地窖。我還想聽聽你們在上面說些甚麼，看他是不是會被你騙走。」

她看着葉開，眼睛裏充滿了幸福的光輝，柔聲道：「其實我也知道你這次絕不會再上她當的，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

她說得很簡單。

無論多曲折離奇的事，一說穿了，你就會發現它並不像你想像中那麼複雜。

世上本就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上官小仙一直在聽着，蒼白美麗的臉上，居然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直等到丁靈琳說完了，她才慢慢的抬起手，放在桌上。

她那雙纖柔秀氣的手，竟忽然變得金屬般堅硬。燈也在桌上。

她的手在燈下發着光——並不是她的手在發光，是一雙金屬般銳利，却又像冰一般透明的手套。

那天晚上，在鴻賓客棧的後牆外，丁靈琳看見的就是這雙手。

崔玉眞在矮牆頭看見的也是這雙手。

上官小仙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金剛不壞，大搜神手。」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這本是準備用來對付呂迪郭定的。」

葉開道：「我看得出。」

上官小仙道：「可惜他們却讓我失望了。」

他們根本沒有給她機會，讓她用出這種武器。

她攤開手，掌心有枚比繡花針還細的烏針：「這是我的上天入地大搜魂針。」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楊天他們四個人，就是死在我這種針下的。」

葉開道：「我也看得出。」

上官小仙道：「昔年梅花盜的梅花針，已令天下武林中人喪胆。」

葉開道：「我聽說過。」

上官小仙道：「但是我可以保證，我這種針遠比梅花針更可怕！」

葉開嘆了口氣，道：「你這種針想必是準備用來對付我的。」

上官小仙承認。

她盯着葉開忽又道：「你的刀呢？」

葉開道：「刀在。」

上官小仙道：「在那裏！」

葉開沒有回答。

天上地上，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飛刀」在那裏，也沒有人知道刀是怎麼發出來的。刀未出手前，誰也想像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

刀一定在它應該在的地方！

上官小仙緩緩道：「我也知道你的刀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至的。」

葉開並沒有謙虛。

因爲刀雖然是他的，雖然在他身上，可是這種刀的神髓，却還是別人的。

一個偉大的人。

天上地下，你絕對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瞭解他那種偉大的精神，就絕不能發出那種足以驚天動地的刀！

飛刀！

飛刀還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

那並不是殺氣，但却比殺氣更令人胆怯。

上官小仙的瞳孔已在收縮道：「你的

刀無所不在無所不至，我的針也一樣。」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你也永遠無法想像，我的針會從甚麼地方發出來，更無法想像它是怎麼發出來的。」

葉開道：「我不會去想也不必想。」

上官小仙冷笑，道：「你若認為你能封住我的出手，你就錯了。」

葉開沉默。

上官小仙道：「我的針如恆河沙數，你的刀却有限。」

葉開道：「我只要一柄就已足够。」

上官小仙連眼角都在收縮，過了很久忽然長長嘆息道：「也許這就是命運。」

葉開道：「命運？」

上官小仙道：「也許我命中註定，遲早總要和你一決勝負的。」

她眼中又露出一抹悲傷：「正如昔年的上官幫主，是命中註定了要和小李探花一決勝負一樣。」

葉開也不禁嘆息道：「昔年上官幫主的確不愧為一世之雄，只可惜現在……」

上官小仙沒有讓他說下去，冷冷道：「昔年的上官幫主雖已不在，今日的上官幫主却還在。」

葉開道：「飛刀也在！」

上官小仙道：「昔年他們那一戰，雖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却沒有人能親眼看到。」

丁靈琳忍不住道：「今日你們這一戰，却一定會有人親眼看到。」

上官小仙道：「沒有。」

丁靈琳道：「有。」

上官小仙霍然轉頭，盯着她，冷冷道：「你想看。」

丁靈琳道：「我一定能看得到。」

上官小仙冷笑道：「那麼你就只有看着葉開死。」

丁靈琳也在冷笑。

上官小仙道：「你若在這裏，我的飛針出手，第一個要對付的就是你，他若為你分心，他就只有死！」

丁靈琳怔住。

上官小仙已沒有再說一句話，也沒有再看她一眼，她却只有走出去。

她走出去時，全身却已冰冷。

× ×

門關起，把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全都關在門外。

門裏剩下的只有死！死的是誰！

丁靈琳的腰彎下，幾乎已忍不住要嘔吐。她又有了那種無可奈何的感覺，這種感覺才眞的能讓她發瘋。

可是發瘋也沒有用。

昔年那一戰　她雖然沒有見到，却聽說過。

就連小李探花自己也承認，上官金虹的確有很多機會可以殺他，甚至可以令他無法還手。上官金虹故意將那些機會全部錯過了，只因為他始終想賭一賭。

——賭他是不是能躲得過小李探花那「例不虛發」的出手一刀！

這次上官小仙自然絕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丁靈琳胃裏在流着苦水。

葉開也許正在這扇門裏．受着死的折磨。她却只有在門外等着。

就像孫小紅和阿飛等李尋歡時一樣。

可是他們還有兩個人。

在上官金虹的密室外，那扇門是鐵鑄的，無論誰也撞不開。

現在她面前的這扇門，她隨時都可以開進去，却偏偏不敢闖進去。

她絕不能讓葉開分心。

她實在希望面前的這扇門，也是扇撞不開的鐵門，那麼樣她至少不必再忍受這種「控制自己」的痛苦。

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絕對想像不到這種痛苦有多麼可怕。

她簡直恨不得能將自己的一雙腳用釘子釘起來。

夜已深了。丁靈琳還在等，整個人都已因「等待」而崩潰，悲哀的是，她竟不知道自己是在等甚麼？

她等的也許只不過是葉開的死！

想到上官小仙的機智和武功，她實在不知道葉開能有幾分機會活着走出來。

所以在這扇門打開的那一瞬間，她幾乎連心跳都已停止。

直到她又看見葉開。

葉開看來很疲倦，但却是活着的。

活着，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丁靈琳看着他，眼淚終於慢慢的流了下來——當然是歡喜的淚。

喜極時也和悲哀時一樣，除了流淚外，甚麼話都說不出，甚麼事都不能做，甚至連動都不能動。

「上官小仙呢？」

過了許久，她才能問出這句話。

回答只有三個字！「她敗了。」

她敗了。

這是多麼簡單的三個字．決定勝負也只不過是一刹那間的事。

但是又有誰能想像，這一刹那的緊張和刺激。

這一刹那對江湖的影响，又是何等深鉅。

一刹那！

一刀！那一閃的刀光，又是何等驚心，何等壯麗？

你甚至不必親眼去看，只要去想一想，你的呼吸都不禁要停頓。

可是丁靈琳並沒有想。

所有的一切事，對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葉開還活着。

只要葉開還活着她就已心滿意足了。

× ×

門裏還有哭泣聲，死人是不會哭的。

難道上官小仙還沒有死？

葉開的刀，本不是殺人的刀。他讓她活下去，是不是因為他知道她以後已不會再是和以前同樣的一個上官小仙？

——寬恕遠比報復更偉大。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這句話對葉開是不適用的。他用的是小李飛刀。

這種刀的力量是愛，不是恨！

上官小仙是不是也能懂得這道理？

丁靈琳也沒有問，因為現在她心裏只有愛，沒有恨，她正在看着葉開的眼珠。

生命如此美好，愛情如此美妙，一個人若還不能忘記仇恨，豈非愚蠢得很？

（全書終）

七代劍

雲雨聲聲心惴惴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攜同海友蘭，前往瀋陽，探親不遇，戚明星只好又偕她南下，那日抵達九江，戚明星把海友蘭安頓在一家客棧，獨自購了潛水衣靠和分水刺，要從水底潛入鐵船幫總舵，由一處河道口進入鐵船幫總舵須經過九道水柵，戚明星預計以三夜工夫闖過九道水柵，他料不到在第二晚便被他幸運的附在一條開入總舵的船底，深入到第九道木柵處，他更料不到那船上坐的竟是海友蘭，實則這海友蘭是越西鴻的寵物，假扮海友蘭以騙戚明星，那假海友蘭見到越西鴻後，越西鴻向她詢問怎會遇到海外三仙——

海友蘭道：「那天在海上，替戚明星開船的那個老人，他就是蓬萊老人。」

越西鴻吃驚道：「哦，原來他即是蓬萊老人，還好當時是在海上……」

海友蘭道：「還有，那棺中躺的也不是海書郎，而是降魔怪丐。」

越西鴻詫異的罵道：「那臭叫化，他藏在棺中幹麼？」

海友蘭道：「他偷偷移走海書郎的屍體，把自己藏入棺中，其目的是想不費吹灰之力的到達大殺門所在地，結果在蓬萊仙島被蓬萊老人識破……」

當下，她將經過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越西鴻聽完，面呈凝重，說道：「哼，那小子旣有海外三仙撐腰，這可不大妙了。」

海友蘭微笑道：「別擔心，海外三仙不會到這兒來的，倒是中原三老要小心一些。」

越西鴻道：「中原三老比較容易對付，他們也不像海外三仙那樣一味衞護着那小子。」

海友蘭道：「還有一個天山飛狐勾兆旗，他也有意助戚明星前來奪回寶劍，却被戚明星拒絕了。」

越西鴻冷笑道：「勾兆旗雖然厲害，但他不見得敢獨闖九龍潭！」

他伸手去桌上提起酒壺倒了兩盅酒，接着問道：「據妳計算，那小子幾時才會潛入總舵來？」

海友蘭道：「大概要到明天晚上三更過後，他現在可能已進入第六水閘……」

× ×

事實上，戚明星這時正攀附在「水上龍宮」底下的一支木柱上，正在竊聽他們的談話。

他是跟着劉分舵主的船來到「水上龍宮」的，一到龍宮附近，他就脫離船底潛到龍宮下面的水中，然後攀上一支木柱。

越西鴻與海友蘭的談話，他雖然聽到了一大半，但是他還沒想到這個被稱為「應姑娘」和「小辣椒」何以對自己的一切遭遇瞭如指掌至此。

不過，他很慶幸「小辣椒」的計算錯誤，她計算他將在明晚到達九龍潭，而事實上自己已經來到了，所以他預料自己今夜的行動將不致落入越西鴻所安排的陷阱之中，故他決定今夜就開始行動。

但是，越西鴻把那口無鋒寶劍藏在何處呢？

這一點最重要，因為鐵船幫這座總舵範圍太大了，他必須先探聽出越西鴻藏劍的地點，才能開始行動，否則便將難逃徒勞無功的命運。

所以，他仍屏息靜氣的攀附於龍宮下面的木柱上，凝神竊聽着……

由於隔着一層一層厚厚的地板，越西鴻與海友蘭的談話在他聽來就如蚊鳴一般，很難句句聽得清楚。

「那天在海上，你是怎麼逃生的？」

「我抱住一塊巨木……」

「咭咭……」

「妳笑什麼？」

「那蓬萊老人說的眞不錯。」

「他說什麼？」

「他說你只能在長江稱雄，到了大海上，你就不成啦！」

「哼，他太小看我了，告訴妳……等那三艘戰船……之後，我就可在……稱霸了！」

「那還要等……」

「唔……」

「那口寶劍，你藏在哪裏？」

「在一處最安全的……那地方沒有一

人能够進去！」

「你帶我進去看看好麼？」

「這……」

「哼，我爲你出生入死你倒還……」

「不是我不帶妳進去，而是那裏面很冷，妳身體……還是不要進去爲妙。」

「不，我不怕，我一定要進去！」

「好吧，改天逮住那小子的時候，我便帶妳……來來，菜快冷了……」

戚明星聽到此處，心頭怦然一動，暗忖道：「是了，他說的那地方，必是『九陰地心室』！」

關於「九陰地心室」，以前他在鐵船幫中時，曾聽師父燕靑雲約畧提及，說越西鴻每月初一十五兩日都要進入一間名叫「九陰地心室」練一門極爲陰毒的秘功，而那間「九陰地心室」是建在百丈深的地腹之中，室中有一道「九陰地泉」其寒無比，普通人若進入其內，不消一刻時便會被凍死云云……

他只知道這一些，至於「九陰地心室」的入口在何處，他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他立刻斷定「九陰地心室」的入口必在越西鴻平常獨寢的一間臥房之中，因爲只有把入口設在他自己的臥房中，才不會輕易被人發現。

而那間臥房，就在總舵中院！

於是，他決定立卽潛往總舵中院，乘着越西鴻尚在「水上龍宮」的時候，進入其臥房一探！

主意一定，他便悄悄滑入水裏，游到「水上龍宮」外面的長橋下，順着長橋向小島潛游過去。

那座小島，孤立於九龍潭中，鐵船幫的總舵，就設在小島之上。

小島四周，日夜都有船隻在巡邏，這一點戚明星倒不放在心上，因爲「水上龍宮」距小島只有五十丈遠，他可以一直潛水游到島邊。

使他擔心的却是島上佈防的情形，就他所知，島上幾乎是十步一崗五步一哨，要想安全混入總舵中院，較之通過九道水閘尤難數倍。

他沒有把握能够安全到達總舵中院而不被發現，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未幾，他已潛游到島邊，他選了一處月光照射不到而且最難攀登的峭壁，施展壁虎功爬了上去。

這面峭壁高約九丈，直立有如一面屏風，壁上寸草不生，是一片風化岩，他選擇此處攀登有兩個原因，一是此處因是不易攀登，故對方防範較鬆，二是此處距總舵中院較近，翻上峭壁頂端，向前數百步卽可抵達中院。

他小心翼翼的往上爬，當爬到伸手就可攀上頂端時，他停住不動，因爲他聽到上面有個人走動的步聲！

不看可知，在上面走動的是個站崗的嘍囉！

從步聲聽來，那個嘍囉就在瀕臨峭壁很近的地方在來回踱步。

戚明星不由眉頭一皺，心中暗忖道：「我一爬上去，一定會被他發現，這怎麼辦？」

正思忖間，忽聽在上面走動的嘍囉自言自語的道：「操他娘的賴二麻子，時間到了還不來換班，準是又睡死了，明天非找他算帳不可！」

戚明星聽了，立刻心生一計，當下開口輕聲道：「你嚷個什麼勁兒，我早就來了！」

在峭壁上站崗的嘍囉一聽此言，神色一呆，擺頭左右張望，問道：「賴二麻子，你在哪裏？」

戚明星道：「我在這裏！」

這嘍囉聽出聲音來自峭壁之下，大爲錯愕，道：「賴二麻子，你他媽的攪什麼鬼？」

戚明星道：「噓，小聲一點！」

這嘍囉只道賴二麻子發現了什麼，連忙走近峭壁邊緣跪下，探頭往下看，道：「你——」

「碰！」

分水刺敲上了他的腦門！

他神情一楞，登時趴地不起！

戚明星旋卽一騰身形，飛躍上去，抱起他的身子，一個箭步竄入附近一座岩石後面。

他先點了嘍囉的睡穴，然後迅速脫下對方全身服裝，再脫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穿上了對方的衣服，剛剛穿好的時候——

「老洪，你在哪裏？」

戚明星一聽，卽知是賴二麻子換班來了，當卽閃身躲入一棵樹後，模仿「老洪」的聲音，答道：「他媽的，你到現在才來！」

賴二麻子循聲而至，一面打着呵欠道：「別罵，老子剛在夢中夢見一個標緻的娘們，他媽的醒來的時候，褲底下——」

說到這裏，一眼瞥見老洪倒在地上，頓時一呆，張日失聲驚叫道：「老洪，你……你……」

戚明星一閃而出，手中分水刺抵上了他腰部，低聲道：「別叫，否則沒命！」

賴二麻子頓時住口，不敢動彈。

戚明星道：「你回頭看看！」

賴二麻子回頭一看，認出他是以前叛離鐵船幫的「黑鷹戚明星」，面色一下蒼白了，顫聲說道：「戚……戚大哥，是……是……你，……」

戚明星面露冷笑道：「你猜我敢不敢殺你？」

賴二麻子身子發抖起來，道：「當，……當然敢……只求戚大哥念念舊……」

戚明星道：「老洪方才不肯實說，被我宰了！」

賴二麻子戰戰兢兢道：「我實說便了，你……你想知道什麼？」

戚明星道：「此處佈防情形，是否跟以前一樣？」

賴二麻子道：「不……不一樣，現在多設了兩個崗哨，一共……一共是五個崗哨。」

「你和老洪是同一班？」

「是的。」

「屬於哪一班？」

「丙班，屬第二守衞隊，老洪是第六號，小的是第七號。」

「今夜的口號是什麼？」

「月上柳梢頭。」

「每個崗哨都一樣？」

「不……不一樣，第三崗是『人約黃

昏後』，第四崗是『空山不見人』，第五崗是『但聞人語响』。」

「我告訴你，我要點你穴道，讓你在此睡一覺，要是你說的口號不對，我會回來殺你！」

「是……小的沒……沒說謊。」

「如今負責守衞中院的是誰？」

「是第一守衞隊。」

「進入中院，有沒有口號？」

「沒有，你知道中院是帮主起居之處，任何人未得命令是不能進去的。」

「我師父如今在哪裏？」

「可能在前院的『臥虎舍』，小的不大清楚……」

「那中院裏面除了第一守衞隊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沒有了，就只他們『十二生肖』十二人。」

「十二生肖？」

「是的，前年十鷹被你殺了後，帮主就另挑選十二個帮中高手組成第一守衞隊，命名爲『十二生肖』，他們經常侍衞於帮主左右。」

「你知道帮主此刻在哪裏？」

「小的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再問你一事，你知道有個名叫『小辣椒』的姑娘麼？」

「小的聽說過，但沒見過，聽說她是『後宮』佳麗之一，很得帮主寵愛，最近聽說不在帮中，至於外出幹什麼，小的不知道。」

戚明星覺得問够了，於是駢指一下點上他睡穴，含笑道：「你好好的在此睡一覺吧！」

那嘍囉登時軟倒下去。

戚明星將他和老洪拖入岩石後面藏好，再束裝停當之後，卽舉步往第二崗位走來。

對島上佈防的情形，他極爲清楚，知道不容易闖入，故決定冒充老洪混進去。

他低着頭走了七八十步，就聽見前面樹林中有人喝問道：「哪一個？」

他低頭模仿老洪的聲音答道：「第二守衞隊，丙班第六號——月上柳梢頭！」

「老洪麼？」

「嗯。」

「過來聊聊吧？」

「不了，我要尋周公去。」

他由距離崗位幾步遠的林中穿過，由於林中黑暗，那站第二崗的嘍囉竟未看出他不是老洪，而讓他順利通過了。

復行數十步，已到第三崗位。

「哪一個？」

「第二守衞隊，丙班第六號——人約黃昏後！」

於是，又順利通過了。

到了第四崗位——

「什麼人？」

「第二守衞隊，丙班第六號——空山不見人！」

「老洪，你來一下，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不了，我要睡覺去。」

「別走嘛，我眞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那嘍囉一面說，一面朝他走過來。

戚明星緊張起來了，他知道如不理睬，對方必會起疑，故只得停住步，假裝彎身去抓腿上的「癢」。

但那嘍囉一走近到他身邊，立刻看出他不是老洪，頓時面色大變道：「咦，你是——」

戚明星挺起上身，以食指豎嘴「噓！」了一聲，示意他勿開聲，接着指指他身後。

那嘍囉腦筋還沒有轉過來，一時被他弄糊塗了，只道身後有變故，連忙掉頭望去。

「碰！」

他頭上也挨了一下重擊，登時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戚明星俯身將他抱起，抱他到崗位上，也點了他的睡穴後，把他擺成蹲着打瞌睡的姿態，然後繼續向第五崗位走去。

他知道這些嘍囉剛剛上哨不久，夜間的站崗是每一個時辰換一班，所以在一個時辰之內，嘍囉的失踪和昏睡不致被發現，問題是自己能否在一個時辰之內竊得寶劍，如果超過一個時辰，此行便要註定失敗了。

繞過一座尖峯，通過一座獨木橋，第五崗位到了。

前面黑暗中，有人發問道：「來者何人？」

戚明星答道：「丙班第六號——但聞人語响！」

「老洪，你欠我的三兩銀子到底還不還？」

「別急，過兩天還你。」

「哼，老是說過兩天，你算算看已經過了幾天了？」

「再過兩天吧。」

「你敢賴債，老子一刀宰了你！」

戚明星不再接腔，向聲音來處擺了擺手，由相距數丈處走過去。

「媽的頭，你哪裏去呀？」

「出恭。」

戚明星提着褲子低頭向前疾行，走出數步，未聞對方跟上來，才暗暗透了一口氣，暗忖道：「謝天謝地，總算又過一關了。」

復行數步，一片氣勢雄偉的建築物已呈現在眼前——鐵船帮的總舵到了！

這座總舵，就建在島的中央，佔地極廣，一眼望入，牆內樓房如雲，層層叠叠斜伸而上，由中院到後院，建築最爲巍峨，有如皇宮一般。

此刻戚明星來到此處，是總舵的左側牆外，這裏有一道偏門，過了偏門，再經過一排房舍，便可到達中院。

戚明星從容走近偏門，伸手推了推，發現門門着，乃舉手敲三下。

「哪一位？」

門內有人發問。

戚明星仍模仿老洪的聲音答道：「第二守衞隊，丙班第六號。」

說到這裏，突然以手掩口，低頭彎腰大聲咳嗽起來。

偏門一開，只見一個嘍囉當門而立，他見「老洪」彎身直咳嗽，不禁訝然道：「你怎麼啦？」

戚明星搖搖頭，一邊彎身猛咳，一邊

往裏面疾奔走去，不給對方看清楚自己面貌的機會。

那嘍囉不疑有他，也被他蒙混過去了，還在他後面說道：「找周天德拿幾顆藥吃吃吧，我看你是着涼啦！」

戚明星邊咳邊走，經過一排房舍，見四下無人，才停止咳嗽，隱入暗處。

這時已近四更，鐵船幫衆均在酣夢之中，故四下很安靜，不見一個人影。

他隱在暗處四下打量一遍，然後悄悄向院中另一道高牆蛇行過去。

原來，中院與外院還隔着一道牆，牆高三丈，自成一個院落，是越西鴻個人起居之所，分舵主以下的人物是不能擅入的，入則必被處死。

戚明星蛇行到一處月光照不到的牆下，凝神運耳諦聽一會，未聽見牆內有人，於是再施展壁虎功，捷似壁虎游上去。

攀上牆頭，探首向內窺視，一眼瞥見有個錦衣人正自附近一幢樓閣後面轉出，朝牆下走來！

戚明星心知來者必是「十二生肖」之一，當即縮回頭，雙手扳住牆頭，整個人掛在外牆上，屏息不敢動。

他很緊張，但也很高興，因爲他最怕的是看不到人，現在既然看到一個，他推測對方必是輪值巡夜之人，那麼一等對方走過去，自己即可越入。

聽着對方步聲漸近，他一顆心不禁怦怦直跳，暗忖道：「但願他不要登牆眺望，否則我就無所遁形了。」

俄頃，只聽步聲在牆下停住，接着是「沙沙」之聲，原來對方在牆下撒尿！

戚明星暗叫一聲「晦氣」，但也因此寬心了不少，料定對方撒過尿後，便會走開。

果然，尿聲停止後，步聲便漸漸遠去了。

戚明星再探頭窺視，見對方已沿牆向中院大門那邊行去，於是不再猶豫，一個翻身越過牆頭，輕輕跳了下去。

數步外的牆下，有一棵高大的桑樹，樹影映出數丈，剛好吻到了一座中廳的飛簷，這也是戚明星計劃好的一條路線，他沿牆橫行到樹下，即順着樹影向那座中廳心行過去，走到廳外，立時雙足一頓，縱身飛上簷頭，隨即在瓦面上伏下來。

靜伏片刻，未聞一點聲響，才展動手脚，慢慢爬上屋脊……

這座中院，因是越西鴻個人起居之所，故建造得美輪美奐，紅牆碧瓦，雕梁畫棟，分前中後三進，院中花木扶疏，每一塊地方均經匠心設計，令人一入其內，便有美不勝收之感。

戚明星還是鐵船幫「十三鷹」的時候，曾數度進入這座中院謁見越西鴻，故對中院的一切頗爲熟悉，他小心翼翼的由中廳屋上飛越到後廳屋上，發現天井上站着一個錦衣人，認出其人是幫中一位高手，名號叫「紅面猴閒一多」，一路「猴拳」已練到爐火純靑之境，這個人他可不敢驚動，當下就在屋上靜伏，等待機會。

因爲，越西鴻的臥房就在天井附近，那「紅面猴閒一多」如不離開天井，他是無法潛入越西鴻的臥房的。

等了約莫盞茶工夫，忽見又有一個錦衣人來到天井上，只聽他向「紅面猴閒一多」說道：「閒兄可以回房歇息了，讓小弟來吧。」

這錦衣人也是戚明星熟悉的人物，名號叫「長尾鷄汪雁天」，慣使一條長鞭，能一鞭把人捲上半空，原是南方綠林的獨行大盜，後來在越西鴻重金禮聘下投効鐵船幫，是個很受越西鴻器重的人物。

這時，只見那「紅面猴閒一多」仰頭望望夜空，問道：「已是四更天了麼？」

長尾鷄汪雁天答道：「是的，該輪到小弟了。」

紅面猴閒一多聳聳肩，笑道：「幫主今夜大概要在『水上龍宮』過夜了。」

長尾鷄汪雁天道：「聽說小辣椒今夜可以回到幫中？」

「嗯。」

「那小丫頭人小鬼大，將來必是一代尤物。」

「聽說幫主有意提升她爲後宮總管，果眞如此，那一羣後宮佳麗可要倒霉了，我聽說那丫頭醋勁可大着呢！」

「可不是，不過幫主的毛病是喜新厭舊，她能被寵幸多久可也難說得緊。」

「昨天刼來的那九個美女個個都有一副花容月貌，要是幫主肯每人施捨咱們一個，那該多好！」

「哈，閒兄最好趁快死了心，幫主這次派人刼來的這九個處女，是要練功用的，他豈肯施捨給咱們受用！」

「我只不過是說說罷了——咳，失陪了。」

紅面猴閒一多說罷，向長尾鷄汪雁天一抱拳，即舉步向前面屋院走去。

長尾鷄汪雁天見閒一多走了後，便在天井上踱來踱去，踱了一會後，似覺百無聊賴，乃在廊階上坐下來。

戚明星見他毫無離開之意，心中着急起來，暗忖道：「看這情形，他是負責看守越西鴻的臥房的人，我得想個計策誘他離開才行……」

他想了一下，計上心來，於是檢起瓦上一小塊破瓦片，用彈指功夫，將破瓦片彈了出去。

「拍！」的一聲，破瓦片落在左邊一排廂房的屋脊上。

長尾鷄汪雁天聽覺可眞靈，霍地坐了起來，沉聲發問道：「什麼人？」

一聽無人回答，他立刻自懷中摸出一條長皮鞭，縱身便向那屋上掠去。

戚明星不敢怠慢，即由屋上掠下，飛縱過了天井，轉入一條廻廊，就到了越西鴻的臥房外面。

他伸手一推房門，出乎意料的房門竟未下鎖，應手便開，他於是閃身而入，迅速關上房門。

越西鴻的這間臥房，他還是第一次進入，但見房中陳設，華麗至極，最惹目的一張銅床，它好像是一頂花轎，兩旁雕刻着很美麗的花紋，當中還鑲嵌着白玉和綠綠的翡翠，一頂雪白的蚊帳圍於床上，上面橫掛緋色的帳圍，其上繡着兩條金龍，床右擺着一具嵌着銅鏡的大衣橱，連接於房壁上，其形狀亦極精緻美觀，此外還有各種精美的傢具和古物，都是十分名貴的東西。

更使戚明星看了驚奇的是房上天花板的五顆夜光珠，它嵌在天花板的一個大圓罩上，形若一朵梅花，每顆大如桃核，散發出燦爛柔美的光芒！

房中未點燈火，但這五顆夜光珠却已照亮了整個臥房。

戚明星隱入房中一角，先把整個臥房打量一遍，然後開始研究何處是進入「九陰地心室」的入口。

他斷定「九陰地心室」的入口必在這房中，他也把整個希望寄在這房中，因爲如果他不能在這房中找到那口寶劍，那麼他就沒有希望找回寶劍了。理由是總舵範圍太大，樓房不下百幢，他無法逐一進入尋找。

視線掃過全房，最後他盯上了那座嵌着一塊大銅鏡的衣橱，心想「九陰地心室」的入口，可能就在那衣橱之中……

他先靠上窗口，由窗縫向外窺視發現那長尾鷄汪雁天已回到天井上，也許剛才那一聲響並沒有引起他太多的疑心，他又回到天井上的廊階坐下來了。

戚明星覺得這是個下手的好機會，當即趨近衣橱，伸手欲將衣橱打開，那知拉了兩下，衣橱的門竟然分毫不動，他感到奇怪，仔細的再把衣橱打量一番，發現這座衣橱與一般衣橱並無兩樣，但是他再拉之下，還是拉不開。

這使他更加斷定「九陰地心室」的入口一定就在衣橱之中，心中暗道：「這座衣橱可能就是一個活動的門，必須按動機鈕才能啓開，但不知機鈕設在何處？」

他轉身再注目搜視全房，但是就在此時——

「幫主回來了。」

天井上，響起了長尾鷄汪雁天的響朗聲音！

「嗯！」越西鴻的聲音在回答：「沒有什麼吧？」

戚明星心頭大震，這時要想逃出已不可能。

思忖電轉之下，立即倒地滾入床底下，靜伏不動。

「沒有。」

長尾鷄汪雁天恭聲答着，接着聽他問道：「幫主不在『水上龍宮』過夜？」

越西鴻道：「不。」

長尾鷄汪雁天又道：「應姑娘回幫了麼？」

越西鴻道：「回來了。」

長尾鷄道：「事情辦的怎樣？」

越西鴻道：「還不錯，她因太疲倦，老夫已派人送她返回後宮安歇……」

話聲由天井響到臥房外，忽又聽他說道：「對了，汪侍衞！」

長尾鷄疾步而至，恭聲道：「幫主有何吩咐？」

越西鴻問道：「那個『江湖浪女慕容燕』現在怎麼樣了？」

長尾鷄笑聲道：「這兩天乖多了，幫主要她來侍候麼？」

越西鴻道：「正是，你去問問，假如她已服順，就把她帶來。」

長尾鷄道：「是。」

步聲倏即遠去。

然後，越西鴻推開房門走進臥房了，他脫掉一件外袍，扔在椅子上，走去桌邊倒了一杯茶喝下，便在銅床邊坐了下來。

伏在床下的戚明星很清楚的看到他那一雙脚距離他只有四尺之近，他緊張得一身肌肉都似在跳動，一顆心更是撲通撲通的狂跳着。

但是，他腦中也閃出一個念頭，暗想這是個襲擊老賊的好機會——假如自己使用身上的一把七首，出其不意的揮出，必能掃斷老賊那雙脚！

可是，這有用麼？老賊縱能死在自己手裏，但自己此行的目的在於竊回那口寶劍，他一定不肯在臨死之前說出那口寶劍藏放之處，而且老賊一叫嚷，十二生肖必會立刻趕到，那時自己又何能倖免？

所以，他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暫不行動爲佳，而且只要自己不弄出聲音，老賊一定不會知道自己正躲在他床下，要是老賊心血來潮取出那口寶劍來看，對自己豈不是一個好機會？

於是，他屏息靜伏不動。

越西鴻只在床邊坐了一會，即起身在房內負手踱步，他原是個性急之人，尤其是在等待一個女人的時候……

關於「江湖浪女慕容燕」這個亦正亦邪的女子，戚明星早已不放在腦子裏，而現在他倒感到很驚奇，他不知道她是不是那個上次落入「山羊公左丘谷」手裏而被自己救出的那個姑娘，他也不知道，「江湖浪女慕容燕」何以落入鐵船幫手中，像她那樣的一個姑娘，自然不會把貞操看得很重……

「啓稟幫主，慕容姑娘帶到！」

「帶她進來。」

「是。」

房門開處，長尾鷄汪雁天拉着一個美人進來了。

這個美人，正是曾蒙戚明星解救脫險的那個姑娘——她果然是「江湖浪女慕容燕」！

她的美，嬌艷中帶着幾分英氣，對任何一個男人來說，都是最具誘惑的。

不過，她此刻身上穿着一件很怪的衣服——一隻布袋！

布袋罩在她身上，僅露出螓首和一雙白嫩圓渾的赤脚！

原來，越西鴻由於作惡多端，自知有許多人要他的命，因此他在「召幸」女子時，就依照皇帝召幸妃嬪那種方法，先使人爲她沐浴淨身，再洒香水於身，然後用一隻大袋將她赤裸的嬌軀罩起，才讓她入房，此法不僅可預防遭人暗殺，並有另一種風味。

江湖浪女此刻的情形便是如此，她已被淨身和洒上香水，故一入房中，一股蘭麝幽香頓時便在房中散發開來。

越西鴻含笑望着她，同時向長尾鷄汪雁天揮揮手，示意他退出去。

長尾鷄躬身退出去。

越西鴻走去關好房門，轉身靠着房門倚立，含笑道：「丫頭，妳不會再反抗了吧？」

江湖浪女慕容燕挺挺眉毛，以一種無可奈何的表情道：「我認命啦！」

越西鴻哈哈大笑道：「這才對，老夫不會虧待妳的，我會讓妳過得很舒服！」

江湖浪女慕容燕嘆了口氣道：「這是第二次我栽在男人手裏……」

越西鴻笑問道：「第一次栽給誰？」

慕容燕道：「山羊公左丘谷師徒，他們圍攻我，把我强姦了。」

越西鴻道：「老夫替妳報仇如何？」

慕容燕道：「不，我要自己來。」

越西鴻道：「老夫聽說妳經常主動找男人自薦枕席，有這回事麼？」

慕容燕微微一笑道：「有。」

越西鴻道：「那麼，對妳來說，被人强姦並不是一件十分羞恥的事啊！」

慕容燕道：「不對！」

「嗯？」

「我喜歡主動找我喜歡的男人，却不喜歡被男人要了去，它會傷害了我的自尊心！」

「哈哈，妳眞是一個奇怪的女子！」

「所以大家才稱我『江湖浪女』。」

「那麼，妳是不喜歡我了！」

「不，你跟山羊公不同，你不像他那樣霸王硬上弓，我開始喜歡你了。」

「眞的麼？」

「眞的。」

「肯不肯在老夫幫中長住下來？」

「好呀。」

「老夫喜愛的是處女，不過妳是個例外，妳是個很有趣的姑娘。」

「謝謝誇獎。」

越西鴻走了過去，替她解開布袋後面的一排鈕扣，然後順手一扯，便將布袋扯下來。

慕容燕頓成一隻「小白羊」了！

她的身段十分上乘，纖腰豐臀，酥胸豐滿，膚肌如羊脂白玉，婷婷玉立有若出水芙蓉，渾身散發着一片火辣辣的，攝人心魂的嫵媚！

越西鴻呼吸緊促了起來，一把就將她抱起，長滿黑鬚的嘴如雨而下。

慕容燕不勝其癢，嬌軀就像水蛇一般在他懷中扭動起來……

「寶貝，妳果然不錯！」

「你什麼時候殺我？」

「殺妳？」

「我聽說你常在玩過女人之後，把那女人殺了。」

「老夫不會殺妳的，妳放心好了。」

「那麼你打算怎麼安置我？」

「讓妳在後宮住下。」

「我不要！」

「不要？」

「我不喜歡跟女人在一起。」

「那……」

「你只有兩種方法處置我，一種是把我殺了，一種是讓我當分舵主。」

「好，老夫讓妳當分舵主，不過妳得住在這總舵之中，不得出去。」

「可以，其實你現在卽使要趕我走，我也不走了。」

「爲什麼？」

「因爲我開始喜歡你啦！」

「哈哈……」

「明天，你須當衆宣布我爲分舵主，嗯？」

「好的。」

「要是你怕我逃走，不妨派個人跟在我身邊。」

「不必，老夫這座總舵有若銅牆鐵壁，誰也別想來去自如。」

「這一點我相信。」

「好了，不要談這些煞風景的話，談談別的吧，告訴我妳喜愛什麼東西，我送給妳。」

「你有什麼東西？」

「明珠，翡翠，寶玉，不論妳要什麼東西，老夫都有！」

「我只要一樣東西。」

「什麼？」

「你。」

× ×

躲在床下的戚明星一直在暗叫「晦氣」，他萬料不到會碰上這種場面，如果不是爲了那口寶劍，他眞想跳出去把他們宰了，他實在無法忍受從床上傳下來的那種淫聲淫笑，但理智又告訴他非忍受不可，因爲好不容易潛入到此地，怎可爲了一時的憎惡而誤了大事？

忍吧！

忍字頭上一把刀，雖然此刻在他頭上的「東西」遠比一把刀更使他難過，但除了忍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終於，床上的「風雨」停止。

也就在這時，房外響起了一聲「誠慌誠恐」的呼喚——

「幫主，你睡着了麼？」

越西鴻以不耐煩的聲音問：「誰？」

「屬下汪雁天。」

越西鴻道：「有什麼事？」

長尾鷄汪雁天在房門外道：「報告幫主，方才第二守衞隊的馬九入報，說第一崗哨和第四崗哨被人挑了！」

越西鴻驚噢一聲，坐起問道：「來人是誰？」

長尾鷗道：「不知道，馬九和蘇副舵主已發動兄弟在各處搜索，迄無發現。」

越西鴻沉聲道：「哼，莫非是那小子？但他不可能在今夜來到這裏啊！」

他接着問道：「那第一崗哨和第四崗哨的兩個兄弟死了麼？」

長尾鷄答道：「第一崗哨的洪發和前去換班的賴二痲子尚未尋着，第四崗哨的楊貴在崗上被點了睡穴，經救醒盤問，他說是一個靑年，但不敢肯定是戚明星。」

越西鴻道：「快去喊醒『金鼠』宇榮文』等人，叫他們仔細把中院找一找！」

長尾鷄應了一聲「是」，便聽步聲疾速離去。越西鴻嘿嘿冷笑道：「一定是那小子！哼哼，他倒眞有辦法，居然這麼快就闖進來了！」

慕容燕懶洋洋的問道：「你說的，是那個背叛你的黑鷹戚明星！」

越西鴻道：「正是！」

慕容燕道：「他爲何背叛你？」

越西鴻冷笑道：「他原是老夫最器重的一個部下，有一次外出執行任務受了傷，爲王捕頭所救，在王捕頭家養傷時，愛上了王捕頭的女兒王小鳳，而王捕頭却是老夫的仇人，當老夫探出王捕頭隱居之處時，便派他和另外兩個部下去擒他來幫處死，他因此怨恨老夫，後來老夫爲探測他的心跡，故意强迫他殺死一個孕婦，他就那樣背叛老夫亡命天涯了。」（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和大師兄周吉人，二師兄曹百海，三師姊徐素秋，四師兄白義生齊集恩師傅龍天墓廬，李中元依着預先安排，請師兄姊各進入一房閭參修他得自秘谷藏珍的絕學，及各贈服一粒潛龍丸，同時也傳簡又青絕學及贈靈丹，要他們閉關四十九日，至第四十七日冷魂宮少宮主廖士珍、廖小玫兄妹率衆尋仇，蔡盼和查玄正感手足無措，李中元和白義生已預早完功，開門出見，廖小玫追索叛徒查玄，李中元答以查玄已成俘虜，查玄也供出在威公府罪行，廖小玫又要求帶查回宮處置，李中元支吾以應——

香風薰粉蝶　八招過三關

李中元一語未了，廖小玫截口道：「李大俠可是不相信敝宮會處置他？……」話聲微微一頓，但却不讓李中元開口，馬上接着又道：「大俠如果怕敝宮循私縱容，小妹作主，歡迎二位大俠作客敝宮，親眼目證。」

李中元搖頭一笑道：「在下並無不相信貴宮之意。」

廖小玫秀目微微一顰道：「那大俠之意是？」

李中元道：「這樣對在下來說，未免太便宜他了，他折磨了敝親將近一年，所以在下也照樣要叫他受一年活罪，貴宮如果要人，一年之後，無不從命，可是現在不行。」

廖士珍勃然大怒，冷笑一聲，道：「李中元你眞是太不識相，給臉不要臉！」

李中元却是不動氣，微微一笑道：「你的意思是？……」

廖士珍飛揚浮躁的道：「不管你行不行，本宮就是要把人帶去。」

李中元一笑道：「你有這個本事？」

廖士珍哼了一聲，驀地出手，便向李中元肩頭上抓來。

李中元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反手一招「靈蛇吐信」，連消帶打逼開廖士珍來勢。

廖士珍這時已是立身而起，有了居高臨下，他出手果然不俗，動作又快又狠，一擊不中，第二招又連番而到。

李中元依然坐姿不變，揮手應敵，只見掌影縱橫，片刻之間交手了十多招，廖士珍不但未能傷得李中元，甚至未能把他逼離座位。

忽然，廖小玫嬌笑一聲：「好了好了，不要打了，哥哥，我們又不是鬥氣來的，動手動脚，多沒風度。」

說話之間，翠袖一甩，帶起一股激盪潛力，先把廖士珍逼得身子倒退而出，接着的

收袖一帶，又震得李中元身上向後仰了一仰。

李中元心頭一震，凛然暗忖道：「我幾乎把她看走眼了，敢情她還是最强的一位。」

廖小玫雖然有點投機取巧，乘人不備，但要沒相當的功力，又怎能把李中元震得上身一仰。

她畧顯顏色之後，見好就收，笑吟吟又向李中元賠禮道：「家兄脾氣急躁，又不懂人情，完全是家祖母慣壞了，粗魯不情之處，尚請不要放在心上。」

李中元暗笑一聲，罵道：「好狡獪的丫頭，你們要是打得過我，只怕就沒有這些好話聽了。」

他心裏罵着，臉上却是不露形色，保持着笑容道：「令兄心直口快，乃是直腸漢，站在貴宮的立場並沒有錯，在下何怪之有。」

廖小玫笑道：「照你李大俠說來，家兄沒有錯，那麼錯在那裏呢？……哈哈！哈哈！就算錯在小妹身上吧！……」

面容一肅，接着字字含功帶勁的道：「就憑你李大俠這句話，足見你李大俠是一個可交的血性朋友，好！今天，『冷魂宮』交上了你李大俠，一切不談了，你要留下鬼影子查玄，你就留下他吧！」說得斬釘截鐵，氣概萬千，不讓鬚眉。

李中元一怔之下，不好意思地道：「姑娘，這叫在下說什麼才好？」

廖小玫一笑道：「什麼也不要說，咱們也不打擾你們了。」

站起身來，行抱拳之禮，拉着廖士珍飄然走出墓廬而去，連李中元想送她都來不及。

白義生望着她的背影，心服嚮往的發了片刻呆，然後搖頭一嘆，不勝其惋惜的道：「可惜此女生於『冷魂宮』！」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天下何處無芳草。」

白義生漫應了一聲，話題一轉道：「老五，他們來勢洶洶，想不到竟然如此掩旗息鼓以退，你看他們會不會另有什麼陰謀詭計？」

李中元道：「這個很難說。」

白義生道：「我想去摸摸他們，你看如何？」

李中元暗暗一皺眉頭，他很明白這位師兄的性格，很不容易叫他打消此念，何況自己是他的師弟，當下只好順着他的意思道：「四哥要去，可要小心啊。」

白義生一笑道：「有了今天的成就，你還不放心麼？我去了！」

只見他身形一幌，人已出了墓廬，身形消失之際，「了」字才遙遙傳來。

他的輕身功夫，顯然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進境。

李中元見了，心中暗自高興的點了一點頭，揮手吩咐金眼神鵰蔡眇關上了廬門，轉身回到暗室而去。

話說白義生掠飛似電，轉過一座山峯之後，忽然望着一株大樹停止了前進。

大樹上飄着一條絹巾，陣陣幽香，透鼻而入，白義生深深的吸了二口長氣，自言自語的道：「香味好像廖小玫身上的香味！」

他腦念方動，耳邊已响起一陣輕笑道：「你看，小妹好粗心大意，掉了東西都不知道。」

跟着人影微幌，廖小玫從一株蒼松之後現身飄然而來，她來如輕烟，非止快速絕倫，而且美妙已極，白義生見了不由打從心底深處，由衷讚佩不已。

廖小玫望着白義生嫣然一笑，輕抬玉手，拾起了那條香巾，收入懷中，道：「白大哥，準備到那裏去？」

這裏四處無人，叫聲大哥又有何妨。

白義生但覺心弦猛震，訕訕的道：「在下準備到長安去。」

廖小玫「噗哧！」一笑道：「白大哥眞的要去長安去麼？」

白義生原是精明無比的人，這時好像一點聰明都用不上，變得其笨無比，經她這一笑，才恍然而悟，自己說的長安，怎會走到這個方向來，但他一發現錯誤之後，立時暗暗吸了一口長氣，把心神收斂起來，正色道：「當然眞的。」

廖小玫笑着道：「白大哥，你眞是一個怪人，近路不去，走遠路，繞着圈子上長安。」

白義生一笑道：「姑娘有所不知，在下因爲要轉一趟洛陽，所以走向了這個方向。」

廖小玫明眸一亮，「啊！」了一聲，笑道：「這可好，小妹也正要上洛陽去，我們結伴同行好不好？」

白義生原是信口開河，隨口說的應付話，想不到事情就這樣恰巧，心中一苦，答話之間，微一猶豫，廖小玫已是玉面微微一沉，畧現不愉之色，輕輕的冷笑了一聲，道：「白大哥可是怕同小妹走在一路，沾辱了你的俠士身份？」

白義生急忙搖手道：「那裏！那裏！能陪侍姑娘，正是在下的光榮。」

廖小玫回嗔作喜，道：「眞的麼？小妹看你好像不大願意哩！」

白義生道：「姑娘寵邀，在下那有不願意之理，只是在下生性怪僻，而姑娘從人衆多，在下……。」

廖小玫一笑截口道：「沒關係，我們和他們各去各的就是！如果白大哥嫌惡小妹，那麼小妹就不敢請求了。」

她是一廂情願，要和白義生同上洛陽，說出來的話有軟有硬，叫人無法推辭，白義生只好一笑道：「那麼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廖小玫笑臉綻開，道：「白大哥，以後我們可要同行同坐，一路到洛陽，說不定我也陪你去長安玩一玩哩！你這姑娘姑娘的叫得好生份，你能不能叫小妹一聲『玫妹』？」

白義生惶惶地道：「這……這……」

廖小玫嬌媚巧笑地道：「你又來了，叫呀！」

白義生簡直把廖小玫毫無辦法，輕輕的叫了一聲「玫妹」，廖小玫欣然含羞的叫了一聲「生哥哥」！

彼此這一喚了稱呼，不免相視默默一笑，心裏都有着一種微妙的感覺。

兩人輕身緩步，轉過一個山頭，只見「冷魂宮」的人正在路旁休息，等待廖小玫，廖小玫獨自走過去和他哥哥咬了一陣

耳朵，他哥哥先是不大願意，但最後終於拗不過廖小玫，勉强的點了一點頭，廖小玫小鳥似的飛回白義生身旁。

白義生向廖士珍遙遙一抱拳，便和廖小玫離開了他們。

一路上，白義生發現這位「冷魂宮」的美麗公主，更有她天眞可愛，溫柔體貼的一面，和她走在一路，眞是一種人生享受。

這天，他們到了函谷關。

本來他們不需經過函谷關而直奔洛陽，只因廖小玫沒有去過函谷關，想就便一遊函谷關雄偉，白義生自是非奉陪不可。

函谷關奇險非凡，只見一列大山，從中而裂，絕壁千仞，通路如槽，關城便位在山谷之中，並且相當熱鬧。

城中有很好的客棧，也有很好的酒館，兩人到的時間很早，只不過是未時左右，兩人先落棧包了一座靜院，然後便輕身緩步，登關遠眺，賞心悅目。

當前是勝景如畫，身旁又有女如花，輕顰淺笑，情意綿綿，白義生心中好不得意，不由興趣高昂的引頸長嘯了起來。

他如今已非吳下阿蒙，功力深厚之極，嘯聲出口，穿雲裂石，山鳴谷應，風起雲湧。

正當他嘯聲高揚，正在得意之際，只見關外隘路上如飛來了六四快馬，當頭一四馬似是發了劣性，狂奔狂跳，跑得疾如雲飄電閃。

關外隘極狹，放轡飛馳已是危險萬端，更何況形同瘋狂，勢非慘劇立生不可。

廖小玫睹狀之下，心中一動，急口叫道：「生哥哥快住口，你那嘯聲惹出禍來了……。」

一言未了，白義生嘯聲尚未遏止，只見當先那四飛奔怒馬，腳下一滑，身子竄出一丈多遠，一個跟斗，向一旁深淵之下翻滾下去。

廖小玫驚叫聲中，只見馬背之上那人，離鞍冲天而起，一式美妙絕倫的「雲龍三現」，振臂折腰，落回路面之上，幸免於難。

這時不待廖小玫再說什麼，白義生已悚然一驚，嘯聲遽然而止。

驚騎失事，後面跟來五騎都在那驚騎出事之地，收韁停了下來。

白義生與廖小玫仔細望去，只見那落馬幸免的人原來是一個老蒼頭，後來的五四馬上竟是五位花枝招展的婦人女子。

其中一位女子服袍素雅，氣派非凡，最爲突出，只見她微微一揮手，那老蒼頭如奉綸音，身子疾冲如起，二三個起落，就到了城牆之下，隨見他甩手打出一物，吸在城牆之上，身子一彈而起，上升了四五丈，身子向城牆上一靠，再一個翻身，人便登上城頭。

那老蒼頭鐵青着一張臉，來勢洶洶向白義生面前一落，一言不發，便向白義生猛撲而上。

他顯然是氣極攻心，所以話都懶得說，一上來就拚命。

那老蒼頭功力竟然非常深厚，出手一揮，便勁風襲人，威猛非常。

白義生問心有愧，本想好言道歉，可是來人不由分說，上來就打，逼得非先應付他攻勢不可，無奈之下，只有閃身急讓，避開迎面而到的勁力。

那老蒼頭動作快極，一擊不中，第二招接連出手。

白義生只好回手還擊，兩人這一動上手，便打得難解難分，人影難辨，猛烈非常。

廖小玫有心上前幫助白義生夾攻那老蒼頭，又怕白義生心中不樂，要她這時引起白義生不快，她是怎麼樣也不會做此笨事的，所以她只好站在一旁看着他們惡鬥拚命。

同時，那五位女子也快馬加鞭進了關，先有四個女子上了城頭，那位氣派非凡的女子便是其中之一。

這時守城的官兵已有四五個人跑上來，欲加喝止，却被那一位女子迎過去，和他們說了一陣話，那些官兵忽然改變立場，不但不再加干涉他們，而且還替他們驅逐其他看熱鬧的人。

看來這幾人來頭不小，連守城的官兵都畏忌三分，非常賣他們的賬。

那四個女子兩旁一站，倒未立時出手相助那老蒼頭，只靜立觀戰。

廖小玫因她們人數過多，怕她們發難之下措手不及，從腰中解下那條繫腰緞帶執在手中，蓄勢戒備。

她那條緞帶寬約二寸，長達一丈有零，腰帶兩端流蘇盈尺，霞光閃閃。

她這條緞帶繫上腰上時，不覺其打眼，她這一握在手中，落在行家眼裏，便是一件叫人相當頭痛的兵刃。

那蒼頭老人與白義生一陣猛攻快打之下，竟然互搏了百合以上，雙方似是，都覺到遇上了勁敵，非短時間可以分出勝敗，於是攻守之間，也轉變爲穩紮穩打了。

這時，白義生一面與那老蒼頭動手，一面更是感慨不已，想自己未經李中元幫助完成絕學之前，自己在江湖上獨來獨往，也很少吃虧，如今已功力猛增，想不到連番所遇的對手，更是一個比一個强，看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這話是一點不假了。

白義生暗自心驚不已，其實那老蒼頭與那五個女子，又何嘗不是同樣的吃驚，對白義生大感意外。

片刻之間，又過去了二三十招，白義生久戰那老蒼頭不下，不由心中發起急來，正要奮力一擊時，那爲首女子忽然高聲叫道：「老金，你退下！不要打了。」

那老蒼頭聞聲之下，立時收招幌身，退出八尺開外，虎視眈眈的凝視着白義生，白義生則日光一轉，注到那發話女子身上。

那女子面帶微笑道：「年輕人，你能和我們老金打成平手，就當今江湖而論，已算得第一流高手，請問貴姓大名。」

白義生報了姓名，那女子口中說着「久仰！久仰！」但臉上却是一片茫然之色，顯然對他的名字極是陌生。

要知，白義生與李中元過去雖闖出了「形雲雙鵰」的美號，那只是在某一種水準之下而言，至於在武林眞正一流高手之間，尚是默默無聞之輩，所以那女子對他「白義生」三字，毫無印象。

可是白義生這時心弦却是猛然一震，

回首望着那老蒼頭道：「老前輩姓金，可是關洛道上，大名鼎鼎的金不換，金老前輩？」

那老蒼頭一瞪雙目道：「是老夫又待怎的？」

白義生連忙抱拳道：「原來是金老前輩，失敬！失禮！晚輩謹此道歉。」

金不換冷「哼！」一聲，道：「你無端的鬼叫鬼叫，把老夫新到手的一匹寶馬，叫得失驚出了事，就能這樣算了麼？」

白義生既已知道與自己對手的老蒼頭就是名重江湖的金不換，相互比較之下，對自己的份量又多了一層認識，因此豪氣橫生，劍眉一軒，方待回金不換兩句，那為首女子輕聲一笑，道：「老金，這件事就此算了，不要再提了，咱們留份香火之情吧。」

金不換對那為首女子出奇的恭順，不但躬身口中答應，而且臉色也戾氣盡褪，向白義生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

那為首女子再一揮手，便帶着金不換和另外三個女子轉身下城而去。

白義生沒想到事情說了就了，尤其對那為首女子的態度大惑不解，當下苦笑一聲，道：「玫妹，你看那幾個女子是什麼來路？」

廖小玫眨了一眨明眸道：「金不換算得上是個人物，你看他對那女子一副恭順態度，不難想像那女子至少要比金不換高出一籌，就當前武林之中，能壓得住金不換的女人，除了我奶奶之外，寥寥可數，大約不外『玉扇夫人』董佩佩，『三花娘子』楚惜惜，『辣手仙姬』羅金鈴，『天慾仙子』曹媚等，……。」

話聲頓了一頓，皺起一雙秀眉沉思了片刻，接着又道：「可惜這幾個人小妹都沒見過，很難說出那女子是什麼人來。」

白義生搖頭一笑，說道：「算了，管她是什麼人，好在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唉！今天眞是掃興，我們也乾脆回去吧！」

回到客棧，淨面洗手之後，正好要到外面去用晚飯的時候，忽然棧中伙計帶進來一個女子，而那女子正是剛才在城樓上見過面之一。

這女子年紀不大，只有十七八歲，向白義生廖小玫行禮之後，恭敬地道：「我家夫人有請公子小姐移玉便餐。」

廖小玫愕然道：「你們夫人請我們，為什麼？」

那女子口齒清越的道：「我家夫人，因見公子小姐風儀絕世，私心景慕已極，尚望公子小姐，不恥下交，枉駕一行。」

這女子好會說話，聽得廖小玫與白義生兩人都心底快暢，受用已極。

廖小玫眉開眼笑的道：「難得你們夫人這般看得起我們，只是我們素昧平生，就此叨擾，於心不安。」

那女子一笑道：「一回生，二回熟，剛才公子小姐與我們夫人不是已經見過面了麼，何況，彼此都是武林人物，心氣相投便成莫逆之交，公子小姐請不要客氣了吧！」

廖小玫一笑道：「這樣說來，我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請問你們夫人上下稱謂，以免見面時失禮。」

那女子笑了笑道：「小姐去了就知道，請恕婢子稍稍保留片刻。」

廖小玫與白義生相視一笑，隨着那女子走出自己住的獨院，原來那位夫人就住在他們隔壁另一座獨院之內，出門進門就到了。

那位夫人這時已是風塵盡滌，臉若春花，候門相迎，把他們接了進去。

這座獨院比他們住的那座要大得多，而且也特別刻意加了一番佈置，顯得甚是高雅華麗，一點不像身在客中。

精巧的廳堂之內，早已擺好了一桌酒席。

四盞琉璃花燈，分佈在四週，發着不甚強烈的光輝，把整個廳堂的氣氛，調和得幽美柔和到了極點。

廖小玫先讚口叫了一聲：「好！」接着笑道：「看這廳堂的佈置，可見夫人必是大有來歷的人，請見示尊諱，我們兄妹也好請益就教。」

那夫人笑着請他們入席安坐，然後又笑着道：「老姊姊在你們少年英傑之前，說來慚愧，江湖上不成材的玉扇夫人老姊姊我。」

廖小玫放聲笑道：「夫人，你別開玩笑了吧，玉扇夫人有你這樣年輕麼。」

玉扇夫人開心地歡笑道：「我還年輕麼？」

廖小玫認眞地道：「怎麼不年輕，我看你至多不過三十歲左右。」

玉扇夫人樂得哈哈大笑道：「你說我只有三十歲左右！」

廖小玫點了一點頭道：「所以我不相信你是董老前輩。」因為她不相信她是玉扇夫人董佩佩，所以口語之間並不以晚輩自稱。

其實廖小玫這丫頭精明得很，心裏早就相信她是玉扇夫人了。

一個修為深厚，懂得善保眞如的人，要叫人看不出他的老像，那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何況玉扇夫人的實際年齡，也不過是四十開外五十不到。

廖小玫鬼心眼多得很，在沒有瞭解玉扇夫人來意之前，樂得先讓她高興高興。

玉扇夫人心裏確實高興到了極點，笑口一開，道：「小瑾，你去把我那把扇子取出來，免得……。」

話聲一頓，回頭笑問廖小玫道：「小妹，老姊姊怎樣稱呼你呀。」

廖小玫道：「我姓廖，名字小玫，你就叫我小玫好了。」

玉扇夫人笑道：「『小玫』，『小妹』聽起來在我是完全一樣，你可眞是老姊姊的小妹了。」

笑談之間，小瑾已從房中把一把一尺二寸多長的銀絲玉骨摺扇取來。

玉扇夫人接扇一展扇面，只見那扇面一開之下，幾乎成了一把圓扇子，玉光流轉，彩霞燭天，正是玉扇夫人用以揚威江湖的「八寶玉扇」。

廖小玫叫了一聲，裝出一副惶悚之色，拉着白義生離座而起，行禮不迭的道：「原來眞是董老前輩，晚輩失敬！失敬！失禮！失禮！」

玉扇夫人笑着揮手道：「別老前輩老前輩的了，這樣眞要被你們叫老了，你們



玉扇夫人宴請白義生和廖小玫。

一個是小弟，一個是小妹，我們算是忘年之交，你們要叫就叫我一聲『大姊姊』，最好不要沾『老』字，叫人聽了先就覺得自己老了。」

廖小玫笑道：「大姊姊，我們就有僭了啊！」就勢坐回了椅子。

玉扇夫人一面請他們用酒用菜，一面輕顰黛眉，不時凝思，忽然眉開眼笑的「啊！」了一聲，道：「對了，記得多少年之前，江湖上出了兩位少俠英雄，叫什麼……什麼雙鵰的，可就是白小弟你？」

白義生點頭道：「『彤雲雙鵰』……那正是小弟與我們五師弟的。」

玉扇夫人道：「你那五師弟可叫李什麼？……」

白義生接口道：「李中元。」

玉扇夫人道：「對了！對了！就叫李中元……長安大出風頭的那位李中元是不是就是他？」

白義生道：「正是他，眞叫大姊姊笑話了。」

玉扇夫人頭一回盯着廖小玫笑道：「小妹，你姓廖，大約是來自『冷魂宮』吧！……你奶奶好？」不待廖小玫答話，便問起她奶奶，那是表示有着十足信心。

廖小玫心中也甚是佩服，欠身道：「多謝大姊姊，家祖母健朗如昔。」

玉扇夫人輕輕一嘆道：「記得二十多年以前，那時大姊姊也不過就是你這麼大年紀，有一次見了令祖母，承蒙她老人家垂愛，特別邀我到貴宮去作客，誰知一幌二十多年，而大姊我終日窮忙，竟未能前往貴宮，令祖母這份情誼，實叫老姊姊永生難忘……你們現在不是要回『冷魂宮』去吧！」婉轉道來，弦外有音。

廖小玫纏住白義生，她有她的用心，就怕橫裏殺出一個程咬金，既碍事，又碍眼，玉扇夫人說得再委婉，也不會為她所歡迎，當下笑道：「可不是，我們正要回『冷魂宮』去啦！」

別看玉扇夫人話中之意，好像是想和他們一同到「冷魂宮」去一償宿願，其實，那完全是反話，眞要她到「冷魂宮」去，她才不會去哩。

廖小玫年紀小却有着過人的聰明，早就看穿了玉扇夫人的用心。

果然，玉扇夫人黛眉一皺，不勝其嗟嘆的道：「只可惜大姊姊這次還有些事情待辦，要不和你們結伴，一同去拜見令祖母，豈不太好了。」

廖小玫心裏暗笑，面現失望之色，道：「眞可惜，我還以為大姊姊有意和我們一同到『冷魂宮』去啦！」

玉扇夫人被廖小玫拿話封住了口，白請他們吃了一頓，結果，還是沒有沾上他們的邊。

李元中的目標，現在是大極了，牛鬼神蛇，誰不想打他的主意，白義生是李中元的師兄，能沾上白義生，便有機會接近李中元，接近李中元之後，就有主意可打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玉扇夫人又何嘗看不出廖小玫接近白義生的目的所在，不過她這時還沒看出小妮子說的是假話，只道她眞要把白義生帶回「冷魂宮」，用收他作孫婿的手段籠絡他，所以，她只有暫時放手，另想辦法了。

廖小玫與白義生飽受玉扇夫人熱烈招待後，回到自己房中，廖小玫忍不住笑道：「生哥哥，你看出來了沒有，這老狐狸沒安着好心呢。」

白義生笑了笑道：「那她是白費心機了。」

廖小玫故作驚人之語道：「你不要小看了她啊，玉扇夫人在武林之中，可不是好惹的人物……」

接着話鋒一轉，道：「我看，我們最好能避避她。」

白義生一笑道：「你怕了她？」

廖小玫明眸一凝道：「誰怕她，只是惹人討厭她了。」

白義生道：「討厭她，不理她不就是了。」

廖小玫笑道：「就拿剛才的情形看，她嬉皮笑臉的和你纏，你能不理她？……除非我們能殺了她！……但是，她也不是省油之燈，萬一宰不了她，讓她逃出手去，就算我們不怕她日後報復吧，說來說去，總是一件叫人討厭的事。所以，小妹認為避過她最好。」

她的話，正是江湖上視為金科玉律的「忍」「狠」守則，狠得過的時候該狠，狠不過的時候就只有忍了，如果你既不能「狠」，又不能「忍」，那你就趁早回家抱孩子去，別在江湖上混了。

否則，你這條命遲早要送掉。

白義生當然懂得，事實上他也看得很清楚，就自己和廖小玫兩人，要想向玉扇夫人下辣手，似乎成功的機會不大，不說別人，那老蒼頭金不換就夠自己對付的了

，餘下來要廖小玫以一敵五，那是想也不要想，近乎妄念。

白義生皺着劍眉，心裏轉着念頭，沒有做聲。

廖小玫望了白義生一眼，媚笑道：「大哥，你要是沒有要緊的事，就眞到我們『冷魂宮』去玩幾天好不好。」

小妮子原本是信口搪塞玉扇夫人的話，如今想想覺得玉扇夫人不是空言空語搪塞得了的人，要是她陰魂附體似的尾隨不掉，豈不更是碍事。

小妮子打着白義生的主意，心裏也確實有點喜歡他，趁這機會帶他回去給奶奶相一相，將來人財兩得，那眞是大妙了。

白義生沉吟一陣，道：「我聽說你們『冷魂宮』，一向從不歡迎外客，我到你們『冷魂宮』去，方便麼？」

廖小玫「唉喲！」一聲，嬌聲滴滴的笑道：「我的生哥哥，你是小妹的貴賓，『冷魂宮』誰敢不歡迎，就小妹老奶奶也要給你三分顏色呀，你只說，你願不願給小妹這個面子？」

白義生道：「其實我到長安去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要眞心請客，我就厚着臉皮接受了。」

廖小玫高興得跳起來道：「生哥哥，我們明天就動身回『冷魂宮』去。」

第二天，廖小玫與白義生轉向打道直奔「冷魂宮」，玉扇夫人果然不死心，暗地裏一直跟着他們進入「冷魂宮」禁地，才廢然而去。

「冷魂宮」深處呂梁山一處人跡罕到的山谷之中，臨近「冷魂宮」百里之內，巳被「冷魂宮」劃作禁地，外人不得擅入一步，擅入者死。

白義生和廖小玫走在一路，沿途却是不見半個人影，一直深入了五十多里地，才見一棵小松樹上有人繫着二條小毛驢。

毛驢雖小，但却飼養得油光如滑，神駿非凡，見了廖小玫，竟然揚耳嘶叫，好不親熱。

廖小玫先解下一條小毛驢交到白義生手中道：「前面道路崎嶇，奇險難行，大哥請上代步吧！」

說着，不待白義生拒絕，自己騎了另一條小毛驢，領先上了路。

白義生心裏很是看不起這種小毛驢，但廖小玫已經騎上小毛驢走在前面，只好一皺眉頭跨上驢背隨後跟進。

白義生人高腿長，騎在小毛驢背上，兩條腿離地只不過數寸，他起先還担心那小毛驢力不勝荷，那知牠邁開四蹄之後，健步如飛，毫不吃力。

白義生左顧右盼，只見這時正處身在一條左面是峭壁如屏，右面是下臨深淵的小徑之上。

這條小徑雖然奇險天成，但在白義生看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知廖小玫爲什麼非要他騎這小毛驢不可，當下心中不由一陣納悶。

小毛驢健步如飛，足足走了將近半個時辰，才走完這條小徑。

廖小玫飄身下了坐騎，遙指對面一座山色凝翠的密林道：「前面密林之中，就是寒舍了。」

白義生隨之也下了坐騎，只見那二條小毛驢逕自奔入另一條小徑之中而去。

廖小玫依然搶先一步帶路，繞着一條小徑向前走去。

那是一條斜坡很大的小徑，小徑上盡是生滿靑苔的壁石，只一失足，勢必跌入絕壑之中，看來比剛才通過的那條小徑要危險得多。

白義生現在巳是身具一流身手，行在那滿生靑苔的石徑之上，也有舉步維艱，如渡薄冰之感。

走完這條險徑，便到了一片高可撐天的原始森林之前，廖小玫身子一側，便進入了森林之內。

白義生進入森林之後，但覺頭上樹葉密不通風，點光不透，又悶又暗，令人心裏煩躁不安。

行約十幾里路，密林漸稀，接着景物突然一變，但見一片繽紛花色，燦爛奪目，有如仙境。

山花如錦之中，聳立着一座城堡似的建築物，外表看去，通體皆黑，給人一種極不調和的感覺。

漆黑的堡門，閃爍着兩隻金光發亮的門環。

門洞之上，用鮮紅的顏色寫着「冷魂宮」三個斗大的字。

他們未進宮門之前，宮門原是關得緊緊的，當他們一步進宮門時，只見宮門一分而開，迎門站着四個身穿勁裝的彪形大漢，人人手中握着一把濶背鬼頭大刀，擋住他們既不行禮相迎，亦不閃身讓路。

這時，廖小玫向他傳音相告道：「大哥，對不起，凡初次前來的貴賓，不論是什麼身份，例需通過三關較技，才能身受迎賓大禮，進入宮內，這點小妹未曾事先言明，尙請見諒。」

白義生道：「我是你的貴賓，也不能免麼？」

廖小玫道：「不能，這是本宮立宮以來的規矩，雖貴爲一派掌門之人，亦不例外。」

白義生道：「入境隨俗，那就照規矩行事吧！不過動手之下，難免失手傷人，如果因此誤傷貴宮之人這却如何是好？」

廖小玫道：「按照敝宮規矩，他們如果傷在貴賓手下，那是只怪敝宮教導無方，無怨無尤，絕不會因此懷恨貴賓。反之，他們要是傷了大哥，也得大哥多多担待……不過憑大哥的身手，他們也絕對傷不了大哥。」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過去前來本宮貴賓連過三關的最快紀錄，是前後交手九招，但望大哥能破此紀錄，小妹臉上更見光榮。」

白義生暗暗一皺眉頭，跨步向前，抱拳說道：「各位請了，在下過關來了。」

那四位彪形大漢，也抱刀還禮，道了一聲：「請！」

白義生料想自己不動手，他們絕不會動手，當下不再客氣，輕喝一聲：「看招！」縱身而起，人起半空之中，在那四人頭上打了一個旋轉，然後疾撲而下，雙手一探，登時便抓住了二把鬼頭大刀，借勢一抖，便震開了二人。

他動作快速無比，抖手摔人之際，雙腿又連環掃出，另外那二個揮刀大漢，同時被掃了出去。

算是只用了一招，就通過了第一關，那四個彪形大漢滿面羞慚的躬身而退。

廖小玫讚口叫了一聲：「好！」又陪着他向前走去，前面是一座白石橋，橋頭上併肩立着兩個二十多歲橫劍少年，人數少了，那二個少年比剛才那四個彪形大漢也年輕得多。

但白義生心裏有數，這兩個少年人，一定强過剛才那四個人。

別看剛才那四個人在白義生手下沒有走上一招，那是因爲白義生受了廖小玫的鼓勵，一上來就使出曠世絕學，搶制了先機，僥倖得手。

剛才交手的情形，當然也落在這兩位少年眼中，白義生冷眼觀色之下，只見那兩少年人面帶微笑，似是早已有備在先。

白義生當下心中也打定了主意，微微一笑抱拳道：「兩位先請。」

那兩個少年因見白義生剛才一出手便搶了先機，這時也不再客氣道了聲：「有僭！」一長劍疾震，同時向白義生左右刺到。這二人劍勢一動，劍尖之上銀星四射，威力懾人，非同小可。

白義生心下一凜，再次曠世奇學出手，身形一陣搖幌，發出一股無形勁力，帶得他們劍勢一斜，他人却從兩劍交錯之際閃身而過。

那二個人一合再分，寒光耀眼，兩柄長劍如响斯應，追踪反刺而來，前後呼應，快捷無倫。

眼看那兩柄長劍光芒伸縮之間，巳到了白義生背心穴附近，兩名少年忽覺身心一震，手臂一痲，長劍似欲脫手飛去，不由悚然一驚，撤招收勢，猛閃身後退。

原來，白義生這時雙袖忽然反捲而到，掃在他們腕脈之上，而把他們打退。

迎賓過關，雖然說是生死不論，但畢竟禮義當先，點到而止，兩位少年人認敗躬身一禮而退。

過了白石橋，前面便是一座開敞的大廳，大廳之前，立着一個高不過四尺，又乾又枯的小老頭子，迎着他咧嘴一笑道：「年輕人果然有兩手，不要客氣，放手過來吧！」

白義生看那小老頭子人雖長得又矮又小，一雙手却是長得幾將及地，而且手掌又厚又大，與整個身體簡直不成比例，由此不難想像他在雙掌之上，必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出奇功夫。

白義生暗暗一皺眉頭，抱拳道：「有請老前輩指敎！」

那小老頭子笑嘻嘻的道：「不要客氣，快快動手，老人家在等着你啦！」

白義生道了聲：「晚輩有僭了。」一個箭步，身子向前一探，右手疾出，迅快的向那小老頭子手腕之上抓去。

那小老頭子「飄香道雨」，身形一閃而開，但左手却搖掌而到。

白義生一擊不中，雙脚微一用力，倒轉乾坤，打了一個空心跟頭，讓開那小老頭子一掌。

但見一聲發嘯指風，巳然射向那小老頭子胸前。

原來，白義生翻身讓掌之際，右手巳藏身形之中，彈指打出了指力。

那小老頭子身手奇高，白義生的指力雖然用的巧，但他却一式「巧燕翻雲」，輕巧的閃避開去，同時雙手一翻，掌力又壓體而到。

兩人動作均極迅快，掌來指往，轉眼之間，就是四五招。

兩人似是都未料到對方身手，如此了得，那小老頭子臉上巳經收歛了嘻笑之色，白義生更是暗暗着急，忖道：「前面二人我巳用去了三招，這個小老頭子功夫了得，這樣打下去，只怕再有三四十招，也難分出勝負，這對小玫該是一件多麼失望的事，我得想辦法，在這一招之間行險求勝了……。」念動之間，心中巳是得計，一式「孔雀開屏」誘使那小老頭子一招「雙龍出水」，分向自己「玄機」「腹結」兩穴攻來，而自己在這個時候，却忽然眉頭一皺，似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身手一滯，像是力不從心無法避讓。

這小老頭子如果不收招的話，白義生勢非喪命當場不可。可是，這小老頭子敢把白義生掌震當場麼？

雖說這把關較技，明文規定生死不計，但他心裏明白，今天這位來客身份特殊，如果傷了他，不但有過無功，說不定暗中還成了「冷魂宮」的罪人，那就太不聽明了。

他老年之人，思慮成熟，非一勇之夫可比，當下心中一凜，出手便爲之一慢。

就那一慢之際，白義生巳是輕笑一聲道：「老前輩承讓了！」

一式「葉底偷桃」，巳翻腕而出，搭在那小老頭子雙肩之上，內力一吐一送，巳把那小老頭子推得身形幌了一幌。

白義生一送之下，雙掌一收，一躍而退，他是點到爲止，絕不傷人。

那小老頭子這才知道自己上了一個大當，稀眉一揚，似是極爲怒惱，突聽一個沉重有力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白大俠八招之下，連過三關，打破了本宮來賓最高紀錄，可喜可賀，申護法還不一旁退下。」

那小老頭子聽到聲音之後，化怒爲笑，忙又向白義生一抱拳，道：「公子智勇雙全，老朽好不敬佩。」

白義生抬頭望去，只見大廳台階之上，巳是立着一個身穿禮服的老翁。

他身後兩旁分列着二八十六個綠衣女童，每人手中都捧着一件樂器。

這時，廖小玫巳飄身飛到白義生身旁，悄聲道：「那是秦爺爺，是我奶奶的遠房兄弟，也是本宮的總管，全宮除了奶奶之外，就得數他了，由他代表奶奶來迎接你，你的面子可大了，你可要對他禮貌一點。」

白義生含笑道：「我知道。」

跨步登上石級，躬身一禮，道：「晚輩白義生晚生後輩，何勞老前輩如此降尊相迎，晚輩……。」

秦總管哈哈一聲朗笑，伸手把住白義生雙臂道：「白大俠八招之下，力過三關，爲本宮之前所未有，照說就該我們老夫人親身相迎才是，只因我們老夫人正在坐息時間，一時未及出迎，所以才由老夫代表老夫人相迎，禮貌不週之處，白大俠不要見怪才好。」

（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血扇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郎王岩，身中慢性劇毒，受制於人，爲求早日趕到目的地，抄走捷徑，誤闖長髮門的禁地，門主之女上官玉鳳堅要他跟隨入谷聽候處置，王岩只好勉隨，甫抵谷中，便爲上官玉鳳表哥率衆列陣圍攻，王岩展開絕學破陣而出，而後隨上官玉鳳往見掌門人上官居，說明迷途闖山，請求諒解，上官居要他長留凝雲谷，否則要以武功擊敗他們四人中之一便可離去，王岩願戰，尙衡出門，數招硬接下來，王岩畧佔上風，上官居一旁笑語相讚，說王岩的絕世神功，令他們開了一次眼界——

解除身上毒　平添心中愁

王岩道：「不敢當，晚輩這點微末之技，難入門主的法眼。」

上官居忽然面色一整，回顧尙衡及另兩名老者道：「你們有甚麼意見？」

尙衡道：「小弟無能……」

上官居道：「勝負兵家常事，衡弟不必記在心上，不過……」

尙衡道：「門主言出如山，咱們不能失信於人。」

上官居道：「很好，你們兩位呢？」

那兩名老者道：「全憑門主卓裁，咱們沒有意見。」

上官居哈哈一笑道：「如此甚好，王少俠請。」

王岩見上官居擧手肅客，是請他進入巨宅，但他身中劇毒，前途禍福難知，爲了及時獲得解藥，時間自是十分的寶貴。

因而抱拳一禮，婉言遜謝道：「門主及各位前輩不加罪責，晚輩有生之年，不敢稍忘大德，只是晚輩尙有要事待理，他日有暇，當再踵府拜候。」



上官居道：「少俠這是見外了，縱有要事待理，也不在乎這一日半日。」

尙衡接道：「人不留客天留客，不到明晨少俠勢將難以出谷。」

王岩一怔道：「前輩之意是……」

上官居哈哈一笑道：「少俠不要誤會，老夫等決無强留少俠之意，不過本谷除了由辰至未四個時辰外，雲層下壓，天梯封蔽，只有脅生雙翼，才能飛出本谷。」

王岩愕然四顧，果見濃雲滾滾，已籠罩屋脊，不由長長一嘆道：「看來晚輩只得聽天由命了。」

上官居道：「少俠有甚麼困難之事這般緊急？」

王岩道：「晚輩身中慢性劇毒，一切行動均得受人擺佈。」

上官居一呆道：「這個……咳，少俠何不早說？」

語音一頓，回顧一名身材矮胖的老者道：「燦弟，你不是說那石乳有解毒之能麼？何不拿來讓王少俠試試。」

矮胖老者名叫朱燦，對醫道具有極高的造詣，他微微一笑道：「當然可以，不過王少俠只怕該進食了，咱們凝雲谷可不能慢待客人。」

上官居道：「說的是，王少俠請。」

在如此情勢之下，王岩自然不便再作推辭，於是，在長髮四老陪伴之下，走進了這座古意盎然的屋宇。

上官居在落座之後，立卽命人張羅飲食，片刻之後，客廳上已擺下一桌頗爲豐盛的酒菜。

酒是自釀的，肉食是醃乾的陳貨，這一桌道道地地的土產，倒也別具風味。

在飲食中，上官居介紹了另一名老者路敬德，然後嘆息一聲道：「本門移居凝雲谷已近百年，終於不得不違背祖宗的遺訓……」

王岩不安的道：「都是晚輩不好，不該誤闖貴門的禁地。」

上官居道：「這與少俠無關，縱然少俠不來凝雲谷，咱們仍須放棄祖宗的遺訓。」

一頓接道：「本門祖宗移居本谷之初，只是同門師兄弟四家，人數不過三十餘人而已，經百年來休養生息，老幼少壯已近千口，凝雲谷的出產，已不足維持本門的生計，那麼另求安身立命之處，也就勢在必行了。」

王岩道：「原來如此，那麼輩晚有一不情之請，希望門主能够俯允。」

上官居道：「甚麼事，少俠請說。」

王岩道：「令愛年少無知，擬請門主免予罪責。」

上官居微作沉思道：「好，不過少俠也要答允老夫一項要求才行。」

王岩道：「只要晚輩能力所及，門主但請吩咐。」

上官居道：「小女幼失母愛，致養成種嬌縱性格，像咱們這麼閉關自守，她始終不

知甚麼是天高地厚，因此，老夫想將她託付少俠，讓她在江湖上增加一點見聞。」

王岩一怔道：「這個……晚輩只怕難以遵命，第一，孤男寡女，行動上十分不便。再說，晚輩身不由己，前途更是艱險重重，目前自顧尚且不暇，怎能保護令愛的平安？」

上官居道：「好吧，咱們先不談這些，燦弟，快將石乳取來讓少俠服用。」

朱燦應聲離席，片刻之後取來一隻拳大的瓷瓶道：「王少俠中是何種劇毒？」

王岩道：「晚輩也不知身中何種劇毒，雖經運功試探，也查不出半點異狀。」

朱燦道：「那就只有碰碰少俠的運氣了，你先服一杯試試。」

他倒出一杯清香撲鼻，白如凝玉的石乳讓王岩服下去，要他運功三週天，再切切他的脈搏。

良久，他咳了一聲道：「少俠脈搏正常，經穴暢通，一點也瞧不出中毒現象，如非石乳生效，就是下毒之人危言聳聽，依老夫看來少俠不必放在心上。」

王岩道：「多謝前輩的靈藥，晚輩還想請前輩賜贈少許。」

朱燦道：「少俠還有朋友中毒麼？」

王岩道：「是的，拙荊二人，與晚輩受到同一命運。」

朱燦道：「好，待老夫用易於攜帶的的瓷瓶為少俠準備就是。」

王岩道：「大恩不敢言謝，前輩厚賜，晚輩當永銘心版。」

朱燦哈哈一笑道：「不必謝，我那姪女兒只要少俠多照顧她一點就行。」

上官居似乎不願使王岩為難，急扭轉話題道：「少俠久走江湖，能夠告訴咱們一點江湖現勢麼？」

王岩就將江湖現勢，對長髮四老詳加說明，直至夜深，才被領到客房就寢。

翌晨早餐後，濃雲上昇，天梯出現，王岩不再就擱，立向長髮四老告辭。

他担心上官玉鳳要跟他走，又希望朱燦賜贈石乳以便與蘭陵郡主及喬浣蓮二人祛毒。

結果長髮門結隊相送，單單瞧不到上官玉鳳的倩影。

朱燦也似乎忘了應允的賜藥之言，直到王岩踏上天梯，他仍然隻字未提。

石乳是千載難遇的靈藥，長髮門又與他交情不深，別人裝聾作啞，他怎能厚顏相求？

上天梯，出雲海，迎着朗朗紅日，他舒出了一口長氣。

「大哥，你才來？眞叫人急死了。」

「啊！妳……」

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急轉身一瞥，只見上官玉鳳一身白衣，腰繫紅帶，纖纖玉足之上，穿着一對鳳頭快靴，背上背着一個小包裹，嬌面含着淺笑，正向他輕快的奔來。

他自然知道上官玉鳳為甚麼等他，仍忍不住問道：「姑娘，妳要做甚麼？」

上官玉鳳道：「跟你闖江湖呀，難道我爸沒有對你說過？」

王岩道：「令尊說過了，可是……」

上官玉鳳道：「大哥，你放心，我不會拖累你的，囉，你不是要石乳麼？我給你帶來了。」

她說話之際，同時遞過來一隻瓷瓶，如若石乳眞有解毒之能，瞧存量，應該足夠蘭陵郡主及喬浣蓮服用。

他接過瓷瓶道：「謝謝妳，姑娘。」

上官玉鳳道：「那咱們走吧，咳，我從來沒有走出過長髮山，不知道江湖是甚麼景象，咱們現在去那兒？我想一定會瞧到許多新鮮事兒。」

她顯得十分興奮，俏臉上是一片期望之色。

王岩一嘆道：「江湖是一個人吃人的所在，姑娘還是不入江湖的好。」

上官玉鳳愕然道：「甚麼？人吃人？江湖上的人怎麼會這麼怪？人有甚麼好吃的？」

王岩道：「我說的人吃人並不是當眞把人吃下去，我是說江湖之上，險毒無比，走江湖的人會常常碰到很多壞人的。」

上官玉鳳哦了一聲道：「這不要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咱們處處小心一點就是。」

王岩見上官玉鳳一廂情願，瞧形勢是非跟着他走不可，不帶她走？放不下這個情面，使一個天眞的少女傷心，他實在硬不起這份心腸。

再說，長髮門慨贈石乳，如果它去毒有效，對他們夫婦可說恩同再造，單憑此點，他怎能硬得起來？

於是，他面色一整道：「我的仇人很多，時時都在驚濤駭浪之中……」

上官玉鳳道：「那才夠刺激，像咱們谷中那樣我早就過膩了。」

王岩道：「刺激？哼，妳當眞不知道甚麼是天高地厚！像我被人逼得吞服慢性毒藥，變作被人玩弄的傀儡，這種刺激還是不要也吧。」

上官玉鳳道：「你不是服過了石乳了麼？」

王岩道：「是的，可是它能不能眞個去毒，現在還難以作準。」

上官玉鳳道：「不會的，據燦叔叔說，石乳是地心靈氣所鍾，它不僅能夠去毒，縱然是將死之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一滴石乳，就可從鬼門關拉他回來。」

王岩道：「朱前輩說的不假，石乳確有生死人肉白骨之能，只是在下所中之毒十分怪異，既查不出半點中毒現象，也無法斷定毒力已否解除，因此，在下不敢冒險。」

上官玉鳳道：「大哥還是要瞧那第三道指示？」

王岩道：「是的，唉，前途禍福難知，在下怎能携帶姑娘！」

上官玉鳳道：「不要替我担心，生有方，死有地，我都不怕你怕甚麼？」

王岩知道這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可是目前又擺她不脫，好在姑娘年歲不大，今後留點心，替她找一個適合的就是。

打好了主意，王岩不再嚴拒，頭一偏，向遠處看了一眼，道：「咱們還得緊趕一程，走吧。」

他們經南昌，過貴谿，直到戈陽，迢迢千里，倒沒有出半點岔子。

戈陽已近武夷山區，是指定接受第三道指示的所在。

王岩帶着上官玉鳳落了店，有了上次的經驗，他不再在食堂中傻等，甚至他沒有向店伙要房間，像是在打尖似的。

吃過飯，先給了飯錢，這才向店伙道：「伙記，有沒有房間？」

伙記道：「有，上房雅房都有，客官要不要先瞧瞧？」

王岩道：「那敢情好，你帶路吧。」

他選中了一間視綫廣闊的上房，吩咐店伙送來茶水，這才對上官玉鳳道：「今夜也許有事，咱們在一起也好有照應。」

他不解釋還好，這一解釋，上官玉鳳的粉面，立即印上一抹紅暈。

長髮谷雖是與世隔絕，但禮教之嚴，較一般人更為重視。

這一路之上，他們都是分房而居，上官玉鳳雖是私心快快，倒也不便形於色。

現在王岩只要一間上房，她起初是則以喜，一則以懼。

經王岩這麼一解釋，在羞澀中難免有一種失望的感覺。

其實小姑娘情竇已開，而且對王岩是私心默許。否則，憑她長髮門主的大閨女，怎能跟着一個認識不到一天的陌生人？

王岩是何等人物，這些他那能不知，只是他是將上官玉鳳當做小妹妹看待，事久見人心，讓她去慢慢瞭解。

今晚他一切措施，是想逼出傳達第三道指示的人。

這些與上官玉鳳無關，而且她入世不深，說來她也不見得就會明白，因此，他只是微微一笑，沒有再作進一步的解釋。

但——

「客官……」

王岩一怔道：「是伙記麼？」

「是的。」

「什麼事？」

「有人送一封信給客官。」

「門沒有栓。」

依呀一聲，進來的果然是適才的店伙，王岩打量他身後，再也沒有半個人影。

「送信的人呢？」

他瞧到了店伙手中拿着的一封信，仍不死心的詢問一聲。

「是一個小要飯的送來的，人早就走了。」

王岩眉峯一皺，他知道計劃又落空了。接過店伙手中的信，便揮手讓他退出。

信封上，寫着五個狂草，「王大俠親啓」。

裏面一張素箋，是這樣寫着：「閣下潛踪一日夜，已違犯本派的紀律，念在初犯，姑不追究，但願閣下好自為之，本晚三更，希至城南五里藥王廟取解藥，望勿自誤。」

上官玉鳳見王岩面色數變，忍不住輕聲詢問道：「怎麼啦？大哥！那上面說些什麼？」

王岩遞過素箋道：「妳瞧……」

上官玉鳳瞧過一遍，訝然道：「大哥！這一路之上，他們都跟隨着你？」

王岩道：「不，如若有人跟隨，决難逃過我的耳目。」

上官玉鳳道：「那，他們怎會知道你失踪一日夜的？」

王岩道：「我想是某些地區，他們派有監視之人，依脚程推算，就可知道咱們到達戈陽的時間了。再說，憑空多了一個妳，不是我失踪的最好說明？」

上官玉鳳道：「他們是什麼派？」

王岩道：「不知道。」

上官玉鳳道：「你還要去藥王廟？」

王岩道：「要。」

上官玉鳳道：「我也去。」

王岩道：「長途跋涉夠累的了，妳還是歇息吧。」

上官玉鳳道：「我不累，大哥，讓我去好麼？」

葯王廟近在咫尺，取解葯也不會發生凶險之事。於是頷首應允道：「好吧，妳先調息一下，到時候我再叫妳。」

× ×

兩條狀如輕烟的人影，一閃之間便已越城而出。

他們直奔葯王廟，自然是王岩與上官玉鳳了。更鼓剛敲了响，他們已併立荒草沒脛的廟門之前。

「大哥！似乎一個人影也沒有。」

「這正是江湖人物出沒的所在。」

「可是那人……」

「他不會留在這兒的，走，咱們進去瞧瞧。」

孤星冷月，配着這座頹垣四敗的破廟，這景色，實在淒涼已極。

月光斜射着僅有的一間殿宇，只要流目一掃，便可一覽無餘。

神像已經殘缺，到處蛛網塵封。一方摺叠整齊的書簡，放在神前的香案之上。

上官玉鳳一長身，便已抓起那張書簡，忽然她一聲驚呼，那書簡又由她纖纖玉手之中滑了下去。

王岩愕然道：「妳怎麼啦？姑娘。」

上官玉鳳道：「它……咬人……」

王岩道：「什麼？紙會咬人？」

上官玉鳳道：「是眞的，我的手臂還在發麻！」

王岩一驚道：「有這等事，好歹毒的惡賊！」

他語音未落，忽然身形一晃，像風一般撲出廟外。

他的反應夠快，但仍然遲了半分，一條嬌捷無比的人影，已逃出數十丈之外。

他想追，但對上官玉鳳放心不下，一個初涉江湖而又身中劇毒的少女，怎能讓她單獨待在這荒涼的所在。

廢然一聲長嘆，他只好返回破廟，十分關切的詢問上官玉鳳道：「姑娘，妳是中毒了，快將這個服下去。」

他取出上官玉鳳帶給他的石乳，要她服食下去以便抗毒。

上官玉鳳一呆道：「不，這是給你兩位妻子的。」

王岩道：「我知道，可是除了這樣，咱們別無選擇。」

上官玉鳳搖搖頭道：「你收起來吧，我不能這麼自私。」

王岩道：「妳當眞有點孩子氣，咱們不能再向朱前輩要一瓶麼？」

上官玉鳳啊了一聲，終於伸手接過滿盛石乳的瓷瓶，不過她仍然珍惜這天地之間罕見的靈物，只將它服食了一半。

經過一番調息，她一躍而起道：「謝

謝你，大哥，我已不礙事了。」

王岩道：「很好，不過……」

上官玉鳳道：「怎麼啦？還有什麼困難？」

王岩道：「我想去辦一點個人之事，妳回客棧去等我。」

上官玉鳳一怔，道：「不要我跟你一道？」

王岩道：「妳去了有點不便，還是到店中等我的好。」

上官玉鳳櫻唇一掀道：「不，我一定要跟着你。」

王岩面色一沉道：「妳不聽我的話了？這樣我怎能帶着妳闖盪江湖？」

上官玉鳳眼眶一紅，委委屈屈的道：「可是我有點放心不下。」

王岩道：「不必担憂，我會應付得了的。」

上官玉鳳無可奈何，只得快快獨返，瞧她那欲言又止的神色，王岩也感到有點難過。

縱然如此，他仍得硬起心腸，因為他受命執行的，是一個十分尷尬的任務。

這項任務自然是寫在那方書簡之上，並附有一粒深黑色的解葯。

它指明毒發時間是明日未初，服食解葯之後，兩月之內可保無慮。

由適才上官玉鳳中毒的情形估計，石乳能够解毒，是無庸置疑的。

只是這項任務他非接受不可，為了蘭陵郡主及喬浣蓮，他不得不投鼠忌器。

× ×

一條碧綠的溪水，圍繞着無數赤色的峯岩，這就是武夷的特色，碧水丹山。

在九曲溪的西岸，危岩聳立，萬壑競秀，是騷人墨客，禪家羽士留連的所在。

但那三十六峯之中，却有一處被列為禁地，因為那裏有一座女道觀，淸修聖地嚴禁凡夫俗子擅自涉足。

在一個辰初時分，一條人影正向着禁地激射，他剛剛撲入山口，一聲嬌叱忽由身前傳來。

「來人止步。」

來人身形一停，向發話之處雙拳一抱道：「姑娘是叫在下麼？」

對面松林之中，走出兩名年約雙十，背負長劍的道姑，他們向來人打量一眼，其中一名冷冷道：「自然是叫你了，施主黑衣蒙面，想必久走江湖，九曲觀列為本山禁地，施主應該有個耳聞。」

黑衣蒙面人道：「啊，那是在下太過疏忽了。」

道姑冷冷道：「咱們不為已甚，你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黑衣蒙面人道：「這個麼……兩位能不能行個方便？」

道姑道：「施主請說。」

黑衣蒙面人道：「在下曾經許過心願，逢山進香，遇廟朝佛……」

道姑道：「本山不供佛祖，施主到別處朝拜去吧。」

黑衣蒙面人哈哈一笑道：「仙佛一體，兩位何必峻拒。」

他說話之際，身形晃動，一跨數尺，就待向一側閃身過去。

兩名道姑互相一使眼色，忽然左右一分，兩柄長劍已向黑衣蒙面人前胸扎來。

黑衣蒙面人雙手輕拂，湧出兩股暗勁，道姑只覺劍勢一窒，一條人影已像游魚一般掠了過去。

不管道姑怎樣高聲叱喝，他以强箭離弦之勢向峯頭狂奔，直到九曲道觀之前，他才停下了脚步。

道觀雙扉洞開，六名懷抱長劍，面色冷峻的道姑在門前一字排列着，她們雖是不言不動，那六雙眼神之中，却射出懾人心弦的凌厲殺機。

黑衣蒙面人淡淡一笑道：「各位擺出這等陣仗，豈是待客之禮！」

此時防守山口的兩名道姑已匆匆趕到，她們立卽加入觀前六人的行列，將黑衣蒙面人團團圍了起來。

瞧這八名道姑的眼神，似乎都有一身不凡的造詣，其中一名身材瘦長，神情冷漠的道姑哼了一聲道：「施主擅闖本觀，不知意欲何為？」

黑衣蒙面人道：「仙姑言重了，寺院是十方善地，怎能禁止進香之人。」

瘦長道姑道：「本觀不向民間募化，自可禁止閒人入山，施主既敢忽視本觀禁令，何不乾脆說明來意？」

黑衣蒙面人道：「如果說在下是仰慕九曲觀武學而來，各位是否相信？」

瘦長道姑道：「施主對本觀武學獨具慧眼，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黑衣蒙面人說道：「在下麼？一個浪跡江湖的無名小卒罷了。怎敢當那高人二字。」

一高一矮兩名道姑立卽越衆而出，她們先向瘦長道姑立掌一禮，然後擰轉身形，面對黑衣蒙面人道：「施主請賜招。」

黑衣蒙面人道：「强賓不壓主，兩位不必客套。」

這兩名道姑不再答話，身形一斜，劍把向前一推，劍尖忽然斜斜一挑，分襲黑衣蒙面人的左右兩臂。

出招之際，劍把向前，像此等招式，當眞是天下少見。

黑衣蒙面人功力極高，但也被那怪異的招式引得心神一怔。

最驚人的還是這一招的後着，無論何等見識之人，也難以料到她們會在不易出招的部位，忽然使出如此凌厲的殺着的。

因而直待劍光迫體，蒙面人才暗道一聲「不好」。好在他輕功够高，身法也十分奇奧，終於在危機一髮之間，脫出了雙劍穿臂之危。

道姑得理不饒人，兩聲嬌叱，挺劍再進，雙劍有如銀花亂舞，招招不離黑衣蒙面人的重穴要害。

一晃十餘招，黑衣蒙面人被迫得手忙脚亂，但他終於悟出了九曲門下這項玄奧反常的武功，攻守之際逐漸穩住了陣脚。

忽然，黑衣蒙面人一聲長嘯，身形倏轉，雙手齊出，在兩聲驚呼之中，道姑執劍的玉腕，已分別被他雙手扣着。

他一觸卽收，身形倒退五尺，一雙冷電似的目光向瘦長道姑一瞥道：「九曲武學果然不凡，嘿……嘿嘿……」

瘦長道姑面色一寒道：「施主好精深的功力，貧道願意再向施主討敎。」

晃身一躍，劍出如風，在一片耀眼精

芒之中，她已縱身向黑衣蒙面人猛撲。

「住手。」

這一聲沉穩威嚴的叱喝，出自一位年愈六旬的道姑之口。她就是九曲道觀的觀主，也是當代武林幾位前輩高人之一。

瘦長道姑應聲退回，八名九曲門下一起躬身一禮道：「參見恩師。」

九曲觀主哼了一聲，一雙威嚴四射的目光向黑衣蒙面人冷冷一瞥道：「九曲觀與施主有仇？」

黑衣蒙面人道：「這個……」

九曲觀主道：「那麼施主是受別人的指使了，誰？」

黑衣蒙面人道：「歉難奉告。」

九曲觀主道：「瞧施主的身手，當不是無名之輩？」

黑衣蒙面人道：「慚愧得很，在下正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渺小人物。」

九曲觀主道：「施主面蒙黑巾，是有難言之隱？」

黑衣蒙面人冷冷道：「觀主問的太多了，咱們何不談談以外的事？」

九曲觀主道：「好，你說吧。」

黑衣蒙面人道：「觀主前輩高人，應該知道什麼叫懷璧其罪！」

九曲觀主面色一變道：「貧道不懂施主之意，施主何不說個明白。」

黑衣蒙面人道：「那麼在下只好得罪了。」

立掌一劈，勁力有如快刃，呼的一聲，直奔九曲觀主的面門。

九曲觀主面色大變，急忙右掌旁引，左掌在身前不斷的搖晃，她那削瘦的面額，立刻暴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

黑衣蒙面人忽然掌力一收，哈哈一陣狂笑道：「三元譜果然武功絕代，可惜觀主未窺堂奧，難免有點暴殄天物。」

九曲觀主神色一黯道：「施主功力之高，當代武林已不作第二人想，三元譜雖屬宇內絕學，對施主並沒有什麼幫助。」

黑衣蒙面人道：「觀主說的是，但在下身不由主。」

九曲觀主一怔道：「有這等事？」

黑衣蒙面人緩緩摘下面巾，現出一副劍眉星目，英朗絕俗的面貌道：「晚輩王岩參見觀主，適才不敬之處，請觀主多多包含。」

九曲觀主啊了一聲道：「施主原來是名滿江湖的天壤王郞，勿怪有這等深厚的功力。不過三元譜是本派師門之物，施主俠名滿宇內，當不會存那强奪之心吧？」

王岩一嘆道：「晚輩雖是浪得虛名，還不致做出那等喪心病狂之事……」

九曲觀主面色一喜，忽然又一臉疑慮之色道：「適才施主說身不由己，是否別有苦衷？」

王岩淡淡道：「不錯，晚輩身中慢性劇毒，不得不聽命於人，但前輩勿須多慮，晚輩已有應付之策。不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今後，如何自保，前輩還須三思。」

九曲觀主一嘆道：「多謝少俠，唉，貧道如若無力保護先師的遺物，只有傾全派之力與三元譜共存亡了。」

王岩道：「前輩誓死守護先代遺物之心，晚輩十分同情，不過……」

九曲觀主說道：「少俠有話，但說無妨。」

王岩銳利的目光向九曲八大弟子一掃，改以傳音入密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武林門派的盛衰，多半屬於是否得人的因素，貴門下雖然俱為上駟之選，但只能做到守成二字，如欲光大門戶，使三元絕學不為他人强奪，另覓傳人似乎刻不容緩。」

九曲觀主一嘆道：「少俠說的是，但三軍易得，一將難求，貧道多年物色迄今仍難如願，唉，這也許是一個緣字吧。」

王岩道：「如若晚輩推薦，前輩是否相信得過？」

九曲觀主面色一整，道：「少俠此話當眞？」

王岩道：「晚輩何需欺騙前輩！」

九曲觀主道：「能得少俠賞識，自然不會錯的了，她是誰？」

王岩道：「她名上官玉鳳，是長髮門主的愛女。」

九曲觀主道：「長髮門？當今武林似乎沒有這一門派。」

王岩道：「是的。」

接着他將九嶺山巧遇上官玉鳳之事，作了一番簡要的叙述，最後咳了一聲道：「待晚輩離開後，前輩再派人赴弋陽天香客棧接引上官姑娘。」

九曲觀主道：「咱們不能一道去麼？少俠是有顧慮？」

王岩道：「晚輩的行動一直被人監視，因此，晚輩還有一項不情之請。」

九曲觀主道：「說吧，少俠，咱們之間就不必客套了。」

王岩道：「為了對付監視之人，在形式上晚輩必須帶返三元譜，請前輩賜給白紙幾張，以便掩飾他人的耳目。」

九曲觀主返身入內，片刻之後，帶來一柄長劍，一本絹册，及一隻白色玉瓶道：「先師當年在花門山巧獲三元譜之時，同時獲得一柄異劍，及一册劍笈，劍名削金，是塞外冶金巨匠呼邪所造，如以內力揮動，卽發出金鼓俱動，百獸齊鳴之聲，海內任何名劍，都難與削金比擬。」

一嘆接道：「只不過此劍殺氣過重，如若所持非人，江湖上就難免要造成一場可怕的刼運了。」

王岩不明白九曲觀主論劍的用意，只得隨口答道：「前輩說的是。」

九曲觀主道：「這册劍笈只有兩招，第一招芒刺在背，第二招雲龍風虎，唉，貧道習武數十年，如此霸道的劍術，實在是前所未見。」

王岩心中暗忖這位前輩怎麼啦？九曲觀如是擁有此等獨步天下的劍術，三元譜誰敢不側目而視！

他心中雖是懷疑，神色上半點也未顯露，但九曲觀主似已忖知他的心意，微微一笑，接道：「可惜這異劍絕技，均非女子所宜，先師遺命留贈有緣，九曲觀只是負責守護而已。」

王岩道：「原來如此。」

九曲觀主道：「貧道閱人千萬，惟有少俠堪當這異劍絕技的主人，因此……」

王岩啊了一聲道：「不敢當，晚輩已有防身之能。」

（未完）

民初游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道爲三革命軍押往竹林，白玉樓突現身擊斃兩名革命軍和擊傷一名革命軍，譚道雖被救脫身，但他並不感激白玉樓的情，私底下却担憂和革命軍的誤會不知如何解釋，翌日一早，譚道往找馬正風，擬向他解釋的，馬正風却暗示他，空言解釋，無濟於事，須用行動表明心迹，譚道一想，這是至理，遂逕自返回安居客棧，擬養足精神，俟夜深人靜之後，潛往廣濟油坊一晤姚子健團長，以進行革命軍代表未完成的使命，詎當他剛一躺下，却有人來打擾他，來打擾他的人竟是小桃紅——

＊＊＊＊＊＊＊＊＊＊＊＊＊＊＊＊＊＊＊＊

風雲險惡日　枕戈待命時

小姚紅已不似與譚道初見時那般嬌艷，清瘦了一些，也憔悴了一些，不施脂粉的面孔艷光盡失，然而現在這張面孔看在譚道的眼裏，却有清新可喜的感覺。

因此他不但不因小桃紅的來臨而煩躁，反有些許深獲我心的喜悅，笑着問道：「妳今兒個怎麼起得這麼早？」

小桃紅並沒有笑，她那雙有勾魂懾魄魅力的眸子這時射出具有穿透力的光芒盯在譚道的臉上，緩慢地說：「你笑得好開心，不知你是眞的不愁，還是故意在我面前裝模作樣。」

「我爲什麼要愁？」譚道的語氣仍很輕鬆，但他臉上的笑容却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消失了。

「別瞞我，」小桃紅一個大步跨到他的面前。「天亮前徐成龍跟你說的那番話我都聽見了。你是眞的一點兒也不在乎？」

譚道楞楞地望着她，許久，才聳肩一笑：「眞是隔牆有耳…

…小桃紅…我可弄不明白，對我的事妳好像格外有興緻，是怎麼回事？」

「那是因爲我對你這個人有興趣，浪子配妓女，該是天生的一對。你忘了，我曾經求你帶我離開這兒。」

「妳現在來，是不是想舊話重提？」

方才小桃紅那一句話完全是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她已經拿定了主意，不使這幾年的心血白費，一切以救蕭三白爲前提。此刻聽到譚道如此一問，她下的决心又浮動起來，一個業已揚棄的疑問又在她的腦海裏迴旋：以一條鐵錚錚漢子的性命去換取一個販毒害人者的生命，値得嗎？應該麼？

有一萬個理由不許可她那樣作；只有一個理由支持她——蕭三白是她的哥哥。

她的目光中有了暖意，逐漸又變成熾烈的火苗，有些激動地問道：「你願意立刻帶我離開這兒嗎？」

「小桃紅！」譚道微笑着，那的確是出自內心的誠摯笑容。「我始終會令妳失望，眞的，別指望我，我是那種……那種永不關心別人的人。」

「你到曉山來的這幾天的作爲，我看得非常清楚，你是專門關心別人而不顧自己的那種人，在我面前又何必口是心非？若是認爲我不配，不妨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免得我日夜推磨子——老是轉圈兒。」

「不配！哈哈！」譚道的笑中，有幾分蒼凉的意味。「妳剛才還說過，浪子配妓女，是天生的一對，這話千對萬對，沒半點錯。」

「你少挖苦人！」小桃紅心頭有了狠意，她努力使那一點輕微的恨意加深。她想：如果將對方恨之入骨，那麼當要殺他的時候就不會心軟了。

「小桃紅！妳聽我說，」譚道拉起她的手，合在兩手之間，極爲誠懇地說：「趁年輕，趕快找個主兒吧！記住我的話，千萬找個紮根的人，別找浮萍，東飄四蕩的滋味妳也受够了吧？」

譚道誠摯的語氣將她的計劃擊敗了，她想恨他入骨，却偏偏辦不到；他是那種令女人愛煞的男子漢。

「你爲什麼不紮根？」她望着他，似乎想藉她那熾烈的目光將他那顆冰冷的心烘暖。

「怎麼紮根？」譚道兩手一攤，作了一個莫可奈何的表示，然後屈着指頭數了起來：「孩子沒有；妻子，沒有；家庭，沒有；可依戀的地方，沒有；難分難捨的人，沒有；前途，沒有。這就是江湖浪子，就是我這種人。妳教我怎麼紮？根紮在那兒？」

「譚道！」小桃紅柔柔地叫着他，她把握着最後一次機會。她不希望自己作糊塗事，但是要譚道幫助她才行。「你聽我說，我是眞心眞意的，沒有半點虛假。我手邊有一點錢，我們可以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買一塊地，你年輕、力壯，幹什麼活兒不行？我……我會爲你養一大堆孩子。你剛才說的那些沒有的，不是全都有了嗎？」

譚道輕輕地撫摸着她的頭髮，手心像是觸摸到一疋光滑柔軟的緞子。他知道此刻小桃紅的一言一行都是出自她的眞心，而非徐成龍的教唆。小桃紅的話使他腦海浮現一幅美麗的圖畫：田裏的綠苗，圈裏的牲口，屋子裏活潑可愛的兒女。但是他永遠無法進入那幅畫中，小桃紅的話一針見血——他就是那種只關心別人而不顧自己的人。

「你在想什麼？」她輕輕地問。

「一個女人的眞心眞意是千金難求的，可惜……」

「可惜你根本不想紮根，或者……」她努力思索着一句最狠毒的話，因爲她心頭的恨意又逐漸興起了。「……你根本就看不起我。」

譚道扶着她的肩頭，凝視她。久久，鬆開她，背轉了身子，冷冷地說：「小桃紅，妳不會了解我，永遠不會了解我。」

「是的，我不了解你，」她盡力使她的語氣森冷如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倒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將來，你會後悔。」

「不必等不久的將來，我現在就有些後悔了。」他回過身來對她笑了笑。「小桃紅！趁我們還沒吵架之前，妳趕快回房去吧！妳是我活到這麼大跟我說話最多的女人，我會永遠記得妳。」

小桃紅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張誠摯的面孔，從來沒有聽過這樣誠摯的聲音，她努力從狹窄的胸膛間，擠出來的一點恨意倏然全消。她的心裏在喊：我不能殺他，我絕不能殺害這樣一個善良而又有作爲的年青人。

「譚道！」小桃紅低着頭，自責的愧疚使她不敢去接觸他那眞誠的目光。「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不必說，」譚道一手托起她的下頷，以一根指頭豎在她的唇間。「甚麼都不必說。人是爲自己而活着的，當然首先要爲自己着想。人有生存的權利，活下去是第一個原則，這沒有什麼不對。」

他不想去戳穿小桃紅的秘密，她只是一個四處流浪的風塵女子，在受壓迫的情況下聽任徐成龍的擺佈有什麼不對呢？

小桃紅想說明徐成龍要她殺害譚道的事原是一時的衝動，經過譚道一阻止，那種衝動又緩和下來。她閉上眼，本意是想靜靜地思考一下，然而却有一幅慘不忍睹的景象映上了她的腦際：一片野荒，蕭三白直挺挺地躺在那裏，半邊腦袋稀爛，渾身都是血……

「哦——」她不禁失聲驚叫。

「怎麼啦？」譚道連忙扶住她那搖搖幌幌的身子。

「哦，沒什麼，」小桃紅回過神來，拍拍自己的前額。「不知怎麼攪的，這幾天總是心神不寧。」

「沒有睡好覺才會這樣，快回去歇歇吧！」

「譚道！如果……如果……」她幾番欲言又止，最後還是衝口而出：「如果我作出對不起你的事，你會原諒我嗎？」

「我絕不會怪妳，不過，妳是否會自責呢？在作任何一件事之前，不妨想想是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譚道雖然爲了保留對方的自尊，却也不希望她繼續作糊塗事，因此在話中作了暗示。

「我會記住你的話。」就像一個逃犯面對一個警察，她不敢再作片刻停留，匆匆離去。

她前脚剛走，那位老店家後一步跟了進來。

「譚小哥！」老人家的神色有些緊張，看看窗戶又看看門，聲音壓得低低的：「你是一等一的好人，是英雄，是漢子，是……所以我冒死也要告訴你幾句話。」

「多謝！多謝！……」

「小桃紅不是好人，她……」

譚道立刻接了下去：「她的心地很善良，只是……」

「很善良！」老人家一雙眼睛瞪得溜圓。「小哥！你看走眼哦！告訴你，那個姓徐的隊長三天兩頭往她房裏跑，一來就嘀咕老半天，還派兵把住二道門，八成沒有好事。」

譚道心頭何嘗不明白？但他却笑着說：「大概徐隊長是她的老相好吧！」

「錯了！錯了！」老人家的腦袋一個勁兒地幌。「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早先還只三兩天來一次，自從小哥住到這兒來之後，來的可勤啦，早上還來過一趟。你可得當心點啊！」

譚道神色凝重地說道：「這話千萬別在外面亂說，傳到徐隊長耳朵裏可不是好玩的。」

「哼！」老人家雖說上了年紀，火氣倒還十足。「我可不在乎。小哥！連五爺都豎起大姆指讚你，那還有啥話說，我可不願瞧着你吃虧啊！」

「多謝！多謝！我會留神點。」

「十個賣的九個賊，只要給她點錢，什麼事都作得出。若不是有那個隊長在給她撐腰，我早就攆她走啦！」

譚道眞是有些替小桃紅叫屈，他明白她不是那種人。但他又不便在這位老人家面前爲她多作辯護，只得附合着說：「老人家！您儘管放心，我絕不會上她的當，像這種『一雙玉臂千人枕，半點朱唇萬人嚐』的娘們，我見得多啦！」

「那就好！那就好！」

當那位老店家要退出來時，小桃紅飛快地踮着脚尖跑回了自己的房裏。她的臉色鐵靑，嘴唇緊緊抿着，譚道最後那句話傷透了她的心。此刻她心中滋生了一個恨，一萬個恨……

她抓起一把剪刀插在梳粧枱上，心裏暗暗地說：譚道！你瞧不起我這種娘們，好，沒關係。教你死在一個賣身土娼的手裏，作鬼都會窩囊。

× × ×

入夜之後，曉山鎭上顯得與往日有些不同；有些大商家在門口結上綵燈，到處都聽見鑼鼓聲，那是龍隊，獅隊，高蹺隊

在演練。東，西兩處廣場，以及鎭中心那片空地，正在連夜加工趕搭戲台。顯然，這是范長順接到了由姚子健傳達的軍部命令——初八晚上的迎神賽會，定要如期舉行。

譚道在安居客棧裏隨便吃了點東西，換了一套潔淨的衣裳，穿過熱鬧喧騰的大街，來到了廣濟油坊的門口。

范秀雲剛好打從裏面出來，迎面看見譚道，不禁楞了一楞，隨又問道：「是要找我爹。」

「他在麼？」譚道隨口問了一句。

「上趙家莊去了，一來向趙老太爺致唁，二來嘛——」她壓低了聲音，向前跨了一步。「你知不知道，那個姓徐的傳來軍部的命令，說什麼迎神賽會非如期舉行不可，要爹接替趙二爺籌辦。爹說……這裏頭一定有詭。」

「小孩子別管大人的事……」

「我十八啦！還是小孩子？」范秀雲瞪眼豎眉，腦袋一幌，兩條辮子飛舞起來。「我最討厭人家拿我當小孩看。忘記啦！那晚潛進油坊的飛賊還是被我三棍，兩棍打跑的。」

「好！大人！大人！」譚道一步跨進了油坊，嘴裏笑着說：「我再也不敢說妳是小孩子了。」

「你要等我爹？」范秀雲問。

「不！我去看看姚團長。」

范秀雲一步橫在他面前，瞪着眼問道：「你去找他幹啥？」

「范姑娘！」譚道笑瞇瞇說：「妳又犯毛病啦！作大人是不作興亂問話的。」

「你以爲我是個多嘴婆？長舌婦？」她那兩條辮子又甩了起來，小嘴吧也氣得脹鼓鼓的。「錯啦！人家是爲你好啊！」

馬正風一手攔着巧妞，一手持槍指着攔住去路的大漢。

「爲我好？」譚道可被她弄糊塗了。

范秀雲拉着他的衣袖，將他扯到院子一個陰暗角落裏，悄悄地說：「下午姚團長找我爹去談迎神賽會的事，談了好半天，還轉彎抹角地問了好多有關你的事。」

「哦！」譚道有些發楞。

「爹回來後就一直在爲你担心……省城裏出了事，是不是？」

「嗯！」

「爹說，你那位當處長的把兄對你是虛情假意，明知你在跟他們作對，却又一點動靜都沒有，眞不知道在玩什麼把戲，爹都爲你愁死了。」

「謝謝他爲我操心，」譚道的語氣很緩和，他不願使這個涉世未深的少女緊張。「煩妳轉告他，我會留神，不會有什麼岔子的。」

「爹還說，北洋軍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別看那個姚團長和和氣氣，斯斯文文的，誰知道他的心眼兒有多壞。你可千萬小心啊！」

「范姑娘！妳倒該小心點，這種話是不能亂說的啊！」譚道向她叮囑一番，又說：「妳得抽空去陪陪妳爺爺，他這兩天心情怪悶的。」

「別提啦！爺爺今兒個整天悶在家廟裏，誰也不見。擦黑的時候我去了一趟，被他轟出來了。」

譚道不想再跟她聊下去了，這個半大不小的姑娘家肚子裏似乎有說不完的話，於是跟她道了別，向內院走去。

當他穿過寂靜的長廊時，心情多少有點異樣。他想起小時候聽說書先生說俠義

故事，俠客在踏出脚步之前，總要投出一塊石頭問問路，看看有沒有機關陷穽。他現在正要投出手裏的問路石。

「誰？」別院的崗哨喝問了一聲。

「我，」譚道停住了脚。「來會姚團長的。」

「誰呀？」姚團長的副官江國超從裏面跑了出來。

「譚道。」他報了名，緩步向江國超迎過去。「有點事想要向姚團長請教。」

「哦！」江國超皺了一下眉頭，又世故地笑了。「眞對不起，團長累了一天，沒吃晚飯就歇下了。趕明兒，我再報告團長……」

譚道看得出來，江國超說的是假話，連忙識趣地說：「也沒什麼要緊的事，明天再來拜訪團長吧！」

他回身向外走去，正好看見有個人從別院出來。一瞥之下，他就看清楚了；那人是白玉樓。姚子健分明是避不見面，爲什麼？

譚道很不希望和白玉樓照面，因此加快了脚步。然而後者却在穿堂裏趕上了他，低聲問道：「譚兄，幹麼要避我？」

「哦！是你！」譚道不得不回頭了，故作掩飾地說：「我沒瞧見。」

「有什麼事要找姚子健？」

「沒什麼，只是閑聊聊。」

白玉樓神色正經地說：「譚兄！我可不是打探你的秘密，若是有很要緊的事，我可以想法子代你轉達。老姚在避你。」

「哦！」譚道是有些吃驚。他吃驚的不是姚子健避他，而是白玉爲什麼要點穿這個秘密。

白玉樓似乎沒有注意他的神色，又接着說：「老姚在裏面聽見你的聲音，連忙叫江副官出來擋駕。老姚是個好人，却不是糊塗蛋。他這樣作，也許是爲了明哲保身……」

譚道不想再繼續談這個問題，連忙將話岔開，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你的事打算何時動手？」

話題突然岔開，使得白玉樓猝不及防，一時之間竟然答不上話來。楞了一陣，才簡單地回答：「隨時。」

「還在等機會？」

「嗯！他不是一條牛，一條羊，可以牽了就走。要活活逮住一個會功夫的仇家，可不是一樁輕鬆的事。」

這時二人已經邊說邊走出了廣濟油坊。再談下去，似乎沒有什麼好談的；分手吧！又似乎太嫌冷淡了一點。因此譚道隨口問了一句：「白兄！在你的生活中，你是不是感覺缺乏一些什麼？」

這雖是隨口一問，却是有感而發；他和小桃紅的那番對話，一直在他腦海裏縈迴。

這個問題應該是很考人的，然而白玉樓却回答得很快：「我什麼都有，從不感覺缺少什麼。」

「哦？」對方的回答倒使譚道感覺意外了。「你什麼都有？比如說，老婆？孩子？前途？……」

「老婆？孩子？前途？嗯！問得好！」白玉樓望着油坊對面那一排綠燈，目光是迷迷濛濛的。「老婆，我這一輩總有過相好的女人，拿她當老婆就行了；孩子，我認爲那是累贅，有了那些小傢伙，我就不會有勇氣去和對頭拚命；前途嘛……我的前途就是今天。樂在今天，醉在今天，我從不想明天的事。」

譚道說：「你很知足，相信你一定活得很快樂。」

「我倒想起來了，」白玉樓回過頭來望着譚道，目光中有極爲興奮的神采。「只有一樣沒有。」

「什麼？」

「敵人。」

譚道有些詫異地問道：「你沒有敵人！你從來沒有敵人？」

「沒有活着的。」

這句話够狂，却也代表了白玉樓的豪氣；古往今來，不管是英雄還是梟雄，都不可缺少這份豪氣。

兩人怔視着，不久，竟然同時放聲大笑起來。就在狂笑聲中，兩人分了手，各自東西。

譚道也不知道自己爲何發笑，那笑，多少有些自嘲和蒼凉的意味。一股寒意陡然自心底昇起，硬生生將狂放的笑聲撕裂了。

他有些意與索然地走回安居客棧，打一壺酒，買幾樣鹵味，和小桃紅對斟傾談，豈非人間一大事。想到這裏，他的脚步加快了一些。

老店家在客棧門口迎着他，神色有些緊張地說：「小哥！你有客。」

「哦！在那裏？」

「在你屋子裏。」

「什麼樣一個人？」

「約莫四、五十歲，操外鄉口音，沒見過。」

那會是誰呢？譚道多少有些疑慮，因此來到房門口時，他下意識地摸了摸腰間的匣槍，然後才推開了房門。

原來在屋子裏等他回來的是馬正風。

譚道吁了一口長氣，一步跨進去，隨口說道：「原來是馬班主。怎麼？今晚沒有拉場子？」

馬正風可沒有跟他閑聊，開門見山地說：「老弟！你托我的事兒已經跟你辦妥了。我拍着胸脯保你不懷敵意，所以這場誤會算是解釋了。」

「多謝！多謝！」譚道連連地抱拳，他的感謝是由衷的。他並不在乎誰對他誤解；只怕因誤解而對大局有所損害。

「不過，那位朋友，可有個小小的請求。」

譚道很快地回答：「只要我能力所及，無不從命。」

馬正風緩緩地說：「那位朋友很想知道昨天晚上插上一脚，殺了他兩個伙伴的人是誰。」

「這……」譚道面有難色地說：「……這恐怕難以從命，江湖道上有江湖道上的規矩，這人是誰，我絕對不能說出來。」

馬正風的雙眉微微挑動了一下，並沒有什麼特出的反應，語氣淡然地說：「老弟，我敢保証，那位朋友並不是想報復，知道是誰，對整個情況也許有更深入的了解。老弟似乎不必如此守口如瓶。」

「馬班主，恕難從命，恕難從命！」

馬正風面孔上突然籠罩了一層寒霜，冷冷地笑了一聲：「哼！其實你老弟不說，我也知道是誰。」

「你知道！」譚道的語氣中透出了明顯的驚意。

「曉山就這麼一丁點兒大，槍法如神的好手就只有那麼幾個，稍爲化點工夫查查，就不難查出來了。」

「馬班主，若是你化工夫查出是誰，那沒有話說，那人的名字却萬萬不能從我口裏說出來。還請你轉告那位朋友，事情已經過去了，不必再傷神，正事，大事要緊。若有用到我之處……」

馬正風一揚手，截住了他的話，神色冷峻地說：「你提到正事，我倒想起來有一樁事要請教——那兩位朋友是你去『送行』的？」

「是的。」譚道點了點頭。

「爲什麼？」馬正風並沒有挑眉張目，問得非常平靜。

譚道說：「殺人滅口，也免得他們受酷刑之苦。」

「滅口！是怕范家跟你受牽連？」

「這是什麼話？」譚道不禁上了火，臉色立刻沉了下來。「范家若是怕受牽連，怎會收留他們？我若怕事，怎麼插手管上這樁閑事？」

「那是爲什麼呢？」

「你不會不知，爲何要明知故問？」

馬正風道：「就是不知箇中原委，才要來請教。」

「我不相信你不清楚內中情由，」譚道走近一些，低聲說：「駐軍有一個團要反正，暗中和革命軍有了連繫，這兩位朋友是來和那位團長接頭的。萬一在酷刑逼迫之下說出了那個團長是誰，後果有多麼嚴重，你可清楚？」

「嗯！」馬正風連連地點着頭。「有理！有理！只是，這殺人滅口，是下下之策……」

譚道咄咄逼人地問道：「那麼上上之策又是什麼？」

馬正風一個字一個字地鏘鏘有力地說：「上上之策是救人出險。」

譚道心中的委屈一古腦都發了出來，嘶吼道：「好一個上上之策，你爲什麼不去救他們？爲什麼，嗯？」

馬正風顯然是一個涵養功夫很到家的人，神態仍是那樣平靜，語氣也仍是那樣平靜：「因爲我沒有救人的力量。」

「難道我就有？」譚道的火氣更加旺盛了一些。

「你有。」馬正風以一根手指指着他。「你一身是胆，槍法如神，再加上良好的內應，你應該有法子將他們兩個人救出來。」

譚道心房像被撕裂般痛苦，嘔盡心血，甚至賠上了彭淑娥的性命，才完成了這個艱巨的使命。如今死者的伙伴不但不予諒解，反而加以指責，這教他如何忍受得了？

他氣得渾身發抖，激動地說：「馬正風！你聽清楚，我沒有拿你們那邊的錢，也沒有接受你們那邊的委派，我只是一個江湖混混，湊巧來到曉山，也湊巧管上了這樁事。我不求有功，也不希望誰來謝我，只是本着血性去作我認爲應該作的事情。早知道你們是一幫不通情理的傢伙，我壓根兒就不會管。」

「你根本就不該管。」馬正風冷漠的語氣簡直出人想像。「你是多此一舉。你以爲你盡了心，盡了力，幫了我們的忙，其實，你將事情弄得一團糟……」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譚道一步一步地向馬正風逼過去。

馬正風站在原地也沒有動，冷冷地說：「我可以再說一遍，我們的事不需要別人管，你最好連夜離開曉山，那樣會使我們安心得多。」

那邊的人教他滾蛋，這邊的人也教他走，難道自己成了衆人的眼中釘？肉中刺？譚道愈想愈覺得受了委屈，竟然雙臂抱頭坐在床邊哭了起來。

馬正風似乎是一個極爲冷酷的人，他沒有說一句安慰的話，悄然走了。

他走出安居客棧，順着街邊才走了幾步，就有一個人快步來到他的身邊，那個人是他的大女兒巧妞。

「爹！」她輕輕地問：「怎麼樣？」

「唉！」馬正風嘆了一口氣，唏噓地說道：「你不知道我心頭有多難過……我實在不該去刺傷他……我傷他傷得太厲害了……」

「爹！這是不得已的事啊……」

「不！」馬正風用力地搖着頭。「他不但是我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好幫手。我眞不明白秦子豪爲什麼一定要激他離開，我眞不明白。」

「爹！」巧妞勸慰地說：「秦叔叔的見解是對的，彭淑娥死了之後，武瑤軍對他必然恨之入骨，但又沒有一點動靜，這內中必定有大陰謀。他離開曉山，武瑤軍就失去了對象，這對我們的工作是絕對有利的。」

馬正風一時陷入沉默之中，許久，才喃喃地說：「巧妞！妳爹從小闖蕩江湖，這一輩子也不知道作過多少狠心的事。這回我却有些猶豫，妳說，爲了我們的工作，去刺傷一個有血性的男子漢，去傷害一個視榮譽比生命更重要的人，這是應該的嗎？」

「爹！」巧妞扶着馬正風的手臂，柔和地說：「你也不必埋怨自己，爲了大局傷害到某一個人，是問心無愧的。何況譚道離開曉山對他也好，誰知道武瑤軍會用什麼歹毒的方法對付他。」

「只怕咱們的心機要白費。」

「這是怎麼說？」

「譚道不會走。」

「哦……」

「這小子性格非常倔强，他堅持留下來，並非有心和我們爲難，而是要以他的行動表明他的心跡。」

「那麼，我們的激將之法就用錯了。我們應該對他明講的。」

「是用錯了，但是，現在已無法挽回了。」

「爹！」巧妞停下了步子，急切地說：「你再回去一趟，向他說明我們的用心，他是明理的人，一定會……」

馬正風連連地搖着頭：「不必了！我一生作事都非常果決，而對他，我却有些

矛盾，我倒很希望他能留在曉山。」

「爹！」巧妞聲音低低的：「說句良心話，我也不希望他走……」

「別說下去！」馬正風拍拍他女兒的肩膊。「我了解，誰都會喜歡這種人。恨他的人必定是禽獸。」

父女兩個沒有再說話，默默地在僻靜的小巷裏走着，前面向左一拐彎，就到他們住宿的客棧了。

驀地裏，從橫巷裏竄出來一條黑影，將他們的去路擋住了。

馬正風的反應很快，左手將他女兒一把拉住，二人貼壁而立，右手已拔出了腰間的匣槍。

那個擋路的人只是靜靜地站着，兩手下垂，既沒有說話，也沒有攻擊的跡象。這使得馬正風將抬起的槍口也垂了下去。

馬巧妞輕咳了一聲，想得到對方的反應。但是對方却沒有反應。仍是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變方僵持了好一陣子，那人才抬起右手，插進懷裏。

不管對方要掏摸什麼，馬正風却嚴密的戒備着，他的槍口對準了那人的心口。

那人的右手緩緩抽出，非常非常地慢，其用意顯然是怕馬正風滋生誤會。

只見那人從懷裏抽出來一張紙。

在星光下，可以看清那張紙是經過摺疊的，長約五寸，寬約三寸。

那人像變戲法般將紙片拿在手裏亮了一下，然後一鬆手，紙片飄落了地。

緊接着，那人又一閃身，遁入了横巷裏。

馬巧妞剛要騰身而起，馬正風就一把將她拉住，沉叱道：「妳要幹什麼？」

「探探他的路道。」

「不必，他是來送信的。」

馬巧妞不但身手矯捷，也非常勇敢。聽她父親如此說，連忙飛身向前，將落在地上的紙片檢了起來。馬正風也緊跟着到了他女兒的身邊。

馬正風不愧是老江湖，判斷得毫厘不爽，那果然是一張簡函。藉着星光，只見紙上寫着：

「不管你是千里馬，還是萬里駒，控制你的韁繩却在我們手裏。初八一大早，天已明，日未升之前，到鎮東亂葬崗一見。一個人來，也不要跟任何人談起此事。否則你的兒女就要被我們用最殘酷的方法殺害。若不信，回去看看爲你變把戲的狗，猴子和山羊。」

沒有署名，就這麼一封無頭無尾的簡函，使得馬正風掉了魂，這一切來得太突然，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馬巧妞在她父親看信時，一直在留心週遭的動靜。這時發現馬正風的神色有異，連忙問道：「爹！怎麼回事？」

馬正風沒有細說，將那封簡函揣在懷裏，拉起他女兒的手，急促地說：「咱們快回去。」

回到客棧，馬正風第一件事就是去探視豢養在後院的牲口。那景象簡直使他想撫胸嘔吐：狗被開了腔，腸肚全部流出，猴子被大卸八塊，那頭老山羊則被活生生地拔去了雙角，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哦——」馬巧妞發出淒厲的尖叫，撲進了她父親的懷裏。

馬正風想撫慰他的女兒，然而他的手却在發抖。此刻他如果拔槍發射，五十步之內的一頭大象他都射不中。

這傢伙是誰？怎地這般殘忍，冷酷？和人有仇又何必拿無辜的牲口出氣。

是北洋軍的狗腿子嗎？……不可能，不可能！那又是誰呢？譚道？……那更不可能，馬正風深信他絕不可能幹這種卑鄙的事，也無必要。那麼，是鎮上的地痞了？因爲他沒有孝敬……但是馬正風又很快地否定了這種想法。那送信的傢伙來去都輕靈得像幽魂，鎮上的地痞流氓那有如此深的火候。

到底是誰呢？這個問題直將馬正風考住了。

在深思中，他逐漸冷靜下來。攙扶着他的女兒回到房裏。他的老婆一步搶了過來，緊張地問道：「咦！是怎麼回事？」

「有人殺了我們的牲口，」馬正風的語氣非常平靜。「大概是地方上的朋友怪我們沒有拜碼頭。」

「爹！」馬巧妞顯然發現她的父親有所隱瞞，因此叫了一聲。最少馬正風沒有提起那封信的事。當她觸及馬正風那種含有暗示性的日光時，就將她要說的話嚥了回去。

「爹！」二女兒巧娃插上了嘴。「牲口死了，咱們如何扯場子呢？」

「不要緊，」馬正風蒼凉地笑了，他想以笑容使全家人鎮定。「我們有眞功夫，沒有牲口扯場子。那些地痞流氓難不倒我們。巧娃！妳說是不是？」

馬巧娃氣鼓鼓地說：「若是教我查出是誰殺了咱們的牲口，我要揍得他跪下來喊我姑奶奶。」

馬正風向屋內掃了一眼，發現他的兒子不在，不禁問道：「小桐呢？」

「跟那兩個伙計出去看熱鬧去了。」他老婆回答了他的話，又將他扯到一邊，悄聲問道：「你跟姓譚的談得怎麼樣？」

「那小子倔强得很，軟也不行，硬也不中，激他也不露口風，他就是不說是誰開槍殺的人，我眞拿他沒法子。」說到這兒，馬正風又壓低了聲音：「咱們那位朋友怎麼樣了？」

「傷口四週的紅腫已經消了，也退了熱。老頭子！」他老婆的嘴吧險些咬上了他的耳朶：「得趕緊想個法子，老是藏在帳子後面可不行呀！萬一……」

馬正風連連搖了幾下手，截住了他老婆的話，以近乎自言自語的口氣說：「來到曉山誰也不在乎死活，我馬正風不在乎，他也不在乎。日前最要緊的還是希望他早些甦醒過來，讓我知道他前來曉山是担當什麼使命。這些年輕人天不怕，地不怕，日空一切。來了，也不跟我搭線。負了傷才來找我，說不到幾句話就昏過去了，唉！眞是急死人！」

「急有啥用？」女人安慰着他。「我看，還是去給他配一帖大補的藥，熬來餵他，補補他的元氣，或許能早一點甦醒過來。」

「那就快去配吧！」馬正風將手搭在女人的肩頭上，以極爲嚴肅的語氣說：「老婆子！我在江湖上闖蕩了幾十年，憑良

心說，還沒有辦過一樁正經事兒，這是頭一回，咱們可不許砸。」

「老頭子！」女人白了他一眼。「自從嫁你之後，我可是百依百順，唯命是聽的。你幹偷兒，我替你作把風，你殺人，我給你磨刀。這回你心血來潮，要幹這不拿錢，白賠命的勞什子買賣，我還是死心塌地的依了你。你手往那裏指，我就往那兒去。若是砸了鍋，那也是你的事，可別怪我。」

「你瞧！我不過提醒妳一句。却惹來妳一大堆牢騷。這幾天大家都該小心點。待會兒小桐回來，得說他幾句，教他以後別亂跑。」

「是！」女人拉長了聲音應着。「一頭剛剛紅了冠子的小公鷄，硬要關在籠子裏，可不容易哩！」

馬正風又去招呼他的小女兒：「巧妞！幫幫爹，去將那些可憐的牲口埋掉。」

馬巧妞無言地跟着她父親，走出了廂房。

她回頭看了看，才低聲說：「爹！有好多事，你爲什麼瞞着媽？」

「不願她太操心。」馬正風簡畧地回答，然後，拍拍他女兒的肩頭。「巧妞，我突然發現，妳已經長大了，妳變得好懂事。」

聽得父親的嘉許，眞開心。但是當她看到心愛牲口支離破碎的軀體時，她又傷心起來了。

× ×

馬小桐的母親說得不錯，他是一頭剛剛紅了冠子的小公鷄，正是振翅欲飛，引吭待鳴的年齡。結實的身胚，變粗的嗓門，都顯示他已不再是孩子了。十八歲，自然是個大男人了；至少馬小桐就有這種想法。

他原本和那兩個伙計一塊兒出來的，但他總覺得和那兩個不大不小的半椿小子走在一處挺不是滋味。於是，就和他們分了手。

東瞧瞧，西看看，挺熱鬧的，却也覺得很無聊。滿眼都是生面孔，又沒有一個可以說說笑笑的人。此刻，他又後悔跟那兩個半椿小子分開了。

「嗨！小兄弟！」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膊頭，在身後招呼他。

馬小桐回過身來，發現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那人挺和氣地笑着說：「我看過你舉石担，耍石鎖的功夫，眞行！以你這身功夫，流落街頭賣藝，實在太委屈啦！」

馬小桐渾身都感到舒泰，同時他也了解了對方的身份——一個看客。於是很禮貌地拱拱手：「多謝捧場！多謝捧場！」

「今晚怎麼有空閑逛街？」

「今晚休息，從明天起得忙上好幾天哩！」

「那也算咱們有緣，」那人很熟絡地挽住了馬小桐的胳臂。「走！我作個小東，喝幾杯去。」

「謝謝！……」馬小桐想推辭。

「我叫高中和，是作綢緞生意的，最喜歡交朋友，尤其是像你這種有一身功夫的朋友我更愛交結。」姓高的態度，語氣都很誠懇。「咱們都是在曉山作客，聚一聚，又有何妨呢？」

馬小桐還有什麼話說呢？只好跟着他走了。

二人進了一家酒館，就這麼由生到熟，進而杯酒言歡了。姓高的不但酒量好，而且健談；走的地方多，見識又廣。從他口裏說出來的話，深深迷惑了從來沒有離開過母親的馬小桐。

話題突然轉到女人身上，高中和壓低了嗓門，很神秘地問道：「小兄弟！你嚐過甜頭沒有？」

馬小桐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只是一個勁兒地搖頭。

「小兄弟！咱們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索性讓我作東作到底。走！我帶你開開眼界去。」

馬小桐竟然沒有拒絕。並非他禁不住誘惑，而是姓高的那份熱誠使他無法拒絕。他心頭暗暗打定了主意：去就去吧！反正自己能够把握住就好了。不然別人還以爲我是一個怕見女人的小小子哩！

等到進了私巢子，眉花眼笑的娘們往身邊一挨，姓高的又很快地付了宿夜的錢，馬小桐想拒絕可就更難了。血液被那些騷娘們撩撥得往上沖，再加上酒意助勢。他那裏還挪動腿往回走呢？

× ×

當兩個半椿小子回到客棧，却不見馬小桐回來時，馬正風還不怎麼急。等到夜深人靜，街上不見半個人影了，馬正風夫婦倆這才眞急了。

馬正風暗暗嘀咕：是那個下書的人將他兒子擄去了嗎？應該不會。還沒有到初八的早上，對方怎知他不去呢？……也許對方要給點顏色讓他瞧瞧……那麼，也該事先打聲招呼啊！

「老頭子！」女人開了腔：「別坐在那兒發楞，你得想法子找找小桐啊！」

「上那兒找？」馬正風口氣冷冷地。「你以爲他迷了路？還是喝醉了酒睡在陰溝裏了？告訴你，都不是。八成是出岔子了。」

「出了岔子？」女人的眼睛瞪得溜圓。深秋的夜晚寒意甚重，而她的額頭却在冒汗。「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妳難道還不明白？」

「老頭子！」女人撲過來，雙手抓住馬正風的肩頭猛力搖幌。「明明知道出了岔子，你還坐在這裏？你還不快些……」

「深更半夜的別窮吆喝行不行？」馬正風不耐煩地躲開了他的老婆。「是死，是活，這個時候只怕已經定歸了。跑出去東闖西蕩地只怕會惹更多的痲煩。我看，只有等明天再說了。」

女人竟然鎮定下來，神情冷漠地說：「老頭子！在徐州動身的時候，你就說得清清楚楚了；這回跑到這邊來，弄得不好，全家都會死絕。這會兒你不關心小桐的死活，我不怪你。但是，我要提醒你一樁事？」

「什麼事？」

「牲口讓人宰了，兒子又失了踪影，你爲啥不報案？這不是教人生疑麼？」

「向誰報案？」

「向駐軍，或者找范掌櫃。你絕不能待在屋子裏。在一個跑江湖賣藝的人來說

，這是天大的事，你却悶不吭聲，這明明顯露你有什麼把柄抓在人家手裏……」

「對！」馬正風站了起來。「我去找范掌櫃。……老婆子！別往壞處想，也許……」

「也許你的兒子被那個懷春的妞兒勾去了，是不是？」女人沒好聲氣地接上了腔：「別盡是想好事啦！快去吧，我煩得很！」

馬正風很了解他的伴兒，雖然不會跟他闖蕩江湖，却也有幾分豪氣，而且是個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不然也不會答應冒險跑到曉山來作革命軍的探子。

因此，他不再說什麼，悄然地走了出去。

此刻夜已深沉，長街上一定佈滿了駐軍的崗哨。馬正風不想多費口舌，因此從後院圍牆翻出去，盡揀背街，小巷，掩掩閃閃地前進。

突然，一個黑黑的影子擋住了他的去路。

他楞了一楞，嗖嗖連聲，又有兩個人從側面縱過來，將他夾住了。

遇到這種情況，馬正風難免有些吃驚，而他也十分冷靜。他暗暗思索這三個人是什麼來路。

若說他們就是下書約他初八一大早到亂葬崗去會面的人，那似乎不近情理；既然約好了會面的時間，又何必……？

那麼，是另外一起人了？馬正風眞想不透，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要找他的碴兒。

他下意識地摸摸插在腰間的匣槍，當然，非到必要時他不會輕易動槍；他肩頭還有重任未了，必須在曉山待下去。

那三個人所站立的位置明顯地表露了攻擊的意圖，而他們却都靜靜地站立着，誰也沒有動手。

馬正風輕輕地咳了一聲，然後昂首闊步地向前走去。然而擋住他去路的人却沒有讓。馬正風不得不停下步子，輕輕地問道：「朋友！是怎麼回事？」

那人勾着頦子，以致看不見他的面貌。他也沒有說話，回答馬正風是一記冷拳，非常快速有力，直搗馬正風的面門。

馬正風是會家子，又是早有防範，只一低頭就躲開了迎面來的冷拳。身子向旁一挪，並沒有還擊。

在前面那人一出手之際，側面那兩個也同時攻到，而且是拳脚並施，招式凌厲。馬正風只得展開了反擊，幾招之後，他立刻發覺對方那三個人在拳脚上都很有點功夫，若非三拳兩脚結束戰局，拖下去他準輸。

心頭此念一起，拳脚上的勁頭立刻不同。那三個人立刻不支，紛紛向後閃退。

馬正風並不想抓住了一個問問情由，只要能讓他脫身一走他就心滿意足了。但是情況並不如他的理想；又有三個人冒了出來，前前後後一共六人。對方顯然有備而來，馬正風開始感到事態嚴重了。

他貼壁而立，沉聲說：「各位！先說個明白再動手如何？」

那六個人似乎是天生的聾啞，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也不吭聲，六雙拳頭不約而同地向他搗了過來。

馬正風不再存着僥倖之心了，他明知，自己絕非這六個人的對手，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拔出了匣槍。

那六個人反應出奇地快，馬正風的匣槍才掏出一半，他們就紛紛後退。只是一幌眼的工夫，便走得無踪無影。

馬正風還不曾遇上過這種令他摸不着頭腦的陣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對方來勢汹汹，見他掏槍却又紛紛逃走，難道他們沒有一個人會使用暗靑子嗎？

馬正風愈想愈糊塗，但他却明白這六個人的來意絕對不單純，而他又猜想不出，到底是爲了什麼。

嗖地一聲，又一個人出現在他面前。馬正風一眼就看出來是聞名江湖的范松。他私心中暗暗佩服，一個盲了雙眼的老人，行動竟是如此矯捷，靈便。

范松拄着一根拐杖，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輕聲問道：「你是誰？」

馬正風很恭敬地回答：「五爺！小的名叫馬正風，是馬家班的班主，是個前來貴寶地趕賽會的雜耍班子。」

「唔！」范松似乎早已明白了他的身份，並沒有問下去。「那七個人是誰？」

「五爺，只有六個……」

「馬班主！別以爲我瞎了眼，什麼都看不見，我的耳朶只怕比你的眼睛還要行。是七個，有一個躲在暗處沒有露面。」

頓了一下，范松又問道：「他們都是誰？」

「五爺！小的從不認識他們。」

「哦？你有沒有仇家？」

「那就很難說了，誰也不敢說從來沒有得罪過人。」

「這可有些怪，」范松低着頭，喃喃地說：「我聽人動手，可不是頭一回了。論武功，他們應該一出手就可以將你打倒，而他們却都沒有盡全力。這內中有三個人腰間掛着飛刀囊袋，又沒有用暗靑子招呼你……剛才他們怎麼突然退去了呢？」

「五爺！實不相瞞，我一看寡不敵衆，只得掏出了槍……」

「哦？你帶了槍？」

「是的。小的不敢瞞騙五爺。」

「我可懶得管你槍是那兒來的？更不會問你這個跑碼頭走藝的爲啥要帶槍。我只想問你一件事，」范松走近了一些，輕輕地說下去：「願不願意幫我一個忙？」

馬正風不禁楞住了，被曉山居民奉爲神明的范松會要求他幫一個忙，可眞有點稀罕啦！

聽他無語，范松又釘了一句：「不必勉強。」

馬正風連忙拿出跑碼頭，賣藝人的口吻說：「在沒有來到貴寶地之前，小的就已聽聞五爺的威名了。五爺有差遣，那敢不從命？」

「那麼，你答應了？」

「是！是！小的願効犬馬之勞。」馬正風早已知道范松暗中在幫革命軍那一邊，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以求拉攏關係。

「作完之後，還要守口如瓶，辦得到嗎？」

「行！行！小的會壓根兒忘了這件事情。」

「好！」范松手中的拐杖在地上頓了一下，輕輕地說：「跟我來。」

范松的行動簡直比一個明眼人還要靈巧，一方面因由於對鎭上的大街小巷摸得一清二楚，另一方面則由於他靈敏的聽覺。使得跟在他身後的馬正風，佩服得五體投地。

轉彎抹角，來到一條死巷子的底端。范松抬起拐杖來指着一座低矮的屋子，低聲說：「這是一間私巢子裏頭有三個土娼，內中有個叫彩霞的，今晚接了一個熟客，名叫陳久。你現在就拍門進去會他。」

「我……？」

「聽我說，」范松將嘴吧湊在馬正風的耳邊，低聲囑咐一陣，然後在腰間摸出一個小皮囊交到馬正風手裏：「這裏是三十塊大洋。待會兒和姓陳的照面時，盡是找暗處，別讓他瞧見你的面貌，說不定他在鎭上已經見過你。辦完了立刻出來，我在巷子口等你的回話。」

馬正風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這種事若是辦不妥當，他還憑什麼從南到北冒風險，担重任？因此他也不再多問，輕聲說：「五爺！您放心，這樁事我會辦得麻麻利利的。」

范松扭頭走了，馬正風待他的背影在巷口消失後，才上前去拍門。

足足有五分鐘之久，裏面才傳出一個老太婆的聲音：「是誰喲？這麼深更半夜的？……」

「開門！」馬正風低沉地叱喝。「有要緊事我要跟彩霞的客人陳爺說話……」

他的話聲未落，屋裏又响起一個沉濁的聲音：「是那一位？」

話聲中，馬正風還聽到卡察一响，那分明是拉槍機上子彈進膛的聲音。他不禁心頭一動，暗道：范五爺估人眞準，這傢伙要不是作了虧心事，半夜敲門何必驚？

他心中念轉，口中却提高了聲音道：「是陳爺嗎？」

「是那一位？」裏面的人，又問了一次。

「是省城來的，一位徐先生托我帶個口信來……」

門很快地打開，一個身高體壯的男人側着身子在門邊出現，右手反背在身後，那隻手中毫無疑問握着一支槍。

「這裏說話方便嗎？」馬正風低着頭，向前挨了一步。

「長話短叙，輕點，不碍。」

「大洋三十，請點收。」馬正風將小皮囊遞過去。「那兩個奸細供出了機密消息，所以軍部格外重賞。」

「請代我謝謝徐……徐先生。」

「陳爺！」馬正風又向前挨了一步。「徐先生還要托你一件事，聽說革命軍有一個重要的探子在太陽落山的時候到了鎭上，仍然躲在范家舊油坊裏。明天你得查個仔細，晌午過後，我在城隍廟前等候你回話。」

「轉告徐先生，」對方已不像先前那樣小心翼翼，口氣逐漸狂放起來：「準時回話，不過，這是賣命的事，請徐先生將賣命錢交你老兄帶來。」

「一定！一定！」馬正風的態度非常客氣。

其實，他恨不得一掌敲碎對方的天靈蓋，若不是這小子貪賞告密，那兩位朋友也不至於被徐成龍捉去，更不會有後來那許多風波了。

恨只恨在心頭，他却不敢妄動；范五爺在等他的回話，如何懲治這種不忠不義的人，想必范五爺就有了主意。

「晌午過後在城隍廟前見，」陳久說話了。「別忘記手裏拿串糖葫蘆，竹籤上頭留三個，免得教我認錯人。」

砰地一聲，狹窄矮小的屋門關上了，那小子還留戀彩霞的熱被窩。

馬正風急忙來到巷子口，范松像幽靈般出現在他身邊，低聲道：「怎麼樣？」

「五爺！您眞的是料事如神，絲毫不差。」

范松有些不悅地說：「你說過你會壓根兒忘掉這樁事，所以你不該代我下論斷。你說了些什麼，他又說了些什麼，一字不漏地告訴我。」

馬正風連忙將他和陳久的話覆述了一遍。

范松的態度十分沉靜，因爲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輕輕吁了一口氣，很認眞地問道：「馬班主！你幫了我的忙，要我怎麼回報呢？」

「不敢！不敢！只是……」馬正風很恭敬地說：「……小的正有事要請求五爺作主。」

「哦！」

「小的豢養了幾頭變把戲的牲口被人殺了，犬子小桐到這個時候還沒有回客棧，不知去向。……」

「嗯！」范松手中的柺杖用力在地上頓了一下，老是低着的頭猛地抬了起來。

「你兒子的失踪會不會與剛才那幾個半途狙擊你的人有關連？」

「小的不敢妄斷。」

范松沉默了一陣，才說：「別急，回客棧去歇着，我立刻教我的兒子長順連夜查尋令郎的下落。以我看，令郎縱然出了岔子，也還不至於遭到凶險。」

「托五爺的福……」

「回客棧去吧！」范松揮舞着手裏的柺杖。

范松的事兒只辦妥了一半，下半段還要他親手去執行，馬正風自然不能在他面前碍事，連忙行禮告別，匆匆回到客棧。

他老婆三步併作兩步地趕到門口，迫不急待地問道：「老頭子！見到范掌櫃了麼？」

「見到，范掌櫃已經派人四處搜查去了。」馬正風絕口不提自己和范松見面的事，似乎當眞已將那回事壓根兒忘掉了。

「別急，睡吧，戲只唱了一半，下半齣咱們還得撐下去。」

女人一滴眼淚剛滾出眼眶，她就連忙回轉身，和衣躺上了床榻。

馬正風熄了燈，將沉重的身子扔進了靠背椅。

夜很靜。現在他才發現當一個人遭遇重大變故時想保持鎭定是多麼困難。兒子是親骨血，那能不急？而且他最担憂的是佈滿了荆棘的前途。前來曉山有多大的風險他早已估量過了，他不畏死，不懼遇遭的豺狼虎豹。但是現在所發生的變故却使他估不透是一種什麼情況；不了解情況又怎能預作防範呢？

（未完）

小鬼子傳奇故事／上官庸·文 盧令·圖

怪乞丐



兩探秘密　小妹被擄

「小鬼子」王小克站在一爿士多店門口，向對面的工廠大廈望去。這時是下午五時半，下班時分，工廠門口，湧出了大量女工。

在那些女工裏面，有一個綽號「小狐狸」白小妹。

王小克在白小妹上班之前，就約定了在這裏接她下班的。人逐漸地散去了，白小妹的影子仍然沒有出現。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五時四十五分了，白小妹說過，今天無論如何不加班，沒有理由過了十五分鐘還不出來的呀！

他將手插在褲袋裏，向工廠的大廈門走去。

白小妹的工廠在六樓，是一爿很著名的「原子粒廠」，見工時，王小克陪她上過去，所以，他來到了電梯口，猶豫一下，決定上去看看。

電梯抵達六樓時，王小克咬了咬唇，向廠裏走去。

廠門虛掩着，他伸手一推，門開了。

然而，工場裏空空如也，所有的女工都下班走了，只有一個老工人在掃地。

那老工人回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又低下頭掃地。

「請問——」王小克踏上前去，問道：「還有人在嗎？」

「全走了。」

王小克向四週望了一眼，老工人並沒有騙他，是全走了，工場裏沒有半個人影。

他擦了擦鼻子，怎麼會的，白小妹分明約了自己啊，就算剛才自己看走了眼，她也該看得到！

王小克聳了聳肩，轉身離開工廠。

當他按下電梯掣時，背後忽然傳來白小妹的聲音。

「小鬼子！」

王小克愕了一然，轉頭看時，只見白小妹提着保暖盅，躡足向他走來。

「你——」王小克正要出言相問，怎知白小妹將手按在嘴唇中間，「殊」地一聲，示意他不要說話。



王小克見她神情詭秘，一時間猜不到究竟是爲了什麼，只得領先踏進電梯。

電梯門緩緩閤上時，白小妹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王小克詫異地問。

「我剛剛得悉到一個大秘密！」

「什麼大秘密？」王小克雙眉一揚，他好奇心勝常人一等，對任何事都要追根究底。

「回家再說！」

電梯抵達樓下時，王小克已經忍不住問道：「小妹，剛才你跑到那兒去了？」

白小妹鬼鬼祟祟地四週望了一眼，並不答話，只是邁開大步，離開工廠大廈。

王小克自後跟了上去，道：「咱們不是要去看電影嗎？」

「今天沒有心情。」

「就爲了那個大秘密？」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道：「小鬼子，我剛才是躲在總經理室外面偷聽裏面的人談話。」

「聽到了什麼？」

「總經理和幾個外國人交談，他們，——」

白小妹說到這裏，王小克忍不住插口問：「你懂得他們的外國話？」

「不，總經理也不懂，是有人在場作中文翻譯的。」白小妹說。

「他們談些什麼？」

白小妹正要答話，一輛十四座位小巴駛了過來，在兩人面前停下。

王小克和白小妹踏上車去，坐下後，白小妹低聲道：「回家再談。」

王小克向車廂裏望了一眼，四週都坐滿了乘客，但卻不明白爲什麼白小妹要這樣神秘。

不久，車子抵達木屋區附近，王小克付過車資，跳下車去。

白小妹自後隨着下車，兩人正想跨過馬路，忽然，一個人搶竄上前來，截住兩人去路。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定睛看時，原來是個年紀和自己相若的男孩子。

那男孩子衣着華貴，長得眉清目秀，一雙烱烱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

「喂，什麼事？」王小克不悅地問。

那男孩子忽然自袋中取出一張百元巨鈔，塞在王小克手中。

「這……這是幹什麼的？」王小克大惑不解。

「你看到對面街的那個老乞丐嗎？」那男孩子指着對面士多店門口，蹲在地上打瞌睡的一個叫化子，低聲道：「我要你將這一百塊交給他！」

王小克望了那老乞丐一眼，又望了望眼前這位男孩一下，心底下的惑疑，實在已至頂點。

這人年紀輕輕，施捨叫化子的手面如此濶綽已是奇事，而且，他自己不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嗎？何必要假手他人？

那男孩子見王小克臉上神情驚愕不定，又自袋中抽了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道：「小兄弟，這十塊錢算是給你的酬勞，快去吧！」

王小克望着手中的鈔票，實在猜不透那男孩子在攪些什麼玩意。

「喂，小兄弟，」男孩道：「我叫你將這一百塊拿去給那個乞丐，你聽清楚了沒有？」

王小克這才定過神來，說道：「是，是！」

他拉着白小妹橫過馬路，向那老乞丐走了過去。

那老乞丐在這附近行乞的日子已經不短了，但王小克一向並無留意。

這時，他仔細打量了那老乞丐一眼，見他身材肥胖，皮膚白皙細嫩，那像是吃慣苦的乞丐？

兩人來到老乞丐面前，見他仍然坐着在打瞌，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將一張鈔票塞到老乞丐手中。

老乞丐乍醒過來，望了王小克一下，又望了手中的鈔票一眼。

「謝謝，謝謝！」

王小克拉了白小妹，向外走去。

忽然，背後有人追了上來，王小克只覺一隻大力的手按住了自己的肩膊，跟着，那男孩的聲音傳進了耳畔。

「喂，小兄弟，你在耍什麼花樣？」

王小克回過頭來，看到那男孩滿面怒容，正望定了自己。

「我——」

「把錢拿出來！」

「咦？我已經照你的話，將錢送給那個乞丐了！」王小克說。

「不是那一張！」男孩說話時，左手電一般閃了出來，自王小克袋中抽出一張鈔票，正是那張百元巨鈔！

「好小子，我好心還給多了你十塊錢作酬勞，你竟然將十塊錢給他，自己收起了這一百元！」男孩咬牙切齒地揪住了王小克的衣襟。

「喂，小兄弟，我——」

那男孩不等王小克分說，「呼」地一拳向王小克小腹部打了出去。

王小克料不到他會動武，衣襟又被他揪着，一時間無從閃避，小腹吃了一拳，痛得叫出聲來。

那男孩意猶未足，揮動了拳向王小克身上招呼。

「喂喂喂，你怎麼打起人來啦！」白小妹大吃一驚，急忙上前勸解。

然而，那男孩勢如瘋虎，白小妹只是個小女孩，那裏勸解得來？胸口被男孩手肘碰中，倒退了幾步，險險摔個狗吃屎。

王小克身上一連中了那男孩幾拳，疼痛難當，向後連退。

那男孩得勢不饒人，雙拳如電般向王小克襲擊。

王小克忍不住身上疼痛，將「威風八路拳」使了上來。這「威風八路拳」威力非同凡响，王小克這陣日子來雖然少於演練，但出拳部位拿揑得分毫不差，那男孩料不到王小克突然反擊，而且所使的拳法大有章法，一時間驚詫不已，被王小克逼得連連後退。

這時，街上行人圍觀如堵，還有人大聲叫道：「快來看呀，這裏有人打架！」

王小克的「威風八路拳」使得越來越得心應手，如果不是臂力有限，早已將那男孩子擊倒於地。而且，他暗想是自己討人便宜於先，因此出拳時，也多擇不是要害的部位擊去。

那男孩望了四週圍觀的人羣一眼，忽然面色一變，跳出戰圈，向對面馬路逃走而去。

剎那間，王小克看到了老乞丐，只見他面露詫異之色，望着男孩子的背影呆呆出怔。

白小妹急忙奔上前來，道：「小鬼子，你怎麼啦？」

王小克拍拍身上灰塵，道：「我不碍事。」

馬路上圍觀的行人見無架可看，也紛紛地離去了，只剩下那個老乞丐，站在當地出怔。

王小克望了那老乞丐一眼，心下暗暗詫異，於是，踏上前去，開口說道：「喂，你——」

他話未說下去，那老乞丐渾身起了一陣微顫，轉身向外急急腳而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均是摸不着頭腦。

這時，白小妹發現王小克手臂青腫了一片，不由「嘖嘖」嘆道：「那小子眞是發了神經病，下手這樣重！」

王小克望着那老乞丐的背影遠去，站在當地出神。

×　×

王小克經過街口時，不由自主地向士多店門口望去，那老乞丐蹲在地上，正拿着一個瓦盅在扒飯。

他緩緩來到老乞丐面前，老乞丐正抬起頭，望定了他。

「啊！」老乞丐忽然放下飯盅，自袋中摸出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來，道：「這張鈔票是你昨天給我的。」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爲什麼你給我這麼多錢？」

王小克呆了一呆，想不到這老乞丐對人家施捨給他的錢，也要動問。

「這個——」

「是不是有人叫你拿給我的？」老乞

丐問話時，一雙銳利的眼睛，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只得向他點點頭。

「拿去！我不要這些錢！」

王小克望着他遞過來的鈔票，愕了一然。

「快拿去！」

「老伯，你——」

「小兄弟，你做做好事，收下這十塊錢吧，」老乞丐忽然將聲音轉爲柔和：「我實在不能要你這十塊錢。」

「——爲什麼？」王小克呆呆地問。

「咦！你不要問吧，」老乞丐說：「否則便會壞了我的好事！」

王小克搔了搔頭皮，實在不明白那老乞丐的意思。

照說，一個當街行乞的乞丐，自然希望路人佈施，而且出手越多越好，可是，眼前這位老乞丐，爲什麼要拒絕這十塊錢呢？

老乞丐見王小克猶豫不肯接，道：「小兄弟，這樣吧，如果你眞的有爲善之心，那麼，收下這十塊錢，自己掏腰包，施捨給我一塊幾毫，我已經感激不盡了！」

王小克見他語氣堅決，送上來的錢怎會不要？當下收下了那張十元面額的鈔票，掏了幾個輔幣給他。

老乞丐大喜過望，稱謝不已。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白小妹下班的時間要到了，今天他又約了白小妹，到她的工廠去接她下班。

他橫過馬路，正想截一輛十四座位小巴，忽然有人自樓梯底下竄了出來，劈面一拳向自己腹部擊來。

王小克全未防備，被那一拳擊中腹部，痛得彎下身子，雪雪呼痛。

定眼看時，偷襲自己的，竟然是昨天那個男孩子。

那男孩子怒容滿面，指着王小克的鼻子，罵道：「不要臉的小子，快把錢拿出來！」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原來自己剛才接受那老乞丐的十塊錢，全被他看在眼中。

那十塊錢雖然是他的，但照面便動手打人，王小克心下有氣，站直起身來，道：「若是不拿出來，你待怎地？」

「我揍你！」

「好，放馬過來啊！」王小克擺開姿勢，準備迎敵。

「讓你見識見識我『辣椒仔』的厲害！」那男孩捲起了衣袖，向王小克怒目而視。

「原來你叫『辣椒仔』，」王小克心中有數，微笑道：「我小鬼子也不是好欺負的！」

「辣椒仔」踏前一步，「呼」地一拳向王小克面門襲來。

王小克早有防備，這一拳怎會被他擊中，他低首避過，右拳一招「初試啼聲」，朝「辣椒仔」胸口擊去。

「辣椒仔」叫了一聲「來得好」，右臂迎上一格，右拳一幌，向王小克面門擊了過來。

王小克心中默念「威風八路拳」的拳法，也不理「辣椒仔」的攻勢，逕自將那「威風八路拳」使將出來。

兩人昨日已經交過手，均知對方是學過拳術之人，心下毫無輕敵之意，當下拳來拳往，戰在一團。

這時，馬路上行人逐漸又圍了過來，「辣椒仔」忽然跳出戰團，道：「不打了，不打了！」

王小克呆了一呆，笑道：「你認輸了嗎？」

「哼，在這裏打架多有不便，」辣椒仔道：「有胆的今晚到『龍山別墅』前面的廣場來一較高下！」

王小克雙眉一揚，「龍山別墅」是本市最豪華的一幢私人別墅，位於近郊，旺中帶靜，那「辣椒仔」怎會約自己到「龍山別墅」去？

「怎麼啦？你沒有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咬着牙道：「好，今晚十時正，我一定來。」

「你可以多帶幾個帮手，」辣椒仔冷冷地望着王小克，道：「也好有人將你抬下山去！」

「哼！對付你這種死靚仔，何必要帶帮手，」王小克反唇相稽，道：「單憑我已能把你打得跪在地上求饒了！」

辣椒仔聞言雙眉一軒，踏上前又待動手，但旋即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轉身走了！

王小克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巴，向白小妹的工廠而去。

在工廠附近下了車，遠遠便見到白小妹，只見她秀眉微蹙，一副很不耐煩的樣子。

「小鬼子，你怎麼這樣晚才來，快六點啦！」白小妹埋怨着：「電影又看不成啦！」

王小克搭住她的肩膊，低聲說道：「對不起，我又碰上了那辣椒仔，就擱了時間。」

「誰是辣椒仔？」白小妹愕了一然。

「就是昨天叫我送錢給那老乞丐的男孩。」

「又和他打架了？」

「是他招惹我的，」王小克悻悻然地道：「我總不能不還手。」

「唉，小鬼子，你以前並不喜歡打架的，怎麼最近動不動便和人打架？」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以前不打架是因爲碰上的對手都是大人，論體力自己萬萬不及，對方只怕一拳便能打倒自己，因此經常忍氣吞聲而已。

那「辣椒仔」的年紀和自己相若，他雖然學過拳術，但自己的「威風八路拳」也不見得輸蝕，況且前後兩次都是他向自己挑釁，這口氣怎吞得下去？

白小妹見王小克緘默不出聲，關懷地問道：「打傷了你不會？」

「那裏話！」王小克要强好勝，急忙道：「我的眞功夫還未使出來，一使出來啦，要打得他頭破血流！」

「小鬼子，我看，你還是不要再和那個……辣椒仔鬥了！」白小妹若有所思地道。

「爲什麼？」

「看他的樣子，似乎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白小妹側頭望着小鬼子，道：「窮

人往往鬥不過有錢人的！」

王小克「哼」地一聲，道：「不是我想和他鬥，是他欺上門來的。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要和他來個了結。」

「怎麼？你今天晚上約了他？」

王小克心下一跳，自覺失言，訥訥地道：「是……是的。」

「唉！好端端的又和人生事！」白小妹嘆了一口氣，道：「約在什麼地方？」

「龍山別墅門口。」

「好，我跟你一齊去，」白小妹道：「冤家宜解不宜結，看那辣椒仔的樣子，好像不是什麼壞人！」

王小克忽然凝視着白小妹，道：「小妹，你怎麼老是幇着他說話？」

白小妹何等聰明，早已料到了王小克的心意，不知好氣還是好笑，道：「誰幇着他了？」

「對啦，他有錢，施捨給乞丐的出手便是一百塊，所以你——」

「胡說！」

王小克並不答話，逕自向前趕路。

白小妹受了委屈，並不上前追趕，遠遠地落在背後。

王小克來到街口，停下脚來，轉頭看時，忽然不見了白小妹的踪跡。

他一呆之下，循着來路去追查，但那裏有白小妹的影子，心下不由大驚，叫道：「小妹，小妹！」

沒有人回答他。

「小妹！」王小克一面叫着，一面朝來路跑去。

忽然，一個人影自停泊在街邊的汽車後竄了出來，道：「在這裏！」

王小克定眼一看，白小妹口角泛笑，正望定了自己。

他頓了頓脚，白小妹却趨上前來，伸手套進他的臂彎裏，說道：「還生我的氣嗎？」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搖着頭。

「今晚我跟你一塊兒去，好不好？」

「我——我向他聲明不帶幇手的。」

「我站着不動就行了！」白小妹央求道：「以前，你無論去什麼地方，都帶我的。」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

兩人回家吃過飯後，王小克問：「小妹，今天你在公司裏又發現了什麼？」

「佈告版已經貼出來了，」白小妹道：「下個月開始，不要開夜班。」

「昨天你會不會聽錯？」

「不會，總經理答應以三百萬的現金交換那批貨的。」白小妹說：「那外國人說，要不是他的合夥人中途變卦，這批貨不止值三百萬，他為了急切想脫手，才割價求銷的。」

「那是什麼貨？」

「聽他們語氣，好像是非法貨物。」白小妹道，「否則為什麼要這樣神秘？」

「會不會是毒品？」

「很有可能，」白小妹皺起了眉頭，道：「我們公司一向是做正當生意的，總經理這次為什麼要和那外國人合作做非法生意？」

「也許你們公司一向都做着非法生意呢？」王小克道：「你只是數百個女工的一個，怎會知道？」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

「唔，也有道理，不過，那外國人又說，他要總經理再給他三天的時間，得悉他的合夥人眞的退出了，才能將貨賣給公司。」

「現在只剩下兩天了，」王小克喃喃地道：「公司宣佈不用加夜班，自是想趁廠中沒有人時，可以乘機做他們的非法勾當。」

「我也是這樣想。」

兩人緘默了一會，白小妹忽然問道：「小鬼子，這件事要不要報告給周探長知道？」

王小克白了白小妹一眼，道：「剛才你還教訓我少生事，自己怎麼又不怕生事了？」

白小妹吐了吐舌頭，道：「對，對，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王小克怔望着屋外的曠地出怔，白小妹知道他是在想着等一下的約會，也不出聲。

當時間接近九點半時，王小克站了起身，道：「好，咱們走吧！」

白小妹忽然訝道：「小鬼子，依我看，你還是不要去吧。」

「為什麼？」

「我……我担心他會埋伏下幇手，」白小妹憂慮地道：「咱們手無寸鐵，怎夠他打？」

王小克也想到了這一點，轉身回屋取了一把餐刀，藏在腰間。

「小鬼子，你——」

「防人之心不可無，」王小克道：「這是以防萬一而已。」

「龍山別墅」就在近隣處，十四座位小巴可以直達。

兩人來到「龍山別墅」時，已經是九時五十五分了。

王小克向前面一片廣場望去，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

廣場四週，都是參天松樹，風吹過來，樹影婆娑，却也予人一種神秘陰森的感覺。

王小克按一按刀柄，銳利的眼光開始向四下裏搜索。

他望了「龍山別墅」一眼，裏面一點燈光也沒有，別墅裏的人，恐怕全已睡着了。

白小妹望了望腕錶，道：「十點正了，他為什麼還沒有來？」

「他會來的。」王小克答。不知怎的，他發覺自己很瞭解那「辣椒仔」，瞭解他是說一是一的人！

果然，就在他話聲甫畢時，附近一棵松樹之上，一個人影像靈猴一般，爬了下來。

將接近地面時，那細小的人影，一個跟斗，輕飄飄落下地來，正是那個「辣椒仔」！

辣椒仔雙手叉腰，緩緩向王小克和白小妹走過來。他指着白小妹，道：「這就是你帶來的幇手嗎？」

王小克還未答話，白小妹已搶先回答：「不，我是觀戰的！」

「啊！」辣椒仔冷冷笑了起來，道：「來看你的朋友被人教訓一頓，是不？」

王小克咬了咬牙，並不答話。

「你的幇手呢？」王小克問。

辣椒仔「哈哈」一笑，道：「我辣椒仔和人打架，一向是不帶幇手的！」

王小克迅速向四週望了一眼，發現四下裏靜悄悄地，除了風聲之外，並無其他聲響。

「好，你放馬過來吧！」王小克道。

「且慢，咱們先把話說在先，」辣椒仔道：「如果你輸了，那便如何？」

「廢話，如果你輸了呢？」

「我辣椒仔和人打架，是從來不會輸的！」

「我小鬼子可也不會輸過！」

「既然你口出大言，那麼，如果這次輸了的話，你得替我辦一件事，」辣椒仔道：「如果我輸的話，我也替你做一件事，好不好？」

王小克經常看電視中的「武俠片」，知道武林人物動手之前，都會許諾一個條件，當下答道：「好！」

「唔，假設你輸了，便要每天替我送飯給那老乞丐吃，你辦得到嗎？」

王小克呆了呆，萬料不到對方竟有這樣的要求，問道：「你輸了呢？」

「隨便你說好了！」

白小妹踏上前去，道：「你們的輸贏以什麼來做準則？」

兩人瞠目不知所對，白小妹拾起地上一根枯枝，在地上劃了一個大圓圈，道：「這樣吧，誰先被打出這個圈子，誰便算輸了！」

「好！」辣椒仔首先叫了起來。

王小克領先踏進圓圈之中，辣椒仔隨後踏進，揉身便上。

兩人已經交過手，對方虛實瞭然於胸，但這次目的只在將對方逼出圓圈之外，因此打法又有不同。

只見王小克忽爾動手，忽爾起脚，每一着都想將對方逼出圓圈之外。

但辣椒仔的出手却和王小克有異，他一拳一脚，都向王小克身上要害招呼。

王小克偶爾不愼，大腿吃了辣椒仔一脚，痛得俯下身去，辣椒仔得勢不饒人，右脚揚起，向王小克下部踢去。

這一脚若是被他踢中，王小克非倒地不可，白小妹在旁看了，驚呼起來。

好個王小克，在那電光石火之間，身子忽然挫倒，仆跌下地，避過辣椒仔致命一脚。

王小克見他下手毫不容情，心下動了眞火，橫地裏一脚掃出，辣椒仔下盤被掃，站立不穩，向王小克懷中撲來。

兩人在地上摟作一團滾來滾去。

白小妹踏上前來，見兩人雙脚已露出圓圈之外，叫道：「你們全出界啦！」

然而，王小克和辣椒仔此時正纏在一起，那裏理會白小妹的呼叫？

兩人在地上滾來滾去，辣椒仔身軀較王小克矮小，被王小克壓在上面，動彈不得。

王小克揚起了拳頭，一拳向他面門擊去。

辣椒仔頭一側，那一拳擊在面頰之上，口角登時滲血，紅腫一片。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兩個大漢自遠而近，沒聲沒息地掩了上來。

其中一個大漢自後箍住了她的嘴巴，另一個則上前揪起王小克，大力往地上一拋。

王小克只覺身子一輕，跟着重重地摔在地上，屁股被摔得疼痛萬分，良久出不了聲。

辣椒仔自地上彈跳起身，一脚往王小克腹部踩去。

王小克無力閃避，被他一脚踩中腹部，只覺五內翻滾，腸臟便似要自口腔裏吐出來一般。

辣椒仔咬實了牙齦，又是一脚向王小克胸部踢來，王小克這時已經痛得死去活來，那裏還有氣力廻避，胸部着了辣椒仔一脚，叫出聲來。

白小妹被那大漢捉住，她弱質女流，不論如何用力掙扎，那大漢的兩隻手臂便像鐵箍一般。眼見辣椒仔向王小克連下毒手，心下又驚又急，却是無計可施。

辣椒仔又在王小克身上加了幾脚，這才拍拍手掌，向那兩個大漢望去。

這時，捉着白小妹的那個大漢，忽然雙手一鬆，道：「快把你的同伴抬離此地吧！」

白小妹不用他吩咐，早已奔到王小克身畔，將他扶了起來。

王小克身上疼痛難當，却咬牙忍住呻吟，向辣椒仔道：「好……好！你……你說話不算……不算數！」

其中一個大漢向王小克大聲喝道：「臭小子，還不快滾！」

白小妹不願多生事端，瞥了兩個大漢一眼，將他們的樣子認住了，暗想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以後有機會才找他們算賬！

當白小妹扶着王小克遠去時，那兩名大漢緩緩地走近辣椒仔，其中一個身材肥胖的大漢笑道：「倪少爺，我們替你將那不識好歹的小子打發走啦！」

辣椒仔倒退兩步，厲聲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倪少爺，我們出手替你打發了敵人，當然是你的朋友啦！」

「我不要你們幇手！」

「倪少爺，你是千金之體，怎犯得着和那種低三下四的人打架呢？」

「這個不用你們管，」辣椒仔沉聲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橫加插手？」

「嘻嘻嘻，我們是你的朋友呀，倪少爺！」

辣椒仔見兩人神情詭異，似乎不懷好意，不由自主地倒退兩步，顫聲道：「我沒有你們這種朋友！」

「嘖嘖！」其中一個身材瘦削的大漢嘆了一口氣，道：「倪少爺看不起咱們兄弟哪！」

「老解，大哥吩咐咱們怎樣做，咱們便怎樣做。」身材肥胖的大漢說。

兩人對望了一眼，忽然欺身上前，左右挾持着辣椒仔。

辣椒仔心下一懍，發力掙扎，可是那裏掙扎得脫？

「乖乖聽我們的話，」瘦削大漢道：

「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你們究竟想幹什麼？」

那兩個大漢並不答話，拉着辣椒仔向前跑去。

「喂，喂！你們快放下我，」辣椒仔叫了起來：「否則我叫啦！」

肥胖大漢騰出一隻手來，按住辣椒仔嘴巴，脚下仍然不停，向前奔跑。

不久，兩人來到了一處樹蔭之下，只見有輛黑色房車停泊着，車門早已打了開來。

車中有人探首問道：「老解，得手了嗎？」

「哈哈！這小子原來正在別墅門口和人開片！」瘦削大漢道：「咱們省了一番手脚。」

「來，快上車吧！」

兩人把辣椒仔推上車去，瘦削大漢爲了防備辣椒仔叫嚷，取出一塊手帕，塞在他口中。

「開車吧！」

車子馬達一劃上火，怒吼一聲，掉頭向市區疾馳而去。

× × ×

王小克伸了伸腰，脊骨處傳來一陣疼痛，他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聲。

「小克，你怎麼啦？」婆婆問。

「沒……沒什麼。」王小克急忙回答，爲了免使盲眼的婆婆知道自己被毆，昨晚受傷回家之後，一直不敢吭聲，怕她担心。

「小妹呢？」

「她——她還沒下班。」答話時，王小克望一望腕錶，不由呆住了！

時針指在「七」字上面，平日在這個時候，白小妹已經回到家來。

「現在幾點啦？」婆婆問。

「六……六點啦。」

「哦？還那麼早？外邊好像已經天黑了。」

「今天的天氣不好。」

「唉！怎麼今天我這麼早便肚餓起來？」婆婆問：「煑了飯沒有？」

「我這就去煑。」

王小克忍着背脊上的疼痛，起身去掏米煑飯。

平日，這些家務事都是白小妹做的，他已經許久沒有做過飯了。

一面洗米，腦際間一面想：白小妹爲什麼這個時候還不回來？莫非遭遇了什麼意外？

姑勿論如何，不如先替婆婆煑好飯，吃過飯後，才出去看看。

不久，飯煑好了，王小克盛了一碗給婆婆，將菜挾到碗中，遞上前去。

「小妹爲什麼還沒回來？」

「我出去看看。」

王小克扣上恤衫的鈕子，離開家門。

他沿着石級而下，小心觀看可有白小妹的影子，然而，街上行人熙來攘往，就是不見白小妹。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決定到白小妹的工廠去看看。

經過街口時，他自然而然地望一望那間士多店的門口，那老乞丐蹲在地上，正俯首扒着乞回來的白飯。

這時候王小克也無心過去和他打招呼，逕自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巴，向白小妹的工廠而去。

工廠大厦前，一團漆黑，沒有半個人影。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工廠的門口走去。

門口的看更員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忽然問：「全收工了，你上那一層？」

「我……我上去找朋友。」王小克說着踏進電梯，按下掣。

電梯緩緩地向上升，一會兒已經停住了。

他探首往外一望，走廊中沒有人，向白小妹所服務的「原子粒廠」走去。

來到門口，王小克側耳一聽，裏面半點聲息也沒有，他伸手推了推門，那道門竟然是虛掩住的，於是閃身而入。

廠裏一面死寂，只有左邊的經理部，有燈光自內透了出來。

王小克心裏想：莫非白小妹又是好奇心起，躲在總經理室外偷聽他們的談話不成？

他躡着足，來到總經理室外，蹲下地來。

那總經理室的間格非常普遍，下面是柚木板，上面是玻璃，不過罩着一層紗，隱約看到裏面坐着幾個男子。

王小克把耳朶貼在柚木板上，却聽不到一點聲響，大概室裏的人細聲交談，天花板上又鑲着隔聲板，因此聲浪不致傳了出來。

他暗暗奇怪，怎麼上一次白小妹會聽到室內人的交談？

如果白小妹聽得到，那麼，自己沒有理由聽不到的，除非是自己所站的方位不對。

他此來的目的是爲了找白小妹，所以，俯着身向前走去，想到另一邊看看。

王小克來到了總經理室的另一邊，一眼瞥見其中一個氣窗開着，可是，並沒有白小妹的影子。

白小妹既然不在工廠裏，那麼，她一定是離去了，就算她遭遇意外，也必定是在外面。

王小克正打算轉身離去時，忽然聽到室裏有個粗沉的聲音道：「總經理，你打算怎樣處置那小妞兒？」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不禁將身子轉了回來，那人口中的「小妞兒」，指的會不會是白小妹？

「這個——」另一個男子猶豫着道：「她鬼鬼崇崇地躲在外面，不知道偷聽了些什麼？」

王小克腦中轟地一聲，暗想除了白小妹之外，還會有誰？

「將她和那小子關在一起？」

「不，暫時還是將他們隔開的好。」那總經理道：「我懷疑這個女工是外間派來的奸細！」

「不錯！」有人出聲附和，道：「否則她怎會下了班不走，埋伏在外面偷聽我們的工作會議！」

王小克探首向內望去，只見室內坐着四個西裝煌然的男子，其中一個紅光滿面，身材肥胖的男子，坐在一張流綫型辦公

枱之後，顯然便是「總經理」了。

那總經理皺着眉頭，喃喃地說道：「奇怪，咱們的行動，一向十分小心謹慎，連上面也下令嘉獎過我們，怎會洩漏了出去？」

一個穿着灰色西裝，鼻樑上架着太陽眼鏡的中年男子道：「也許只是咱們疑心生暗鬼而已，那小孩子只不過一時好奇，所以才來偷聽我們的談話。」

「邱四哥，萬事還是小心爲上，」總經理道：「咱們所從事的工作，和國家榮辱有關，萬萬不能爲了一個小孩子，而壞了大事。」

「說得是！」

「好吧，積克森信那批貨運來了沒有？」總經理問。

一個矮男子擦一擦鼻子，答道：「昨天已經運來了，正等待我們接收。」

「你查清楚了嗎？」總經理正色問：「他有沒有疑心我們？」

「當然查清楚了，」矮男子道：「那積克森信以爲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小組織而已。」

總經理微微一笑，點了點頭，說道：「那好得很，三百萬的代價，實是太便宜了！」

「裘大哥，」那「邱四哥」向總經理道：「上面不是有指令下來，叫我們不可貪圖一時便宜，生怕中了人家的計嗎？」

總經理緩緩地點着頭，道：「邱四哥，你只負責財務，其他的事情，都由我負責。」

「不過，那個——」

總經理不待他把話說下去，便打岔道：「邱四哥，你是上面指派下來的，應該清楚組織的規矩是服從上級的命令，這裏的一切，直到目前爲止，還是由我裘伯里負責指揮的。」

邱四哥垂下頭來，答道：「是！」

「好，現在我們想討論一下，怎樣去找那個失蹤的『合夥人』！」

王小克見他們一直沒有提到白小妹的所在，心中不由大急，他伸手按了按腰際，忽然發現，有一股暖氣吹到自己的頭頸間。

剎那間，王小克如處冰屋之中，因爲經驗告訴他：那並不是什麼暖氣，而是人的呼吸！而且，那人是離得他如此之近！

王小克差點便要叫起來，可是腦際間電一般閃過一個念頭，在這當兒，怎能發出任何聲響？

他緩緩地仰起了首，看到一張蒼白的臉。

那張臉，白得一點血色都沒有，就像一具殭屍一般！

那人蹲着身子，呆呆地望向總經理室，眼也不眨一下。

如果他不是有呼吸，王小克還以爲碰到一具夜行屍，因爲那人不但白得可怕，而且，他瘦得就像皮包骨一樣，週身沒有一塊肌肉。

王小克僵住了，他不知道這人是誰，更不知道他有什麼企圖，爲何他掩上前來，自己竟是半點知覺都沒有。

忽然，室裏有人叫了起來：「誰！」

王小克心下一懍，背後那人行動有若鬼魅，已經轉身向外竄去。

只聽「砰」地一聲，總經理室的門被人推了開來，有人自內追出。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向後一彈，閃身躲在一個大木箱之後，只聽得前面有人大聲吆喝，追趕了出去。

他躲在大木箱之後，大氣也不敢透一口，忽然，一陣脚步聲向前傳來，跟着，廠內的光管逐漸開亮了，將整個工場照得彷若白晝。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那人如果走過來的話，自己的行藏必定暴露，這便如何是好？

他定眼往那大木箱望去，原來箱子是空的，相信是裝運原子粒器材的箱子，今天裝好卸了貨，箱蓋猶自倚放在一旁。

他畧一沉吟，縮着身子向箱子裏爬去，輕輕將箱蓋拉了上來蓋住。

這時，脚步聲已經越來越近，那人在木箱附近巡視了一會，叫道：「好像只有一個人！」

總經理裘伯里的聲音自遠處傳來，道：「走吧，這地方太不安全，咱們以後不要再在這裏開會！」

王小克聽着脚步聲由近而遠，不久，又聽到大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王小克仍然伏在箱裏，動也不敢動一下。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左右，他見四週再無聲息，這才緩緩地揭開了箱蓋，爬了出來。

工廠裏伸手不見五指一團漆黑，王小克佇立當地，側耳聽了一會，肯定沒有人時，才向大門奔去。

他伸手拉了拉大門，不由暗叫苦也，大門已經從外面反鎖住了！

王小克頓一頓脚，看來要被關到翌日工廠開班才能脫身了！

他按着腰際，傷處又傳來了劇痛，忽然，他低呼了一聲，翌日是星期天，工廠放假了。

這樣說來，自己得要被關上兩夜一日了！

無論如何，要設法脫身，然後想辦法將白小妹救出來！

他緩緩地向窗口走去，推開玻璃窗向下一望，從六層樓望下去的地方，是個即將開工興建工廠大厦的地盤。

王小克暗暗盤算着，能否從六樓爬下去？

本來從六樓高處爬到地下並非難事，只是這工廠大厦的水管安置在另外一個單位的一邊，看一看那條可望而不可即的水管，王小克不禁嘆了一口氣。

他取出了袋中的那袖珍電筒，向四週照射着，忽然，脚下絆着了一樣物事，仆倒下地。

王小克身子一墮地，袖珍電筒立時熄了，手中接觸到的，似乎是軟綿綿，凉冰冰的肌肉。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整個身子彈跳起來，向後連連退步。

他微顫着聲音問：「是……是誰？」

然而，四下裏靜悄悄地，沒有人回答他。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剛才所碰到的

，莫非是一具死屍？
　這念頭一閃卽逝，因爲他知道這絕無可能，工廠裏如果有死屍，剛才一定被他們發覺了，試想想，一個幹非法生意的組織，怎會任由一具屍體公然暴露着？
　如果那不是死屍，那麼，一定是人！
　王小克不由自主又想起了那張蒼白的臉！渾身打了個寒慄。
　「你……你是誰？」王小克心下發毛：「爲……爲什麼不應我？」
　話聲甫畢，忽然有脚步聲在他面前响起，跟着，他隱約看到一個高瘦的人影，正向他走過來。
　袖珍電筒就握在王小克的手裏，然而，他沒有勇氣按亮它，他怕看到自己不敢看到的東西。
　王小克渾身發抖，向後連連退步。
　「你是誰？」他鼓起了勇氣，大喝一聲。
　那人影並沒有回答，只是筆直地向他走了過來。一雙烱烱的眸子，像幽靈一般地望定了他。
　王小克生平不知經歷了多少驚險的事，但却以這時最爲詭異，那人一聲不响，緩緩地向他走過來。
　當王小克退到總經理室外面時，那人忽然揚起了手，向王小克比劃着。
　黑暗中，王小克並看不清楚他在比劃些什麼，不過已經猜到那人並無惡意。
　「有話說好了！」王小克逐漸恢復了鎭定。
　那人上下比劃着，口裏發出「咿咿唔唔」的聲音。
　王小克腦際一亮，看來是一個啞巴！
　他緩緩地舉起手中的袖珍電筒，向他照去。
　這一照之下，王小克差點又要叫出聲來，他所看到的，是一副和骷髏骨頭差不多的相貌！
　黝黑而發亮的皮膚，顴骨高高突了出來，眼睛深陷，牙齒白而整齊，整個面部，亦是皮包着骨！
　「你——你是誰？」王小克微顫着聲問。
　那人比劃着，也許由於心情激動的關係，一雙深陷的眸子睜得圓如銅鈴，更顯恐怖。
　「對啦，你是個啞吧？」
　那人忙不迭地點着頭。
　王小克見他雖啞却不聾，不但懼意盡去，還生了一種同舟共濟之感，踏上前去，道：「剛才那個白得像殭……像不是人的是你的朋友？」
　那人又忙不迭地點頭。
　「你們來這裏幹什麼？」
　那人並不置答，只是指着一綑用來綁貨的麻繩，比劃着。
　王小克腦際一亮，叫了出來，道：「不錯，用繩子攀爬下去。」
　那人連連點頭。
　王小克趨上前去，拾起那束繩子，跑到窗前，將其中一頭綁在窗框上。
　那人搖了搖頭，解下繩結，重新綁過，用力試一試，這才點着頭。
　王小克見他手勢純熟，顯然是受過訓練的專人，心下暗暗佩服。
　「你先下去吧！」王小克說。
　那人搖了搖頭，示意王小克先下。
　王小克猶豫着，有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自己領先爬下去的話，萬一對方將麻繩鬆了，這一掉下去，縱算不粉身碎骨，也會跌個骨折皮裂。
　那人見王小克猶豫着，忽然一把抱起了他，向窗外送去。
　王小克料不到對方瘦骨嶙峋，却是力大無窮，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死命抓住麻繩。
　那人見王小克手執麻繩，這才輕輕地將他鬆了，王小克抓着麻繩，小心翼翼地爬了下去。
　當他落下地時，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仰首去看，只見那人疾若靈猴地爬了下來，還不到一分鐘，已經落下地來。
　他右手執着麻繩，大力抖了一抖，那條麻繩竟然掉了下來。
　王小克也不知道他腕力過人，抑或結麻繩時已用上了巧結，不過，心底下更增一種佩服之感。
　那人將麻繩收拾起來，拋到一具鏟泥車底下，領先向地盤外走去。
　王小克自後跟着，兩人出了地盤之後，暗巷裏竄出一個人影，正是那個白得像殭屍的漢子
　王小克見他兩人一黑一白，相映成趣，呆呆地說不出話來。
　白漢子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忽然問道：「小朋友，你剛才爲什麼躲在經理室外面偷聽？」
　「我——」沉吟了一下，道：「我是去找朋友的。」
　「找朋友？」白漢子呆了一呆：「這麼晚了，到工廠裏找朋友？找誰？」
　王小克已經猜到眼前這兩人是擄走白小妹那些人的對頭，當下答道：「就是那個被他們捉去的女孩子，她在工廠裏做工的。」
　「哦！」白漢子點了點頭，道：「是誰派她去偷聽的？」
　「沒有啊，她大概只是一時的好奇而已。」
　白漢子仰首沉吟了一會，道：「你想不想找回她？」
　「當然想。」
　「好，我給你一個地址，她大概就在那裏。」白漢子低聲在王小克耳畔說了一個地址，道：「記住了，在頂樓。」
　「先生，你——你們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幫助我？」王小克試探着問。
　白漢子淡淡一笑，道：「小朋友，對不起，這一點我却不能告訴你了，如果你想找回你的朋友，最好通知警察，讓他們幫你！」
　說罷，他拉了那漢子的手，向外走去，瞬間隱沒在暗巷之中。
　王小克站在當地發楞，這一黑一白不但相貌駭人，連行踪身份也神秘莫測！
　不過，既然他們和做非法生意的袞伯里他們作對，可能不會是壞人。
　他將白漢子告訴自己的地址默念了幾遍，一時間拿不定主意。
　找周探長幫忙，抑或自己獨闖龍潭虎穴，將白小妹救出來？

　王小克很瞭解周探長，他並不是一個喜歡惹事生非的人，如果自己去要求他，會被「沒有証據，警方不能隨便入屋搜查」那一套推塞。
　然而，從袞伯里他們剛才的對話聽來，似乎是個大組織，單憑一己之力，莫說相救白小妹，能够安然脫身出來，已經萬幸了！

虛言恫嚇　飛車追殺

　無論如何，還是向周探長探聽一下口氣爲上，經過這一段日子以來的遭遇，王小克已經學乖了，如果沒有把握的話，絕對不肯輕易單身一人去冒險。
　王小克望一望腕錶，是晚上十時過五分，這個時間周探長仍然還在總部。
　他轉出了大馬路，跳上一輛十四座位小巴，向警察總部而去。
　沿路，王小克腦際間盤算着，等一下應該怎樣向周探長開口？
　忽然，他想到袞伯里他們的那一批「貨」！
　用不着說，那是私貨！
　如果將這一點告訴周探長，會不會吸引他的興趣？因爲當警方緝到一批私貨時，上面是會發給現金獎勵的！雖然周探長並不隸屬「緝私組」，但他既是總探長，有功勞的話，自然也會佔上一份。
　王小克懷着興奮的心情踏進警署，値日警官却向他說：「周探長不在！」
　「他……他去了什麼地方？」
　那警官淡淡一笑，道：「可能正在大溪地欣賞草裙舞！」
　王小克呆了一呆，那警官接着又道：「周探長拿了一個月的大假，前天飛到夏威夷渡假去了！」
　王小克聞言不由嗒然若喪，半晌說不出話來。
　「小鬼子，你有什麼事找他？」
　「沒……沒什麼。」
　王小克轉身離開了警署。
　他站在街口，一時間不知何去何從。
　周探長既然不在，那麼，一切只有靠自己了！
　王小克咬了咬牙齦，決定到白漢子所說的地址去看一看，先瞭解一下那裏的環境再說。
　那是一幢十二層高的花園大厦，地下是停車場和花園，二樓以上是住宅，大厦的面積相當大，然而却只有兩個單位。
　王小克打量着那幢大厦，一看而知是殷商巨賈的住所，他腦中念頭一閃，那袞伯里會不會就是住在裏面？
　大厦有一道矮矮的圍牆，兩個看更坐在門口納涼。王小克雙眼一轉，已經想到要進入大厦，便不是一件易事了！
　然而，既然來到了，自然要上前試一試，他緩緩地踏上前去，向那兩個看更走去。
　看更一見有人接近，早已轉過頭來，上下打量着王小克。
　「找誰？」其中一個問。
　「袞……袞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裏？」
　王小克試探着問。
　那看更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你是誰，找袞先生有什麼事？」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喜，袞伯里果然住在這裏，白漢子並沒有作弄自己。
　他正要答話，忽然有汽車馬達聲自遠處傳來。
　那人大概是跑車選手，瞬眼之間，汽車已經駛到大厦門口戛然而止，其速度當眞令人咋舌。
　看更急忙趨上前去，向車中的人望了一眼，道：「萬先生，您回來啦！」
　車中那人淡淡應了一聲，看更急忙上前打開鐵柵，讓車子駛入。
　當車子駛進大厦時，看更的眼一花，竟然失了王小克的影子。
　「喂，老叢，剛才那個小孩子呢？」
　看更的愕然問同伴。
　「我怎知道？剛才你不是在問他的話嗎？」
　那看更的摸了摸頭，呆呆地道：「奇怪，怎麼一轉眼便不見了他，莫非碰上鬼了？」
　且說剛才那車子在停車場泊好後，車中男子跨下車來，「砰」地一聲關上車門，向左邊的電梯走去。
　當那男子進了電梯後，車子行李廂的蓋突然緩緩地開了，一雙精靈的眸子向外探索，跟着，一個細小的人影自內爬出來，正是王小克！
　原來他趁看更和車中那男子談話時，情急智生揭一揭行李廂，竟然沒有鎖着，應手而開，他旋卽爬上行李廂，輕輕將行李廂拉上。
　王小克一踏出了行李廂，向四週打量了一下，躡着足向電梯走過去。
　那大厦只有兩個單位，所以，只有一架電梯，這時，電梯的燈號不斷閃動，正向上昇去。
　王小克抬頭望着燈號，它在「10」字上面停住了！
　望着那個燈號，王小克不由搔了搔頭皮，剛才分明數到這大厦一共有十二層，而那個「10」字却是最後一個燈號，究竟是什麼道理？
　不管如何，還是上最頂一層看看作再道理——他記得白漢子一再向自己叮嚀，自己要找的地方，是這幢大厦的「最頂一層」。
　也許電梯只到十一樓，十二樓要步行而上也說不定，王小克伸手按下了電梯的掣。
　電梯的燈號又閃動了，這次當然是向下降來。
　四下裏一片寂靜，王小克心急如焚，倘若這時有住客回來，査問起來的話，自己可能會被拉上警署！
　幸好電梯甚快，不一會已經落到地下，王小克更不猶豫，閃身踏進電梯。
　他按下最上面那個「10」字，電梯門關了，逐漸地向上昇去。
　王小克一顆心開始跳了起來，如果這是一幢別墅，由於面積大，還容易行事，要在一幢大厦的一個單位中將一個人救出來，王小克雖然從未試過，却也知道那絕對不是容易的事！
　然而，自己却不能任由白小妹落在那班歹人的手中！

電梯終於停了，王小克緩緩地踏出電梯，迎面看到一個塑膠牌，上面有兩行字，第一行是阿拉伯字「10」，下面一行則是中文字「十一樓」。

這樣說來，最頂一座果然是沒有電梯的了！

王小克向「A」「B」兩個單位望去，牆壁上各自鑲掛着另外兩個塑膠版，一個上面寫着「萬寓」，另一個却寫着「王寓」。

顯然地，裘伯里不是住在這兩個單位之中。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向後樓梯走去。一推開通往後樓梯的門，王小克不禁一呆，只見一道樓梯蜿蜒而下，通向上面的，却用牆封堵住了：

他趨上前去，用手敲了一敲，究竟那是鋼骨水泥築成的一道牆，小說也有一呎之厚，就算是用炸藥，也未必能够將它爆破。

王小克望着那道牆呆呆出怔，令他驚奇的不是裘伯里的防範森嚴，而是他們如何回家？

王小克腦際電一般轉着念，最後他告訴自己：必定另有通路直上十二樓。

然而，那通路究竟在什麽地方？

他仔細地觀察了那道牆片刻，發現毫無可疑的地方，換句話說，這道牆是堵死了的！

王小克頹然而退，又踏進電梯。

當他正要伸手去按那個「G」字時，對面「萬寓」的門突然打了開來，剛才駕車回來的中年男子，向王小克招了招手，示意他上前。

王小克心下一驚，一時間猜不到對方有什麽用意。

「來啊！」姓萬的中年男子又向他招招手，壓低着聲音說。

王小克見他似乎沒有敵意，反正自己摸不着門路，緩緩地踏出電梯，向他走過去。

「你來這裏找人，是不是？」姓萬的將他迎進屋裏，聲音才恢復了正常。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小朋友，乘這架電梯是上不了十二樓的！」

王小克呆了一呆，對方怎知道自己要上十二樓？

「先坐會兒吧！」姓萬的逕自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取出香烟，遞了一口給王小克。

他替王小克燃上了香烟，道：「小朋友，你想找那姓裘的幹什麽？」

「我——我——」王小克不知對方身份，囁嚅着不敢回答。

「不要怕，我和姓裘的是死對頭，」姓萬的說：「你有什麽難題儘量告訴我好了，我會幫忙你。」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尖聲低呼了起來，道：「原來剛才我上你車後的行李箱時，你知道的！」

姓萬的淡淡一笑，道：「小朋友，等你將來學會駕車子時，你便明白車子中多了一人時，司機怎會懵然無知了！」

「可是……可是你爲什麽要帶我進來，而且……而且不拆穿我？」

姓萬的淡淡一笑，道：「爲什麽要拆穿你？古人說，『君子有成人之美』，況且，你只不過是一個小孩子而已。」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對面前這個姓萬的中年男子，增加了一份好感。

「老實告訴你，我是要去救人的！」王小克說。

「救人？」

「是的，我有一個朋友被姓裘的捉去了，」王小克道：「有人告訴我她被囚在這裏。」

「噢！」姓萬的噴了一口烟霧，雙眉緊蹙着，道：「可是你知道要上去救人，幾乎等於無可能的嗎？」

王小克垂下頭來，道：「我也知道，可是，我……我怎能够袖手旁觀？」

「唔，你倒是個重義氣的朋友，」姓萬的道：「這樣吧，我指示你一條路，但救不救得出你的朋友，我可不敢担保。」

「謝謝你！」

「你回到樓下，向右轉個彎，那裏有另一架電梯，直通十二樓——」

王小克聽到這裏，不由暗叫了一聲，原來另有電梯通向十二樓，難怪自己找不到通路了。

「可是，那具電梯是由上面控制的，電梯口有閉路電視攝像管，如果你一按下掣，上面的人便看得見你的樣子，決定是否將電梯降下來接你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樣說來，要上十二樓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了！

「十二樓是裘伯里的私人寓所，平日進出的，都是一些身份神秘的人物——」

「萬先生，那姓裘的到底是做什麽生意的？」王小克忽然問。

「小朋友，對不起，這一點我就不能告訴你了。」姓萬的苦笑一下。

「爲什麽？」王小克詫異地問：「你剛才不是說過，你和他是死對頭嗎？」

姓萬的緩緩點着頭，道：「雖然如此，我還是要替他保持這一點秘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剛才你所說的等於白說了。」

「哦？」

「試想想，我根本連上樓梯的機會也沒有，還談什麽救人！」

姓萬的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再教你一個辦法上去。」

王小克大喜過望，忙問道：「什麽辦法？」

「每天早上，都有個送報童來送報紙，」姓萬的道：「你可以想辦法頂替他上去。」

王小克一面聽着，一面點着頭。

「不過，你可得依我一個條件。」

王小克心下一驚，連忙道：「什麽條件？」

姓萬的說了一聲「你等等」，起身走到房裏，半晌，手中拿着一具打火機也似的金屬物走了出來，向王小克正色道：「這是一具袖珍攝影器，你一進了裏面，便設法替我攝幾張照片！」

「這——」

「這具袖珍攝影器的用法，十分簡單，」姓萬的說道：「只要對着目的物，按下這個掣，不用攪菲林，它自然可以再拍了！」

「可是——」

「唉！小朋友，如果我不幫助你，你根本連上樓的機會也沒有，」姓萬的道：「你仔細想想，替我拍幾張照片而已！」

王小克仍然猶豫着，半晌，問道：「萬先生，你拍這些照片拿來幹什麽？」

「我自然有用途，」姓萬的道：「只要你拍得到，我甚至可以給你一筆錢！」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眼前這個姓萬的會不會是間諜或者特務，利用自己來偵察裘伯里家中的秘密？

姓萬的顯然猜到了王小克的心意，道：「小朋友，我只是一個偵探，受托來調查裘伯里的底細而已。」

王小克本來也想到這姓萬的可能是個私家偵探，但一聽他自己這樣解釋，登時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怎麽樣？」

「——好吧！」

姓萬的大喜過望，道：「好，今晚你在這兒睡吧，明天一早我們依計行事。」

「不行，」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回家。」

「爲什麽？」

「我不回去的話，家裏人以爲發生了什麽事，萬一跑去報警怎辦？」

「這——好吧。」

王小克站了起身，道：「明天一早我來找你。」

「好的，我送你下去吧，」姓萬的道：「那兩個看更狗眼看人低，明天，你聲明找我好了，否則，他們是不會讓你進來的。」

這天晚上，王小克躺在帆布床上，翻側不能入眠。

那帆布床本來是白小妹睡的，然而，她現在落入了裘伯里的手中！

回家時，婆婆已經睡着了，所以，他用不着向她解釋白小妹不回家的原因。

王小克腦際不斷映現那姓萬的影子——他到底是一個什麽人？

休說那姓萬的，就算裘伯里，黑漢子和白漢子，還有那「辣椒仔」，和怪乞丐的身份，自己也是一點都摸不着頭腦。

一想到「辣椒仔」，身上的傷處彷彿又隱隱作痛了，王小克咬了咬牙，下次碰到了他，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頓報復不可！

由於翌日一早便要起來，王小克告訴自己，不能再想東想西了，如果沒有精神，怎能應付那龍潭虎穴？

所以，他摒除一切雜念，逐漸地睡了過去……

× ×

王小克一看到大廈門前的景象，不由呆了一呆。

大廈門前停泊着一輛救傷車，還有幾架警方的吉普車，看樣子便知道發生了什麽意外。

他三步併兩步地趨上前去，只見那兩個看更正對着幾個軍裝警員，口沫橫飛地說着話。

「凌晨六點多，我如常到各樓巡更，巡到十一樓時，忽然聽到一响槍聲，自萬百全先生的寓所裏傳出來，」那看更道：「跟着，萬先生寓所的大門突然打開，一個幪面男子自內奔出，他一見了我，先是一呆，隨卽大力將我一推，向後樓梯衝了下去，我也來不及進去萬先生的寓所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急忙轉身踏進電梯，第一步便是封鎖了通向外面的門，然後打電話報警，跟着不久，你們便來了！」

那幾個警員點着頭，這時，一個警官自內踏了出來，王小克定眼一看，正是周探長的夥伴陳警官。

陳警官的後面，還有幾個醫務人員，正挑着一個担架，向外走來。

担架上躺着一個人，滿身用白布罩着——那是處置死屍的方法。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昨天晚上才和萬百全商量今天早上的行動，想不到他却突然死去了！

王小克踏上前去，高聲叫道：「陳警官！」

陳警官想不到會在這種場合見到王小克，不由呆了一呆，道：「咦，小鬼子，你來這裏幹什麽？」

「陳警官，死者是我的朋友。」

「哦？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姓萬的，對不對？」

陳警官點了點頭，道：「不錯。」

王小克道：「他是自殺的，抑或是被人謀殺的。」

陳警官望着被舁上十字車的屍體，皺着眉回答道：「是被謀殺的，天靈蓋有一個彈痕。」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說道：「兇手呢？」

陳警官苦笑了一下，道：「你開玩笑不成，那有兇手在殺了人之後，待在現場等待警方緝拿的？」

陳警官說罷，便欲轉身去吩咐下屬行事，王小克急忙道：「陳警官，我有幾句話要說。」

陳警官露出不悅的神色，道：「小鬼子，待我辦完正經事，等一會請你喝茶，怎樣？」

「不，陳警官，這幾句話可能對你緝拿兇手有帮助的。」王小克正色說。

陳警官沉吟了一下，終於向王小克走了過去。

「剛才我聽到看更的說，他看見兇手從後樓梯逃下去，對不對？」王小克低聲問。

「不錯。」

「而看更的却乘電梯下樓，這樣說來，看更的應該比兇手更先落到樓下了，對不對？」

「不錯。」

「看更的又說，他一下樓梯便先鎖上了所有的門，然後報警，而兇手也無所遁形了，對不對？」

陳警官畢竟不是愚蠢之人，一經王小克點醒，立卽說道：「兇手仍然在大厦之內！」

「對啦！」

「唔，幸好我早已下令封鎖現場，不准任何人離開，」陳警官道：「現在，該逐層去搜索了！」

「陳警官，我給一個貼士給你，」王小克低聲道：「你只要搜十二樓一層便够了。」

「為——為什麼？」

「因為死者生前告訴過我，住在十二樓的裘伯里，是他的死對頭！」

陳警官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就依你的話，從十二樓開始搜起。」

王小克道：「陳警官，我可以跟你進去看看嗎？」

「不行，這是公事。」

「陳警官，周探長以前也經常准許我陪着，」王小克笑道：「你忘記了嗎？我是個『福將』，現在周探長既然到外埠渡假，你不想乘機立點功勞嗎？」

陳警官猶豫了一下，終於向王小克點點頭，跟着指派幾個便衣警探，跟隨他上樓。

在看更的帶領下王小克和陳警官來到那座獨立的電梯之前，按下了掣。

「警官先生，」看更的道：「等一下有人問你做什麼時，你直言是上樓查案好了。」

果然，天花板的入牆擴音機傳來了一個男子的聲音：「什麼事？」

「查案來的。」

「的」地一聲，擴音機沒有聲了。

「電梯就會下來了。」看更的說。

不一會，電梯門果然緩緩地打了開來，陳警官領先踏了進去。

王小克和三個便衣警探跟隨而進，電梯門一關，緩緩地向上升了。

陳警官心下暗暗詫異，那個「裘伯里」除非是這幢大廈的業主，否則，怎可能自己擁有一部電梯？

不一刻，電梯到了。

一踏出電梯，便是棗紅色厚厚的地氈，一道金色鐵閘，已經打開着，有個僕人似的男子，站在鐵閘口相迎。

陳警官掏出了證件揚了揚，道：「裘先生在嗎？」

「在在，」那僕人連忙道：「請進來坐。」

王小克一踏進客廳，一雙銳利的眼光便向四處搜索，如果白小妹真的被囚在此地，那麼，便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她救出險境了。

這時，那「總經理」裘伯里披着晨褸自寢室裏出來，一見了陳警官，臉上露出愕然的神色。

「你就是裘先生？」

「是的，不知有何指教？」

「今天早上，樓下發生了一樁命案，」陳警官向他解釋：「我們懷疑兇手仍然在這幢大廈之中。」

「哦？」裘伯里托了托眼鏡框，搖着頭：「沒有這個可能！我這個單位是特別設計的，如果不是從上面控制電梯下去接人，連老鼠也不可能跑上來。」

陳警官緩緩點着頭，他早已看得出普通人想闖入這個地方，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

「警官，我的專用電梯整晚沒有用過，自然不會有什麼人闖進來的。」

陳警官尷尬地站地當地，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自己堅持要搜查這個單位，便指明在懷疑對方窩藏兇手了。

是以，陳警官擦了擦鼻子，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警官，我的話已說得很清楚，同時相信你也知道，在沒有我的同意之前，絕對不會有人闖進來的，請你們到其他的單位查看吧。」

陳警官的辦案經驗尚淺，被裘伯里三兩句話，便封住了嘴，一時間不知如何下台。

這時，站在旁邊的王小克開口了，他說道：「裘先生，陳警官是例行公事，四處搜查，既然兇手不可能偷潛入這裏，何妨將房門打開來看看，這並花不了多少時間。」

「是的，是的。」陳警官急忙接口。

裘伯里臉色微微一變，凝眼打量着王小克。

王小克既有陳警官撐腰，怎會怕了裘伯里的眼光，反而瞪了他幾眼。

「——好吧！」

「請問裘先生，這裏一共有多少個住客？」陳警官一面用眼色示意手下搜查，一面問。

「唔——除了我和一個老僕之外，還有個司機，他也是住在這裏的。」

陳警官早已留意到這幢大廈的最頂一層，是兩個單位打通的，因此面積特別寬敞，房間也特別多。

「裘先生自己一個人，用得了這麼多地方嗎？」陳警官問。

「我喜歡大地方。」裘伯里冷冷地回答。

兩人交談間，王小克早已隨着那三個探員四處查看。他眼光尖銳，心細如塵，每一個地方都小心查察，看看是否有暗格之類可供藏人的地方。

然而，陸續搜查了四個房間，都沒有可疑的發現。

最後，王小克和一個便衣警探來到尾房，一扭門柄，房門應手而開。

當房門被打開那一刹那，有一個人自床上彈跳起身，跟着，有人粗聲問道：「誰？」

王小克心下一驚，那便衣警探也想不到房中有人，不由也是嚇了一跳。

這時，那人已經扭亮了床頭燈，向王小克他們望來。

「誰？」那人上身赤裸，身材矮胖，驚詫地望着王小克和便衣警探。

王小克一看到他的樣子，不由低呼了一聲，好熟悉的面孔。

他凝眼一看，腦際立時想起了一個人來，不錯，正是他！那幫「辣椒仔」打倒自己的兩個大漢之一！

然而，他為什麼會睡在這裏？

那大漢却已經望出是王小克，戒備地望着那警探。

「探員。」便衣警探取出證件，向他揚了一揚。

「甚……甚麼事？」大漢的聲音微顫着。

「搜屋，」便衣警探道：「快穿回衣服，站在一旁。」

大漢怎敢違拗，急忙穿好了衣服，垂手站在一旁，王小克和便衣警探便開始展開了搜查。

王小克一邊搜索，腦際間不斷閃着一個念頭：這大漢為甚麼會睡在此地？他既

然是「辣椒仔」的幫手，那麼，辣椒仔和這裘伯里是甚麼關係？

——莫非那個辣椒仔便是裘伯里的兒子？

他思潮起伏，忽然又想起白小妹的下落。

一想起白小妹的下落，王小克再也不理這大漢和「辣椒仔」，究竟是甚麼關係，決定將白小妹找出來再說！

然而，查遍了整個房間，休說白小妹的人影，便是小刀也沒有一把。

王小克和便衣探員失望地離開房間，和其他兩個探員會合綜合報告，結果都是一樣——毫無所獲。

王小克似乎不死心，又到工人房，儲物室，廚房和露台去，看了一遍，發現的確沒有可以藏人的地方，這才來到了客廳上。

裘伯里已顯出了不耐煩的神色，冷聲說道：「你們查好了沒有，我有事要出門去了！」

「裘先生，今天是星期日，」王小克忽然道：「你的工廠不開工，何必這樣催人？」

裘伯里臉色又是一變，凝視着王小克，沉着問：「閣下是誰？」

王小克知道白小妹確切在他手中，可惜沒有證據，又不知道她刻下生死如何，為了使他投鼠忌器，冷冷一笑，說道：「裘先生，你的一切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我。」

「你說甚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裘伯里鐵青着臉問。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你那批貨順利運到了吧？」

裘伯里臉色一變，但隨即恢復原狀，道：「你指那批原子粒？」

陳警官聽不懂他們究竟在說些甚麼，一時插不上口，王小克又道：「好好照顧我的女朋友，那麼，你那批貨便能順利入倉了！」

裘伯里臉上閃過一陣青氣，他乾笑了一聲，道：「小朋友，不知你的女朋友是誰？」

「大家心知肚明算了。」

陳警官聽得一頭霧水，道：「小鬼子，白小妹在裘先生府上嗎？」

王小克為了使裘伯里一時不敢向白小妹下殺手，淡淡接道：「裘先生是好客之人，他會善待白小妹的，我想，再過幾天他便會將白小妹送回來了。」

裘伯里面上神情閃爍不定，王小克攻心為上，接道：「是不是，裘先生？」

裘伯里漫應了一聲，道：「是……是的。」

「好吧，咱們走吧！」

王小克說着領先向外走去，裘伯里急忙送了出來，道：「小朋友，你……你有空的話，不妨留下來談談。」

王小克見他神色怔怔，知道剛才自己的一套攻心計已經得逞，怎肯單獨留下來，淡淡一笑，道：「裘先生，對不起，我還有點事，只希望你早點送我的女朋友回家就好了。」

眾人踏進電梯時，王小克看到裘伯里神情疑惑驚惶，心頭上的一塊大石，不由放了下來。

既然對方被自己三言兩語嚇住了，那麼，白小妹的性命，暫時是沒有問題的。

王小克不敢奢望裘伯里會放走白小妹，但只要她性命無礙，便有機會將她救脫險境。

當然，王小克也想到自己的安全：裘伯里會不會一不做二不休，連自己也擄走呢？

這是很有可能的，不過，為了白小妹，這個險可不能不冒。

電梯來到樓下後，陳警官率領着那三個便衣探員，要到其他單位搜查，王小克推說有事，獨自離開「藍帶路」。

王小克沿着斜坡，向下面走去，再走十分鐘左右，便有賣豆漿和香脆炸油條，王小克不由咽了一口口水，腳下不由加快了腳步。

忽然，前面傳來一陣急驟的馬達聲，一輛電單車正疾駛向斜坡來。

那「卜卜」聲十分刺耳，王小克皺起了眉頭，大清早用這種聲浪擾人，真該罰它一百大元！

正盤念間，那輛電單車，已向前飛馳過來。

王小克見那電單車的來勢似乎迎向自己，心下暗罵了一聲「冒失鬼」，向行人路走去。

然而，那電單車立時轉向，筆直向王小克所站的方位奔馳過來。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暗叫不好，急忙轉身向對面的行人路逃去。

然而，電單車的馬達發出一陣刺耳欲聾的聲音，竟掉頭向王小克轉來。

王小克向後一望，見電單車已來到身後二三尺，一顆心便像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一般，急忙深吸了口氣，向斜坡下疾衝而去。

電單車上的男子頭戴鋼罩，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面目，這時，他正將電單車掉頭，向下追來。

王小克向四週一望，對面行人路上，是個山坡，眼見只有逃上了山坡，電單車才追不上。

於是，他吸了一口氣，不理三七二十一地，向山坡攀爬而上。

背後馬達聲響，那輛電單車又追了上來。

王小克手腳並用，飛快地爬上了山坡，忽聽得腦頂生風，那電單車竟然「飛」上了山坡，駕駛者正加大油門，朝自己追來。

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也，亡命地專揀有山石的地方奔逃。

這時正是早上九時左右，山坡上有不少晨運客，看到怒吼的電單車，追逐着一個小孩子，鏡頭十分驚險，有的大聲叫了起來。

王小克一聽到聲音，情急智生之下，向人聲處奔了過去，可是背後的電單車依然啣尾追來。

「喂，快停車，」有人大聲呼叫：「這樣會弄出人命呀！」

王小克氣喘呼呼，只是向上攀爬，不一會已來到山坡盡頭，原來是一條新築成的馬路。

馬路對面搭着一個大竹棚，看來正欲興建大廈，王小克看見地盤入口處用一塊板遮住，當下不及細想，在空隙間攢了進去。

他攢進了地盤之後，暗想電單車沒法進來，自己總算可以喘一口氣了。

忽然聽到外面馬達聲戛然而止，有人跳下車來，踏着地上的碎石，向地盤走過來。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暗想對方捨棄電單車追進地盤，自己的性命一樣堪虞，急忙向四週望去，只見不遠處有一間倉卒搭成的木屋，正是地盤辦事處。

他猶疑了一下，向木屋奔了過去，暗想只要屋內有人，自後追殺的大漢也不敢公然下手了。

王小克一口氣奔到了木屋之前，伸手一推，木屋門應手而開，然而，屋裏只放着幾張椅子和帳布床，却是空空如也，那裏有半個人影。

王小克叫了一聲苦，轉頭去看，只見那大漢已經踏進地盤，正四處搜索。

王小克見他仍未發現自己在木屋之中，於是，蹲下身來，躡足向木屋門後面走去。

不一會，脚步聲自屋外傳來——那大漢也想到這一點了！

這時，木屋的門開了一半，那人右腿一揚，「砰」地一聲，將木門大力踢開，一時間却不踏進屋來。

王小克藏身木門之後，一顆心如撞鹿一般亂跳着，只希望那大漢不要踏進屋來，否則自己那裏還有命在？

可是，王小克也想到自己的「希望」實在太渺茫，心念甫畢，大漢的脚步聲已踏進了門檻。

王小克發現額上冷汗蠕蠕而動，正沿着臉頰淌了下來，有一陣癢癢的感覺，然而，他任由鹹鹹的汗水淌到嘴唇，滲進口腔，却不敢伸手去抹，這是生死存亡的一刹間，自己稍一行動，被他察覺了所在的話，只有死路一條！

王小克暗暗祈禱，希望在那批晨運客中，有人路見不平，趕上前來搭救，就算爲了「瞧熱鬧」而來，自己也有一綫生機了。

然而，屋外靜悄悄的，一點聲响都沒有！

這不是詛咒那批晨運客的時候，王小克必須打定主意，是先下手爲强，施展「威風八路拳」予那大漢致命部位一擊，然後奪門而逃呢？抑或等他發現了自己，才跪地求饒？

以剛才的情況而看，對方駕着電單車向自己疾衝而來，絕對沒有留情的餘地，馬路上已經如此，在這沒有人踪的木屋裏，他怎肯放過自己？

王小克腦際間閃現這許多念頭，只不過是幾秒鐘之間的事，那人又向內邁了一步。

王小克聽到對方粗重的喘息聲，自己却伏在門後，一點也不敢動彈。

這時，那大漢轉過身來，王小克自木縫隙間向他望去，全身不由如陷冰窖——他手中握着一把黑油油，亮閃閃的短槍！

用不着說，這人是裘伯里在自己離去後打電話通知他騎電單車來截擊的！他一心想置自己於死地！

王小克遭遇過不少險境，然而，每次都有轉圜的餘地，可是這一次却碰上了一個存心殺死自己滅口的兇手，而地點環境於自己又有百弊而無一利！

這時，那大漢仍然頭戴鋼罩，緩緩向木門後走過來。

王小克神經過份緊張，忽然大叫一聲，跳了出來，俯首向那大漢腹部撞去。

那大漢先是吃了一驚，隨卽機警地閃身避開，王小克這一撞用了全身之力，一時收勢不住，向一堆木椅撞了過去。

大漢立時轉過身來，槍咀指着了王小克。

王小克跌在椅堆之中，牽動了身上的創傷，一時爬不起身，只得閉目待死。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冷冷的聲音傳進了耳朵：「把槍放下，慢慢地！」

那聲音十分熟悉，王小克睜眼一看，看到了一個人物站在木屋門口。

那人雖然背着光，可是從他臉上的輪廓也認得出來——他是那個如同殭屍的白漢子！

白漢子手中也握着一把短槍，不過槍管特別長，還是裝上了滅聲器的。

那大漢僵在當地，右手一抖，大概想轉身有所行動，不料「噗」地一聲，手中短槍掉下地去。

「好啦，現在你可以轉過身來了！」白漢子聲音很輕柔。

那大漢緩緩地轉過身去，一看到白漢子，不由滿身抖索，微顫着聲音道：「白……白排長！」

「唔，你倒還認得我！」白漢子臉上毫無表情，但聲音却充滿了感慨欷歔之情，道：「把你的鋼罩除下來吧！」

他那句話似乎是隨口而出，但大漢却似乎聽到了綸音宏旨，手忙脚亂地把頭上鋼罩除下來。

「啊！原來是解團長！」白漢子低呼了一聲：「咱們也該有七八年沒有見面了吧？」

王小克最初聽那大漢稱呼白漢子爲「白排長」時，還以爲白漢子姓白的名「排長」，如今聽到他稱大漢子「解團長」，才知道原來是官階稱呼。

那「解團長」官階雖然較白漢子爲高上幾級，但對他的態度却甚恭謹，垂下首來，道：「白排長，你……你老好！」

「好？」白漢子臉色木然，聲調却極蒼涼：「過着那種不見天日的日子，還能說好？」

「你老……你老是甚麼時候出來的？」解團長訥訥地問。

白漢子嘆了一口氣，並不置答，這時，王小克緩緩自椅堆中爬起身來，走向白漢子。

白漢子向王小克微微一點頭，道：「小朋友，嚇着了你嗎？」

王小克點點頭，向那「解團長」望去時，不由一呆。

剛才在裘伯里的寓所中，看到了那個帮「辣椒仔」的肥胖大漢，眼前這個「解團長」，正是那個身材瘦削的！

「是你！」小克低呼了一聲，忽然想起那天晚上，肥胖漢子曾喚他爲「老解」，當然不會認錯了人。

白漢子不禁愕了一然，問道：「你認識他？」

「哼，他曾經帮一個小子欺負我！」王小克恨恨地說。

「是嗎？解團長？」

那「解團長」這時也依稀認出王小克，赧然一笑，答不出話來。

白漢子道：「小朋友，你打算怎樣報復？」

「讓我也打他幾拳！」

「好，你上前打吧！」

王小克猶疑了一下，對方足足高出自己兩個頭有餘，如果他還手的話，自己必定要吃虧。

「放心吧，」白漢子見王小克趦趄不前，說道：「有我在，料他也沒有胆子還手！」

王小克將信將疑，踏前一步，緊揑住拳頭，一拳向他腹部打去。

那「解團長」呻吟了一聲，身子一俯，但立卽站直起身，仍然垂着手。

「再打吧！」白漢子道。

王小克「呼」地一聲，又是一拳向前遞出。

那一拳王小克用上了十成力，結結實實地擊在「解團長」腹部。

他又輕哼了一聲，這次却沒有俯下身，而直挺挺地站着，準備捱王小克的第三拳。

王小克見他果然不敢還手，又是詫異，又是同情，他拍拍雙手，道：「好吧，先打兩拳，以後再和你算賬！」

「咦？怎麼你不再打了？」白漢子問道。

「我——我小鬼子不打無還手之力的人！」王小克說。

白漢子緩緩地點着頭，道：「解團長，這位小朋友打也打過了，你說，以下應該怎辦？」

解團長額上冷汗簌簌而下，只見他渾身抖個不停，道：「白……白排長……，你……你饒我一次，我……我從此脫離他們，再……再也不敢出來了！」

「饒你？」白漢子淡淡地：「你可知道我一向的規矩？」

解團長聞言臉上更無半點血色，忽然「噗」地一聲跪在地上，向白漢子叩着頭，顫聲道：「白排長，你老人家破一次例吧！」

白排長道：「我白殭屍可曾爲甚麼人破過例？」

解團長叩頭如搗蒜，顫聲道：「小人該死，小人該死！」

「也罷，你起來吧！」

解團長遲疑着不敢爬起身。

「我叫你起來！」

解團長這才踉蹌地爬起身來，整身衣衫已被汗濕透了。

「好吧，以前數十下，現在對你寬容一點，加多五下！」

王小克見那解團長嚇成那副模樣，心下暗暗瞧不起他，這時見他眼神一亮，似乎有了一綫生機，然而却不明兩人在說些甚麼。

「趁我現在還沒有改變主意之前，開始吧！」

「是，是！」

解團長說罷，也不拿鋼罩，忽然提了一口氣，向屋外疾奔而去。

白漢子轉過身，口中數着：「一，二，三，四，五……」

王小克這才明白白漢子是給那解團長逃生的機會，當他數到第十五下時，手槍便要發射。

只見那解團長亡命般地向地盤外奔逃，片刻之間，已逃了二三十碼。

白漢子口中喃喃有辭，已經數到了第十一下。

就在這個時候，那「解團長」已接近了地盤出口處，向竹棚攢身而出。

王小克心下十分矛盾，既希望那個「解團長」逃過一死，又希望白漢子消滅了他。

這時，解團長已經攢出竹棚，王小克暗想總算被他逃過一死了。

然而，白漢子「十五！」一聲甫出，便揚起手來，「噗」地一聲，手槍已然發射。

王小克向前望了一眼，地盤中空空如也，那裏有半個人影，白漢子這一槍是白射了！

「唉！他終是難逃一死！」白漢子嘆了一聲，道：「雖然我多給了他一半的逃生機會。」

王小克吶吶道：「白……白先生，他已經逃走了啊！」

「逃走？」白漢子道：「你錯了，在我『白殭屍』槍下逃生的，二十年來只有一個，他是國內的短跑冠軍，我數到第七下，他已經跑出我的射程之外。」

「可是……」

「你不信的話，我帶你去看看吧！」

白漢子搭着王小克的肩，向外走去。

兩人來到地盤外，果然看到那「解團長」伏屍竹棚之外，後腦有個彈孔，殷紅的血兀自汩汩地流了出來。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王小克張大了口閤不攏來。

「很簡單，我的眼力好，子彈從竹棚空隙間穿過，」白漢子緩緩走向竹棚，指着兩根竹之間的空隙，說道：「就是這裏了！」

王小克踏上前去一看，果然看到其中有一根竹，被子彈擦破了少許。

「唉！近年來疏於練習，已經退步了，」白漢子望着地上的屍首，喃喃地道：「換作以前，子彈怎會擦及竹身？」

王小克料不到他槍法如此了得，心下暗暗吐舌。

白漢子向四週望了一眼，道：「小朋友，快離開這裏吧，等一下被人看到了，又要惹麻煩。」

兩人匆匆忙向山下趕路，不一會已經來到了市區，白漢子似乎不欲拋頭露面，截了一輛的士，打開車門，向王小克道：「小朋友，上車吧！」

「去……去那裏？」王小克一面踏上車，」一面問。

白漢子向司機說了一個地址，道：「啊？你不想找回你的女朋友了嗎？」

王小克心下一動，道：「你知道她在那裏？」

「既然不在裘伯里的架步，自然在龍司令的『湖邊別墅』了。」

「誰是龍司令？」

「裘伯里的頂頭上司。」

「白先生，你們……你們以前好像是在一個軍團裏做事的？」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時候，你一定是個很出名的神槍手。」

白漢子緊閉着唇沒有出聲，王小克見他神色肅然，也就不敢多問。

不一會，車子在一個巴士站經過，白漢子忽然道：「在這裏停車便可以了。」他付過了車資，和王小克一塊步下車來。

王小克望一望四週的環境，前面是本市著名的大淡水湖，白漢子所指的「湖邊別墅」，大概就在不遠處。

「你爬得動嗎？」白漢子忽然問。

王小克經過剛才一番奔逃之後，身上傷處筋骨酸痛，但他要强好勝，點頭道：「當然爬得動。」

「好，上山吧！」白漢子說着，逕自向山坡爬了上去。

王小克料不到又要爬山，但見白漢子動作快捷，已經爬了上去，只得一咬牙關，自後跟上。

兩人沿着小徑爬了半個小時左右，當時太陽已升了上來，王小克已累得滿頭大汗。

然而，白漢子臉上一點汗珠也沒有，而且好像越爬越勁一般。

「白……白先生，你今年幾歲？」王小克忽然問。

「你猜猜看。」

「三十五？」

「哈！快六十了！」

「眞的看……看不出。」王小克一面喘着氣，一面說道：「你的體力，還這麼好。」

「當年行軍時，我試過一天走三十里路。」白漢子說。

又爬了一會，王小克看到了一座白色的別墅，座落在淡水湖的上面。

「白先生，那……那座別墅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王小克問。

「不錯。」

「你認識那個『龍司令』？」

「豈止認識，我們是將近二十年的同學。」白漢子望着那別墅出怔。

「等一下咱們就這樣進去拜會他？」

白漢子雙唇牽動了一下，道：「小朋友，我見你做人重義氣，這才帶了你來，如果你再問三問四，等一下發生了甚麼事我可不負責。」

王小克被他斥責了一句，心下雖然不快，却也不敢出聲了。

白漢子領先朝「湖邊別墅」爬去，當兩人來到了圍牆底下時，白漢子匐伏着身子，緩緩地向右邊爬去。

王小克見他神色緊張，也伏下身來，以手代腳，緩緩跟上前。

白漢子忽然停下來，取出懷中短槍，檢查一下槍夾中的子彈，然後繼續向前爬去。

不久，兩人來到了一棵大樹旁，白漢子沉吟了一下，爬上樹去。

王小克仰首望去，只見他瞇着眼，向別墅之內望去。

不一會，他向王小克招一招手，示意王小克也爬上樹去。

王小克的爬樹本領，自然不會比白漢子遜色，片刻間已爬上樹去，坐在樹椏之間。

當他向別墅中望去時，不由呆了一呆，只見別墅前的廣場上，有個其大無比的游泳池，那游泳池足足有普通的兩倍之大，池中水清見底，然而，泳池下兩旁却有不少鐵門攔着。

在泳池旁邊，有一把太陽傘，太陽傘下面的帆布椅上，躺着一個穿三點式泳衣的少女，雙手放在胸前，鼻樑上架着黑鏡，也不知道是在做日光浴，抑或已經睡着了。

白漢子望着那少女呆呆出怔，王小克看到她美妙的胴體，不由咽了一口口水。

那少女一動不動地，躺在帆布床上。

白漢子喃喃地道：「克大哥呢？」

王小克轉頭望一望白漢子，只見他一向沒有表情的臉孔，如今竟然雙眉緊皺，似乎憂心忡忡。

他一聽到「克大哥」三個字，不由想起了那個皮膚黑黑，也是形同殭屍的黑漢子來。

「白先生，克……克大哥就是那個啞巴？」王小克問道。

白漢子點了點頭，道：「昨天晚上他到這裏來，然而到現在還不見他回去。」

話說到這裏，別墅的側門突然開了，一羣大漢向泳池這邊走來。

在那批大漢之後，有一個人半垂着頭，雙手反綁，被他們簇擁而來，王小克險低呼了出來——他正是啞巴黑殭屍，白漢子口中的「克大哥！」

險死還生　再度逃亡

白漢子一看到黑殭屍，神情極為激動，顫聲道：「克大哥果然不小心落在他們的手中了！」

這時，大漢們已經將「黑殭屍」押到泳池旁，那少女聽到人聲，放下黑鏡，坐直起身。

其中一個大漢走向少女，俯身向她說了幾句話，少女拿着眼鏡，吸着嘴轉身向內走去。

「他……他們想幹甚麼？」白漢子喃喃地。

王小克沒有答話，他凝眼望着那少女苗條美好的背影，暗暗讚了一聲。

那幾個大漢將「黑殭屍」推到泳池邊，合力要將他推下泳池。

白漢子大吃一驚，顫聲道：「他們要水浸死克大哥！」

「克大哥會游水嗎？」王小克急急問道。

白漢子先是呆了一呆，隨卽淺笑一聲，道：「對啦，我差點忘記克大哥的泳技比我高出幾籌，就算全身被綁，一樣浸不死他的。」

這時，有一個大漢轉身走到池畔一個石几旁，伸手按下了一個掣。

只聽得「軋軋」聲響，泳池四週水面突然伸出了一道鐵板，四下裏合攏起來。

白漢子大吃一驚，顫聲道：「原來泳池上面有蓋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已經猜到那泳池的設計了，當鐵板接攏之後，再放滿了水，人被置身其中，天大的泳技，也無從施展，用不了半個小時，便會被浸死在其中！

白漢子不及細想，忽然大叫一聲，飛身撲了下去。

王小克吃了一驚，但已經來不及阻止他，只見白漢子如一隻大鳥般，向其中一個漢子撲去。

那幾個大漢聽到叫聲，正紛紛轉頭來看，白漢子身在空中，已經取出了手槍，「噗！噗！噗！」幾聲輕響，那幾名大漢紛紛倒地。

白漢子身子落下地去，在地上滾了一滾，旋卽彈跳起身，衝到「黑殭屍」身前，也來不及替他鬆綁，拉着他向圍牆這邊爬來。

當兩人來到圍牆邊時，王小克伸出手來，道：「白先生，我拉你！」

白漢子自懷中取出一把小刀，割開「黑殭屍」身上的繩索，道：「克大哥，你先上！」

「黑殭屍」身子一恢復自由，疾若靈猴一般，爬上了圍牆，將手遞給王小克。

王小克剛才出聲要以手相扶的，只是一時熱血上衝，見義勇為而已，絕沒有估計到自己的力道，當「黑殭屍」伸手勾住自己時，只覺對方身子奇重，反而被他拉得向前仆去。

王小克心下一愕，料不到「黑殭屍」瘦得像皮包骨一般，身子的重量却如此厲害，被他一扯之下，翻身自圍牆上跳了下去。

白漢子暗叫一聲不好，趨上前來把王小克接住。

就在這個時候，「砰」地一聲，子彈自別墅裏呼嘯而來，擊在圍牆之上，登時沙石紛飛！

王小克暗暗焦急，白漢子拉住了他，道：「找地方掩護自己！」

說罷，白漢子放開了王小克，向一塊假山石後竄了出去。

王小克左右打量了一眼，見離自己三四尺之外，有一個石几，急忙飛撲下地，向石几滾了過去。

身子剛停定，槍聲卜卜，假山石那邊碎石紛飛，別墅裏的槍手，都將白漢子當作目標。

王小克向上一望，「黑殭屍」已經爬了出去，可是目前兩人陷入重圍，恐怕難有脫身希望。

白漢子藏身假山石之後，朝槍聲來處反擊，可是，那槍手所處的地方十分隱蔽，竟是傷不了他。

白漢子心想還是儘速離開別墅為妙，轉頭望去，假山石後面，正是圍牆最矮的一處。

他略一沉吟，翻身一彈，跳上圍牆。剎那間槍聲卜卜，王小克急忙將頭埋在石几之下，不敢稍動。

過了半晌，槍聲停止了，人聲跟着響起來。

王小克向前一望，只見幾個手中握槍的大漢，自別墅裏奔了出來。

「何兄小心，那白殭屍可能還在附近！」有人高聲叫了起來。

「不怕，他剛才被我一槍擊中手臂，英雄無用武之地了！」那人一面說着，一面向王小克藏身之地走了過來。

王小克甫脫虎口，如今又處身在險境之中，一顆心不禁又怦怦亂跳起來。

「出來吧，小兄弟！」

王小克的心一沉，抬頭望去，只見一個滿面鬍鬚的漢子，正俯首望住了自己。只得乖乖地爬起身來。

那鬍鬚漢又趨上前來，在王小克身上摸索一會，查明他身上沒有武器，這才大力一推，將王小克推到游泳池畔去。

「這小子是誰？」有個大漢問。

「和白殭屍一塊來的，當然是他們的人！」鬍鬚漢子答道。

王小克緊閉着唇不出聲，另幾個大漢搬起了地上的屍體，向內走去。

「他媽的，被他們逃走了！」有人從外面圍牆爬了進來，高聲叫道。

「派幾個兄弟一路搜下去！」鬍鬚漢子道：「那白殭屍右臂受了傷，一定逃不了多遠！」

「是！」

鬍鬚漢子吩咐完畢後，轉頭向王小克望來。

「小兄弟，跟我來吧！」

王小克出乎意料之外地馴順，向那鬍鬚漢子點了點頭，踏上前去。

鬍鬚漢子領着王小克向內走去。王小克心中忐忑不安，默默地跟在後面。

兩人一踏進客廳，便有個身材矮小，相貌猥瑣的中年男子趨上前來。

王小克望他一眼，只見他身上衣着十分華麗，和他的樣貌，實在十分不相襯。

「甚麼事？被他們逃走了？」

鬍鬚漢子垂下首來，道：「是的，胡師爺！」

「唉！眞該死！」胡師爺頓了頓足，道：「你們這些人，全是飯桶！」

鬍鬚漢子低垂着頭，不敢置答。

胡師爺轉頭向王小克望來，詫異道：「這位是誰？」

「跟白殭屍一道來的。」鬍鬚漢子答道。

「哦？」胡師爺上下打量着王小克，道：「你是他的甚麼人？」

「萍水相逢的朋友。」王小克答，他生怕兩人誤會自己是「白殭屍」的好朋友，因此加上「萍水相逢」四個字，以示大家相交不深。

「唔——」胡師爺緩緩點着頭，道：「帶下去吧！」

王小克聽他語調有異，知道這一帶下去的話，恐怕凶多吉少，急忙叫道：「我要見龍司令！」

「哦？」胡師爺愕了一愕，道：「甚麼龍司令？」

「我要見他！」

胡師爺面色凝重，向鬍鬚漢子揮了揮

手，在王小克身前來回踱着步，半晌才道：「你見龍司令幹甚麼？」

「我有話要和他說。」

「甚麼話？」

「這個你管不着。」

「龍司令無暇見你！」胡師爺忽然在王小克身前站定，向鬍鬚漢子揮了揮手，道：「帶下去吧！」

鬍鬚漢子聞言又來扯王小克。

「那我要見裘伯里！」王小克情急智生，只想拖延時間。

胡師爺聞言又是一呆，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你可認識不少人啊！」

「胡師爺，」鬍鬚漢子忽然插口道：「這小子會不會是裘先生要的人？」

胡師爺雙眉一揚，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不錯，我一時竟沒有想到！」

王小克心下一凜，料不到弄巧反拙，一顆心怦怦地跳了起來。

半晌，胡師爺道：「將他帶到外面，讓他代替『黑殭屍』吧！」

「是！」

王小克大吃一驚，想到了泳池上的蓋，不由渾身打了個寒顫，雙手亂搖，道：「不，不！」

那鬍鬚漢子臂力奇大，一把將王小克抓了起來，向外面走去。

他將王小克抱到泳池畔，拋下泳池。

「噗通」一聲，王小克摔下泳池，向下沉去，然而，他很快便浮了上來，雙手亂撥，向泳池畔游來。

那鬍鬚漢子轉身到石几旁，按下其中一個鞸，泳池四週的鋼蓋，又緩緩地合了上來。

王小克又驚又急，他雖然不懂水性，但這時竟然被他游到了淺水的地方，雙手一伸，拉住了緩緩向外伸展的鋼蓋，便欲爬上來。

鬍鬚漢子陰惻惻一笑，施施然地踏上前來，舉脚一踢，王小克只覺右掌五指劇痛，立時鬆手。

鬍鬚漢子跟着一脚向王小克左手踏來，哈哈笑道：「下去吧！」

王小克一聲慘叫，墮下泳池，當他浮上來時，腦頂碰到一樣硬物，原來鋼蓋已經伸過了他所處的部位。

王小克心下一急，張口吃了一口水，刹時之間，死亡的陰影罩了上來。

然而，王小克畢竟是遇過不少驚險事件的人，他立即告訴自己，在這個生死關頭，如果自己亂了方寸，只有促進死亡！不但要鎮定，而且要冷靜，然後才可能有一絲希望！

王小克咬一咬牙，忍住了氣，向前望去。

泳池中水清見底，依稀看得到前面仍然有光亮，鋼蓋還沒有完全合攏。

他雙腿在水中一踢，手臂平伸，向光亮處游了過去。

說也奇怪，原本不懂水性的王小克，這時竟然平穩地向前游了過去。

原來游泳這門技藝其實十分簡單，多數人一下了水，便六神無主，驚恐無已，因此肚中吃飽了水，便往下沉去，死亡的可能性極大。王小克心神一定，先忍住了氣，全身放鬆，雙腿從泳池下一撐，自然而然會向前而進。

他來到了泳池當中，急忙伸手抓住鋼蓋邊沿，這時，鋼蓋仍然緩緩地伸展着。手一抓住了鋼蓋，王小克立時浮出水面，吸了一口大氣。

就在這個時候，上面「咚咚咚」地傳來了脚步聲，王小克暗叫不好，那鬍鬚漢子又上來了！

果然，手指端又傳來一陣劇痛，鬍鬚漢子的皮鞋，重重壓了上來。

王小克劇痛之下，沒有辦法不放手。

就在他往下面墮下去之時，大力吸了一口氣。

「砰！」地一聲，鋼蓋合攏了，四週頓時黑暗下來，那鋼蓋的設計者顯然是個天才，其間竟然沒有一點空隙剩下來。

王小克緩緩地向水面浮上，由於浮力太大，頭頂又碰上了鋼蓋劇痛異常，然而，王小克並沒有叫出聲來，心底下反而一喜。

原來水面和鋼蓋之間，還有三四寸的空隙，這樣看來，一時間是不虞被水窒息而死的了。

可是，王小克畢竟是不識水性之人，很快地往下沉去。

慌亂間，王小克又吃了幾口水，這才浮了上來。

這一次，王小克吸了一口氣，等待再度下沉，他取出特製的袖珍電筒，向水中射去，辨明了方向後，掙扎着往淺水的部位游去。

不一會，王小克已經來到水只及腰際的部位，蹲下身來，將頭仰起呼吸着。

暫時之間雖然沒有生命的危險，可是，總不能長此下去，必須想辦法離開這可以令人致命的泳池！

他拿着袖珍電筒，向游泳池四週照射，可是，一點東西也看不到。

王小克吸了一口氣，將頭埋到水中，睜開眼睛，這才依稀看到游泳池四週的情況，只見前面有幾個鐵柵，裏面黑漆漆地，看不到是甚麼東西。

忽然，那鐵柵緩緩地向上升去，露出了一個洞。

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因爲鐵柵是被控制的，除非有人要放出自己，否則，鐵柵不會自動地向上升！

那鐵柵門口高約呎半，横大約兩呎，正可容人身爬過去。

洞口通到甚麼地方？

王小克的袖珍電筒，牢牢射住了洞口，猶豫着。

他心底下在想，要不要爬過去看看，也許眞是一個出口？

王小克打量着洞口和自己所在相隔的距離，大約只有三四碼遠。如果自己屏住了氣息，游到洞口去，亦不是一件難事。與其坐在這裏一籌莫展，倒不如游去看個究竟！

王小克打定了主意，猛地仰首吸了一口大氣，潛下水去。

他手中仍然緊緊地握住袖珍電筒，緩緩地在水底下向洞口走去。

不一會，他已經來到了洞口之前，將袖珍電筒湊前一照，裏面黑漆漆地，看不

到盡頭。

王小克躊躇一會，俯身向洞口爬去。

洞裏的水和泳池中有點不同，王小克感覺得到，它鹹了些少。

王小克將袖珍電筒向前照射，一步一步地，向前爬行着。

忽然，王小克發現前面有物事在蠕蠕而動，定眼一看，不由渾身一抖，叫出聲來！

然而，在水底下一張口，水便往口裏衝去，王小克吃了幾口水，手忙脚亂地掉頭往洞外逃去。

在洞裏面，有一條粗同兒臂的大蟒蛇，正盤着身子，昂高了首，對着王小克吐舌引信！

王小克驟然見到渾身綠油油的大蟒蛇，這一驚非同小可，若非他身體矮，一時間怎掉得了頭？

王小克雖然吃了幾口水，仍然亡命般地向外爬着，也不知這是心理作用還是怎的，吃下肚中的那幾口水，竟然有一陣腥味。

一想到那條大蟒蛇，王小克心中一悶，便欲嘔吐起來。

好不容易逃出了蛇洞，王小克浮出水面，吸了幾口氣，正欲往淺水地方游去，突然脚下一緊，有一件滑膩膩的物事纏了上來。

王小克大驚失色，因爲用不着問，那一定是大蟒蛇！

王小克料不到大蟒蛇說動便動，來得如此之快，急忙踢了踢脚，想把大蟒蛇甩脫。

然而，那纏上來的物事越來越緊，那裏甩得掉它？只覺那物事蜿蜒而上，先是纏上了自己的小腿，跟着，大腿，腰部，手臂。

王小克緊張恐懼之情，突然襲上心頭，手上一鬆，袖珍電筒掉下泳池底去，熄了！

四週一陷入黑暗，心底下的恐懼更加厲害，這時，他那裏還顧不顧得鎮定，渾身亂動，在水底下掙扎了起來。

那大蟒蛇越纏越緊，王小克雙手亂揮，刹那間，又吃了幾口水，無意間觸到蟒蛇的頭，手指一痛，竟是被大蟒蛇咬了一下！

王小克腦際一黑，險險昏死過去。

那大蟒蛇吐舌引信，往王小克的面門迎來，王小克「咕嚕咕嚕」，連吃了幾口水，肚子已經漲了起來。

就在這千鈞一髮間，忽覺那大蟒蛇一陣顫助，纏住自己的下半身突然鬆開了。

跟着，一隻手臂抓住了自己，向外拉去，扯脫了大蟒蛇的夾纏。

王小克這時幾乎已陷入昏迷之中，迷迷糊糊地被人拖着，在水中前進……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王小克才幽幽轉醒，睜開眼來，四週仍然祗是一片黑暗，令人心悸的黑暗！

王小克呼吸了幾下，已經離開泳池了！然而，自己究竟身在何方？

他輕輕地動了一動，只覺週身酸痛，頭昏腦漲。

忽然，他覺得黑暗中並不止他一個人……因爲他聽到呼吸聲。

王小克心下一懍，掙扎着坐直起身，顫聲問：「是……是誰？」

「小鬼子，你醒了？」是白小妹的聲音。

一聽到白小妹安詳的聲音，王小克大喜若狂，倏地向白小妹的聲音來源望去，一面叫道：「小妹！」

可是，脚下絆到一個人體，立時仆倒下地。

「小鬼子，你怎麼啦？」黑暗中，傳來白小妹關切的聲音。

「我——我不碍事。」王小克說着，伸手向地上的人體觸去。

忽然，「拍！」地一聲，王小克的手掌被人打了一下。

「你是誰？」王小克問。

「小鬼子，他是『辣椒仔』。」白小妹道：「你還記得他嗎？」

一聽到「辣椒仔」這個名字，王小克心頭火起，登時便要發作。

白小妹猜到他的心意，一雙柔若無骨的手格了上來，低聲道：「剛才你被大蟒蛇纏住，是他救你的。」

王小克聞言一呆，不再出聲。

「辣椒仔」冷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過了半晌，王小克實在忍不住了，道：「小妹，你……你怎會在這裏的？」

「唉，這件事說來話長，你現在既然醒了，咱們得設法逃出去才說。」

「這是甚麼地方？」

「湖邊別墅的地牢，」白小妹道：「和泳池相連着。」

「怎樣逃出去？」

白小妹道：「辣椒仔以前來過這裏，曉得地形，只是合我們兩人之力，扳不開那道暗門。」

王小克見「辣椒仔」一直緘默着，也不便上前和他搭訕，道：「你猜我們三人之力夠了吧？」

白小妹朝辣椒仔問道：「辣椒仔你認爲怎樣？」

辣椒仔「唔」地一聲，站起身來，淡然道：「跟我來吧。」

白小妹扶着王小克站起身，道：「你走得動嗎？」

「我不碍事。」

兩人隨着辣椒仔，向前走着，不一會來到一道牆角之前，辣椒仔伸手在牆壁上摸索着，半晌，忽然說道：「將肩膊抵住這裏，大力往外推。」

兩人覷準了方位，將肩膊靠了上去，辣椒仔道：「你們一聽到『三』字，便發力向外推。」

「好！」白小妹答。

「一，二，三！」

「那三」字剛出口，三人用盡全身氣力，頂住了那道牆壁，向外推去。

那道牆壁被三人一推之下，竟然緩緩地移動了寸許，辣椒仔歡呼了一聲，道：「好，聽我號令，再繼續努力……」

「一，二，三！」

三人合力一推，那道牆壁又向外移動了寸許，光綫跟着透了進來。

辛苦了大約半個時辰，暗門終於被推開了，外面是一道石級，石級盡頭有道木門，光綫自木門的縫隙間透了進來。

三人分別閃身而出，「辣椒仔」一馬當先，搶上石級，向外望去。

木門外面，正是「湖邊別墅」的後花園，這時，後花園中沒有半個人影。

辣椒仔用力試一試門柄，竟然應手而開。

三人離開地牢後，向對面的圍牆竄了過去，片刻之間，已經安然離開「湖邊別墅」。

辣椒仔望一望四週，道：「我朝左邊小徑下山，你們朝右邊！」

「為——為甚麼？」白小妹問。

「不為甚麼，這比較安全。」

白小妹還要說話，王小克拉了她一把，逕自向右邊小徑走去。

白小妹沉吟一下，自後跟來。

兩人一步一回頭，見後面並沒有人追來，這才稍為放心。

「小鬼子，如果不是『辣椒仔』，咱們還真脫不了險哩！」白小妹道。

王小克漫應了一聲，並不答話。

「小鬼子，你怎麼啦？」白小妹看出了端倪，低聲問：「還在生他的氣。」

「沒有。」

「不要騙我。」白小妹將手掛在王小克的臂彎中，笑道：「你們大家只是一場誤會而已！」

「誤會？」王小克嗤了嗤鼻，揚起了恤衫，指着身上的傷痕，恨恨地道：「我這些傷痕也是誤會？」

「他下手是重了一點。」

「哼，帶了幫手來欺負我，簡直是小人！」王小克恨恨地道。

「小鬼子，那兩個大漢不是他帶來的幫手，」白小妹道：「你知道嗎？辣椒仔就住在那幢『龍山別墅』之中。」

王小克愕了一愕，道：「真的？」

「唔，那兩個大漢，瘦的那一個叫解明，胖的那一個叫解光，是兩兄弟，」白小妹道：「昨天晚上，他們是奉命去擄綁辣椒仔的！」

王小克腦際一亮，怪不得辣椒仔會在龍司令的「湖邊別墅」之中。

龍司令是裘伯里的上司，而老解和小解，是裘伯里的手下！

王小克在裘伯里的居所中，見過小解，而老解在追殺自己時，被「白殭屍」殺掉了！

從這看來，「辣椒仔」和裘伯里他們也是對頭。

「辣椒仔」是甚麼人物？他不但脾氣怪癖，而且舉止也怪癖，施捨給乞丐，那是王小克得未曾見的事。

這時，兩人已經下了山，剛巧有輛來回市區和郊外的十四座位小巴經過，兩人截住了小巴，跳上車去。

一個小時後，而人已經回到家中，婆婆見兩人平安歸來，當然喜不自勝。

吃過晚飯後，王小克問道：「小妹，那辣椒仔，到底是甚麼人？他有向你提過嗎？」

白小妹點了點頭，道：「當然有，我們被關在地牢中，閒着無事便說了起來，唔，他倒是個相當健談的人哩！」

王小克聽他又稱讚「辣椒仔」，心下有氣，並不接話。

白小妹和他相處時日已久，早已摸透了他的脾氣，不由「噗哧」一笑。

「笑甚麼？」王小克問。

「小鬼子，你呷醋的神情很好看。」

「誰呷醋了？」王小克臉上一紅。

「那你幹甚麼吹起了嘴？」白小妹笑着問。

王小克揮了揮手道：「算了，你還沒有告訴我關於那個『辣椒仔』的事哩！」

白小妹斂起了笑容，正色道：「你可猜得到他是誰的兒子嗎？」

王小克搖頭道：「你問得奇怪，我怎有可能知道誰是他的父親！」

「這人你見過的。」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裘伯里？」

「不對！」

王小克眼珠一轉！忽然用力一拍大腿道：「是那個乞丐！」

「不錯，正是那個乞丐，」白小妹頓了一頓，詫異地問道：「咦？你怎麼會知道？」

「很簡單，從他施捨那乞丐的出手便看得出來——」王小克說到這裏話聲戛然而止，喃喃地道：「怪了，天下間那有兒子住豪華別墅，而父親竟然淪落在街頭做乞丐來的？」

「事情就怪在這裏，」白小妹也蹙起了秀眉，道：「我三番四次問他究竟是為了甚麼，他死也不肯說，其中好像有一個大秘密似的。」

「除了這一點之外，你還查到他甚麼？」王小克側頭問。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他言語吞吞吐吐，隱約暗示我，他們父子遭遇着一個大難題，一個無可挽救的大難題。」

「小妹！」王小克若有所思地，嘆了一聲。

「甚麼事？」

「你說那乞丐會不會是『辣椒仔』的親生父親，而他自小便送了給人，現在長大了，得悉了自己的身世，因此要找回生父？」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說道：「那『辣椒仔』姓倪名繼祖，他的父親叫倪龍山，『龍山別墅』就是他父親發跡時建造而命名的。」

「唔，如果我們的推測沒有錯，那麼，這個『倪龍山』一定就是『辣椒仔』的生父。」

這時候，屋外忽然傳來阿發的聲音，「婆婆，小鬼子回來了沒有？」

王小克轉頭一望，見婆婆正在假寐中，急忙奔出屋去，想叫阿發不可吵醒婆婆，怎知奔出屋來，見到阿發身旁站着的那個人時，不由呆了呆！

站在阿發身旁的，正是那個頭髮蓬鬆的怪乞丐！

那怪乞丐一見了王小克，臉上露出喜色，趨上前來，道：「小朋友，我找得你好苦！」

王小克料不到「說曹操曹操就到」，楞楞地望住了那乞丐，一時做聲不得。

「小鬼子，」阿發踏上前，道：「你這兩天跑到那兒去啦？」

王小克望了阿發一眼，又看看那乞丐一下，想不通這個乞丐為何要找自己。



王小克為大蟒蛇纏住，掙扎不脫，危在頃刻。

那乞丐左右望了一眼，道：「小朋友，我……我可以進屋和你談一會話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生怕吵醒了婆婆，指着前面一塊石頭，道：「有話到那邊去說好了。」

「不，」乞丐搖着頭，道：「實不相瞞，我這次是冒險來見你的，萬一被他們發現了我的踪跡，大家都沒有好處。」

王小克實在猜不透他這句話的意思，沉吟了一下，道：「好吧，請進。」

三人來到屋中，白小妹一見了那乞丐，也是呆了一呆。

那乞丐倒是很有禮貌，笑着和白小妹點了點頭。

王小克拉過一張椅子，請那乞丐坐下後，道：「有甚麼話要說？」

「這個——」乞丐擦了擦鼻子，道：「其實也沒甚麼，我只是想問一問，那天叫你拿一百元給我的男孩，這幾天跑到那兒去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暗想「辣椒仔」大概天天都偷溜出來見他的親生父親，這兩天由於被裘伯里所囚，因此不能前來看他。

「他被人捉去了！」王小克道。

「甚麼？」乞丐倏地站直起身，緊張得渾身發抖，顫聲問道：「是……是誰捉他的？」

「放心，你的兒子跟我們一塊平安脫險了。」王小克告訴他。

乞丐吁了一口氣，可是立時訥訥問道：「你……你們怎知他是我的兒子？」

「是他親口告訴我的。」白小妹插口說。

「哦！」乞丐這才鬆了一口氣，坐下來問：「究竟是誰將他捉去的？」

「是一個叫裘伯里的男子，」王小克問：「你認識他嗎？」

「當然認識。」

「對了，你認識一個叫倪龍山的人嗎？」白小妹忽然問。

那乞丐驟聞「倪龍山」這個名字時，臉上神色一變，囁嚅着答不出話來。

「認識嗎？」王小克追問。

「認……認識，」乞丐嘆了一口氣道：「不過，我和他不大熟。」

「可是，你的兒子卻叫這個倪龍山做父親哩！」白小妹說話時，凝眼注視着乞丐的反應。

乞丐幽幽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道：「既然知道繼祖平安無事，我也該走了。」

王小克見他神情憂鬱，道：「老先生，有時候因為環境所逼，將自己的親生骨肉送了給人，是值得原諒的。」

「你說什麼？」乞丐呆了一呆。

王小克向他赧然一笑，道：「希望你們父子早日團圓。」

乞丐緩緩地點着頭，道：「快了，時間也差不多啦！」

王小克聽了這句話，一時摸不清頭腦，那乞丐已經轉身踏出屋去。

白小妹猶豫了一會，追上前，道：「老先生，你的兒子現在住在『龍山別墅』，你可以去看他。」

乞丐回頭望了白小妹一眼，感激地道：「我知道，小妹妹。」

白小妹轉身回屋，王小克問道：「小妹，明天你敢不敢上班？」

「你說呢？」白小妹苦笑了一下，道：「那是一爿表面上做正當生意，暗底下幹非法勾當的工廠，能做得下去嗎？」

王小克眼珠一轉，忽然彈跳起身，道
：「不好！」
「怎麼了？」白小妹被他嚇了一跳。
「你……你有沒有向工廠填寫這裏的
地址？」王小克問。
白小妹點了點頭，隨卽想到其中關鍵
，道：「他們一發現不見了我，一定會追
上這裏來！」
「這……這如何是好？」王小克一時
之間急得團團亂轉。
「咱們立刻離開這裏，躲到別的地方
去。」白小妹說。
「躲到那裏，」王小克望了床上的婆
婆一眼，道：「婆婆呢？」
白小妹道：「他們要的只是我和你，
婆婆年紀大了，又盲了眼，相信他們不會
對付她吧？」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看來只
好暫時到外面躲一會了。」
「要不要告訴婆婆一聲？」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搖醒婆婆，道：
「婆婆，我和小妹到郊外露營，這兩天不
會回來，有什麼事，你可以叫阿發的母親
代爲照顧。」
說完，也不待婆婆回答，拉着白小妹
的手，向屋外走去。
兩人匆匆忙忙來到石級，向下一望，
忽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形正在拾級而上。
王小克定眼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
那人正是身材矮胖的老解——裘伯里的手
下！
想不到裘伯里的辦事效率這樣快，已
經派人到自己所住的地方來！

白小妹也看到了老解，拉着王小克，
轉身向後山奔逃。
然而，老解已經看到了兩人，一聲大
叫，追了上來：「站住！」
王小克和白小妹一聽到他的呼叫，脚
下加快，亡命般朝後山的小徑跑去。
這一帶木屋區背山面海，環境地形兩
人都瞭然於胸，將那老解遠遠落在背後。
王小克早已想到了躲身之所，向右邊
一條小徑跑過去。
「挖空的那塊石頭？」白小妹問。
「不錯！」王小克道：「當日何老先
生便在裏面躲了一段日子，完全沒有人發
覺！」
不久，兩人來到一塊大石之前，合力
一推，外表看來完整無缺的大石，竟然現
出了一個入口。
原來這塊挖空的大石，正是當日「魔
術手」何三手用來匿居的所在。
（請參閱拙作「小鬼子傳奇故事」之
二「魔術手」。）
王小克和白小妹閃身而入，反手將石
門掩上。
大石裏黑漆漆地沒有半絲光亮，王小
克和白小妹平日也經常到這塊大石中遊玩
，這時靠在石壁上，喘着氣。
忽然，白小妹緊緊抓住王小克的手臂
，屏住了氣息，王小克發覺白小妹的舉動
有異，當下，也跟着她屏住氣息，側耳細
聽。
兩人一靜下來，立時聽到大石之中，
另外還有個細小的呼吸聲，雖然那人也極
力屏住了氣息，但王小克和白小妹的耳朵

何等尖銳，立時聽了出來。
大石之中，竟然還有第三者，王小克
和白小妹都是心中一跳，剎那間僵住了！
白小妹緊緊地將身子貼住王小克，不
敢動彈，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小克只得鼓
起了勇氣，低聲問道：「誰？」
「是我，小朋友。」一個熟悉的聲音
答道。
王小克心下一寬，那是剛才來找過自
己的老乞丐！
做乞丐的四海爲家，他在這大石中暫
住一兩天自然毫不出奇。這時，外面傳來
了脚步聲，跟着，老解的聲音響了起來：
「他媽的，剛才分明看到他們向這邊跑來
，怎麼一幌便失去了踪跡？」
王小克和白小妹一聽到老解的聲音，
急又屏住了氣息，靜窺外面的動靜。
不一會，脚步聲又開始响起來，不過
這次是由近而遠——老解找不到人，離去
了！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暗叫好險。
「小朋友，你什麼地方得罪了解氏兄
弟？」老乞丐忽然問。
王小克一呆，這乞丐竟然連解明解元
兩兄弟的聲音也聽了出來，可見和「解氏
」兄弟很熟。
「剛才那一個是誰？」王小克試探着
問。
「他是大解，又叫老解，是大哥。」
乞丐答道：「對不對？」
「對的，」王小克詫異地問：「你怎
會認識他們？」
「我怎會不認識？」乞丐苦笑了一下

，道：「唉！得罪了這兩兄弟，那可慘了
，他們無休無止地纏着你，纏到你死了爲
止！」
「老先生，小解已經死了！」王小克
說。
老乞丐詫異道：「哦？是誰這樣大胆
殺死他的？」
「一個臉孔白得好像麵粉的漢子，」
王小克道：「人家叫他『白殭屍』——」
「啊！白殭屍出來了啦！」乞丐低呼
了一聲，說道：「那黑殭屍也必一齊出來
了！」
「不錯。」王小克一邊答話時，心下
暗暗奇怪，這乞丐看來不是普通的乞丐！
「小朋友，你怎會碰上這些人的？」
「巧合而已。」
乞丐聞言緘默了。
隔了半晌，他忽然說道：「小朋友，
我正要找你們，剛才有件事我忘了——」
「什麼事？」
「你們可以替我去通知繼祖一聲嗎？
」乞丐懇切地道：「他現在的處境相當危
險！」
王小克知道「倪繼祖」是「辣椒仔」
的眞名，當下問：「有什麼危險？」
「唉！小朋友，如果你肯幫我這個忙
，而不盤三問四的話，再過半年左右，我
……我會報答你們的。」
「我們不要報答，」白小妹忽然插口
道：「我們只要眞相。」
「什麼眞相？」
「你和這些人的關係，」白小妹道：
「還有，爲什麼你的兒子住洋房別墅，而

你竟要淪落街頭行乞！」
那乞丐苦笑了一下，沒有回答。
「老先生，我們能代你守秘密的。」
王小克道。
「唉！」乞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仍
然緘默着。
半晌，他好像決定了什麼似的，道：
「你們當眞會爲我守秘密？」
王小克搶先答道：「是的，如果你不
相信我們，我們可以發誓！」
乞丐點着頭，道：「得了，我信你們
就是。」自懷中取出香烟，燃上一口，隨
手燃上一根蠟燭，石洞裏立時燭影搖曳，
別有一番情緻。
然而，王小克和白小妹，都沒有心情
欣賞這番情緻，他們急切地想知道一切眞
相。
「你們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老乞
丐問。
王、白兩人搖了搖頭。
「我姓倪，名叫龍山，」老乞丐道：
「也卽是『龍山別墅』的主人！」
王小克和白小妹低呼了一聲，這更令
他們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
倪龍山是一個大富豪，大商家，怎會
是個淪落街邊行乞的乞丐？
「我很有錢，」倪龍山緩緩地噴着烟
霧，道：「我的錢，就算花十輩子，也花
用不完。」
「可是……可是你爲什麼要做乞丐？
」王小克忍不住插口問。
「這當然有原因，」倪龍山道：「不
過，要從頭說起，然後你們才會相信。」

兩人不約而同點着頭。
「我出世的時候，我的父母爲我找了
一個看命先生，替我寫了一本『批命書』
，你們懂嗎？」
王、白兩人茫然地搖着頭。
倪龍山淡淡一笑，解釋道：「所謂『
批命書』，現在已經不大流行了，只是上
一代的老人家，很相信這一套。」
「它究竟是什麼？」
「說來也許很不可思議，」倪龍山道
：「算命先生看過一個人時辰八字之後，
便可以將他的一生遭遇，寫了出來，你給
的酬勞越多，他寫得越詳細，現在，你們
明白嗎？」
王小克和白小妹點了點頭，總算明白
了他的話。
「我父母是光緒年間出生，父親是個
財主，很有點錢，他又只得我一個兒子，
因此，很重視我日後長大成人的前途，給
了那算命先生一大筆錢，叫他替我寫了這
本『批命書』。」說着，倪龍山自懷中取
出一本紙質已呈微黃的書來。
「這本『批命書』是四十餘年前所批
的了，」倪龍山道：「一直放在祖傳的一
個檀木箱底下，我向來不相信算命卜卦之
類的學說，因此，從來沒看它一眼。」
倪龍山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道：「
長大後，我藉着祖蔭，做起生意來，出乎
意料之外，我在商場上的成就，竟然比我
父親更大！」
王小克和白小妹聚精匯神地聽他說下
去：「不久，父母親相繼去世了，我的生
意，突然來了個大轉變，竟然一日衰過一

日，三年後，全盤生意已經蝕掉了！
「那時候，我一貧如洗，變賣祖傳物
事時，偶然間在檀木箱底下，找出了這本
『批命書』，翻閱一看，不由暗暗奇怪，
『批命書』上寫得分明，說是我二十五歲
喪父，二十六歲喪母，跟着生意失敗，三
年後會窮得無立椎之地。
「批命書上寫着，我在二十九歲至三
十歲之間，是一生中最不幸的時刻。
「跟着下來，批命書又說，我大約在
三十一，二歲間重新創業，三十五歲成爲
百萬富翁，四十歲間，成爲大富家，可是
一到了四十五歲，便是我一生中的轉捩點
了！」倪龍山說到這裏，幽幽地嘆了一口
氣。
「書上說，我所做的生意，會突然間
全部失敗，潦倒成街邊乞丐！」
「有——有這個可能嗎？」王小克不
置信地問。
「小朋友，如果你知道我做什麼生意
，你便會相信有這個可能的！」
「你做什麼生意？」
「走私，販毒！」倪龍山苦笑着說道
：「而且是大宗大宗的！」
「啊！」兩人低呼了一聲。
「由於我和兩個勢力奇大的組織合作
，來源和銷路都不虞缺乏，所以，我在不
到十年之間，成爲了億萬富豪，」倪龍山
道：「所謂『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
肥』，眞是至理名言！」
「倪先生，現在，你的生意是不是失
敗了？」王小克問。
倪龍山搖着頭，道：「沒有失敗，因

爲我的靠山奇硬，除非發生令人意想不到
的事，否則，就算我自己想令它失敗，也
是不可能的。」
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那「靠山」是
誰？天下間到底誰有這樣大的勢力？
「我仔細參詳過這本批命書，它對我
四十五年來的遭遇經歷，差不多十足十的
應驗了，所以，我深信它上面的話。
「半年前，我向上面提出退出他們組
織的請求，但被他們拒絕了，他們說，我
和他們合作了十年，工作進行得這樣順利
，因此不肯給我退出。」
「那有這樣强橫無理的事？」白小妹
說。
「小妹妹，如果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時，你便會發覺，他們對我還算是仁至義
盡的了！」倪龍山苦笑着搖了搖頭，道：
「我既然深信批命書上的話，自然也相信
我們的合作會出岔子，我又會變得一無所
有，變成街邊乞丐，已經是幸運的了，否
則，政府大可判我終生監禁，對不對？」
王小克點了點頭，像他這種販毒頭子
，如果被揭發的話，自然是終生監禁。
「我暗想，錢，我已經多得花不完了
，何必再去冒險？」倪龍山說道：「所以
，不論如何！我決定退出他們，永遠的退
出！」
倪龍山說到這裏，王小克和白小妹不
約而同望了對方一眼——他們都想到了裘
伯里口中的「合夥人」，還有那外國人積
克森信，他本來有一批貨運來本市，由於
找不到「合夥人」的原故，因此被逼低價
賣給裘伯里。

莫非裘伯里他們要找的「合夥人」，便是這個「怪乞丐」倪龍山？

「所以你假扮乞丐？」王小克問：「乘機避開他們？」

「這是其中原因之一，」倪龍山道：「另外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批命書上說我要做乞丐，我便眞的做做乞丐，反正書上說，我只要做一年乞丐，事業便又有了轉機。」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天下間竟有這樣迷信的人！

「不是我迷信，」倪龍山望着王小克，道：「是書上所說的事太應驗了，假使它是巧合的話，也沒有理由巧合了四十五年！」

倪龍山將烟蒂踩熄，接着道：「我暗想，在這一年內，我要做眞正的乞丐，來逃過將來變了乞丐的厄運，因此，離家時我一毛錢也沒帶出來，只向花王借了一套衣服，一條棉被。」

王小克插口問道：「你的兒子准許你這樣做？」

「他最初反對，可是我堅持要這樣做，」倪龍山道：「我開始在街邊行乞，有飯吃飯，有粥吃粥，過的全然是眞正乞丐的日子。

「繼祖經常派人送錢來給我，可是我怎能要？」

「為什麼不能要？」白小妹問。

「如果我要了，那我將會是天下間最富有的乞丐，也失了我為逃厄運而做乞丐的原意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怪不得「辣椒仔」那天要自己送一百塊給他了。

「我一直做了幾個月的乞丐，」倪龍山道：「組織方面，四處在找我，可是，他們一直找不到，最近，外國有批貨物運來，指定要我簽收，他們才急了起來，繼祖被他們捉去，大概就是為了逼問我的行踪！」

「對了！」白小妹道：「龍司令的手下，一直問他關於你的所在。」

「繼祖沒有說？」

「他們打他，誘他，但是他就是不肯說。」

「唔，好孩子，好孩子！」

「倪先生，你這乞丐還要做下去？」王小克好奇地問。

「當然要做下去，書上說，我要到四十七歲時，才能化險為夷！」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這種「宿命論」有時候眞是不可思議。

「剛才你所說的組織，到底是什麼人？」白小妹問。

「說出來你們也許不相信，那是一個國家！」倪龍山答。

「一個國家？」王小克低呼一聲，道：「世界上，那個國家會幹出走私販毒的生意？」

「嘿嘿，豈止一個，許多落後國家，本土都種植鴉片外銷套外匯，不過，他們只是用其他人出面而已，即如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傀儡。」

「和你合作的是那個國家？」王小問道。

「如果你們留意報章上的新聞，那麼不難猜到，」倪龍山道：「為了我自己，也為了繼祖，我是不能說出來的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他們心底下都猜到是那一個國家了！

「龍司令和裘伯里是你的合夥人之一？」王小克問。

倪龍山點着頭：「不錯，他們也是上面派下來的，不過，說到發財這方面，他們遠不如我，因為許多外國客戶，都在我手上。」

王小克心下疑團一大半已經解了開來，只是有一事不明，問道：「那個外國人積克森信，不知道你便是裘伯里的合夥人嗎？」

「不知道，」倪龍山道：「甚至所有的客戶，都不知道我還有後台大老闆！因為，他們為了國家的面子，非絕對守密不可！」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難怪積克森信在找不到倪龍山收貨時，會摸上裘伯里那裏去，而且割價求售，其實一樣在和同一個組織交易。

王小克心下仍然有一個疑團，又問道：「倪先生，那黑殭屍和白殭屍，又是誰的人？」

倪龍山沉吟了一下，答道：「他們和裘伯里，龍司令原本是一夥，不過，向來在國內，怎會突然間來到了本市？我看其中一定有蹊蹺？」

「會不會組織中發生了叛變？」王小克問。

「唉！在那個國家控制中的組織，絕對不會發生叛變之類的事，他們幾乎全部用特務，間諜，和軍法來控制屬下的偏門組織。」

「可是我親眼看到『黑殭屍』被龍司令他們捉去，」王小克道：「後來『白殭屍』冒死將他救了出來，他們之間，顯然是敵對的！」

倪龍山嘆了一口氣，道：「世事波譎雲詭，變化莫測，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窩裏反了！」

「倪先生，龍司令既然四處追尋你，你……你豈非要一輩子躲着？」白小妹問道。

倪龍山苦笑了一下，道：「只要我做乞丐的日子期滿，便會離開本市，到一個他們勢力難及的地方去，隱姓埋名，過此殘生了！」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均覺這個本市著名的大富豪，已經喪失了雄心壯志。

不過，王小克隱約覺得，倪龍山的改變，多半靠那本不可思議的「批命書」，倘若「批命書」裏不是將他的前途遭遇一一寫了出來，他未必會改邪歸正，重新做一個好人。

倪龍山沉吟了一會，忽然道：「小朋友，你肯幫我一個忙，去通知繼祖小心為上，不要落入龍司令他們的手中嗎？」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倪先生，這本來只是舉手之勞，不過，龍司令他們現在也在追捕我，剛才我們就是為了躲避那個老解，才會逃到這裏來的。」

倪龍山緩緩地點着頭，又嘆了一口氣

，道：「這樣說來，只希望繼祖化險為夷，吉人天相了！」

「小鬼子，咱們難道一輩子躲在這塊大石中渡日麼？」白小妹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說道：「目前的情況，咱們是不能夠露面的了，你以為對嗎？」

「那……那咱們怎樣找錢？婆婆由誰照顧？」白小妹担心地道：「再說，也要到外面購買食物的啊。」

王小克覺得白小妹說來甚有道理，一時間答不出話來。

半晌，王小克才道：「我身邊還有一點錢，暫時是沒有問題的。」

「長此下去呢？」白小妹問。

「——」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向倪龍山望去，他垂着首不做聲。

過了片刻，白小妹忽然嚷起肚子餓來，倪龍山立即自一個膠袋裏，拿出一點食物，道：「我這裏還有點吃的東西，你們將就些吧。」

王小克和白小妹向那些食物望去，原來是幾個又乾又硬的白饅頭，還有幾個不知是好是壞的叉燒包。

白小妹接了過去，咬上一口，皺起了眉頭。

「小妹妹，這幾個饅頭是我前幾天買來的，一直放着不捨得吃，以備不時之需，」倪龍山苦笑着道：「雖然變硬了，却還可以裹腹。」

白小妹向他淺淺一笑，對他放着千萬富翁不做，而跑來吃硬饅頭的舉動，怎樣也想不通。

「倪先生，你現在的情況是不能出外行乞的了，那怎麼辦？」

「有什麼辦法？」倪龍山道：「有道『船到橋洞路自通』，見一步走一步，我總不信會餓死！」

「倪先生，你……你袋裏有錢嗎？」王小克忽然問。

倪龍山先是呆了一呆，隨即拍拍口袋，道：「我現在是兩袖清風，只有幾個輔幣，小朋友，你若是想向我借錢，那可是打錯主意了。」

「不！」王小克自袋中摸出兩張十元面額的鈔票，遞上前去，道：「倪先生，大家同舟共濟，這二十塊，你先拿去用着吧？」

倪龍山望着那兩張鈔票呆呆出怔，道：「小朋友，你不能壞了我的本意！如果我收了你這二十塊，便不成為乞丐了，天下間，甚少有人向乞丐一施捨便是二十塊的。」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明白，將錢收回袋裏，道：「那麼，如果我到外面買了食物回來，你可以吃嗎？」

「這個當然，」倪龍山道：「不過，你最好買些普普通通，粗粗糙糙的食物，從來乞丐都沒有什麼好東西吃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睡吧，」倪龍山吹熄了蠟燭，道：「時間已很晚了。」

大石裏的空隙不多，但王小克和白小妹都不是身軀奇大之人，蜷縮着身子，倒也可以入眠。

翌日，陽光從石頂一個細小的透氣孔射進，三人先後醒來。

倪龍山找了一個叉燒包，放進口中咀嚼，可是只嚼了幾下，便吐了出來。

「怎麼啦？」王小克問。

「發霉了！」倪龍山不斷地吐着口水，取過饅頭，又放進口中。

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半晌，兩人緩緩點着頭。

王小克站起身來，伸手去推那石板。

「幹什麼？」倪龍山問。

「我出去買一點東西。」

「你不是說過，龍司令他們的人正在追捕你嗎？」倪龍山問。

「是的，不過——」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現在時間還早，他們大概不會就在附近吧？」

倪龍山苦笑了一下，搖着頭道：「你錯了！龍司令的手下，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幹部，他們如果接到命令要追捕一個人，會廿四小時不眠不食地堅持下去。」

王小克心下一慄，轉過身來。

「你敢不敢和我打賭？那個老解，或者老解的同伴，現在正守在這一帶附近？」倪龍山道：「你這麼一跑出去，準會被他們手到擒來。」

王小克向白小妹望去，道：「這這……這怎麼辦？」

白小妹咬了咬嘴唇，說道：「小鬼子，記得當日你和我從M埠過來本市的經過嗎？」

王小克眼中一亮，說道：「不錯，化裝！」

然而，他立即又嘆了一口氣，道：「現在沒有道具，要化也化不來。」

「我有辦法！」白小妹眼睛一轉，計上心來，道：「龍司令的手下對這一帶地區不熟，他們大概只是守在前面，你大可以從後面山下去，這樣，包保不會和他們碰上！」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白小妹又道：「如果你還是不放心，那麼，不妨在面上加一點化裝——」

「化裝用具呢？」王小克問。

白小妹一言不發，向倪龍山借了一把小刀，割下一小綹頭髮，蘸了一些叉燒包的餡，將那綹頭髮黏在王小克上唇中，又點火燃了一根枯枝，將黑炭塗在王小克的臉上。

白小妹手勢輕巧純熟，不一會，王小克已經被她弄得前後判若兩人。她側頭端詳了王小克半晌，笑道：「就算是我，一時間也認不出你來了！」

王小克輕輕觸了一下上唇的「鬍子」，白小妹急忙叫道：「別這樣，否則它會弄掉下來的！」

「倪先生，你說這樣行嗎？」王小克問。

倪龍山端詳了王小克半晌，道：「唔，也差不多了。」

「小鬼子，等一下你出去時，不妨學老人家走路的姿勢，」白小妹道：「只要你學得像，人家一定誤會你是個乾癟的老頭而已！」

「好，那我這樣走了。」

「小心一點，」白小妹道：「儘量帶多點吃的東西。」

王小克點了點頭，推開石板，向外走出。

他一出了石洞，立時向四週望了一眼，這時候太陽才升起不久，四下裏一片寂靜，他伸了一個懶腰，深深地吸了口氣，轉身向後山走去。

王小克平日無事，經常和白小妹到後山嬉戲，對這裏的地形最為清楚，嚴格說來，後山並沒有路可通市區，正因為如此，龍司令的手下一定不會在後山窺伺。

他沿着平日走慣的山路，一邊撥着長及腰間的野草，一邊爬上山去。

上了山頂後，王小克兩邊一望，發現不到半個人影，這才小心翼翼地藉着突出的山石和野草樹籐，攀爬而下。

將近接近山麓時，突然有個人影從旁竄出，攔住他的去路。

王小克定眼一看，不由大吃一驚，那人面上露着猙獰的笑容，正是老解！

老解「格格」笑道：「好小子，幸好我猜到你會從後面下來，否則——」

他話未說完，王小克忽然提了一口氣，從旁竄了出去。

老解滿以為憑自己七尺之軀，要對付王小克這等乳臭未乾的小子，還不容易，怎知他正是犯了輕敵之心，王小克頭腦何等靈敏，身手又是十分矯捷，心想在這種情況之下，「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這座山怪石嶙峋，老解未必够自己走得快。

他一轉念間，立即發足向旁竄去，當老解一呆之下拔足自後追去時，兩人已相距了三四碼之遠。

王小克專挑最難走的地方逃，老解身手不靈，幾次險些被山石絆倒，不一會，兩人相隔更遠。

王小克也不理前面的路自己認不認得，只覺越走前面的野草越高，不久，竟然蓋過了自己的身子。

他忽然停了下來，側耳一聽，仍然聽得到老解自後氣喘呼呼地追了過來。

王小克知道潛匿在野草中不是辦法，略一沉吟，向前撥草而逃。

忽然「砰」地一聲，子彈跟着在自己腦際呼嘯而過，王小克心下一慄，忖道：「糟糕，他有槍！」

這後山方圓幾哩之內，罕有人跡，自己就算被老解用槍擊斃，也絕對不會有人發覺，一想到這點，王小克腳下加快，亡命價地向前狂奔。

由於心情過份緊張，一不小心，被一塊山石絆倒，膝頭被擦傷，鮮血汨汨流了出來。

王小克也顧不得抹拭傷口，掙扎着爬了起身，向前毫無目的地奔逃。

老解發射這一槍之後，並沒有跟着再開槍，但王小克十分清楚自己目前的處境，倘若被老解追到射程之內，絕對難逃一死。

上唇的假鬚已經掉了下來，身上的衣服也被荆棘樹枝鈎爛了，膝頭上傳來一陣陣的疼痛，然而，王小克咬着牙逃命。

這時，王小克已分不出自己究竟身在何處，因為四週的野草太高了，望過去全是黑樾樾的草林，根本看不到有盡頭的地方。

忽然，老解的聲音遠遠傳來：「野小子聽着，乖乖地舉高雙手出來，我便饒了你一命，否則我槍下無情！」

王小克心下一慄，如果不是自己處境突然轉劣，便是老解突然對自己沒有了信心，否則，他是不會向自己妥協的！

姑勿論如何，逃得一步便是一步，躲得一刻便是一刻，王小克支持着酸痛的一雙手，左右撥着野草，向前跨步。

忽然，前腳踏了一個空，身子去勢收不住，整個人向下面掉了下去。

王小克在那剎間定眼一看！不由魂飛魄散，原來野草林已到盡頭，下面是高約三四百丈的一個深谷。

他大叫了一聲，然而身子已經像騰雲駕霧一般，跌掉了下去……

× ×

白小妹不斷向石洞外窺伺，看看有沒有王小克的影子，然而，從早上等到下午，再由下午等到黃昏，如今，太陽已經下山了，仍然沒有王小克的踪跡。

「小妹妹，我看他不會回來的了！」倪龍山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就算過海去買東西，要回也早該回來的了。」

白小妹心急如焚，這時已經忘記了肚餓，焦急地問：「這……這怎辦？」

倪龍山又嘆了一口氣，俯首不言。

白小妹忽然站起了身來，伸手去推石板。

「小妹妹，你幹什麼？」

「我出去找他！」

「這樣出去太危險了！」倪龍山急忙道：「他們說不定就在外面窺伺着。」

「難道咱們就一直呆在這裏嗎？」

「依我看，還是等天黑了再想。」

白小妹內心一想，覺得也有道理，於是又坐下地來，呆呆出怔。

「小妹妹，你不用担心，他的長相很好，我看會逢凶化吉，無恙而歸的。」倪龍山安慰着她。

然而，白小妹此時那裏相信命相之談，內心焦急得便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

又過了一會，白小妹從縫隙間望出去，外面的天色已經晚了。

「倪先生，無論如何我要出去找找小鬼子。」白小妹站了起身，堅定地道：「你在這裏等我吧。」

倪龍山嘆了一口氣，道：「也好，不過你要小心一點。」

「我理會得。」

白小妹輕輕推開石板，閃身而出，轉身將石板推回原位，這才向前走去。

她走了幾步，腦中忽然一亮，早上王小克離去時，自己曾關照他走後山，如果他照着自己的話，地點也必定是在後山。

於是，白小妹轉身向後山走去，這時，四下裏黑漆一片，如果不是她眼光特別銳利，根本分不出眼前的景物。

白小妹胆子一向很小，從未試過獨自一人在荒山野嶺行走，何況這時又是月黑星稀的晚上。

她這時掛念的只是王小克的生死下落，心底下的恐懼感，反而沒有焦慮之甚，瞧清楚腳下的路，一步一步地向前跨着。

黑夜之中，視野只及數碼，白小妹沉吟了一下，輕輕叫道：「小鬼子！」

話聲甫畢，白小妹立即伏下身來，靜伺身旁動靜，然而，除了蟲聲唧唧之外，根本沒有其他聲响的，於是大聲叫道：「小鬼子！」

山谷回音，一陣陣飄進她的耳朵，白小妹忽然想到了鬼物，不由渾身打了一個寒慄。

「小鬼子！」她又大聲叫了一下，以壯胆子。

可是，一陣回音之後，四下裏又死寂着。

白小妹又驚又怕又焦急，緩緩地向前踏步。

忽然，前面有個黑影一幌，白小妹先是一慄，隨即發聲道：「誰？」

那人影立時屹立不動，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牢牢地望定白小妹。

白小妹最初還以為是王小克，可是定眼一看！那人影又高又瘦，絕對不會是王小克！

既然不是王小克，那麼，一定是龍司令手下的人了，白小妹發了一聲喊，轉身便逃。

可是由於她受驚過甚，腳下絆到一塊石頭，仆倒下去。

白小妹額角被擦破了皮，却忍痛爬起身來，喘口氣向前奔逃。

後面那人影竄上前來，擋在白小妹面前，却一直緘默着。

這時，天上突然行雷閃電，電光一閃之間，白小妹看到一副詭異恐怖，殭屍般的臉孔，雙腿一軟，栽下地去。

行雷閃電之後，豆大的雨點簌簌而下，白小妹腦際一亮，忽然想起王小克向自已描述過的「黑殭屍」，心中稍寬，囁嚅問道：「你……你是『黑殭屍』？」

那人影緩緩地點着頭，站在當地似乎沒有什麼惡意。

白小妹這才放下心來，掙扎着爬起身來。

「小鬼子呢？你有見到他嗎？」白小妹問。

白小妹這一問原本並不算能得到什麼好回答，不料，「黑殭屍」竟然向她點着頭。

白小妹這時大喜過望，急忙問道：「他在那裏？」

「黑殭屍」朝後指了一指，又用手勢比劃着，表示王小克平安無事。

「你快帶我去見他！」

「黑殭屍」點着頭，但却站在原地不動。

白小妹心下怯意盡去，催促道：「快走啊！」

「黑殭屍」搖了搖頭，雙手比劃着。

白小妹仔細一看，便明白他的意思，「黑殭屍」是在問倪龍山的踪跡！

白小妹猜得到他的意思，急忙向後一指，道：「他就在大石裏！」

「黑殭屍」呆了一呆，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想見見倪先生，是不是？」

「黑殭屍」點了點頭。

「好，你跟我來吧！」白小妹說着轉身向大石所在走去。

然而，她才走了兩步，忽然停下腳來，暗忖：這殭屍也似的怪人，為什麼要見倪龍山？他到底是友是敵？

在倪龍山口中，白小妹得悉黑、白殭屍以前是龍司令的同黨，雖然後來翻臉成仇，但人心叵測，自己能貿貿然地將「黑殭屍」帶去見倪龍山嗎？

白小妹一時間拿不定主意。

「黑殭屍」倒也不催促她，只是紋風不動地站在她的身後。

白小妹眼睛一轉，問道：「你為什麼要去見倪先生？」

「黑殭屍」雙手比劃着，表示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和倪龍山商量。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向他點了點頭，道：「好吧，我帶你去。」

「黑殭屍」臉上木然沒有表情，只是跟着白小妹身後走。

不一刻，白小妹領着他來到一塊山石前，道：「他就在後面。」

「黑殭屍」動作奇快，「嗖」地一聲，竄到大石之後，然而，那裏有倪龍山的影子？

他轉了出來，聳着肩。

這時，雨越來越大，白小妹渾身已經濕透，她趨上前去，朝後面一看，道：「咦？剛才他分明躲在這塊石頭後面的呀，怎麼一眨眼便不見了？」

「黑殭屍」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白小妹。

原來白小妹回心一想，打算先和王小克見上了面，問明一切後才帶他們見倪龍山，於是隨便指着一塊山石，硬說倪龍山曾經躲在後面。

如今，她一接觸到「黑殭屍」銳利的眼光，心下不禁一凜，暗忖：莫非這鬼殭屍看出我有意在欺騙他？

「先生，你先帶我去見小鬼子，也許他知道倪先生躲到那兒去了，」白小妹問：「好不好？」

「黑殭屍」見雨越來越大，沉吟一下，終於向她點了點頭，轉身向後山走去。

冰消瓦解　覺悟前非

且說那天早上王小克被老解自後追殺，他亡命價似地在野草林間奔逃，冷不防，腳下踏了個空，向三四百丈深谷墮了下去。

當時，王小克大驚失色，一雙手凌空亂抓亂揮，忽然被他抓到了一根樹籐，身子下墮之勢立時止住。

然而，由於剛才下墮之勢太猛，手掌抓住那樹籐時，還是下墮了幾呎，方才止住，但手腕已經被磨擦傷了。

手掌傳來一陣陣劇痛，王小克咬牙忍着，倘若一鬆手的話，下面全是峭壁，再也沒有樹籐可供救命，他身子一定下來時，立時四處張望，發現身下三四碼處，有一塊大石伸了出來。

那塊大石其平如鏡，似乎經過人工雕鑿，荒山深谷間竟會有一塊這樣的大石，本來是極端邪門之事，但王小克也不及細想，手一鬆，朝那塊大石跳了下去。

他臨跳下之時，早已防備，雙腿屈着着地，立時一個翻身，向內滾去。

驚魂甫定之後，王小克掙扎着爬了起

身，打量着四週的環境。

首先，他發現大石左側，竟然有一道小石級，由深谷下蜿蜒而上。

石級間長滿了野草靑苔，平日顯然甚少有人經過。

然而，這深谷中如何會有這一道石級和其平如鏡的大石？——王小克開始懷疑了起來。

轉身一望，原來背後是一個黑樾樾的大洞。

那洞口高與人齊，看不到盡頭，王小克渾身打了個寒慄，呆呆地站在洞口。

半晌，終於好奇心起，一步一步地踏上前起。

王小克的袖珍電筒已在「湖邊別墅」的泳池中失去，這時不能用它照明，只有一步一驚心，緩緩地朝洞口走過去。

山洞地下鋪着花岡石，石隙間也長滿了靑苔，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莫非洞裏住着一個武林異人？

王小克雖然不識字看武俠小說，却經常站在電器店門口，看那些重播又重播的粵語武俠片，片中經常描寫男主角意外墮下深淵，在石洞中發現江湖異人，終於學得一身武藝出世的故事——莫非自己也有這種奇遇？

王小克雖然踮好幻想，却也知道荒山野嶺的山洞中住有武林異人的事絕對不可能，不過，他一顆心仍是禁不住怦怦亂跳，就算沒有武林異人，洞中有着一個寶藏，不也很過癮麼？

一想到了這點，王小克心下懼意稍褪，代之的是一種亦驚亦喜的心情，摸索着向前邁進。

不一會，他已來到石洞轉彎處，前面隱約有光亮透了過來。

王小克一見到那種光綫，心下突地一跳：那是電燈發出來的光。

像這樣荒僻的山洞，裏面竟然還有電燈，這不是太不可思議嗎？

王小克停了腳步，將身子貼在牆上，他實在沒有勇氣探頭去看轉彎後是什麼一副景象了！

這時，王小克發覺自己汗流浹背，山洞裏的溫度並不高，那顯然是在緊張的心情之下淌出來的汗！

繼續上前，還是循原路退出洞去，然後覓路下山呢？

王小克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

就在這個時候，前面忽然傳來一聲悶响，那一聲悶响，就好像有人將門關了起來一樣。

王小克心中一跳：山洞裏不但有電，而且還住着人！

究竟住着些什麼人？用不着說，一定是些見不得光的人，因爲正正當當的人，誰肯住在這濕漉漉，睜眼不見天日的地方來？王小克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忽然咬了咬牙關，無論怎樣，也要去探個究竟！

他輕輕移動腳步，向轉彎處走去。

當他看清楚轉彎之後的景象時，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原本又窄又曖的山洞，突然開朗了起來，幾盞煤油燈鑲在牆壁上，地下鋪滿了雲石，一道鐵柵，高高聳立着，鐵柵後面的地方更大，也是一條甬道，不過，甬道的四週全鋪上了雲石！

那簡直是一座地下宮殿！

鐵柵兩旁，放着兩座石獅子，其雕工之精緻細膩，簡直令人嘆爲觀止。

王小克心下疑惑越來越甚：住在這地下宮殿，究竟是什麼人？

不論他是什麼人都好，要不是大富翁，便是一個有很大的勢力的人，否則，開闢這樣的一個巨大地下室，那筆龐大的費用，怎能負担得起？

王小克在鐵柵前面呆了好一會，才伸手去推了一推。

他這個舉動只是下意識的，並沒有想到那鐵柵應手而開！

王小克朝前面望了一眼，決定到裏面去探探險。

他輕輕將鐵柵掩了上來，躡足向前走去。

甬道上有一盞一盞的電燈，光度並不猛，柔和地照射着。

王小克踏上了甬道的雲石，隱約看到自己的影子映現在大理石上。

從這一點看來，山洞中每日都有人來清理打掃，否則不會保持得一塵不染。

甬道盡頭，左右有兩條去路，王小克的身子貼在牆上，向前一望，原來兩邊都是一扇一扇房門，就像酒店的設計一般。

爲什麼有這許多房門？是否每一個房間裏都住着人？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竄向前去，可是也就在這個時候，前面不遠處，忽然有一道房門打了開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急忙轉身逃到甬道間，側耳一聽，腳步聲由近而遠，那人離去了。

王小克眼珠一轉，既然不知道那間房後有人，貿然開門進去，只有敗露行藏的機會居多，但如果到剛才那人出來的房中去，是比較安全的。

王小克心意已决，立卽竄上前去，輕輕一扭門柄，閃身而入。

那是一間佈置得十分簡單的寢房，除了一張單人床，一張木枱和幾張椅子之外，並無其他雜物。

最令王小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房中間的牆壁上，掛着一個人的肖像。

那是任何人一眼便認得出來的肖像，濃濃的雙眉，眼睛深陷而帶着陰鷙之氣，鷹爪鼻，瘦削而尖的下頷，穿着中山裝，頭戴綠色帽子，帽子正中有一顆星！

王小克一看到那幅肖像，心下疑惑更甚，肖像中的人，在一次「飛機失事」中，早已去世了，而這地下室中的人，却仍然懸掛着他的照片！

王小克雖然不談政治，却也知道肖像中的人，是因爲策劃推翻一個領導人，事機不密，而被對方置之死地的！

顯然地，這地下室中的人，必然是他的信徒。

在政治鬥爭中，爲了爭取己方的勝利，殺人視如等閑，王小克發覺自己目前的處境實在太過危險了！

他轉了一個身，正想朝外逃時，房門突然打了開來，一個穿着綠色軍裝的大漢，和王小克碰了個滿懷。

王小克心底下的驚恐固不待言，那大漢一驚也非同小可，當他看清楚懷中只不過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童時，這才吁了一

口氣。

王小克把握機會，突然頭一俯，從大漢脅下攢了過去。

那大漢一呆之下，伸手向王小克衣領抓來。

王小克只覺後領一緊，已經被那大漢抓了個正着。

「回來！」大漢沉聲道。

王小克眼見終於行藏敗露，反倒鎭定下來，道：「你先放了我。」

那大漢神色張惶，先將房門關上，然後問：「是誰帶你到這個地方來的？」

「沒有人帶我。」

「那你怎知道有這個地方？」

「我——我是誤打誤撞闖進來的。」

大漢上下打量着王小克，見他身上衣衫破爛，皮膚數處被擦傷，緩緩地點着頭，道：「你是由山上掉下來的？」

王小克點了點頭。

「除了你之外，還有誰？」

「只有我一個。」

大漢這才吁了一口氣，問道：「好，你叫什麼名？」

「我叫小鬼子。」

「小鬼子？」大漢愕了一然，問：「姓呢？」

「王。」

「好，告訴我，你爲什麼會從山上掉下來的？」大漢問。

「我一個人來爬山玩耍，怎知不小心便掉下來，」王小克道：「就是這樣簡單，大哥，你做做好心，放我走吧。」

「的確只有你一個人？」大漢不置信地問。

「是的，」王小克道：「大哥，你放我走，我發誓不把這裏的一切告訴人。」

大漢冷冷的一笑，說道：「來，跟我走。」

「去……去那裏？」

大漢用力一推，道：「他媽的，老子叫你走便走，問個屁！」說着上前打開房門。

王小克只得領先踏出房去，大漢搭住他的肩膊，向前走去。

兩人經過幾道房門，向左轉了個彎，王小克眼前一亮，原來是個大廳。

那大廳佈置得美輪美奐，廳中心有盞大型水晶吊燈！地下鋪着厚厚的地氈，幾張大型沙發，正坐着幾個漢子，正在觀看七彩電視。

王小克的出現，令那幾個漢子的神色立時緊張了起來。

其中一個滿面橫肉的漢子，朝大漢問道：「邢書記，這……這是誰？」

「是從山上掉下來的，闖到了我的房中。」

那漢子雙眉一揚，將手中的香烟在烟灰盅上大力捺熄，坐直起身，道：「還有誰？」

「只有他一個。」

王小克冷眼打量着那幾個坐着的漢子，都是身穿中山裝，上了年紀，身材臃腫的老人。

「你過來！」

王小克緩緩地向他走過去。

「叫什麼名？」

「小鬼子。」

「哦？」滿面橫肉的漢子瞇着一雙細眼，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問道：「幹什麼的？」

「擦鞋的。」

「唔——」漢子緩緩點着頭，道：「家裏有什麼人？」

王小克呆了一呆，自己家裏有什麼人與他們何關？

他轉念一想，心下不由發毛，假使自己回答除了一個盲眼婆婆之外，便沒有其他成員的話，那麼，他們大可放心將自己殺了滅口，因爲沒有人會追究自己的失踪了！

他轉念之間，立卽答道：「有二個哥哥，一個姊姊和兩個弟妹。」

「噢！家裏的人倒不少啊！」漢子沉吟了一下，朝那邢書記道：「交給白排長吧！」

「是！」

王小克驟聞「白排長」這三個字，眼前不由出現一綫曙光。

他忽然想到「白排長」和「黑殭屍」也是行伍出身，並且想起白排長曾向自己說過，他過着的是「暗無天日」的日子。

當時，他心下暗覺奇怪，但却沒有深想，像地下室的這種生活，不正是暗無天日麼？

盤念間，大漢已經用力一推，領着他向內廂走去。

地下室的面積十分大，大約佔了整座山的一半，兩人左轉右折，來到了一個房門之前。

大漢伸手叩了叩門，高聲叫道：「白排長！」

門打了開來，出現在王小克面前的，果然是形同殭屍的「白排長」！

「白殭屍」驟然見到王小克，不由也是愕了一然，道：「你——」

「白先生！」王小克親暱地喚他一聲，心底下十分瞭解，此番如想逃出生天，只有着落在「白殭屍」的身上才行！

「小鬼子，你怎會來了這裏？」

大漢見王小克竟然認得白排長，大感詫異，說道：「白排長，賈主任着我將他帶給你的，他誤跌誤撞，闖進了我們的機關。」

白排長望也不望那大漢一眼，揮揮手，道：「得了，把他交給我吧。」

大漢離去後，白排長急忙將王小克拉進了房中，「砰」地一聲將門關了。

白排長的房間又比那「邢書記」的豪華，房中有一排乳膠沙發，還有一架電視機。

白排長在沙發坐下後，道：「小鬼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眼珠一轉，暗想白排長與龍司令既然是對敵，那麼，剛才被老解追殺的事，對他說出來只有利而無弊，於是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白排長對王小克所叙述的一切，只是淡淡地點着頭，當他想起了倪龍山時，這才大感興趣，急忙追問：「他在那裏？」

「誰？」

「剛才你所提到的倪先生。」

「哦！我，小妹和他，躲在一塊大石

——後。」王小克突然瞥見他閃爍不定的眼光，腦中電一般閃過一個念頭，急忙把「中」字改為「後」字。

「你離開時，他仍然在大石後？」白排長問。

「是啊！」王小克担心地說道：「他們見我這麼久都還沒有回去，一定焦急死啦！」

白排長抬起頭來，眼光望着天花板。

半晌，他忽然好像決定了什麼事似的，問道：「小鬼子，那塊大石在後山的什麼地方？」

「我帶你去好了。」

「不必你帶，」白排長說：「只要你將位置說出來，我會派人去將他們接來這裏的。」

「為——為什麼？」王小克心中一跳，他已經逐漸覺得事情和自己所想的有點出入了。

「這裏比較安全，不是麼？」

王小克何等精靈，他滿肚密圈，表面上却不動聲色，故意將大石的相反方向說了出來。

白排長不虞有詐，立時拿起了案頭的一具內綫電話，派人前去將白小妹和倪龍山「接」回來。

白排長吩咐妥當後，向無前例地朝王小克笑了一笑，道：「小鬼子，你這次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哦？」王小克雖然猜得到事情另有蹺蹊，却仍然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正在四處找尋倪先生！」

「找他幹……幹什麼？」

「我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如果沒有他，便很難有成功的機會。」

「什麼事？」王小克忍不住問。

「這個暫時不能告訴你，」白排長顯得異常興奮，道：「將來成功後，你便會知道了。」

王小克知道就算問下去，白排長也不會將內裏眞相告訴自己，於是緘默不言。

白排長打量了王小克一眼，道：「小鬼子，你全身都有傷痕，來，我叫人替你清洗包紮一下。」

「最好再拿點吃的東西來，」王小克苦笑着說：「我餓得發慌了。」

「好。」白排長站了起身，拉着他向外走去。

他帶着王小克來到一間設備十分齊全的醫療室中，先着醫務人員替王小克清洗包紮了傷口，又拿了一套衣服給王小克換上，這才領着他向餐廳走去。

餐廳的面積不大，只有五六張枱子，王小克要了一碟炸鷄，扒下了幾碗飯。

吃過飯後，白排長笑道：「你還記得我的克大哥嗎？」

「啊！是黑殭屍——」話到口邊，王小克才發現自己失言。

然而，白排長並不以為忤，笑道：「我們兄弟的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我這個克大哥是西藏人，名叫克魯瑪，又聾又啞，但十分本事。」

「又聾又啞？」王小克詫異道：「我見你和他談話，他聽得到啊！」

「不，」白排長苦笑着搖頭，道：「他一點都聽不到的。」

「可是——」

「小鬼子，你知道這世界上有人懂得『唇語』嗎？」白排長問。

王小克一呆之下，立時會意，不由低呼了起來，道：「克……克大哥是『唇語專家』！」

「不錯，他天生異稟，再經過一段日子的訓練，可以從人們說話時口唇的移動，猜測到話中的意思！」白排長說。

王小克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記得不知甚麼時候聽人說過，歐美有種人懂得「唇語」，但一直以為那只不過是傳說而已，想不到「黑殭屍」竟然便是唇語專家。

「他的傷勢已經無碍了，我帶你去見見他怎樣！」白排長問。

「好啊！」王小克答道。只要再多拉點關係，看來他們是不好意思下手殺了自己的。

白排長領着他向另一條甬道走去，王小克一邊走着，一邊暗中記憶。

不一會，兩人來到一道房門之前，白排長也不敲門，逕自一扭門柄，便踏了進去。

「黑殭屍」克魯瑪正躺在床上看電視，一見王小克，不由愕了一然。

「克大哥，小鬼子來探望你啦！」

克魯瑪臉上木然沒有表情，只是向王小克略點一下頭。

「克……克大哥，你聽不到我說的話？」王小克試探他。

克魯瑪搖了搖頭，表示聽不到。

王小克小孩心性忽起，口唇噏動，一點聲音也不發出來地問了一句話：「你的槍傷好了沒有？」

說也奇怪，克魯瑪立時指着身上的槍痕，向王小克點了點頭。

「小鬼子，現在你信了嗎？」白排長笑問。

王小克「嘖嘖」嘆奇，這時，房中一盞紅燈忽然亮了起來。

克魯瑪彈跳起身，開門出去，不一會，探頭進來敲了敲門板，示意白排長去聽電話。

白排長向王小克說了一聲「你且坐坐」，起身去聽電話。

王小克料得到這個電話一定是剛才被派去「接」白小妹和倪龍山的人打來的，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了起來。

當白排長發現自己欺騙他時，會怎樣來處置自己？

不一會，白排長鐵青着臉，回到房中，說道：「小鬼子，你剛才說的方位對不對？」

「怎麼？小妹和倪先生不見了？」王小克故作驚惶地問。

「一點踪跡都沒有！」

「這……這會不會被龍司令的手下捉去了？」王小克聲音微顫，以示內心的激動。

「你再將方位說一遍。」

王小克自己編排出來的謊話怎會忘記，當下毫不思索地再說了一遍。

白排長臉色稍緩，說道：「沒有錯啊，可是，他們說那地方根本沒有一塊大石頭！」

「也許偏右一些，」王小克急忙道：「他們有在附近搜索過嗎？」

「好，我叫他們再跑一趟。」

白排長說着轉身離房。

王小克的心怦怦亂跳，這一次再找不到的話，自己應該怎樣推搪？

白排長吩咐完畢後，又返回房中，一聲不發地觀看着電視。

王小克那敢出聲，也默默地欣賞着電視節日。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頭，那盞紅燈又亮了起來。

這時，白排長不待克魯瑪出房，逕自出去接聽電話。

王小克眼光注視着螢光幕，却那有欣賞節日的心情？

不久，白排長又回到房裏，王小克急忙向他望去。

只見白排長雙眉深皺，一聲不响地坐在沙發上。

「怎麼啦？」王小克問道：「還找不到？」

「大石是有，但沒有人影！」

「不會的，我離開的時候，他們還好端端地躲在大石後。」王小克道。

「莫非被龍司令棋先一着，將他們擄了去？」白排長道。

「唔，這也有可能。」

克魯瑪忽然走到白排長身前，雙手比劃着，又拍拍自己的胸前。

「你去？」

克魯瑪向他點點頭。

白排長沉吟了一下，道：「也好，不過要小心一點，龍司令的手下認得你，正在四處追查你的下落。」

克魯瑪點着頭，轉身離去。

白排長扭熄了電視機，向王小克道：「到我的房中去吧！」

王小克隨着白排長來到他的房間，心下不禁惴惴。

克魯瑪的眼光何等銳利，若是被他發現了白小妹和倪龍山的藏身之所，這便如何是好？

王小克心下轉着念，却不動聲色。

「小鬼子，你和倪先生很熟？」白排長忽然問。

「不，」王小克急忙答道：「我和他只是因緣際會碰上的。」

「唔，那麼，你知道他是因何致富的嗎？」

王小克佯裝不明，說道：「這個我怎知道？」

「他嘛——是國際販毒大組織的大頭目！」白排長道。

「啊！」

「最近，他不知道為了甚麼，竟然放着千萬富翁不做，當起乞丐來！」

王小克早已明白底蘊，但他却保持着緘默。

「那販毒組織，一向靠他向外界聯絡，當然急了上來，四處要追尋他復出。」

「白先生，那你們又為甚麼要找他？」王小克忍不住問。

「小鬼子，首先你要知道，操縱着這個國際販毒組織的幕後人物，不是普通的販毒頭子，」白排長道：「可以說是一個國家！」

白排長說到這裏，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他已逐漸地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懂嗎？一個國家的聲譽是如何的重要，豈能做出這種敗壞名聲的事？」白排長道：「倪龍山的突然退出，一來使他們的行動大受阻碍，二來，他們也担心倪龍山將這個秘密公諸於世！」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自己所料一點不差。

白排長又接着道：「我們幾年前從這個國家逃了出來，打算自立門戶，但用甚麼方法，打垮國內的勢力和國際間的聲譽呢？」

白排長說到這裏，淡淡地笑了一笑，接道：「只有在這一點着手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好高明的手段！

「首先，我們要找到倪龍山，叫他將手中所掌握的那些有關販毒的證據拿出去，然後公諸於世，令國家的領導人丟臉，使人們唾棄，說不定，我們可以捲土重來，再恢復以前的權力！」

王小克緘默着，這種國際間的政治鬥爭大事，他素來不感興趣。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到倪龍山，」白排長格格地笑道：「他是我們的皇牌，也是唯一可以打擊我們的政敵的計劃執行者！」

「白先生，你……你將這一切告訴我，到底是為了甚麼？」

「小鬼子，你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你應該明白的。」白排長微笑望着他。

「我——」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暗叫不好。

「想到了嗎？」

「我——我不能參加你們！」

「小鬼子，如果我們有一天得勢，你就是開國功臣！」

「我不做開國功臣，」王小克急忙道：「而且，我年紀這麼小，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做這種事的。」

「小鬼子，你年紀雖小，但你的智慧可不小，別以為我不知道！」

王小克倒抽了一口冷氣，這個槍法如神的「白排長」，可以說是第一個看穿看透自己的人！

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只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而已，而他，竟然看出自己有和成人一般的智慧。

事情擺得很清楚，自己絕對不够他鬥！就算要鬥的話，輸的局面也太大了。

刹那間，王小克實在想不到自己該說甚麼話去推搪才好！

白排長見他緘默着，忽然笑問：「小鬼子，你可願意去見一個人？」

「甚……甚麼人？」王小克問話時，忽然想到報上掛着的那幅肖像。

「你也認識的，」白排長道：「就是倪龍山的兒子！」

「辣椒仔！」

「不錯！」

「他……他也在這裏？」

「老實說，我的部下每一個都比龍司令的手下能幹！」白排長道：「他們都是

百中挑一的精英，隨我逃亡出來的！」

王小克隱約覺得，如果讓他從龍司令和白排長這兩個集團選一方做對敵的話，他寧願選龍司令，因爲白排長這一個集團的人，委實太難對付了！

「來，我和你去見他吧！」白排長站起身來。

「不，」王小克搖着頭，道：「我不想見他。」

白排長不禁愕了一然，問道：「爲甚麼？」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不爲甚麼，我相信他也不願意見我。」

白排長一呆之下，立時會意，道：「你們有過齟齬？」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寃家宜解不宜結，」白排長道：「他也是一個可造之材。」

「他的綽號叫『辣椒仔』！」王小克提醒他。

「唔，這綽號，起得沒錯，他的確如此。」

就在這個時候，克魯瑪忽然推門而入，跟在他身後的是白小妹！

王小克一見白小妹，心下一沉，暗叫不好，白小妹却大喜過望，趨上前來，道：「小鬼子，你果然在這裏！」

「倪——倪先生呢？」王小克問。

「他不見了！」答話時，白小妹的手揑了王小克掌心一下。

王小克立時會意，說道：「這怎麼會的？」

「我也不知道。」白小妹道：「你怎會在這裏？」

王小克一時間也不及細說，向白排長和克魯瑪望去，只見克魯瑪正向白排長打着手勢。

白排長從克魯瑪的手勢中洞悉了一切原委，皺起眉頭來，道：「照這樣看來，倪龍山是被龍司令得去了！」

他沉吟了一會，又道：「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先査一査，看看倪龍山是否眞的落在龍司令他們的手中，然後思忖對策。」

克魯瑪點着頭。

白排長向王小克和白小妹望來，道：「你們也該休息了。」

「白……白先生，我們不可以離開這裏嗎？」白小妹問。

白排長淡淡一笑，道：「暫時恐怕要在這裏住一下。」

白小妹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均是暗暗焦急。

「來，我帶你們去吧。」白排長說着逕向房外走去。

兩人只得自後跟着，不久，來到一個房門之前，白排長指指隔壁的一個房間，道：「倪龍山的兒子就住在裏面。」

「辣椒仔也在這裏？」白小妹愕了一然。

「是的，」白排長淡淡地道：「如果你們覺得悶，可以過去和他談談，食堂就在前面甬道轉角處。」

打開房門後，裏面有兩張單人床，一排沙發，一個衣櫃和一架電視機。

「地方還算乾淨，也不潮濕，」白排長道：「我們這裏有二十四小時空氣調節，不算委屈了你們吧？」

說罷，白排長掩上房門走了。

白小妹上前將房門關了，轉身道：「小鬼子，你——」

王小克不待她把話說下去，急忙打了個眼色，白小妹會意，立即轉口道：「這個房間比我們住的木屋好得多了！」

王小克在乳膠床上坐下來，笑道：「是啊！」

說話時，王小克一雙銳利的眼光，立時向四處搜索，看看有沒有暗藏的電視攝像管這類的東西。

經過詳細査察之後，王小克才吁了一口氣，房中陳設簡單，牆壁上沒有任何可疑的物事！

然而，房中會不會有竊聽器呢？

王小克假裝欣賞房中的陳設，摸摸這個，碰碰那個，最後，發現連竊聽器也沒有。

其實，這間房本來是給組織中人住，而不是作爲「軟禁房」的，房中自然不會有竊聽器的設備，不過王小克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小心從事而已。

「好啦，你可以隨便說話了。」王小克鬆了一口氣說。

「小鬼子，你怎會在這裏的？」白小妹問。

王小克將自己的遭遇扼要地說了出來，聽得白小妹暗揑了一把汗。

他把一切經過說完畢後，問道：「你又怎會被那『黑殭屍』帶來這裏？」

白小妹一五一十把經過說了出來，當她說到沒有將倪龍山的藏身之所指出來時，王小克插口道：「做得好，如果倪先生被他們捉來，那便大大不好了！」

「怎樣不好？」

王小克將白排長集團的計劃說了出來，聽得白小妹呆了半晌。

良久，她才深深透了一口氣，說道：「原來其中還有這樣的大陰謀，咱們幫那一邊？」

王小克搖着頭，道：「他們鬼打鬼而已，咱們一邊也不幫。」

「可是，目前這樣被他們囚禁着，總得想法子脫身啊！」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這地下室不知還有多大，裏面住的，全是孔武有力，機警萬分的漢子，要從這地下室逃出去，不啻是痴人說夢。

「怎麼不說話？」白小妹推了王小克一把。

「咱們沒有機會的。」

白小妹「嘖嘖」地搖着頭，說道：「小鬼子，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這種洩氣話的。」

「現下的環境不同。」

白小妹道：「辣椒仔呢？不知道他有甚麼打算？」

王小克沉吟着，在他的下意識中，總覺得「辣椒仔」爲人有乖常理。

「剛才那白殭屍說我們可以到隔壁房間找他，」白小妹道：「咱們這便過去，怎樣？」

王小克道：「我不去，你要去自己去吧！」

「小鬼子！」白小妹白了他一眼：「這是同舟共濟的時刻！而不是賭氣的時候，你難道還分不淸楚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咱們便過去看看。」

白小妹大喜，起身開了房門，向隔壁房間走去。

她輕輕在房門上叩了一下，立時有人問道：「誰？」

「我，辣椒仔，快開門。」

門立即打了開來，辣椒仔一見是王小克和白小妹兩人，不由大感驚奇，說道：「怎麼你們——」

「進去再說。」

王小克隨着白小妹踏進房去，那也是一個雙人房，電視正開着。

「我爸爸怎樣了？」辣椒仔急不及待地問：「你們可曾見過他？」

「今天早上我們還和他在一起。」白小妹答。

「他呢？」辣椒仔雙眉一揚，急忙追問：「現在在那兒？」

白小妹俯身在他耳邊說了一句話，然後，笑道：「你放心。」

辣椒仔緩緩地點着頭，忽然朝王小克道：「你有甚麼辦法離開這裏？」

王小克料不到他會出言相問，呆了一呆，白小妹搶着道：「我們正想來找你商量。」

「我四處走過一趟，這裏太大了，」辣椒仔道：「很難！」

「難也要試試！」

辣椒仔緩緩地點着頭，忽然自袋中取出一件物事，向王小克遞過去，道：「給你。」

王小克愕了一然，定眼望去，原來是自己在「湖邊別墅」泳池中失去的袖珍電筒。

「咱們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白小妹道：「我就不相信沒有逃出去的辦法！」

白小妹沉吟一下，忽然低聲叫道：「有了！」

王小克和辣椒仔不約而同向她望去，白小妹道：「咱們走後門，從深谷那邊出去！」

「有可能嗎？」王小克道：「他們發現我自後門摸了進來，定然嚴守後門！」

「剛才那『黑殭屍』只帶我從另一個秘道進來的，」白小妹道：「依我看，那後們離峭壁這樣高，他們只是當它作臨急時的出口，絕對不會想到有人會從上面摔下來，而又剛巧落在那塊大石上的。」

王小克仍然猶豫着，白小妹向辣椒仔道：「你從那裏下來？」

辣椒仔答道：「我被他們幪住了眼，好像是坐電梯下來的。」

「對啦，他們根本不當那後門是門戶，」白小妹道：「這正是我們的機會！」

「難道白殭屍想不到這一點？」

「總要試試看！」

「——」王小克道：「好吧！」

「立刻走，」白小妹道：「他們想不到我們這麼快便想逃，機會一定更大。」

辣椒仔緩緩地點着頭，道：「好！」

三人分別出了房間，一見甬道上沒有人，白小妹低聲道：「小鬼子，你認得路麼？」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依稀記得從左邊的甬道，可以通到大廳中去。

然而，如果大廳中有人，却又怎樣通過？

「他們以爲我挿翼難飛，所以，准予自由行動，除了東邊的一個區域外，任何地方都可以去，」辣椒仔似乎猜到王小克的心意，道：「你放心好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向左邊甬道走去。

穿過甬道後，前面果然是佈置得美輪美奐的大廳。這時，廳中心的吊燈熄了，廳中杳無人影。

三人穿過了大廳，王小克辨明方向，朝通向後門那邊的甬道走去。

說也奇怪，一路上竟然碰不到半個人影，王小克心下暗暗納罕，怎會有這樣的事？

不久，三人來到那鐵柵前，外面便是野草叢生的山洞口了！

三人一見這鐵柵心情格外緊張了起來，能否逃得脫，就看這道鐵柵了。

王小克躡着足踏上前，伸手拉了拉鐵柵，竟然應手而開。

白小妹不禁大喜過望，低聲說道：「得了！」

當三人踏出鐵柵外，趨向前面時，王小克不由叫了一聲苦也，原來距石洞四五碼處，竟然又有一道鐵柵阻住了去路！

王小克踏上前去仔細一看，原來那道鐵柵是從上面降下來的，大概地下室裏的警衛發現自己誤跌誤撞闖了進來，爲求安全之策，將這道鐵柵降了下來，以增加一層的防衛。

「這……這怎麼辦？」白小妹急急地問。

王小克上前扳住了其中一條鐵枝，向上一托，竟然動了一點。

「來，咱們試試看能否把它托起來！」王小克向兩人使了一個眼色。

白小妹和辣椒仔趨上前去，各自抓了鐵枝，一聲「起！」鐵柵竟然向上移動了一點。

王小克大喜過望，道：「行了，大家一起用力向上托！」

他深吸了一口氣，叫道：「一，二，三！」

那「三」字才出口，三人一齊運力，鐵柵果然又被托起了尺許，已能容得人通過。

就在這個時候，後面突然傳來吆喝聲，幾個穿着綠色制服的大漢，向他們奔了過來。

辣椒仔右脚早已跨出鐵柵，這時，驀地放鬆了手，矯捷無倫地在地下滾過，出了鐵柵！

那幾個大漢已經奔近，王小克見大勢已去，只好俯首就擒。

兩人被幾個大漢押回，白小妹對辣椒仔的自私自利大感不滿，王小克道：「他也許逃不掉的，要從石級爬下山谷，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果然，當兩人被關進房間不久，辣椒仔也被送了進來。

辣椒仔對剛才自己只顧逃生的行爲也

顯得不好意思，垂着首不作聲。

不久，白排長推門而入，冷冷掃了三人一眼，道：「我以爲你們都是聰明人，想不到會做出這種蠢事！」

三人緘默着，沒有一個出聲。

「小鬼子，這是你出的主意，對不對？」白排長冷峻的眼光向王小克射來。

王小克低垂着頭沒有出聲。

「這次沒有驚動到上頭，」白排長沉聲道：「下次再有這種事發生，我可不能再保你們了！」

他又掃了三人一眼，這才轉身離房。

這天晚上，三人在房裏一直沉默着！

白小妹和衣躺到床上，拉了被子蓋住，睡了過去。

王小克坐在沙發上打瞌睡，辣椒仔遲疑了一下，爬到另一張床上，倒頭大睡。

地下室沒有陽光，因此，不知是白天還是早上，翌日三人被一陣敲門聲吵醒。房門一打開，爲首的一人是白排長，後面是倪龍山，跟着的便是「黑殭屍」克魯瑪。

辣椒仔驟見乃父，趨上前去，摟住了父親，道：「爸爸！」

倪龍山輕輕撫着他的背，望了王小克和白小妹一眼，緩緩地向他們點着頭。

「倪先生，令郎安然無恙，可見我們對你實在是沒有半分惡意吧？」

倪龍山摟着兒子，半晌說不出話來。

「你們好好談談，」白排長道：「一個小時後，主席要見你！」說罷和克魯瑪轉身離去。

「倪先生，你——你怎麼也會落在他們手中的？」王小克問。

「唉！我見你們兩人先後離去，久久不歸，於是出來找找你們，怎知便碰上了那黑殭屍！」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暗想這一次無論如何脫不了身！

四人談了一會，王小克忽然問道：「倪先生，他們要你做的事，你答應了他們嗎？」

倪龍山呆了一呆，隨卽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唉，我想太太平平地安渡晚年，可是，他們不許我這樣做！」

「那你是決定幫他們了？」

倪龍山苦笑了一下，道：「世侄，如果你瞭解這種人的手段，你便會淸楚我目前處境——」

他頓了一頓，又道：「不論我幫任何一方，到頭來的下場都是一樣的！」

「倪先生，批命書上怎樣說？」白小妹忽然問。

「我看過了，」倪龍山道：「書上說，我晚年時會有一次奇禍，如果應付得不好的話，可能會一命歸西，家破人亡。」

「書上有教你應付之法嗎？」王小克也忍不住問。

「唉！如果連應付之法也說了出來，豈非如同寶書？」倪龍山道：「一切全靠自己而已！」

「剛才白殭屍要你去見甚麼『主席』，他……他是誰？」

倪龍山沉吟了一下，道：「大概是他們這裏的最高領導人吧？」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被人推了開來！

白排長向倪龍山招招手，道：「倪先生，主席提早召見你，來吧！」

倪龍山站了起身，跟着白排長走去。

大約半個小時後，倪龍山推門進來，臉上却是迷茫的神色，喃喃地道：「怎麼是他？他不是已經墮機身亡了嗎？」

「倪先生，你指那個主席？」王小克心下一動，急忙問。

倪龍山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一般，尤自喃喃地說道：「他還沒有死？」

「爸爸，」辣椒仔推一推他，道：「你怎麼啦？」

倪龍山如夢初醒，說道：「啊！我眞糊塗啦，外間傳出來的消息，怎能一概當眞！」

王小克已經明白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問道：「他要你和他們合作？」

倪龍山緩緩地點着頭，回答道：「不錯。」

「你怎樣回答？」

「我說不可能！」倪龍山道：「我的一切文件契據，全在別墅中。」

「那麼，他們可以派人到別墅中去拿啊！」

倪龍山苦笑一下，道：「燒掉了，整幢別墅，前晚莫明其妙地燒掉了！」

「一定是龍司令派人放的火！」王小克衝口而出。

「那還用得着問！」

辣椒仔咬了咬牙，道：「哼，總有一天，我要將龍老狗碎屍萬段。」

「既然一切的證據全付之一炬，他們怎會要你合作？」王小克問。

「我的人還沒有死！」倪龍山道：「還可以挺身作証！」

「哦！」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是退而思其次的方法。

「如果我幫他們作証，被本地政府判入監獄還是小事，怕的是龍司令他們會派人來殺我！」倪龍山方寸大亂，一時間沒有了主張。

「倪先生，如果你一直拖着他們，我看，一時之間也沒甚麼關係，」王小克安慰他道：「反正他們要你活着對不對？」

倪龍山點着頭，道：「可是能拖到幾時？他們一定有辦法令我妥協的！」

半晌，倪龍山又喃喃地道：「莫非我倪某人眞的大難已到？」

「爸爸，如果他們敢傷你一根毫毛，我和他們拚命！」辣椒仔說。

倪龍山憐愛地摸一摸兒子的頭，苦笑着道：「他們視人命如草芥，如果連你也一併殺了，那便如何？」

王小克鑒貌辨色，猜到了倪龍山的心意。

以倪龍山的口氣聽來，他妥協的成份居多，不過，可能要有條件，而其中的條件，有一個必定是要求對方釋放自己的兒子，並且保護他的安全。

辣椒仔何等精明，眼珠一轉，也想到了這點，急忙道：「他們是說話不算數的人，你千萬不要相信他們的話。」

「孩子，人總得信任人的！」

「不，他們不是人！」

倪龍山急忙掩住了他的口，低聲道：

「別讓他們聽到！」

辣椒仔立時住口，然而滿面悻悻然之色。

不一會，白排長派人來吩咐倪龍山父子搬到另外一間房去住，食堂已經替他們準備了豐盛的食物，要他們前去享用。

王小克知道這是白排長他們在用攻心計，不過，自己只是局外人，只希望倪龍山和他們合作的條件中，也包括了釋放白小妹和他。

吃過飯後，四人各自回房休息。

白小妹靠在床扉上，問道：「小鬼子，你說倪先生會不會答應他們？」

王小克點着頭，道：「他除了這條路外，每一條路都不通。」

「當他們利用完倪先生呢？」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那只有天曉得了！」

「看來，過不了兩天，某國家幕後主持國際販毒組織的新聞，便要哄動全世界了！是不是？」

王小克仰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沒有回答白小妹的話。

這天，兩人在房中看視電，肚子餓了便到食堂去吃東西。

不過，甬道上有個綠衣大漢巡來巡去，自然是白排長分派的，以防他們再萌逃生之念。

王小克知道無論如何逃不掉，倒也死了這條心，除了吃飯，便是看電視，時間不經不覺地打發去了。

× ×

雖然沒有陽光來推算日子的過去，但王小克憑腕表推斷出來，自己在這地下室過了三日三夜！

在這段期間，兩人偶爾跑到隔壁倪龍山父子房中去傾談之外，多數的時間，都放在欣賞電視節目上。

在那幾天之內，美國政壇也發生了一件醜史，那是哄動世界的「水門事件」！

由於輿論的作用，總統親自上電視解釋，並且有人推測總統會引咎辭職。

王小克心底下想，在美國那種極度民主的國家，總統牽涉到「醜聞」事件中，都有可能引咎辭職，可是，在龍司令和白排長他們那種極權國家中，就算最高領導人犯上了瀰天大的過失，一樣沒有關係。

而且，外界根本就不可能得悉其間內情。

倘若倪龍山挺身指證那國家暗中販毒的話，這個新聞的哄動程度，肯定要比美國的「水門事件」大得多了！

然而，爲甚麼白排長他們仍然沒有採取行動？莫非倪龍山又轉變了主意？

王小克沒有去查問倪龍山的決定，他只是等待着。

地下室中的日子雖然並不好過，但食物却十分豐盛，王小克暢懷大飲大食，他一生之中，從未試過好像現在這樣痛快飲食過。

然而，這種日子終於到了盡頭——王小克也知道有這樣的一天，不過，他沒想到這一天會來得如此突然，而且來得這樣出乎人意料之外！

那是地下室中的第五天，房中的紅燈忽然亮了起來。

王小克一見紅燈亮了起來，立時猜到有事情發生了。

發生了甚麼事？

王小克彈跳起身，打開房門，甬道上幾盞紅燈全亮了起來，突然之間，所有的房門都打了開來，一個個穿綠色制服的大漢，神色張惶地自房中奔出。

這時，另外有一批綠衣大漢從右邊奔過來，每一個人的手中，都提着一挺輕機槍。

那批綠衣大漢爲數大約二十餘個，最後的兩個，竟然合抬着一挺重機槍。

只見白排長一面入子彈，一面匆匆忙忙奔了過來，向開門出視的王小克和白小妹和倪龍山父子道：「發生了緊急的事，你們關在房裏，絕對不要出來。」

離去之前，他又不放心地轉身加多一句：「記着，跑出房來，會有性命之危險的！」

又一批綠衣大漢奔過來，手中都提着輕機槍，還有幾個抬着彈藥，每個人的神情都十分緊張，如臨大敵。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王小克暗忖，莫非有人攻進地下室來了？

「他們向前門跑去的！」辣椒仔忽然叫了起來。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亮，不錯，是有人攻了進來，問題是警方還是龍司令他們。

這時，遠處傳來了卜卜槍聲——已經駁上火了！

王小克最喜歡觀看槍戰鏡頭，可是一想到白排長的叮嚀，又不敢貿然出去。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倪龍山的眼光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道：「會不會是龍司令他們攻進來搶人？」

倪龍山臉色一變，因爲他知道這大有可能！

「咱們過去看看怎樣麼？」白小妹提議。

王小克早也按捺不住，道：「好！」

兩人朝着槍聲來處，奔了過去。

槍聲越來越近，兩人生怕子彈無眼，傷到自己，於是放緩了脚步。

不久，兩人看到前面入口處堆滿了沙包，不少綠衣大漢伏在地下，沙包上架着一把機關槍。

然而，敵人好像還沒有攻進來，似乎只在外面交手，不斷有人將火藥子彈運上去。又有人抬着受傷的大漢下來，到醫療室去救治。

白排長正指揮着幾個穿軍官制服的大漢，加派人手上去抵禦，一面將入口處的沙包堆高了起來，並且左右安多了兩挺重機關槍。

他一眼瞥見了王小克和白小妹，叫道：「快退！」

王小克和白小妹退到幾箱子彈後面，探頭向外觀看。

這時，白排長抓了一挺輕機槍，踏上了石級，向外面走去。

外面的槍聲越來越密，對方顯然也調動了不少人馬。

受傷的大漢一個接着一個被抬了下來，白小妹看到那血肉模糊的傷口，不由轉過了頭去，不敢觀看。

王小克小孩心情童心未泯，最喜歡看槍戰鏡頭，若非生怕子彈擦傷自己，早已踏上石級，趕上前去看個清楚了！

忽然，白排長轉身回來，臉色十分緊張。

他調了兩個重機關槍手，命他們立即上去。

那兩個重機關槍手接令上前，不一會，槍聲突然更劇烈更密了！

白排長跑到電話機前，拿起了電話，向上頭報告戰情，只見他不斷點着頭。

這時，又有六七個綠衣大漢，自內奔出來，白排長道：「你們守住東廂保護主席！」

那七名大漢答應了一聲，轉身向東廂奔了過去。

王小克忽覺身旁多了一人，轉頭去看，原來是辣椒仔，倪龍山則俯身站在白小妹身後。

「外面的敵人是誰？」辣椒仔問。

「可能是龍司令的人。」王小克道。

「我可沒有問你！」辣椒仔忽然冷冷地說：「我是在問白小姐。」

王小克討了個沒趣，心下暗暗生氣。

這時，白排長向他們走了過來，道：「你們快進去吧，這裏非常危險！」

「白排長，是不是龍司令的人？」王小克問。

「唔。」白排長道：「快進去吧，我們第一道防綫可能要抵擋不住！」

四人聞言，這才站起身來向後退去。

然而，王小克和辣椒仔仍然站在通道口，遙遙望着前面。

一陣轟然巨响，王小克看到幾個綠衣大漢彈飛了下來，進口處烟霧瀰漫，對方顯然動用了手榴彈。

「撤退！」白排長大聲叫道：「守住第二道防綫！」

一排沙包已高高地堆了起來，三把重機槍準對着入口處。

不會受傷的綠衣大漢，扶着同伴退了下來。

白排長命人搬過一箱手榴彈，準備迎敵。

進口處的烟霧逐漸消去，然而，看不到有人自上面攻來。

剎時間，四週靜得像死的一樣，只有幾個受了傷而未及拉進醫療室的傷者的呻吟聲。

王小克發覺氣氛有異，心下不禁惴惴，己方四人不論落在誰的手上，都是難逃一死。

所以，王小克暗暗希望他們兩敗俱傷，可是，有這個可能嗎？

白排長也發覺氣氛有異，焦急地望着入口處。

風雨欲來之前，多數是這樣的氣氛，地下室裏的每一個人，都緊張得屏住了氣息，甚至連那些傷兵，也不再呻吟了。

煙霧已經完全消褪，入口處一片殘瓦敗垣，還橫臥着幾具屍體。

白小妹望了望王小克，低聲道：「咱們還是躲到裏面吧，對方如果發動攻勢，他們一定守不住。」

王小克沉吟間，忽見前面火光一閃，幾個圓形彈筒由上拋了下來。

白排長一見那幾個彈筒，心下暗叫不好，叫道：「小心，是催淚彈！」

果然，那幾個彈筒一落地之後，立時爆了開來，散發出一陣白色的煙霧。

幾個守在前面的大漢首當其衝，立時便嗆咳了起來。

「閉住眼睛忍着，集中進口處開火，」白排長叫了起來。

王小克等人雖然站在遠處，也嗅到了催淚彈的煙霧，眼淚鼻涕登時奪眶而出。

驟密的槍聲响了起來，白小妹掩住鼻子，拉了拉王小克，道：「走吧！」

四人只得離開戰場，回到房中。

房外傳來密集的槍聲，四人的心情都是一樣地乍喜乍憂。

「這正是咱們逃走的好機會！」王小克忽然一拍大腿，叫了起來。

辣椒仔反應奇快，道：「對，走後門，這時所有的人都被調派到前面應戰，後門一定沒有人看守的！」

白小妹搶先竄上前去，打開房門。

四人依次離開了房間，快步向後門走去。

這時地下室裏四處並無人踪，王小克帶頭，逕自穿過了大廳，向逃生之門而去了。

當他們來到甬道盡頭，轉一個彎便是鐵柵所在的時候，王小克忽然放慢了腳步，探首向前一望。

這一望之下，心中突地一跳，原來有十餘個漢子，正魚貫穿過鐵門，向外面走去。

這些漢子，都換上了煌然西裝，有幾個上了年紀的，都長得肚滿腸肥，都是地下室中位居首腦的人物。

有幾個漢子，扶着一個乾癟的老頭，

向前走去，王小克念頭一閃，他就是白排長等人口中的「主席」！

白排長，克魯瑪他們率領弟兄在前面與敵死戰，上頭的領導人物，却慢慢地從後門逃走，王小克不由暗暗搖着頭，白排長他們的所爲，正是十足十的「愚忠」！

「什麼事？」白小妹見王小克停着不動，忍不住出聲問。

「別說話，前面有人！」王小克沉聲說。

不一會，剛才幾個漢子的背影已經消失在山洞轉角處，王小克這才現身走上前，輕輕拉開鐵柵，前面那道由上而降的鐵柵已經收了起來，四人順着地道來到那個黑暗濕漉的山洞。

王小克低聲道：「咱們走慢一點，等前面那些人離開後才出去。」

白小妹點了點頭，四人不約而同地放輕了腳步，向前慢慢移動。

不久，王小克已經看到了外面透進來的陽光，知道石級就在前面，精神不由一振。

他探頭向前望去，山洞口沒有半個人影，地下室的最高級人員，已經安全撤離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快步奔了上前，就在那塊其平如鏡的大石上向下望去，只見那十餘個漢子已經下了深谷，正匆匆忙忙向左邊山麓趕路。

這時，後面忽然傳來一陣槍聲，王小克心下暗叫了一聲不好，道：「他們敗退了，大家也向這裏撤退，咱們快逃！」

王小克說着，將白小妹扶上了石級，辣椒仔扶着乃父倪龍山，道：「爹爹，你先下！」

倪龍山沉吟了一下，隨着白小妹下了石級，王小克望也不望辣椒仔一眼，逕自跟着倪龍山踏下石級。

槍聲越來越近，白小妹加快了腳步，不一會已下了一半。

當四人先後下到深谷時，槍聲已經來到山洞口。

王小克抬頭望去，只見幾個綠衣大漢狼狽逃了出來，白排長和克魯瑪殿後，自石級逃下來。

「小鬼子，咱們快走！」白小妹道。

王小克轉身便走，就在這個時候，四人忽然聽到一陣嗡嗡之聲，一架中型直升機，自不遠處的山麓升了起來。

四人不約而同抬頭望去，原來是一架海空直升機，正越升越上，向着山谷外飛去。

「是主席他們！」王小克失聲叫道。

「莫非這深谷中沒有通路？」辣椒仔道。

王小克並不答話，扶着白小妹向前趕路。

倪龍山雖然上了年紀，但腳力却是不錯，緊緊的跟在三個大孩子之後，亦沒有落後。

當四人來到深谷盡頭，向上一望時，不由叫了一聲苦也！

原來前面又是一座峭壁，除了猿猴之外，人類根本沒有可能攀爬而上！

「怎麼辦？」白小妹焦急地問。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見左邊有一條小溪蜿蜒而下，向山麓轉坳間流去，當下答道：「咱們順着這條小溪過去看看。」

這時，大家只求能逃出生天，見路便走，隨着王小克涉水向前奔逃。

後面傳來了人聲和槍聲，王小克暗呼不妙！白排長他們也朝這邊逃來。

小溪的盡頭是一個小湖，水混濁異常，看不到深淺程度，小湖兩邊是峭壁，如果要逃出山谷，除非可以渡過小湖，前面有一小塊空地，空地上是一道不算太斜的山坡。

如果在平時，大可慢慢試探湖水的深淺，再伐木造舟渡過湖面，可是這時後面有追兵，大家一碰面的時候，一樣難逃一死！

正沉吟間，後面有人歡呼起來，叫道：「白排長，原來他們在這裏！」

王小克回頭望去，白排長，克魯瑪帶着四個綠衣大漢，出現在他們的身後。

白排長左臂好像受了槍傷，衣袖上血漬殷然，他驟見王小克等人，雙眉不由一揚。

王小克見大家終於碰上了，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道：「這裏過不去！」

白排長迅速打量了四週環境一眼，道：「湖水很淺，只及你們腰間！」

「好極了，那麼咱們走！」

「且慢！」白排長道：「龍司令的人就要追近了，這時咱們如果負隅死戰的話，說不定還有一綫生機，如果追不及待渡湖逃命，勢將成了他們的神槍手活靶！」

王小克心下一凜，自己竟然沒有想到這點！

白排長說過話之後，四處尋找障碍物，分派四個手下在幾塊大石之後埋伏，向王小克等人說道：「如果要命的，跟我來吧！」

說着，他將輕機槍的子彈上膛，向一塊大石走過去。

衆人埋伏在大石後藏好身子，人聲已經傳了過來。

「小心，他們可能埋伏在大石後！」有人大聲叫了起來。

「還有沒有手榴彈？拋兩個過去看看吧！」

「——」沒有人回答。

王小克和白排長對望了一眼，倘若對方手榴彈不曾用完，早已拋過來了。

腳步聲越來越近，也越來越輕。

白排長忽然站直起身，一扳手中機槍的槍掣，一陣槍聲過後，跟着的是幾個慘叫聲。

白排長射了一輪子彈後，立即伏下身來，對方開槍射擊時，子彈擊在大石上，紛紛反彈開去。

白排長向克魯瑪道：「剛才你留意到從後面追我們的有多少人！」

克魯瑪豎起了十隻手指，再加上了五個。

「唔，我剛才射中了四個，他們只剩下十一個了！」白排長說。

「喂！你們快出來投降，否則我們拋手榴彈過來了！」有人叫道。

白排長咬了咬牙，沒有做聲。

一陣卜卜槍聲响了起來，龍司令的手下朝着大石這邊亂射着。

槍聲响了一會，有人叫道：「停火，不要浪費子彈！」

白排長聞言雙眉一揚，俯首檢查自己的配備，除了還有兩列子彈夾之外，身上還有兩把裝滿了子彈的槍，彈藥一時間是沒有問題的。

這時，藏在其他大石後的綠衣大漢，有一個忍不住也起身開槍，但只射了幾發子彈，立時反被對方擊中，慘叫一聲，就在石上死了！

「蠢貨！」白排長罵了一句。

忽然，王小克聽到「噗」地一聲，似乎有東西拋了過來，定眼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叫道：「催淚彈！」

原來龍司令的手下用光了手榴彈，但身上却仍然有催淚彈，於是，拋了一個過來。

催淚彈爆發開來，」立時烟霧四起。不過，由於是在空曠地方，催淚彈所起的作用不大，不一會便消散了！

然而，衆人還是吸進了一點，眼睛和鼻子立時大爲難受。

龍司令的手下跟着又拋了幾個催淚彈過來，一時間烟霧瀰漫，槍聲大作。

王小克吸了幾口氣，只覺眼睛刺痛異常，他胸中念頭一閃，轉身向小湖奔去。

「噗通」一聲，王小克跳進了湖中，水深果然只及腰間。

這時，白小妹，倪龍山父子和白排長，克魯瑪的手下，均吸進了催淚彈的烟霧，雙眼劇痛欲裂，那三個綠衣大漢現身出來，扳動機槍，向前發射！

一輪槍聲過去後，四下裏又寂靜了起來。

王小克一直將頭沉在水中，過了一會，才仰首透了一口氣。

他發覺四週忽然靜了下來，不由大感詫異，向前望去，烟霧已經逐漸消散，地上橫七豎八地躺着不少屍體。

大石後，由白排長至白小妹，都攤瘓在地上，雙目無神。

王小克緩緩地踏出小湖，向白小妹走去。

「小妹，你……你怎麼啦？」王小克低聲問。

「我……我週身沒有力氣。」

王小克向白排長望去，大惑不解。

「那種催……催淚彈一吸進肺部，便……便會週身乏力……」白排長有氣無力地說。

王小克見那三名綠衣大漢已經屍橫地上，在他們前面不遠，也全躺着一具具的屍體，他急忙提起了一把輕機槍，凝神戒備着。

「他……他們料不到『陶氏三雄』會……會起了以死相拚，兩敗俱傷的勇氣，不及猝防，大……大概都中了亂槍而死了吧？」白排長問。

王小克向那三名大漢一望，其中有一個雙目圓睜，咬牙切齒，死狀十分恐怖，心想他們大概便是白排長口中的「陶氏三雄」了！

「你……你去看看，……他們死光沒有？」白排長道。

王小克從未見過這麼多屍體，剎那間一顆心怦怦亂跳，猶豫着不能動彈。

「快……快快，否則，……否則咱們都……都要不好！」

王小克點着頭，站起身來。

「小……小心，」白排長叮囑道：「你一見地下有人動，便……便開槍！」

王小克點着頭，却懷疑自己究竟有沒有扳得下槍掣的勇氣！

「對……對敵人仁慈，便是對自己殘酷，」白排長道：「你不先下手殺他……他們可不……可不留情，記住了！」

白小妹和辣椒仔均以鼓勵的眼光射着王小克，他只得握住了槍，手指扣在槍掣間，躡足向外走去。

他先探頭向大石外一望，見沒有異動，這才俯着身，竄到對面一塊大石，立即蹲在大石後。

如果對方還有人沒有死，當自己竄過來時，必定開槍發射了！

忽然，王小克聽到一陣呻吟聲，他小心探頭出去一看，呻吟聲自「屍堆」中傳來。

王小克緊緊扣住槍掣，從那塊大石後，竄到另一塊大石，這時，他離那堆屍體已經只有三四尺之遠了。

他小心探頭一望，在那堆屍體中，躺着裘伯里！

裘伯里胸口中槍，鮮血兀自汩汩地淌了出來，剛才的呻吟聲，便是他所發出來的。

裘伯里驟見了王小克，臉色一變，但隨即向他招手，道：「你……你過來！」

王小克怎會聽他的話過去？

他凝眼打量了一下，暗中數數地下的屍體，除了那三個綠衣大漢之外，還有十四具屍體——連裘伯里在內是十五個。

這樣說來，龍司令派來的人全死光了——除了一個裘伯里。

不過，看他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大概也離鬼門關不遠了。

「你……你過來。」

王小克這才踏上前去。

「那……那個姓倪的是不是在前面？」裘伯里問。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裘伯里原本已經蒼白無血的臉色，突然泛起一陣紅氣，他掙扎着要爬起身來，可是却力不從心，又跌回同伴的屍體上，嗆咳了起來。

他咳了一會，道：「你……你帮我做一件事，好不好？」

「什麼事？」

「如果你答應了我，我給你很多很多金錢，一……一百萬……」

王小克搖着頭，道：「先說明要我做什麼事再談，是不是要我放了你？」

裘伯里苦笑一下，道：「要……要你放了我，我……我也活不久了，在我臨死之前，一……一定要……要辦妥這件事，否……否則無法向上頭交代。」

「龍司令？」

「他……他自身難保，」裘伯里聲音越來越低，道：「如果……如果我們這次的冒險行動徹底失敗的話。」

「你們不是毀了他們的基地了嗎，這還不算成功？」

「不，我……我們的最主要目標，是

想救一個人！」裘伯里道。

「可惜他已乘直升機逃走了！」

裘伯里不斷搖着頭，道：「不……不是他，是……是姓倪的！」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原來龍司令冒險攻進入神秘地下基地，目的便是爲了倪龍山！

他轉念之間，立即明白龍司令的意思，倘若倪龍山不死，將來挺身作證的話，國家的名譽便要不保，是以要不惜一切代價置倪龍山於死地！

在龍司令那種極權國家中，一項如此巨大的任務和行動，竟然功虧一簣，上面必定要將他調回國裏「訓示」一番的了！

裘伯里也許爲龍司令着想，也許爲他自己的家人着想，所以，臨死也要殺掉倪龍山向上面交代。

王小克明白了其中的原委，說道：「就算我現在殺了他，你有一百萬的現金鈔票嗎？」

「有，有！我可以立即寫一張現金支票給你，我……我的支票，是從來不會退……退票的。」

「可是，一百萬太小了。」

「你——你要多少？」

「你出得起多少？」

「隨便你開……開個數目，我……我一定答應你！」裘伯里堅定地說。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謝謝你，我看你還是省下這筆錢吧，傷天害理，損人利己的事，我『小鬼子』是不屑做的！」

裘伯里臉上勃然變色，反眼一挺，氣絕而死。

王小克在那堆屍體中巡視了一下，確定沒有人生存，這才回到湖邊的大石後。

「小鬼子，你有種！」白排長翹起了一隻大姆指。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現在咱們應該怎辦？」

「催淚彈的藥力三個時辰便過，」白排長說話時的語氣，比剛才有力了許多：「不過，如果你去取點水來潑潑我們的話，可能會加速化解。」

「好吧！」

王小克拿了一頂綠衣大漢所戴的帽子，到小湖中去取了水來，分別潑向衆人頭上。

不一會，衆人逐漸恢復了體力，但雙眼却佈滿了紅絲，一時間不易消褪。

「好，咱們走吧！」白排長支撐着站起來。

「白排長，你還走得動嗎？」王小克問。

「不要再叫我白排長了！」白排長笑了一下：「經過今天之後，我再也不會死心塌地，爲那種人做事啦，以後叫我白嘯風！」

「不，我還是叫你白大哥吧！」

「小鬼子，像你這樣的小孩子，眞的是難得！」白嘯風輕撫王小克的頭髮，雙眼望着逐漸暗下來的天空，道：「我一直發了這幾十年的夢，夢醒之時，原來他們全是一些見利忘義，貪生怕死之徒！」

王小克心知他是爲了那「主席」帶了親信獨自逃命的事，不由也嘆了一口氣。

「白大哥，你……你以後到什麼地方去？」

「閒雲野鶴，四海爲家，再也不被人利用了。」白嘯風望了克魯瑪一眼，道：「克大哥，你以爲如何？」

克魯瑪點着頭，表示贊同。

「好，咱們也該啓程了，」白嘯風道：「要在天黑之前離開深谷才行！」

六人先後涉水渡小湖，向斜坡爬了上去。

白嘯風對王小克更加親熱，道：「小鬼子，我活了這幾十歲，才發現你是一個眞眞正正交得上朋友的人！」

王小克淡淡一笑，沒有說話，心底下對他也十分好感。

「白大哥，咱們以後還能見面麼？」王小克仰首問。

「這個——」白嘯風嘆了一口氣，道：「我長相不好，不能公然招搖過市，不過，我還是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和你聚首的。」

半個時辰後，衆人已經離開深谷，上到山頭，白嘯風道：「小鬼子，咱們後會有期！」

王小克忽然有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道：「白大哥，咱們以後眞的還會再見嗎？我要你教我槍法！」

白嘯風淡淡一笑，道：「那要看咱們的緣份了，再見！」

說罷，拉着克魯瑪展開大步，向外走了去。

片刻之間，兩人瘦削高大的身影，已隱沒在遠處一片樹林之中。

王小克剎那間，爽然若失，拉着白小妹的手，向下山小徑走去。

辣椒仔忽然踏上前來，向王小克低聲道：「謝謝你啦！」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隨即明白了他是指剛才自己不肯答應裘伯里殺他父親的事。

「算不了什麼。」王小克淺笑一下。

「以前的事，我——」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插口說道：「如果你當我是朋友，那便不要提以前的事了！」

辣椒仔伸出了手，一言不發地望着王小克，眼睛中充滿了友善的光芒。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也伸出手去。

剎那間，一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梅恨天受到柳不凡暗算，僅存左臂中毒，他讓黃君點了穴道，免毒血攻心後黯然而去，在一不知名山上遇冷厲，梅恨天因手不能動，受盡冷厲侮辱，幸白璞、桂天平、郭紹青爲他解圍，詎冷厲走後，白璞等三人發現梅恨天是使左手刀法的人，欲殺之，楚雲秋和傅飄江恰來到，爲他化了這場危難，這時，黃君也已尋到，說已改變心意，願與梅恨天修好，梅恨天也願向雙鳳門主負荆，楚雲秋遂坦說自己身世及梅凌霄仍生存，和那幅署名含烟的畫像等等，梅恨天驚訝楚父怎會有其母畫像——

新派奇情俠艷長篇故事

神刀

獨孤紅·文
盧令·圖



略施烟幕計　粉碎奸狡謀

楚雲秋從懷中取出得自「百花城」的那幅畫像，展開來遞給梅恨天，道：「畫中人可是令堂。」

梅恨天臉色大變，身軀一陣顫動，點頭道：「正是。」

楚雲秋道：「你再看上頭題的詩。」

梅恨天神色怕人，左手一翻抓住了那幅畫像，但旋即他又鬆了手，把目光轉向一旁顫聲道：「我看見了，你收起來吧，我現在明白我父親爲什麼總是對她那麼冷淡了，小時候我總認爲我父親不對，甚至恨我的父親，可是現在……」

他住口不言，不說下去。

黃君伸手抓住了梅恨天，嬌靨上的神色難以言喻。

楚雲秋默默地收起了那幅畫像。沉默片刻他才道：「老一輩的作爲，我們做兒女的不便批評……」

梅恨天忽然冰冷說道：「你從那兒找到這幅畫像的。」

楚雲秋道：「『百花城』！」

梅恨天日光一凝，厲聲說道：「『百花城』？」

楚雲秋當即把二次赴「百花城」的原因及經過說了一遍。

梅恨天聽畢說道：「這幅畫怎麼會落到了『百花城』？」

楚雲秋道：「我的看法是『百花城主』顯然找到過令尊，他在令尊身上橫施報復，後來令尊突然逃脫了，但却已落得終生殘廢，而這幅畫像也落在了『百花城主』手裏。」

梅恨天眉宇間忽然殺機大盛，一口牙，咬得格格作响，說道：「百花城主，百花城主——」

忽地轉望楚雲秋，道：「你信得過我，信不過我，我父親不是那種人，他既然不齒他自己的妻子的作爲，當然更不會做出跟他自己妻子所做所爲一樣的事來。」

楚雲秋道：「我不敢說信不過你，我原就覺得這件事裏有蹊蹺，所以我才沒敢冒然行事，不過有件事似乎有可能……」

梅恨天道：「什麼事！」

楚雲秋道：「剛才我告訴過你，『百花城主』告訴我當初引家父捨正宗，入魔道的是那位『殘廢老人』那也就是說是令尊。」

梅恨天道：「怎見得這事有可能！」

楚雲秋道：「令尊痛恨家父，如不讓這件事宣洩於武林，令尊只能用別的辦法來報復。」

梅恨天臉上掠過一絲抽搐，道：「這麼說，我父親是你的仇人了。」

楚雲秋道：「可以這麼說，不過事情要眞是這樣，我似乎不能怪令尊。」

梅恨天道：「謝謝你，不過我倒認爲『百花城主』指我父親奪他髮妻，害他家破人亡一事既屬無中生有，那麼他告訴你當初引令尊捨正宗，入魔道的是我父親，這件事也可能虛而不實。」

楚雲秋道：「當然不無可能，只是『百花城主』跟令尊之間若然全無仇怨可言的話，他爲什麼加害令尊於前，而今又處心積慮非置令尊於死地不可呢。」

梅恨天道：「也許，他憶起梅家的財富。」

楚雲秋道：「或許當初是，可是如今梅家已經沒有財富可言了。」

梅恨天道：「也許，他是怕我父親報復。」

楚雲秋道：「如今，令尊還能報復誰麼？」

梅恨天道：「那麼……」

只說了這兩個字他就住口不言，顯然他也不知道原因他也說不上個所以然來。

黃君突然說道：「有件事恐怕你們倆都沒想到。」

楚雲秋道：「什麼事。」

黃君道：「你們倆有沒有想過，梅家的滅門之禍又是誰下的毒手。」

楚雲秋日光一凝道：「姑娘是說『百花城主』？」

梅恨天道：「不會，我知道——」

黃君道：「我也知道，你爲什麼不多用點腦筋想想，怎見得那些人不是他指使的。」

梅恨天呆了一呆，沒說話。

楚雲秋道：「我想到過，可是我想不出理由。」

黃君道：「當年的事當年的人一定知道，咱們既然想不出理由，爲什麼不找當年的人問問？」

楚雲秋一點頭道：「說得是，我原就在找『殘缺門主』！」

梅恨天道：「不，把『殘缺門主』讓給我。」

楚雲秋說道：「我認爲，你該先往找令尊。」

黃君道：「我也這麼想，恨天找比較適當，恨天找着了梅老人家，我相信他老人家絕不會再驚慌逃避，你則去找殘缺門主，等你找到了『殘缺門主』之後，你們兩下裏一碰面，當年的事不就可以一清二楚了麼？」

楚雲秋微一點頭道：「我看也只有這樣了。」

梅恨天道：「我希望你到時候把『殘缺門主』交給我。」

楚雲秋道：「只要能除去這個危害武林的『殘缺門』把他交給誰都一樣。」

梅恨天道：「那麼咱們就此別過。」

他左手一舉刀就要走。

楚雲秋忽然伸手攔住了他，道：「慢着，有件事我差點忘了問你，你又是怎麼學了『殘缺門』『左手刀法』的。」

梅恨天呆了一呆道：「你問這——」

楚雲秋道：「說給我聽聽，也許這裏頭牽扯着另一樁陰謀。」

梅恨天看了他一眼道：「我告訴過你，家裏發生變故的時候我沒在家，等我回來才發現家裏的人都倒臥在血泊裏，只有我的奶媽躲在陰溝裏才倖免於難……」

楚雲秋道：「不錯，當日在『百花城』你是這麼告訴我的，可是……」

梅恨天道：「之後我跟我的奶媽相依爲命，我的奶媽有個哥哥是武林中人，奶媽帶着我投奔到她哥哥那兒，住了幾年之後奶媽要她哥哥爲我找個名師學武，以便我將來好爲父母報仇，她哥哥說，當世的武功，沒有一種比『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更凌厲的，等學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將來不但可以報梅家的血仇，甚至可以稱霸宇內，我一聽就點了頭，奶媽也願意，就這麼，我就被奶媽那位哥哥帶進了『殘缺門』……」

楚雲秋口齒蠕動，要說話。

梅恨天却接着說道：「我記得當時的『殘缺門』是在一座深山裏，奶媽的哥哥把我帶到之後就走了，從那時候起我就沒再見過他，進『殘缺門』的當天，有一個黑衣蒙面人告訴我要學『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必須先廢去右手，這樣才能全心全意依靠左手把刀法學好，我爲了要報仇，竟然毫無畏懼地點了頭，接着他點了我的『昏穴』，等我醒過來之後我發現置身在一間石室裏，右手已經沒了，裹着布，還有血漬，但是我一點也沒覺得疼，從那時候起，每天有個黑衣蒙面人進入石室傳授我『左手刀法』，一直到有一天他們開了石室讓我出去，從我進入『殘缺門』，到我離開『殘缺門』，我從來沒有同時見過兩個『殘缺門』的人，離開『殘缺門』之後我曾經回過我奶媽哥哥的家，可却沒見着他們兄妹倆，我問過街坊隣居，誰也不知道他們兄妹倆上那兒去了，就是這樣了，你看這裏頭有什麼陰謀。」

黃君道：「有，他們兄妹倆如今無緣無故的就那麼不見了，還有，你奶媽的哥哥要不是『殘缺門』的人也一定跟『殘缺門』有關係，要不然，他不可能只提『殘缺門』，『左手刀法』固然霸道，却並非無敵，他也不可能這麼容易把你引進了『殘缺門』！」

楚雲秋點頭道：「我也這麼想。」

梅恨天道：「你們倆的意思是說，這是他們安排好的。」

黃君道：「恐怕是。」

梅恨天道：「用意何在。」

黃君道：「讓你親手毀滅你自己。」

梅恨天道：「這就不能了，既有害我之心當初何不給我一刀，當時他們要殺我那是太容易了，何必等到後日冒讓我發現眞象之險。」

黃君爲之一怔，一時沒能說出話來，抬眼望向楚雲秋！

楚雲秋苦笑一聲道：「我不能不承認他說的是理……可是我也不能不說他奶媽兄妹倆確實教人疑竇。」

日光一凝，望着梅恨天道：「你說你奶媽給你畫的十張人像，是什麼時候給你的。」

梅恨天道：「在我進『殘缺門』的頭一天。」

楚雲秋沉吟道：「有點像不打算再見你了，但也可以解釋乃不知道你那一去要多久，怕其間發生什麼變故，日後見不着你，誤了你報仇。」

話鋒一頓，接道：「記得你告訴過我，你回家之後發現你的家人都倒臥在血泊中，你的父母血肉糢糊，慘不忍覩！」

梅恨天忽也一怔，急道：「確是這樣，可是如今我父親……」

楚雲秋一點頭道：「我感到奇怪的就是這個，既然令尊，令堂當時俱已遇害，怎麼如今令尊……」

梅恨天道：「也許父親落的殘廢就是那時候……」

楚雲秋搖頭道：「不可能，『百花城主』親口告訴我是他在老人那身上施的報復，假如那報復是在梅家遭逢變故的當時，令尊絕難逃毒手……」

梅恨天臉色一變道：「會不會那『殘廢老人』不是我父親？」

楚雲秋搖頭道：「可能性也不大，他要不是令尊，爲什麼偏要躲在梅家廢室後院那口枯井裏，對梅家的環境，怎麼會那麼熟，又爲什麼刮去水榭牆上那闋『釵頭鳳』。」

梅恨天呆了一呆，說道：「那麼，這究竟——」

黃君道：「當時你去看淸楚沒有。」

梅恨天道：「這倒沒有，我一到後院先碰見我的奶媽，我父母倒臥的所在還是她指給我看的，我只看一眼她就驚慌的拉着我跑了。」

楚雲秋搖頭說道：「這就更讓人莫測玄奧了，本來以我的推測是當時令尊沒在家，因而跟你一樣倖免於難，也可能是他們挑的就是令尊不在家的時候下的手，因爲他們顧慮令尊一身武功高絕，怕難以得手，可是，不管是這動機可能那一種，他們都沒有理由，假造具令尊的屍體來哄騙你——」

黃君道：「有理由，這樣好使他跟他奶媽走。」

楚雲秋道：「要是這樣的話，梅家的慘禍就是『殘缺門』下的毒手，當然，那位奶媽畫的十張人像也是一種嫁禍插贓的手法，梅老人家回頭發現，或者當時就知道，或者幾經查訪才知道是『殘缺門』下的毒手，因而找上『殘缺門』去，却因爲衆寡懸殊，不敵被擒，遭受非刑——」

黃君插口道：「可是，那『殘缺門主』却說梅老人家奪他髮妻，害得他家破人亡……」

楚雲秋道：「這或者是一種藉口，最讓我不懂的是他們爲什麼留下恨天。」

黃君冷然厲聲道：「說不定那『殘缺門主』，是想安排來日讓恨天殺了梅老人家。」

楚雲秋道：「不能，恨天豈有不認識他生身之父的道理。」

黃君道：「試問現在誰能認得出那殘廢老人就是梅老人家。」

楚雲秋一怔，抬眼凝望梅恨天：「那十張人像裏可有我所告訴你的那麼一個殘廢老人。」

梅恨天搖頭道：「沒有。」

黃君道：「也許他奶媽畫這十張人像的時候，梅老人家還沒有找到『殘缺門』去。」

楚雲秋道：「那麼他們留下恨天的理由就不該是來日讓恨天親手殺自己的父親，理雖不該如此，事却如此，他們一定有什麼別的陰謀。」

黃君苦笑道：「我總以爲就是我想的，可是偏偏時間先後又不對。」

楚雲秋搖搖頭道：「我不能不承認，殘缺門主心智高得驚人，看來只有把他找出來了，讓他自己來詳釋這件事了！」

梅恨天道：「那麼咱們別在這兒躭誤了，趕快分頭去找他。」

楚雲秋點點頭道：「說得是，二位先請吧。」

梅恨天跟黃君沒多說些什麼，相偕走了。

楚雲秋望着那兩個剛去漸遠的身影出神。

傅飄紅好久好久沒說話了，這時候突然說道：「沒想到事情會有這種出人意料的變化。」

不知道怎麼回事，傅飄紅的臉色有點發白。

楚雲秋忽然間覺得冷落了傅飄紅，歉然一笑，剛要說話，一但瞥見傅飄紅的臉色不對，微微一怔道：「姑娘有什麼不舒服麼？」

傅飄紅含笑搖頭，笑得有點勉強，道：「沒什麼，這許是在家待慣了，這一陣跑有點累——」

楚雲秋道：「那麼咱們找個地方坐坐，歇會兒。」

傅飄紅忙搖頭道：「不，出來就是要鍛鍊鍛鍊的，往後的路還長着呢，剛有點兒累就歇下來還行，這兒要是沒什麼事兒，咱們就走吧。」

楚雲秋歉然一笑道：「只有讓姑娘跟着我受累了。」

邁步行去。

傅飄紅忙跟上去道：「你可千萬別這麼說，是我自己願意的，又不是誰强迫我的。」

楚雲秋笑笑沒說話。

又走了兩步，傅飄紅偷眼看了看他，遲疑了一下道：「黃姑娘的事，希望你不要難過。」

楚雲秋倏然一笑搖頭說道：「那怎麼會，梅恨天比我更適合她，她有權作這樣選擇，我相信她是出自眞心，我也以爲她對梅恨天的才是眞情愛，對我只不過是一時的衝動，並不穩定，梅恨天不但比我更適合她，而且，也會全心全意的對她，還有什麼比這更美妙的，我由衷地祝福他們倆！」

傅飄紅沉默了一下，道：「爲什麼你一直沒告訴我你是『神手書生』之後。」

楚雲秋歉然道：「姑娘現在應該明白，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傅飄紅道：「我明白，恐怕眼下武林中，知道你是『神手書生』後人的人並不多。」

楚雲秋道：「是沒有幾個。」

傅飄紅道：「你現在是要找『殘缺門主』去，是麼？」

楚雲秋微一點頭道：「是的。」

傅飄紅嬌靨上掠過一絲難以言喻的神色，讓人說不出那是什麼，但望之能令人心酸，道：「有句話我不想說，可却又不能不說，你知道不知道，黃姑娘這種變化給我的啓示很大，我居然發現我的感情也不穩定。」

楚雲秋一怔停步，轉過臉道：「姑娘是說……」

傅飄紅倏地垂下螓首，道：「我抱歉，我愧疚……」

楚雲秋心往下一沉，打心底泛起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受，他道：「別這麼說，姑娘，什麼都不能勉强，尤其是這種事，一且鑄錯，彼此都會痛苦一輩子，姑娘這麼做是對的，是明智之擧，對妳我都好，我只有感謝。」

傅飄紅低垂着螓首道：「你也別這麼說，你能够諒解，該感謝的是我。」

楚雲秋笑笑道：「姑娘也別再說什麼了，我這就送姑娘回『金陵』去。」

傅飄紅一搖頭道：「不，我就誤你的事，白璞他們三個還在山上，他們三個爲人都很正派，我讓他們三個送我回去，順便讓他們三個跟怡紅聚聚。」

楚雲秋道：「那麼我陪姑娘上去，他三位要是還在，我就讓他三位送姑娘回去，他三位要是已經走了，那就還由我送姑娘回去。」

顯然不論怎麼說，楚雲秋是不放心讓她一個人回「金陵」去，沒奈何，她只有點頭。

於是，兩個人重又折回山上，兩個人一路默然，都沒說話，到了剛才那個地方，傅飄紅立即揚聲叫道：「白璞，你三個還在麼。」

三條人影從松林裏飛掠了出來，是白璞，桂天平，郭紹靑，他三個居然還沒有走。

傅飄紅忙回過身來道：「你不用過去了，我自己過去跟他們就行了。」

沒容楚雲秋說話就迎着白璞三個掠了過去。

楚雲秋以爲傅飄紅有什麼不便，也就聽了她的沒跟過去，直到傅飄紅跟白璞三個說了幾句話，轉身對他揚揚手，而且聽白璞揚聲說：「江兄請放心，我三個這就送飄紅姐回去，但有什麼差池，江兄唯我三個是問就是。」

楚雲秋這才抱拳一聲：「有勞」，轉身下山而去，他沒有留意閃漾在傅飄紅美目裏的淚光，太遠，他也看不見。

一個人往山下走，楚雲秋有點悵然若失之感，不過他也有點慶幸，幸虧傅飄紅明白得早，要不然豈不要鑄成大錯！

且讓它去吧，正經大事要緊，別讓兒女私情困擾了自己，一念及此，他猛吸一口氣，騰身拔起，往山下飛掠而去。

他飛一般地掠出了山上，忽然一個話聲從右後方傳過來：「江山，等一等。」

楚雲秋一怔，忙散眞氣硬生生收勢停住，轉眼望去，他又復一怔。

右後方十來丈外有一塊突出的山石，就在那山石前站着一個人向他招手，赫然是那身穿華服胖「都都」的南宮海天！

他跑這兒來幹什麼，招手讓自己過去又有什麼意圖？

楚雲秋心念轉動，疾快思忖，脚下移動，邁步行了過去。

南宮海天站在那兒等着他，沒動！

十丈距離轉眼間，楚雲秋在距南宮海天一丈內停步，他一邊暗中運功搜尋十丈方圓之內，一邊冷冷掃了南宮海天一眼道：「這可眞是寃家路狹啊，沒想到你居然敢叫我？」

南宮海天滿臉堆笑，忙搖手說道：「閣下別誤會，千萬別誤會，這回跟上回大不相同，這回我是平平和和，一點兒敵意都沒有！」

楚雲秋已聽出那方突出的巨石後藏的有人，而且還不止一個，可是他裝不知道，淡然道：「是麼，那麼你叫住我有什麼見教。」

南宮海天嘿嘿一笑道：「見教不敢當，我想跟閣下談宗交易，不知道閣下有沒有興趣。」

楚雲秋輕「哦」一聲道：「你想跟我談宗交易。」

南宮海天道：「不錯，純粹君子風度交易，怎麼樣？」

楚雲秋道：「那要看你跟我談的是什麼交易了。」

南宮海天道：「好交易，準保你閣下不吃虧的交易，聽說你閣下正在不遺餘力地找個殘廢老人，有這回事麼？」

楚雲秋心頭猛地一跳，道：「有這回事，怎麼樣？」

南宮海天嘿嘿一笑道：「這麼樣，我就拿這個殘廢老人跟你做筆生意，有興趣麼。」

楚雲秋道：「這麼說你知道我要找的那個殘廢老人現在何處？」

「當然，當然，那當然，」南宮海天道：「要不找怎麼敢冒然跟你閣下談交易，又拿什麼跟你閣下談交易？」

楚雲秋道：「說得是，那麼那殘廢老人現在何處？」

南宮海天咧嘴一笑道：「你閣下是個高人怎麼不懂規矩？」

楚雲秋道：「你要什麼，說吧。」

南宮海天嘿嘿一笑道：「這才是，閣下原諒，我一向是不見兎子不撒鷹，我做這筆生意可以不賺，可是總不能賠，你說是不？」

抬手指了指楚雲秋道：「我拿你閣下要找的那個殘廢老人，換你閣下身上那樣東西，怎麼樣？」

楚雲秋說道：「你要我身上的什麼東西？」

南宮海天瞥了他一眼搖頭道：「閣下，這你就不像高人樣兒了，我一片眞誠大老遠的跑來找你，讓你包賺，你閣下怎麼能跟我裝糊塗？」

楚雲秋道：「你是要那一頁三式『軒轅刀法』？」

南宮海天一笑點頭道：「對了，這才像個高人樣兒！」

楚雲秋淡然一笑道：「那一頁三式『軒轅刀法』在我身上，可是我跟你一樣，也是不見兎子不撒鷹。」

南宮海天目光一凝道：「你是怕我坑了你。」

楚雲秋道：「多經一事，多長一智，這句話你可懂？」

南宮海天嘿嘿笑道：「應該說上一次當學一次乖，看來我是隔着牆吹喇叭，臭名在外了，那容易。」

他雙掌一拍，那方巨石後轉出一行人來，一個年輕白淨黑衣客跟八名佩刀黑衣漢子，八名黑衣漢子中後兩名架着一個人，赫然正是那位殘廢老人，他昏迷不醒，一看就知道被制了穴道。

楚雲秋心神震動，立即怔住。

南宮海天抬手一指那白淨黑衣客，笑道：「『武林六公子』之一，襄陽冷鐵生，你們見過，是不，不要緊，今天看我的面子，你們之間的過節一筆勾銷，化干戈為玉帛，從現在起大家交個朋友怎樣？」

楚雲秋定了定神道：「南宮海天，你在那兒找着這位殘廢老人的？」

南宮海天一指殘廢老人道：「他是不是你閣下所找的那個人？」

楚雲秋點頭道：「不錯，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位殘廢老人！」

南宮海天道：「那麼閣下又何必多問其他，行了，聽說你急着找這個殘廢老人，既是這樣你必然有什麼急要大事，我不敢多躭誤你，咱們現在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吧。」

楚雲秋探懷取出那一頁三式刀法，道：「南宮海天，這一頁三式刀法就在我手裏——」

南宮海天目現寒芒，大笑說道：「好，好，好，閣下，你眞是個爽快人，你眞是爽快人……」

往後一招手道：「跟我過來。」

他邁步就要走過來。

楚雲秋淡然輕喝：「慢着。」

南宮海天連忙停了步，訝然說道：「怎麼？」

楚雲秋道：「我可以把這一頁三式刀法給你，可是我不忍害你。」

南宮海天大笑道：「不要緊，不要緊，這個不勞你閣下操心，我既然敢要這一頁三式刀法，就自有能耐護着它！……」

楚雲秋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這一頁三式不是『軒轅刀法』，而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南宮海天爲之一怔，笑容倏斂，道：「『殘缺門』的『左手刀法』，『百花城主』何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楚雲秋道：「『百花城』就是當年的『殘缺門』，『百花城主』也就是當年的『殘缺門主』。」

南宮海天叫道：「有這等事？那他怎麼會把一頁三式『左手刀法』給了你？」

楚雲秋道：「他舉辦『賽刀會』陰謀一網打盡武林精英，我揭穿了他的陰謀，壞了他的事，他不動聲色，暗施報復。選我爲天下第一刀，以這一頁三式『左手刀法』佯稱『軒轅刀法』給了我。想以此引人覬覦，使我死在武林同道的強搶豪奪之下，幸好到目前爲止眞正惦記這一頁三式刀法，敢找我江某人的並不多……」

南宮海天胖臉上浮現了笑意，道：「這麼說他並沒能害成你。」

楚雲秋道：「那是因爲我得高人指點，識破這一頁三式刀法不是『軒轅刀法』，要不然我會被他害得更慘。」

南宮海天笑吟吟地道：「你是說習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人就會變得嗜殺，到最後必然會死在衞道之士羣起圍攻之下，跟當年的『神手書生』楚凌霄一樣，是麼？」

楚雲秋以爲南宮海天知道了他的眞正身份，心頭一跳，道：「不錯，你也知道當年『神手書生』一念之差落得身敗名裂的事。」

南宮海天笑道：「當然知道，我要是連這當年轟動武林的事都不知道，豈不是太以孤陋寡聞？」

楚雲秋冷聲一笑，道：「你既然知道這當年轟動武林的事，既然知道『殘缺門』『左手刀法』的害處，你還要這一頁三式刀法麼？」

南宮海天偏着頭看了看楚雲秋，道：「我奇怪你爲什麼會告訴我這些，按理你巴不得殺了我才對。」

楚雲秋淡然道：「南宮海天，你看錯人了，我不是有仇必報的人，同時我也不能不看令妹的面子，我要殺你很容易，也會用光明磊落的手法！」

南宮海天道：「是這樣麼？」

楚雲秋道：「信不信由你。」

南宮海天一點頭道：「我信，可是我還要那一頁三式刀法！」

楚雲秋道：「這麼說你是不信這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

南宮海天搖頭道：「我信不信並無緊要，即使那眞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能縱橫一時，睥睨一時，有什麼不可，又雖死何憾！」

楚雲秋冷笑道：「南宮海天，我沒想到你居然這麼……我不知道怎麼說你好，你或許眞不怕落得那樣一個下場，可是我卻不能讓你去瘋狂的殺人。」

把那一頁三式，『左手刀法』藏進了懷裏。

南宮海天臉色一變道：「江山，你太固執了。」

楚雲秋道：「擇善固執有何不可？」

南宮海天道：「這麼說，你是不打算要這個殘廢老人了？」

楚雲秋道：「恐怕你還不知道，現在我要這個殘廢老人已經沒有用了。」

「是麼？」南宮海天嘿嘿笑道：「據我所知，這個殘廢老人可能是昔日『揚州』梅家的梅凌烟，也就是你那位好朋友梅恨天的父親，不但梅恨天在找他，那『殘缺門主』也在到處找他，若是因爲你捨不得這一頁三式刀法，而逼得我把他交給『殘缺門主』，你想梅恨天會對你怎樣？」

楚雲秋聽得心頭狂震，臉色倏變，驚聲道：「南宮海天，這你怎麼知道。」

南宮海天嘿嘿笑道：「說穿了不值一文錢，我一天到晚守在你左近找機會，因之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都瞭若指掌。」

楚雲秋道：「我不信，你若是一天到晚守在我左近，絕難瞞過我的耳目。」

南宮海天聳聳肩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所以我把那句信不信由你說在前頭，江山，我要告訴你，你太小看南宮海天了。」

楚雲秋嘴裏說不信，其實他心裏卻眞有點忐忑，他原以爲是他有時過於疏忽，沒留意左近有人窺伺，可是這當兒入耳南宮海天一聲「江山」，他馬上消除了心裏的忐忑，因爲南宮海天要眞的一直守在他左近，對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瞭若指掌，絕不會不知道他並不叫「江山」，也絕不會到了這時候還叫他「江山」！

那麼南宮海天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定然是有人透露給他的，又是誰透露給他

的？

楚雲秋的這些朋友不可能！

「殘缺門主」呢？「殘缺門主」自己也在找這位「殘廢老人」，他斷不會把這些告訴南宮海天，讓南宮海天拿這「殘廢老人」來跟楚雲秋作交易，當然更不會是像黃君所說的，「殘缺門主」想害梅恨天親手弑父，所以如今不要這殘廢老人，而有意讓南宮海天把殘廢老人交給楚雲秋，因爲「殘缺門」這些事透露給南宮海天，足見他已知道梅恨天已知殘廢老人可能是自己的生身父，怎麼還能害梅恨天親手殺父，再說當初「殘缺門主」也曾想假「江山」之手殺了這殘廢老人。

突然，楚雲秋想起了莫言，莫言被他制住而留在梅家廢室樓頂，是唯一可能落在南宮海天手裏的人。

但旋即轉念一想又覺不對，即使莫言不幸落進南宮海天手裏，莫言絕不會爲了自身的福禍安危把這些透露給南宮海天，以莫言那塊辣的老薑也足能應付南宮海天，再說莫言要眞落進了南宮海天手裏，南宮海天也早拿莫言來要挾他了。

一念及此，他不由鬆了一口氣。

再聽南宮海天道：「江山，怎樣？」

楚雲秋心裏閃電忖：他可以爲整個武林犧牲這可能是梅凌烟的殘廢老人，梅恨天也應該不會怪他，於理，他可以這麼做，於情，他卻不能這麼做。

那麼他該怎麼辦？他必須盡快想個辦法，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他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看來你是棋高一着……」

南宮海天嘿嘿地道：「豈敢，豈敢，我只是從不做沒把握的事而已。」

他這句話剛說完，忽聽遙遙傳來一陣呼叫：「救命啊，救命啊，這賊想偷東西，還要殺人哪。」

呼叫一陣陣，只是這麼幾句，而且疾快地由遠而近。

隨着這陣由遠而近的呼叫，兩條人影一前一後往這邊疾奔過來，呼叫的是前頭那一個，邊叫邊揮舞着雙手。

楚雲秋目力超人，他一眼便看出前頭一個是個唇上長着小鬍子白胖中年人。後頭追的那個剛是在「百花城」有一面之緣的「神偷」時逸。

他有點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因爲他同時認出前頭跑的那個的胖小鬍子是「風塵三奇」裏有賭王之稱的左北斗。

在這麼一轉眼之間，左北斗已奔進十丈內，向着南宮海天揮手急叫：「諸位爺，諸位大爺，快救命，後頭這個偷兒想偷我的東西沒偷着，惱羞成怒要殺人……」

他好快，就這一句話的工夫他已經奔近。後頭的時逸似乎已發現這兒站的人有南宮海天了，硬生生收勢停住。

這兒南宮海天剛要命他的手下攔阻疾奔而來的左北斗，左北斗忽然踉蹌兩步一交摔下去，只聽「嘩」地一聲，從他胸前掉出一個個黃澄澄，一顆顆晶瑩發亮的東西，那赫然是一個個的金元寶，一顆顆小拇指般大小的明珠。

這，連楚雲秋都看得一怔，就別說南宮海天那等強盜門裏出來的人了，刹時都看直了眼，一個個都睜圓了眼，也不怕眼珠子着涼。

左北斗慌了，急了，東一些，西一些，滿地亂抓，往懷裏直塞，可是他一個人兩隻手，那顧得了那麼多。

忽聽南宮海天笑道：「孩子們，快過去幫幫財神爺的忙！」

有他這一句話，幾個黑衣人飛起似的撲了過去，連那兩個架着殘廢老人的都把殘廢老人往地上一放撲了過去。

左北斗如今是慌，急還帶上驚。只聽他大叫道：「喂，喂你們這是……不用你們幫忙，不用你們幫忙……」

時逸在遠處接着笑道：「活該，守財奴，還不如給了我呢。」

只見左北斗張開手臂向左邊一名黑衣人撲了過去，那黑衣人一抬腿，左北斗大叫滾翻，無巧不巧正到了殘廢老人身邊，他抱起殘廢老人，直奔楚雲秋。

南宮海天、冷鐵生雙雙一怔色變，冷鐵生冷喝一聲就要動。

神偷時逸已經從後撲到，一聲：「這兒還有一個我呢。小心淬了毒的暗器。」

抖手就是一蓬黑忽忽的東西撒向南宮海天和冷鐵生。

南宮海天、冷鐵生大驚躲閃，時逸已一陣風般從他二人中間穿過奔了過來，道：「江老弟，這回該我喊救命了！」

此刻楚雲秋已迎着左北斗，又跨一步上前讓時逸從他身邊奔過到了他身後。

只聽冷鐵生叫道：「砂，上了老東西的當了。」

隨聽一名黑衣人叫道：「少主，都是假的，元寶是鉛包金……」

左北斗在楚雲秋身後接口道：「珠子是小孩子玩兒的，要是眞的我豈捨得？」

南宮海天大叫要撲，一眼瞥見楚雲秋，他刹時冷靜下來，抬手一聲：「時老賊，你就別讓我碰上，我要不剝你的皮，抽你的筋，誓不爲人。」

轉身飛奔而去。他這一跑，冷鐵生也跟着跑了，那些黑衣人也推前擁後的，一個連一個紛紛騰身。

只聽時逸笑道：「你本就不是人，你改不了吃屎，怪得了誰？」

不知道南宮海天聽見了沒有，反正他連頭都沒回，偕同冷鐵生帶着那幾個黑衣人，轉眼間落得沒了影兒。

楚雲秋回身抱拳：「多謝二位。」

時逸笑道：「江老弟，咱們久違了。這位是……」

楚雲秋道：「左賭王，我久仰。」

時逸一怔，說道：「怎麼，江老弟認得──……」

楚雲秋含笑道：「要不我怎麼那麼安穩！」

時逸仰天哈哈大笑！

左北斗過來把殘廢老人遞給了楚雲秋，道：「聽老時提過江老弟，他對江老弟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原有點不服氣，可是現在一見江老弟，我卻覺得老時說得還不夠。」

楚雲秋道：「誇獎了，『風塵三奇』偷、賭、騙，倒是我對三位心儀已久。」

時逸道：「我也聽莫老提過老弟你，可惜那老小子沒福氣，這回落了單……」

楚雲秋道：「我和莫老見過了，而且

是一見如故……」

他把邂逅莫言的經過說了一遍，一直說到在梅家廢宅跟莫言分手。

聽完了他這番敘述，左北斗搖頭笑道：「誰說老莫沒福氣，看來他的福氣比我還大。」

時逸冷哼一聲道：「這老小子給咱們這塊招牌丟人丟大了。居然讓個嘴上無毛，乳臭未乾的後生小子攆得沒地兒跑，早知道剛才我就眞給那姓冷的小子一頓。」

左北斗澆了他一頭冷水，道：「算了吧，咱們這三塊料有多少誰還不知道？誰屁股上有幾根毛誰都一淸二楚，咱三個除了自己看家那一套，別的還能拿得出去什麼，說話留點兒神，別什麼嘴上無毛的，你可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嘴上無毛的可比咱們這把老骨頭强得多。」

時逸一點就透，忙道：「我沒有把江老弟說進去……」

楚雲秋笑說道：「就是說進去又有何妨！」

時逸一指左北斗道：「我這是言者無心，偏你這傢伙硬栽贓……」

「怪誰，」左北斗一瞪眼道：「要知個後生小子言出無心我不怪他。他根本通不了多少人情世故，可是你……」

「可是我怎了？」時逸冷冷道：「你行，你怎麼也說了句後生小子了！」

左北斗一怔，旋即咧嘴窘笑。

楚雲秋也不禁為之失笑，道：「二位怎麼趕得這麼巧，碰上了這件事。」

時逸道：「我們兩早就釘上他們了，我們兩原是出來找老莫的，沒想到在此路上碰上南宮海天那一夥鬼鬼祟祟的，我跟南宮海天是仇人見面，當時得就想整他，可是聽他一說他是準備拿這位殘廢老人找老弟你交易的，我只有忍下了。老左的意思是想當時就動手把人弄過來，可是我一琢磨我們倆不是他們那一夥的對手，把人弄過來不難，可是能帶着人跑離他們却不容易，於是我們倆改了主意，在後頭綴着他們，是等他們找到老弟你，我們倆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耍把戲了，嘿，嘿，我們倆這主意現得不錯，只那麼點兒假玩藝兒就把他們給矇了！」

楚雲秋道：「實在感謝二位，我正在作難呢！」

他把剛才的經過，以及找尋這位殘廢老人的經過背書地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時逸跟左北斗都滿面悲憤，時逸道：「我們倆倒是聽南宮海天說這位可能是梅凌煙了，我們倆原還不相信，如今聽老弟你這麼一說，那就八九不離十了，武林世家，江南首富，梅凌煙何等俊逸個人物，竟被作賤成這個樣子，他們簡直連禽獸都不如，站在這個武林有什麼好處……」

左北斗道：「別怨了，已經沾上了還說什麼？」

日光一凝，望着楚雲秋道：「老弟，照這麼看這件事恐怕牽扯得很廣，內情也相當曲折複雜。」

楚雲秋道：「是這樣，到日前為止，我只知道這位殘廢老人跟殘缺門主是兩個關鍵人物，但是內情由於過於曲折複雜，我還無法確切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過有這兩個關鍵人物也只等於有一個。這位殘廢老人是不能言語，也沒手可以寫字，他無法作任何表示，也難以從他嘴裏閒出什麼，所以要明白全盤只有找到殘缺門主！」

時逸搖頭道：「梅凌煙的為人我淸楚，武林同道也都知道，要是這位殘廢老人就是梅凌煙，他奪人愛妻，害人家破人亡，這種事就是說出來我也不信。」

左北斗沉吟着搖頭說道：「老時說得不錯，我看那殘缺門主是無中生有，血口噴人，殘缺門是個什麼樣的組合誰還不淸楚，以我看這件沉默了多年的梅家慘案十九是『殘缺門』幹的。」

楚雲秋道：「應該是這樣，大家也都這麼想，可是『殘缺門』留下梅家的後人梅恨天這一點很不合理，簡直能推翻大家的推測。」

左北斗算了一算，苦笑不語。

時逸道：「不管怎麼說，江老弟總算找到了這位可能是梅凌煙的殘廢老人，離水落石出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只能再找到『殘缺門主』，眞象就可以大白。這件事我們倆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了便不能落在老莫後頭，妙在我們倆也一直在閒蕩着沒事，江老弟你帶着這位殘廢老人去找梅恨天去，我跟老左去找那個『殘缺門主』，一發現他的痕跡，我們倆會馬上給你送信兒。」

楚雲秋道：「怎麼好勞累二位。」

「這什麼話？」時逸道：「武林安危，匹夫有責，誰叫我們倆也沾上了這個武林，大夥兒都在為除魔衞道流血流汗，我們倆要是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往後連見自己的兒孫都沒臉……」

左北斗道：「兒孫麼？你我的兒孫都就誤了。」

楚雲秋倏然失笑。

時逸揚手給了左北斗一巴掌，道：「你怎麼連該正經的時候都不正經？」

轉向楚雲秋一拱手道：「事不宜遲，早一步總比晚一步好，江老弟，咱們就此別過，你等我們倆的好消息吧。」

左北斗也一拱手，兩個人騰身飛掠而去，轉眼不見！

「風塵三奇」偷賭騙，名聲不大好，可都是急公好義的性情中人，這是那欺世盜名之輩無法比擬的，也是那欺世盜名之輩應該羞慚的。楚雲秋望着那兩個身影的消逝處，不禁為之暗暗點頭，他猛吸一口氣，騰身電射而去。這塊突出的巨石一帶，恢復了片刻前的寂靜！

不，這寂靜只是一刹那間的。

一刹那之後，這塊突出的巨石上方響起了一個陰森森的冰冷話聲：「看見了麼？我讓你做的這件事，是不是不費吹灰之力？」

另一個淸朗語聲跟着響起，但帶點猶豫說：「怕是怕那小子不會放過我……」

那陰森冰冷話聲冷笑一聲道：「怎了，憑你那個家，憑你自己在武林中的名氣，難道你是怕那小子不成。」

那淸朗話聲道：「話不是這麼說。你不知道那小子是怎樣個脾氣，他人就跟從冰窟裏出來的似的，那股冰冷眞讓人一見就豎汗毛，還有他那手……」（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紅花濺雨春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雁翎為了維持皮貨大王的聲譽，及應付皇室所需皮貨，被迫忍痛以五十萬兩購買所謂的白魔王皮，其實，這件皮貨只不過是蓋雪松所施弄的一種假貨，蓋雪松得到五十萬兩銀票後，與陶宏貪夜離開迎春坊，乘坐馬車擬趕往玉勾子，不料還沒走出多遠，譚雁翎已策騎追了上來，蓋雪松發箭欲予阻止，詎譚雁翎在追近二丈時已縱身半空發掌向馬車擊去，就在此時，突有一幪面人從暗處躍出，硬把譚雁翎自半空迫落，譚雁翎不禁驚怒交集，因他一向自負過人，武林中很少能有被他瞧得上的人——

****

傾囊買假貨　失運遇凶神

可是眼前幪面人這身功夫，尤其是眼前他所施展的這手輕功，無寧使得這位狂傲的老人，打從心眼裏由衷的起了一種敬佩之意！

他幾乎以為自己看花了眼！

可是那是千眞萬確的，以譚老爺子那等快的身法，對方這個人居然能超出他兩丈以外，不能不使得他打從心眼裏，生出了一陣寒意！

一追一遁，轉眼間已自無踪！

伏身在車廂後座上的蓋雪松和陶宏，簡直是看花了眼。

馬車繼續向前馳着！

他二人驚魂甫定，簡直有置身在夢中之感！

「黑虎」陶宏感慨着道：「謝天謝地，我們總算躲過了這步刼難了！」

蓋雪松發着怔道：「那個幪面人是誰？他為什麼要救我們？」

陶宏搖着頭道：「不知道！」

蓋雪松半天才嘆了口氣道：「過去咱們一直自命蠻不錯的，誰知道……唉！你看看人家這種身手，俺們給人家當徒子徒孫，人家都不要咱們！」

陶宏吐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咱們這兩條命是保住了，不過——」

他忽然想到了可怕之處，遂即又道：「……要是譚老頭再追來可怎麼好？」

蓋雪松向後面打量了一眼，搖搖頭道：「不至於，你沒有看見麼？那個幪面人的功夫，還要高過於譚老頭，譚老頭在他手裏還能討得了什麼好來？再說，他的馬也受傷了，想追上我們只怕不易！」

「可是這個人又是誰？——」

蓋雪松想着這個人，喃喃自語道：「……奇怪的是，這幪面人身手明明要高出老譚許多，何以却不願與他正面交手？」

「對——這又是為什麼？」

經他這麼一提，陶宏也覺出不對了！

「賽呂布」蓋雪松不僅僅是因為他施

展的兵器「方天戟」與呂布相似，其實他的思維智力也不讓呂布，較之「黑虎」陶宏來說，他聰明多了。

「我判斷這個幪面人用心只是在把譚老頭子誘開而已——」他喃喃道：「他爲什麼這麼做？……」

挖空了他的腦子，他也想不起來曾經認識過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奇人！

他忽然用手敲着車前板，吩咐前面的車把式道：「快走，快快……」

車把式早已是驚弓之鳥，拚命的抽着鞭子，兩匹馬可以說是發揮到了能力的極限，馬車簡直就像飛也似的前馳着！

好一陣子緊趕！

足足奔馳了有半個時辰，牲口有點吃不住勁，自動的放慢了下來！

蓋雪松心思如蔴，坐在車座上一聲不哼的閉着眼睛，「黑虎」陶宏的一顆心却是完全鬆開了。

他樂得哼起了小曲子——是盛行關洛的「秦腔」，聽在耳朵裏怪不是個滋味！

前面是個岔口！

車把式把馬車放慢了，小心的拐了個彎，他緊緊的帶着馬韁，車子方一轉過來却覺出頭上黑忽忽的墜下來個什麼物件？

他根本還沒有看清楚，那團黑影已落了車前座上，車把式一抬頭，面前敢情是一個人，這個人顯然就是剛才引開譚老爺子的那個幪面人！

眼前他對付這個車把式，簡直是太不費勁兒了，不過是伸了伸手，那個趕車的把式——「鐵彈子」身上麻了一下子，可就昏過去不動了。

幪面人塌下腰來，兩隻手緊緊控着馬韁，車子緩緩的停了下來！

車廂裏的陶宏小調也不唱了，用力的砸着車板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他不嚷嚷還好，這麼一嚷嚷馬車乾脆就停下不動了。

陶宏大罵道：「媽的！你睡着了！」嘴裏罵着，一腳踹開了門，身子還來不及出去，可就嚇得一下子楞住了。

就在車門前站着一個人——那個幪面人！

蓋雪松，陶宏嚇得一時傻了。

幪面人那雙光采灼灼的眸子，緊緊的盯着他們兩個，冷笑了一聲，道：「蓋朋友，陶朋友請出來說話！」

蓋、陶對看了一眼，還有什麼話好說的？人家指着名字叫，還能再裝糊塗？

兩個人慢慢吞吞的下了車。

「賽呂布」蓋雪松抱了一下拳道：「方才承蒙義士打救，感激不盡！」

陶宏跟着話題，笑道：「這位義士，眞是我們兄弟的救命大恩人，請受我陶宏一拜！」

說着深深的打了個躬，却見面前幪面人閃開一旁，無意當受他的大禮恭敬！

「賽呂布」蓋雪松回過頭向車座上看了一眼，可就看見了車把式鐵彈子那種倚身橫睡的怪模樣，心裏自然有數是怎麼回事了！——

他這裏乾咳了一聲道：「還沒有請教恩兄大名是——？」

幪面人哈哈的道：「你用不着問我是誰！我只問你們姓譚的追你們幹什麼？」

蓋雪松一笑道：「原來是這樣……事情是這樣的……在下是經營皮貨商……」

幪面人冷笑道：「長話短說！」

「是是！」蓋雪松道：「姓譚的不滿我們把皮貨賣給了別人，大概是想半路下毒手！」

「滿口胡言！」——

幪面人輕叱了一聲，道：「你們所作所爲，還當我不知道麼！要按你等所作爲，早就一掌結果了你二人性命，只是我却別有用心！」

蓋雪松心裏一驚，暗忖道：不好，莫非這人也同譚老頭一個心思，想謀財害命不成？

這人的武功，他們倆個早已清楚的見識過了，以譚雁翎那身本事，尙還免不了遭受此人戲耍，自己二人那就更不用談！

想到這裏，蓋雪松心都涼了！

「恩兄的意思是……？」

「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幪面人冷聲道：「你們弄了一塊假皮子，冒充是白魔王，騙了姓譚的五十萬，心也未免太狠了一點！」

「這——」蓋雪松沉着臉道：「恩兄，你怎麼可以血口噴人？明明是眞皮，怎麼說……」

幪面人一聲朗笑道：「死在目前，尙敢胡言，就憑你這點能耐，休說殺死不了白魔王，只怕連牠的影子你也見不着。」

「黑虎」陶宏大聲道：「是眞的！」

幪面人隔空揮手，陶宏臉上「叭！」的一聲大響，挨了一個大耳括子，打得他身子像旋風似的轉了個圈兒，噗通！一聲摔倒在地。

蓋雪松掌勢一沉，剛要出掌，幪面人冷笑道：「想死的就動手！」

蓋雪松當眞就嚇得不敢動了。

幪面人冷冷一笑道：「老實告訴你說吧，白魔王是我殺的——」

此言一出，蓋、陶二人，頓時吃了一驚！

幪面人道：「我爲了要殺這個畜牲，在長白山整整守候了二十一日，險些喪生在這畜牲的利爪之下，最後幾經犯險才用『五行掌』力，震碎了那畜牲的五腑六臟，使牠發狂而死——」

冷笑了一聲，他冷峻的目光，直直的逼向蓋雪松道：「——那畜牲中掌之後，是我在其後跟踪了一日一夜，最後眼看着牠倒斃在骷髏峯下，是我又費了一日夜的時間，才取得牠身上那方熊皮，此皮一不畏刀劍，二不畏水火，若非我那兵刃有截金斷玉之利，休想能剝下來，此類人間至寶，又豈是你等尋常獸皮所能擬比？可笑譚老兒既名皮大王，却連眞僞都不能辨，爲你二人花言巧語欺騙，平白上此大當，他既爲富不仁，早年所行不義，今日吃了大虧，也是他應得的報應！」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目光中更瀰起無邊怒火，旁側的蓋陶二人更不禁被這番話說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揣測着這番話絕非虛語，一時噤若寒蟬。

幪面人冷森森的發出了一陣笑聲——

他臉上戴着罩頭，看不清他是怎麼一副長像，可是這幾聲冷笑，却使得蓋陶二人打心眼裏生出了無比的寒意，生恐怕對

方猝然向自己出手！

幪面人這時收歛住笑聲，繼續接下去道：「——那畜牲頭頂一隻獨角，鮮紅欲滴，名曰『通天神角』，其價值更在那方獸皮之上，功能生死人，肉白骨，功效較之千年人參更有過之！」

話聲一頓，目光通向蓋雪松！

蓋雪松頓時下意識的伸手去摸着揹在身上的箱子！

幪面人冷冰冰的接道：「那隻通天獨角，由於本身具有靈氣，與那隻白魔王精血相吸，我因知這等巨獸，死而不僵，如果能待三日之後，其本身精氣，才可完全歸入頭上獨角上，是以才暫時任其暴屍荒野——」

「……誰知道第四日再去之時，才發覺到那隻通天神角，竟然爲人竊去！」

蓋雪松臉上頓時現出一番不自在！

幪面人目光盯向蓋雪松道：「那人，也就是你！」

「你……怎麼知道這是我？」

「因爲只有你對這畜牲的生性知道一些，你父蓋龍江乃是關外有名的獵熊人，深知各獸習性，大概生前曾對你說過！」

蓋雪松嘿嘿笑道：「看來恩兄你是無所不知了！不錯先父正是蓋龍江，在下承繼父業，熟知百獸，否則焉知這隻通天神角乃是寶物一件？」

幪面人冷哼了一聲，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這話怎麼說？」

「你只知通天神角乃是寶物一件，却不知此角下根與其腦內一枚通天神珠，互通靈氣——」

說到這裏，探手入懷，取出一枚大小如同鴨卵的紅色透明珠子。

頓時間，傳出了一片光彩奪目的紅光來，映襯得三人全身皆赤！

幪面人朗笑一聲，說道：「就是這顆珠子，那隻通天神角乃是極陰之性，此珠却是純陽之罡，兩者相聚，才能滋生和煦之氣！」

蓋、陶二人眼都花了，至於這番話更是聽所未聽，聞所未聞的神話。

幪面人娓娓道來，說到這裏，冷冷一笑道：「你二人武功平平，竟敢身懷此寶，不是我小看你二人，只怕你們多多少少已爲這支通天神角極冰之氣所傷了！」

蓋雪松冷冷笑道：「那個相信你這番鬼話，這隻通天角，乃是我得自白魔王屍身之上，費了我不少心力，就憑你這番話，就想讓我平白還你不成？」

幪面人朗笑一聲，說道：「你不還我麼？」

身子一閃，已到了蓋雪松身旁，蓋雪松雙掌用力，用「童子拜觀音」的打法，雙掌一合，用力的向着幪面人頂門之上砸下來。

幪面人起手一擋，蓋雪松只覺得一雙手腕子正好似擊在一根鋼柱子上一般，刹時間痛澈心肺，彷彿連一雙手掌骨節都擊碎了。

同時間，他肩上一緊，原揹在身上的那個箱子已到了對方手上，蓋雪松怒吼一聲，再次撲上來，幪面人右掌平出向前推了一下。

這種無形的潛力，最是厲害！

「賽呂布」蓋雪松頓時就覺得面前有一面無形牆隔離着一般，他雖是用盡了力氣，却休想能撞過去。

「無耻的東西！」幪面人聲如寒冰的道：「我不過是取回我自己的東西，你苦苦糾纏什麼？再不識趣離開，休怪我掌下無情，滾，滾！」

「滾」字出口，右掌向外微微一送，蓋雪松一溜觔斗的翻跌了出去。

「黑虎」陶宏在側眼見幪面人如此神威，再加以一上來先已吃了大虧，那裏還能再冒然出手！

他跑了過去，由地上把蓋雪松掺了起來。

兩個人一副灰頭土臉的打量着幪面人，滿懷懊惱，却是無可奈何！

蓋雪松身上已有多處被砂土擦傷，兩番小試之後，已証實對方幪面人果然武技極超，自己簡直無法望其項背，不認栽服輸的結果，勢必更將自取其辱。

他恨恨的用手在嘴角上擦了一下流出來的血，冷冷笑道：「足下既然有這麼一身功夫，何必又遮遮藏藏，不能以眞面目示人，未免有失武林本色！」

幪面客一笑道：「你眞要看我本來面目麼？」

說着抬手一揭，已把罩在頭上的黑布罩頭摘了下來！

「賽呂布」蓋雪松和「黑虎」陶宏，乍見到這人的本來面目時，俱都大吃了一驚——

「原來是你，桑…南圃——」蓋雪松倒退了一步，一刹時驚嚇得臉色蒼白。

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那個在迎春坊文質彬彬的皮貨單身客人，竟然會具有如此一身不可思議的武功。

桑南圃揭下了頭罩之後，向前走了幾步，面上洋溢着溫文的笑容，道：「你既然看見了我的眞面目，當知我已是第二次救你，何以恩將仇報，帶着譚老頭的幾個作孽錢走吧！」

「黑虎」陶宏原以爲對方心存覬覦二人身懷之鉅欵，此刻聞言一時寬心大放，當下忙自拉了蓋雪松一把，示意他見好就收！

蓋雪松平白失去了一支通天神角，當然是心有不甘，可是衡量眼前形勢，實在也是無可奈何——

他冷冷一笑，舉手抱拳，說道：「桑朋友這番恩典，在下沒齒難忘，你我後會有期！」

言罷轉身就走，陶宏也忙由後面跟上去！

桑南圃目注着二人背影，喃喃道：「我雖有心放他二人，只怕別人却是饒你們不得！這也就看你們的造化了！」

他雖是自言自語，可是每一個字，却都清晰的傳入到蓋，陶二人耳中！

二人身子定了一下，遂即繼續前行！

桑南圃遂即爲車把式「鐵彈子」解開了穴道，令其駕車自去——

他獨自佇立在荒野的無邊夜色裏，心裏有一種說不出愉快，他已經感覺到「皮大王」譚雁翎這個人的焦頭爛額，感覺到這個人的卽將爲之崩潰，一時間他彷彿全

身的汗毛孔都舒暢的張開了。

× ×

客廳裏還亮着燈！

「神手箭」胡子玉在燈下等候着譚雁翎的返回，忽然窗扇大開，一條人影閃電也似的飄進來！當眞是翩若驚鴻，快到令人目不交睫！

來人正是本宅的主人譚雁翎，他眼睛向着胡子玉看了一眼，冷笑一聲，道：「栽了。」

身子一踏，遂即坐了下來！

胡子玉忙上前緊張的道：「怎麼回事？東翁你這是……？」

譚雁翎抬手解開繫在頸頸之間的一條絲帶，遂即把身上的一襲大氅脫了下來。

胡子玉霍然才發覺到他的一條右腿上已染滿了血漬，不由大吃一驚，道：「這是誰下的手？」

「不知道——」

譚雁翎一面搖着頭，却把一隻褲管高高的捲起來，胡子玉才發覺到，在他大腿關節上下五寸左右處，有一道深有三指左右的血槽，看上去像是兵刃傷的！

「是劍傷？」胡子玉吃驚的問。

「不！指傷！」譚雁翎一面說着，一面駢二指，在腿上「三生」、「湧泉」兩處穴道上，各點了一指，頓時流血就止住了許多！

「指傷？」胡子玉驚訝的道：「什麼人的指力能够劃破你的護體內潛？是司徒火？」

「不是！」譚雁翎冷冷笑道：「這人頭上戴着罩頭，看不見他的臉，可是有一點却可斷定，他絕不是司徒老大！」

「那會是誰？」

「是個年紀不大的人！」翎譚雁自己也不能斷定的搖搖頭，「我只是這麼猜想而已！」

胡子玉忙由屜櫃裏拿出了治傷的藥，親手爲他上好，然後用布帶緊緊的爲他紮住。

「奇怪……」譚雁翎回想起方才那人動手的情形，几自不勝驚心，「想不到，冰河集彈丸之地，竟然會隱藏着如此的高人！」

嘆了口氣，他抬下眼皮道：「……這人功夫太高了，如安心與我爲敵，今日我性命休矣！」

胡子玉道：「這麼說，他對東翁尚且手下留情了？」

長嘆一聲，譚雁翎緩緩的點了一下頭，苦笑道：「子玉，俺們栽了，栽到家了，以方才情形而論，這個幪面人如果存心要我的命，我也回不來了，總算他手下留情，不過僅僅傷了我一指而已！」

「這人是敵是友，東翁可曾看得出來麼？」

「很難說……不過，絕非朋友！要是朋友，他大可以眞面目見人，也用不着傷我一指了！」

「可是，如果是敵人，又何必手下留情？」

譚雁翎冷着臉道：「不錯，所以這件事令我百思不解！」

胡子玉問道：「東翁可曾將銀票取回來？」

譚雁翎冷笑着搖搖頭，道：「這件事正是因此而起，如果不是這個幪面人插手管閑事，銀票以及那隻熊角已到了手中，這麼看起來，這個人顯然是司徒老大他們一邊的了！」

胡子玉恨聲道：「司徒火這幫子人，未免太狠了，有本事一刀一槍幹到底，犯不着用這麼陰險的手段，東翁，我看我們如其坐以待斃，不如找上門與他們決一個死活勝負！」

譚雁翎冷冷一笑道：「我何嘗沒這個意思？只是司徒火一行這一次來，完全是有計劃的，他們是存心要把我弄到山窮水盡，死而後已！眼前就算我們有心與他們一拚死活，也只怕求之不能！」

胡子玉恨恨的嘆了一聲，點着頭道：「所幸，我們手裏還有那塊白魔王的皮子，否則眞是一蹶不振了！」

話方到此，遂見他家的老聽差進來道：「客來軒的歐陽大爺來了！」

譚雁翎趕忙放下了腿，冷冷一笑道：「他來幹什麼？」

聽差的道：「歐陽大爺說有好消息奉告，老奴已經讓他進來！」

所說的「歐陽大爺」，也指的就是「雪中客」歐陽虹，他原本是譚家皮貨供應最可靠的一股實力，可以說是譚老爺子的心腹人，想不到這一次居然也在重利之下，做出了違背譚雁翎的事來，把手裏大批的皮貨，全都賣給了「鬼太歲」司徒火那一邊。

這件事使得譚，胡二人非常震怒，由於這兩天一連遇見許多逆心事，尚還沒有想到他這一邊，此刻經那名家人一提，二老頓時平添了許多怒火。

胡子玉轉向譚雁翎道：「東翁何不見他一下，看看他能有什麼說頭？」

譚雁翎點點頭，聽差的遂即退下。

須臾，歐陽虹揭簾步入。

譚雁翎看也不看他一眼，把頭轉向一邊，歐陽虹滿臉愧疚的抱拳行了大禮，尷尬的道：「二位老爺子請原諒在下的情非得已……關于那批皮貨的事，在下實在有難言的苦衷！」

胡子玉冷笑道：「歐陽虹，要是你今天特別爲解釋這件事而來，我勸你大可不必！」

歐陽虹恨聲嘆道：「胡先生也這麼說，歐陽虹更是無地自容了！」

譚雁翎聽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一陣低沉的冷笑之聲，道：「歐陽虹，這件事你不必再說了，我們二十年的來往，從今天起一刀兩斷，你就請吧！」

歐陽虹臉上一紅，苦笑道：「老爺子，歐陽虹二十年承蒙你老一力培植，豈是忘恩負義之人，只是對方出價太高，在下雖然心存道義，却難犯衆怒……」

胡子玉哼了一聲，道：「既然如此，你還來幹什麼？」

歐陽虹臉上帶出一片尷尬愧疚表情，道：「老爺子，在下有好消息奉告，昨夜有兩個新客住進了客來軒，因怕又爲別人捷足先登，所以特來奉告！」

譚，胡二人神情頓時爲之一驚——

胡子玉說道：「新客？也是販賣皮貨的？」

歐陽虹道：「不錯，而且聽說數量很多！因爲知道譚老爺是大買家，所以有毛遂自荐的意思！」

「怎麼只會是兩個人呢！」胡子玉有點懷疑的樣子。

「這兩個人原來也是買家，在長白山，蒙新一帶專門幹零碎生意，聽說兩年下來，集了大批的皮貨，他們賤買貴賣，無非想從當中套取一些利潤而已！」

「原來是這樣！」胡子玉道：「這兩個人叫什麼？」

歐陽虹道：「一個叫劉永波，一個叫張威！生臉，過去從來沒見過的！」

譚雁翎冷笑道：「那你憑什麼認爲他們說的是眞話？」

「老爺子說的是！」歐陽虹道：「這一點在下也想過了，可是看了他們帶來的樣品，不像是瞎話！」

胡子玉道：「人呢！」

「在客棧裏！」歐陽虹道：「那兩個人是要我來跟老爺子說價的，要是明天不能談妥，他們就預備走了！」

「這麼急？」胡子玉道：「兩個人是什麼路數？你摸清楚沒有？」

「純粹的生意人，唯利是圖，不過價錢倒還公道！」

「這話怎麼說？」

「這兩個人聲稱有皮貨八千六百多件，索價不過三十萬兩銀子，比照一般行情，雖不能說便宜，却也談不上貴，所以我認爲這是個好機會！」

這番話果然把譚，胡兩個老江湖說動了！

譚雁翎怔了一下，道：「只是……好吧，那麼子玉你就快去一趟，如是眞的，就先穩住他們，銀子的事我們再安排。」

胡子玉道：「好吧！」

當下就同着歐陽虹去了。

× ×

「客來軒」一間乾淨的敞房裏，譚家的大管事賬房胡子玉胡先生正在與兩個生客劉永波，張威對坐談話，歐陽虹側坐相陪！

劉永波望之五旬中人，矮小的個頭兒，頭上戴着一頂瓜皮小帽，一身講究的緞子袍褂，說話是道地的東北口音，看去機智老練！

張威是南方口音，四十來歲，生得濃眉大眼，談吐之間，亦透着處處精明。

當然胡子玉非輕率之人。

這時，就見他向着對方二人微微笑道：「敝東家對於二位兄台的雅愛十分感激，只是那批貨必須要兄弟親自過目之後，方能決定！」

矮小機智的劉永波頓時笑道：「胡爺說那裏話，這還用得着說嗎！那批皮貨就存放在離此不遠的曹家口，因爲數量太多，搬動不易，暫時寄存在曹村長的貨倉裏，胡先生可以隨時看貨！」

南方口音的張威接道：「貨的品質，我們可以保証好，按量是照單不誤！價錢也實在，三十萬兩銀子，是一個也不能再少！」

胡子玉冷冷的道：「敝東剛剛與人家完成了一宗五十萬兩銀子的大買賣，手頭缺乏現金，如果這宗買賣談定了，可否用敝東江南的地契折代現銀成交？」

「這個……」張威吟哦了一會，退向一邊，劉永波就跟過去。

兩個人商量了一陣，遂又轉回。

劉永波道：「如果地契手續完整，是可以變通的，胡先生可否賞觀一下？」

胡子玉點點頭道：「有何不可。」

說完，遂即由身上取出一個平扁的玉盒，他身爲譚家的賬房兼大管事，也就操縱着譚府的整個經濟命脈，加上他與譚雁翎私人的情誼，以及若干微妙的聯繫關係，事實上無疑的可以稱得上是半個主人！是以譚家的房地契，來往金銀，一直由他全權支配！

當然，他在支付這麼龐大的一筆費用時，內心當然是極爲愼重，除非他認爲是有重利可圖，否則他斷斷不會以地契來折充現金！

現在，他毫不攷慮的由玉盒內取出了三張地契，然後由三張地契內拿出了其中之一，遞過去，劉永波接過來與張威展開共閱！

當然地契不會是假的！

地契上蓋有江南蘇常道度支司的大關防，幾番幾日，寫得很清楚，共爲良田五百畝，如以時價折合現金足可值四十萬兩銀子。

劉，張二人共看了一會，劉永波含着微笑雙手奉上，道：「謝謝，謝謝，足足有餘，有餘！」

胡子玉哈哈一笑道：「那麼我們現在就看貨去吧！」

劉，張二人同時站起，歐陽虹是中間人照理不避，一行四人出得門外。

那裏早已備了一輛車，劉永波吩咐了一聲：「曹家集！」馬車就順着驛道奔馳直去！

「曹家集」是「靑松嶺」的鄰鎭，用不了半個時辰，已來到了集子——

曹村長是本地一個大戶，很有點子江湖混混，土財主的味道，家裏用着三四十個長工，有土房三十餘間，還養着不少狗隻！

「靑松嶺」譚家誰人不知？那個人不曉？包括胡子玉這個大管事在內，也是响叮噹的人物！

所以，當胡先生來到曹家以後，曹村長親自接待，執禮甚恭，一行人畧事待茶之後，就由曹村長帶頭，同着劉，張，歐陽以及胡先生這麼幾個人，一同向後院倉庫房裏去看貨！

兩名長工在前導引着，手裏高挑着兩盞燈籠，離着身後四人足有丈許以外！偌大的院落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外人！只有夜風吹過樹梢發出的輕微低嘯聲！

胡子玉昔日在江湖素有謹愼之稱，是以他在退隱江湖之後，屈就譚家賬房以後的歲月裏，以其智力運籌帷幄，才使得譚雁翎這個人，不出數年，即鵠起商界，得到了「皮大王」這樣的一個稱號！

雖然，胡子玉這個人有着過人之處，他最大的長處是冷靜和心細，用錢更稱得當，恰到好處，一擲萬金毫無吝色，出手之大，令人咋舌，但是在擲出那等巨大的資金之後，不出數月，甚至於更短的時間裏，必將有更多數倍的本息回籠！

他早已獲得譚雁翎的推心置腹，可以直接不須要經詢譚雁翎的同意，運用譚雁翎名下的任何產業，包括動產與不動產在內！

就如同現在，他卽將又要代替譚雁翎做主，從事一筆大規模的交易了。

這筆交易如果成功，不但可以解開譚雁翎眼前之危，而且更可以大大的振奮譚家的聲譽。可是如果不幸出了差錯，譚家在事業面臨破產之際，再難承受如此重大的打擊！前途可就不堪設想了！

胡子玉當然不是容易上當的人！

首先他已觀查了歐陽虹這個人，對方是與譚家來往做生意有二十年以上的信譽的人，雖然這一次他的貨賣給了別人，但是商人重利，嚴格的說，只能怪自己這方面算盤打得過於精細，却不能責怪對方背信！

所以，歐陽虹的誠意，他絕不懷疑！

那麼曹村長這個人呢——他可就不淸楚了！

他耳朶裏曾經聽到過有關這位流氓村長種種傳說，包括他放高利貸，運私鹽，也常有勾結匪人，坐地分贜的傳說。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他甚麼事都可能做出來的！

胡子玉自從一聽說有他這麼一個人，心裏可就提了三分的小心！

再看看另外的兩個人——張威和劉永波——這兩個人可以說純粹的是陌生人！

對於陌生人，胡子玉一向是不太信任的！

他把眼前這麼幾個人在心裏盤算了一下，認爲卽使是他們聯合起來，也絕不是自己的對手！

一行人來到了貨房前，兩個挑燈的長工左右一站，將燈光回照着來人！

曹村長由身上掏出了一大把鎖匙，也不知他一共開了幾把鎖，才把貨倉的門弄開了。

打開了兩扇倉門，貨房裏堆着滿滿的皮貨。燈光之下，當眞是洋洋大觀，營營總總，令人目不交睫！

劉永波嘻嘻一笑，引手說道：「總管請！」

胡子玉點點頭，邁步入內，劉，張二人，緊隨他左右。歐陽虹和曹村長走在最後！

胡子玉顯然是吃了一驚！

擺置在他眼前的是那麼完整，那麼多，那麼好的一批東西，包括各獸類的珍皮，卽如海龍，紫貂！也無不具備！

這些皮貨，無異是他眼前最需要的東西！

他打量着滿倉的皮貨，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驚詫，在他想像裏眞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也實在想不出捨棄「賽呂布」蓋雪松和「雪中客」歐陽虹這兩帮子皮貨客以外，甚麼人還能有如此大宗完美的皮貨供應出來？這個人是誰？是張威，劉永波！——不像！

這兩個人，如果眞是大帮子的皮貨頭子，自己不可能沒有個耳聞，那麼，他們又會是誰？但是儘管你不相信，眼前擺在面前的這些子皮貨却是眞的，又不由得你不相信！

胡子玉幾乎以爲眼前這些皮子是假的了！

他走過去，細細的檢查其中一塊貂皮，鑒定果然是上好的質料，在每一塊皮子的角上，都繫着一塊紅布。

胡子玉心裏一動，因爲這種標誌他是熟悉的，在他印像裏應該是屬於歐陽虹那一夥人的標誌！

這念頭在他的心裏一動，頓時由不住回過頭來看向歐陽虹，歐陽虹顯然也看見了——

他嘴裏「咦！」了一聲，大步走過去，打量着面前的一細貂皮，回過身來，向着面前的張威道：「咦——你些皮貨是我賣給司徒先生的，怎麼會？」

胡子玉登時一驚，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目光自接觸劉永波，張威的一刹間，劉，張二人已迅速向歐陽虹同時出手發難！

這是誰也沒有料想到的！

由於劉永波張威二人，站在他身側左右，因可以說近在咫尺，是以猝然出手，歐陽虹簡直無從防起！

在劉張二人快速的一式雙插手裏，他們兩個人兩隻手已深深插入在歐陽虹的左右雙肋之間！

歐陽虹對於這種莫名其妙的加害，如墮五里霧中，等到他感覺出不妙時，已經失去了回手的能力！

劉永波，張威這兩個人，雖然不見得有甚麼了不起的身手，可是由他二人出手的動作上看來，顯然他們不是生手，尤其是二人手掌上，具有相當厲害的「穿牆神功」！這種功夫是不常見的！

二人一招得手，各人向後面退出一步，兩隻手猝然的拔出來，卽見由其兩肋內穿出了兩股鮮血，歐陽虹大吼一聲，身子踉蹌步出！

「胡先生……」他那一雙怒凸的眸子，張惶的看向胡子玉道：「……我……們上當……了！」

大口的血，由他嘴裏噴出來，足下一跌，遂卽倒下來！

胡子玉身子一閃，快若疾風的疾迎上去，一把攙扶住了他，不過是瞬息間的事，劉永波，張威兩個人，已自不同的方向，猝然向着胡子玉身前襲到，同樣的施展出「雙插手」的絕技，向着胡子玉兩助插到！

曹村長似乎早已料到了會有此一手，是以在劉張二人，一出手的當兒，他已飛快的退出了倉庫。

同時間倉庫的兩扇大門「碰！」一下關了上！

胡子玉前此對付「怪鵝」孫波時，已經負了傷，後來雖經譚雁翎細心醫治，那一隻胳膊總算保全住沒有廢了，可是較之昔日自然差了很多，話雖如此，以劉永波，張威者流，還不是他的對手！

危機一瞬之間，就見他雙手倏地一分，已雙雙抓住了劉張二人遞出的手，一看冷叱道：「大胆！」

雙手一振，劉永波，張威兩個人的身子被摔得騰了起來，碰！碰！分摔在左右地上！

胡子玉陡地旋身，用「鴛鴦蹂子脚」撲！撲！一連兩腿，把迎面的劉永波踢得

地上打了個滾，背後的張威却悶哼了一聲，連人帶身子，向着胡子玉襲到——

他施展的是內家掌力中的撞掌功夫，雙掌一遞出，帶出了一股極大的掌力，兩隻手直向着胡子玉背後打來！

胡子玉向前一伏身，前胸幾乎與地面貼平，張威的雙掌，頓時落了空，整個身子，向前一衝，幾乎由胡子玉身上翻了過去！

胡子玉內心恨極了這兩個人，是以手下絕不留情，他身子在張威向前一衝的刹那之間，霍地一個飛轉，同時足尖飛挑，不偏不倚，正好點中在張威咽頭喉結之上，張威登時發出了一聲悶叫，整個身子倒栽了過去！當場爲胡子玉踢中咽喉穴一命嗚呼！

這一招旣快又狠，當眞是狠惡到了極點！

胡子玉一脚踢死張威之後，迅速的回身，待向劉永波撲去時，却聽得背後一股極尖之風襲到，容不得胡子玉身子轉過來，只覺得左側肩下一陣疼痛，已爲一枚銳利的暗器刺了個正中。

那是一枚細若牛毛的短刺，其尖如針，其細如芒，一經中人，頓時深入肌膚之內，胡子玉只覺得整個上半個身子一陣發麻，當場就動彈不得——

這種暗器他是熟悉的，他的腦子也够淸楚，只可惜現在半個身子已動彈不得！

眼前人影一閃，一個人以着比燕子更輕靈的身法飄臨眼前，在此同時，這個人手中的一支湘妃紅竹的馬竿子「噗！」的一聲，已點中在他的心窩上！

胡子玉雖然半身發麻，可是五官的官覺依然很靈敏，當他目注到眼前這個人，竟是自己昔日結拜的兄弟，後來爲自己暗器神手箭射瞎雙目的「來如風」簡兵時，他整個的血脈都彷彿被冰鎭注了一般！

簡兵這時臉上現出一種難以克制的怒容，一雙怒凸的瞎眼珠子，死死的注定在胡子玉身上！

他全身，在此一刹那，也起了一陣急劇的戰抖！

「胡子玉，你還認得我麼？」

「你——」胡子玉面色慘變着，道：「你是老八？」

「老八？」簡兵仰天發出一陣狂笑，聲如夜梟，聽在耳中，別有凄厲之感！

「虧你還認得我這個老八！」——

簡兵把一嘴發黑的牙床肉，用力的磨咬着，整個口腔裏，泛出一種血的感覺！

「二十年了！」簡兵猙獰的說道：「每一天每一夜我都想着能跟你見面的一天，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今夜總算叫我們這兩個寃家見着了！」

胡子玉不勝凄楚的感嘆了一聲，下意識的覺出了不妙！

他苦笑了一下，說道：「老八，二十年前愚兄失手……」輕輕嘆了一聲，接下去——

「……傷了你的眸子！」他不勝凄楚的道：「事非得已……老八，你難道不知道麼？」

「哈——」簡兵狂聲笑着：「我太淸楚了！胡子玉你如果認爲今天能以兄弟之情來打動我，可就大錯特錯了！」

胡子玉神色一陣黯然！

他忽然嘆了口氣，道：「旣落你手，也沒有甚麼再好說的了，你看着辦吧！」

「不過！」他頓了一下，才又接道：「請給個痛快吧！」

「痛快——？」

簡兵又是一陣子怪笑！

「二十年喪明之痛，還談得上甚麼痛快！胡子玉，你想要我一刀殺死你，那可就未免想得太天眞了！」

「你要怎麼樣呢？」

胡子玉感覺到原先身上的痲痺，這時似乎已經消逝了很多，只是對方手上那根馬竿子却是又準又狠的點在自己穴道之上，簡兵顯然施展的是定穴手法，使得他一籌莫展！

聽了他的話，簡兵鼻子裏怪哼了一聲，發出一陣子怪笑——

「我要你慢慢的死——你放心，現在我是不會殺你的！」

他那張猙獰的臉，轉過一邊道：「誰還沒死？」

劉永波忙趨前道：「四當家的，是我！劉永波！」

原來江南九鳥自從譚，胡二人離開，加以老四「出山虎」方人豪，老五「十二連環」杜希平相繼死了之後，九鳥之中，僅剩下四人。

這剩下的四人，由是重續蘭譜，改「江南九鳥」爲「五殺星」！

所謂「五殺星」者，卽爲「鬼太歲」司徒火，「怪鵝」孫波，「人面狼」葛嘯山，「瞽目閻羅」簡兵，「過天星」姜維五人！

簡兵原本是排行第八，現在舊譜重續之下改爲第四，是以那劉永波才有「四爺」稱呼之一說！

「瞽目閻羅」簡兵這時聽知是劉永波之後，冷冷一笑道：「張威呢？」

劉永波道：「死了！」

他接着恨聲道：「四爺請爲張舵主報仇，把這厮碎屍萬段！」

簡兵驀地狂笑一聲，道：「劉舵主，你知道甚麼？這人昔日乃是我的拜兄，豈是泛泛之輩，總把子爲了愛惜他，却要他多活些時候！」

劉永波怔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簡兵嘻嘻一笑，伸出左手，探入胡子玉衣內，摸索着取出了那個裝有譚雁翎所有地契的玉盒，收入懷內！

胡子玉看到這裏，禁不住閉目一嘆！

他知道玉盒之內的三張江南地契，無異已是譚雁翎眼前僅有可以變賣的全部財產了！

簡兵雖然看不見胡子玉頹然的表情，可是却聽見了他的嘆息之聲，當時發出了得意的一陣笑聲。

「劉舵主！」簡兵大聲的吩咐道：「把庫門打開來！」

劉永波唯命是聽的應了一聲，走至門前叩了幾聲。

門外的曹村長在外面遂卽把門大開！

胡子玉雖然身上的痲痺感覺已失，可是爲對方杖頭定住了穴道，除非對方鬆開竹杖，自己休想能動分毫！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一梭換一劍　血債要血還

紫陽拜受遺命，接了武當門戶之後，對這位小師弟，自是另眼看待。

白陽又天資聰慧過人，對武當派內功心法劍術，均有甚深造詣，因受師父寵愛，養成一股驕橫之氣，紫陽道長因師父臨終遺命，對他也未免稍為放縱。

不過紫陽道長乃一代武學宗師之才，對這位師弟雖然放縱，但却不讓他下山行道，一則因為年少藝高，驕氣凌人，二則他性喜衝動，易露鋒芒，故始終把他留在武當山上，渡過了二十年悠悠歲月。

此次天下綠林聚會北嶽，爭奪盟主之位，紫陽道長忽然想到這位身懷絕技的師弟，二十幾年來一直未曾離開過武當山一步，特地派他潛來北嶽，暗中窺探綠林大會的情形，在紫陽道長想來，此行貴在行踪隱秘不露，白陽劍術，輕功，都有極深造詣，自能勝任愉快……。

可是天下事情變化，往往難以使人預測，紫陽道長萬沒料到，白陽道長沒有和聚會羣匪衝突，却與望重一方的萬曉光造成一番誤會，這一番誤會，預播了整個武林慘刼種子，千百位武林高手濺血橫死。

且說白陽道長聽得萬曉光一番訓責之言，只覺一股憤怒之氣，直衝上來，大聲喝道：「我們武當派乃武林間堂堂大門戶，江湖之上，誰不景仰，綠林中人，無不聞名退避，你敢這般對待於我，難道貧道的寶劍不快麼？」

萬曉光冷笑道：「道兄好大的口氣，你就覺着手中寶劍，定能勝過在下麼？」

白陽道長一翻腕，抽出背上長劍，指着萬曉光道：「快亮兵刃，今天讓你見識見識武當派的劍法，……」忽的一躍，直欺到萬曉光身前三四尺處。

萬曉光究竟是上了年紀之人，生性雖是孤傲，但他作事甚持重，一瞧白陽道長拔劍疾衝了過來，反而有些猶豫起來，心中暗暗忖道：此人這等跋扈，倒是該給他一點教訓受受。但那紫陽道長待我甚厚，我如和他一般氣量，雖是曲在對方，但日後見着紫陽道長之時，甚難交代，不如暫時忍下這口惡氣，抽暇到武當山三元觀一行，當面向紫陽道長提出此事，順便也可暗把胡柏齡與革綠林積弊，手訂四大戒律之事，告訴紫陽道長，被譽為領袖武林的少林寺，因為方丈天禪大師，不願過問江湖是非，武當派紫陽道長，隱隱成了領導白道武林人物的領袖，只要紫陽道長知道了此事，以他現在武林的威望，暗中略予示意，即可暫時阻止武林正大門戶以及各地高手，聯合對付義弟的行動，以便胡柏齡有較多的時間，來安排內部之事……。

心念一轉，勉強把一腔忿怒之火，按了下去，冷冷說道：「看在紫陽道長份上，老夫讓你一步，半月之內，老夫當親赴武當山三元觀中一行，和令師兄……」

白陽道長自藝滿離師之後，一直沒有和人動手的機會，萬曉光盛名甚著，心中早已躍躍欲動，一試自己身手，再聽萬曉光抬出師兄紫陽道長壓他，心中更是惱怒，大聲道：「貧道師兄是何等身份之人，憑你也配見他麼？」

這幾句話，可是大傷了萬曉光之心，仰臉長笑一聲，道：「這麼說起來，是要令師兄找在下了？」

白陽道長一時之間，聽不懂他話中含意，怔了一怔，問道：「什麼？」萬曉光冷冷說道：「我要把你活捉後，囚在萬月峽中，派人持函請令師兄來我萬月峽中救你……」

白陽道長舉手一劍直刺過去：「你不要口出狂言，先接我三十招試試再說。」

他武功本已高極，此刻在忿怒之時，刺出的一劍，更是強勁，劍風帶起輕嘯之聲。

萬曉光看他出手劍勢，竟有這等威勢，心中甚感驚駭，暗道：無怪此人這等狂妄，武功確有過人之處。

左手疾拂，身軀飄出了六七尺遠。

白陽道長大喝一聲，如影隨形而上，右腕揮舞之間，手中長劍幻化出三朵劍花，分取萬曉光三處大穴。

萬曉光右手一招「飛鈸撞鐘」，劈出一股強勁絕倫的勁力，迎向白陽道長撞去，左手在腰間一探，鬆開軟鞭活扣一抖，一條金絲龍頭鞭應手而出，揮腕一掄，攔腰掃去。

白陽道長，雖已是四旬左右的中年人，但他却是學成武功之後，第一次和人動手，求勝之心，迫切異常，左掌一揮，竟然硬接了萬曉光劈出的一記勁強掌力。

萬曉光以神鞭飛梭馳譽武林，但他內功造詣本也是有着數十年的修為，掌力深厚剛猛，這一掌雖然只用六七成功力，勁道已足驚人。

白陽道長却一時求勝心切，竟然出掌相迎，掌力一相觸，不由各自退後兩步。

萬曉光望了白陽道長一眼，心道：難怪此人如此高傲，手底果然不弱。

白陽道長初次出手，在他還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自沉浸武當武術這多年，已深窺武當的堂奧，心想這一掌必可奏功，那知變方一接，自己竟被震退兩步，輕敵之心，登時消減不少。

萬曉光望着白陽道長，微微笑道：「道兄功力果然深厚，難怪氣壯志豪。」

白陽道長自幼受師寵愛，師兄也因受於師命，凡事無不讓他三分，生平從未受過別人言語，萬曉光這兩句話，他那裏忍受得了，長嘯一聲，長身抖腕，劍光如閃，暴出滿天劍花，直向萬曉光刺去。

盛怒之下，出手自是猛烈，劍夾破空嘯風，暗含武當粘，捲，拿，引獨有的絕學，眞是柔剛並兼，氣勢駭人。

萬曉光眼光何等銳利，一見白陽道長劍勢，就知他已用出本門太極劍，心中冷冷一笑，金絲龍頭軟鞭，盤空一旋，嘯如龍吟，一挺腕，龍頭連擺，直向白陽道長劍上迎去，但見一片金光銀芒交織一處。

二十招過後，白陽道長便不由心急，暗自忖道：「我以恩師親傳的本門劍法，竟不能討得一點便宜，以後還怎樣行道江湖？」他這種意念，乃是初出江湖，未經磨練所致，再一方面也是他毫無對敵經驗，他那裏知道，萬曉光手中的金絲龍頭鞭，乃是一種獨門兵器，這種兵刃，長處在軟硬之間，如若對手是外門硬工夫，這條鞭便能貫以自身功力，與對方硬打硬接，如若對手是以內柔見長，這條鞭也就柔如髮絲，處處借力化力，也絕不使對方佔得便宜。

萬曉光在這龍頭鞭上，下了幾十年的工夫，鑽研出一套精奧無倫的招式，用來神奇莫測，他見白陽道長想以武當本門的粘，捲，內勁，捲震走自己的兵刃，心裏也不由微泛怒意，心中暗罵道：你也太小覷老夫了，今天如不給你點教訓，以後你更要目空天下了。

二人心中各存己見，手底招式，也隱隱漸轉凌厲。

陡然，白陽道長左手一揑劍訣，右手劍式一緩，一反剛才猛烈急攻之勢，竟慢慢的一劍連一劍的悠悠攻到。

這種劍勢，看似有氣無力，若斷若續，一點也不驚人，但萬曉光心裏明白，他知道白陽道長突然由浮躁中冷靜下來，施出太極劍的精奧之處。

要知這太極劍並不在猛攻狠拚，全在能以先天運行原理，以心使意，所謂用意不用力，運勁如抽絲，這才是太極劍的最高境界。

白陽道長劍勢一變，萬曉光呵呵笑道：「不錯，不錯，這才不負你是武當傳人，來來來，待老夫好好領教你幾招。」

白陽道長正值神意集中之時，不敢分散精神，對萬曉光之言，理也不理，右臂探處，緩緩一劍刺去。

這一劍去勢飄飄，如風吹柳絲一般看去毫無勁力，但却是太極劍精奧之處，去勢之間，含蘊着極多的變化，如是不知其中變化之人，稍一大意，立時將為劍勢所傷。

萬曉光享譽江湖，盛名早著，見識廣博，一眼已然看出這飄飄無力的來勢，暗含着奇奧的變化，不敢揮鞭封架，運集眞氣，目注白陽道長刺來劍勢，以靜應變。

白陽道長見自己緩去的劍勢，相距到萬曉光身前尚有尺許左右光景，仍不見對方閃避，心中暗暗讚道：此人無怪能久享盛譽，不但武功高強，而且見識，胆氣，無不過人，實是不可輕視的人物。當下一吸眞氣，緩去的劍勢陡然變快，去如星火，一閃而至。

就在白陽道長劍勢急速的刺出之時，萬曉光亦靈快無比的向一邊閃開。

白陽道長一劍刺空，不容萬曉光還擊出手，長劍立即收回橫擋前胸蓄勢以待。

萬曉光以迅速絕倫的身法，閃開一劍之後，並未出手還擊，雙目神光炯炯，凝注在白陽道長臉上。

雙方相持了大約有一盞熱茶工夫，白陽道長手中長劍又在胸前劃了一個圓圈，緩緩一劍刺去。

這次，萬曉光不再等待他劍勢刺到，右腕一振，金絲龍頭鞭，矯如游龍疾翻而起，金光閃閃，翻向白陽道長劍上砸去。

白陽道長突然大喝一聲，手腕振處，幻起朵朵劍花，劍光閃動中，身子忽然一轉，讓開龍頭鞭，疾向萬曉光猛刺過去。

由緩緩刺出的劍勢，刹那間變的快速絶倫，劍風如輪，凌厲無匹。

萬曉光一鞭未封開對方劍勢，已知不對，趕快一吸眞氣，身子立時向後疾退五尺。

那知白陽道長刺出劍勢，如影隨形一般，緊隨而上。

萬曉光一面疾退，一面身軀不停轉動，想把白陽道長劍勢拋開，那知白陽道長劍勢有如附骨之蛆一般，緊緊相隨不捨。

這是武林間極罕見的拚鬥場面，兩人都以上乘的輕功，互相追逐，白陽道長的劍尖，始終相距萬曉光前胸尺許距離，難再向前接近一寸。

萬曉光金絲鞭被白陽劍勢封到一側，無法運用克敵，其實當前形勢，危險異常，就算他金絲龍頭鞭能够運用反擊，也沒有時間讓他在收回金鞭後，重行擊出，白陽道長鋒利的劍鋒逼在前胸之處，只要那疾退之勢畧一緩慢，即將濺血在對方劍下，是故必需集中全神，不敢有一點大意。

二人在輕功上的造詣，都已近登峯造極階段，一陣追逐，始終保持這點距離。

萬曉光在疾退之間，心中暗自忖道：此人與我相比，他是仗着年輕力沛，如我再不速謀應變之策，相持下去，又有何益，心裏閃動着退敵人之念，眼神却四下一望，見身後不遠之處，便是山根石壁，心中一動，逕向山壁處退去。

白陽道長一見萬曉光竟向石壁之處退去，不由心中暗暗笑道：「萬曉光，萬曉光，你馳譽武林數十年，今天你是棋錯一着，全盤皆輸，這下子你可要吃虧了，不過，這是你咎由自取，可怨不得我了。」臉上泛起冷冷笑意，猛吸一口眞氣，腳下運勁，身似離弦飛矢，疾向萬曉光刺去。

這時萬曉光已退到石壁，後面已無退路，見白陽道長運劍疾刺而來，嘿嘿一聲冷笑，陡然貼壁凌空而起，人到二丈高處，長袖一拂，兩足朝身後山壁一頓，就借這回震之力，人已借勢直向前面飛去，這一種速度，快如流星，疾如鷹隼。

白陽道長長劍猛刺，突見萬曉光施出「雲龍三現」的身法，沿壁而上，才知他是利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應變之策，心中既敬佩又驚駭，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也不容想及其他，猛的抽劍轉身，以防萬曉光從後背施襲。

就在白陽道長轉身之際，萬曉光半空中一挫變袖，疾飛的身勢猛的一頓，一旋身，人已轉過身來，就在這挫袖旋身之時，金絲龍頭鞭已然抽轉過來，落地之後，淺笑着道：「道兄劍術，果然已得精髓，可惜應變機警尚嫌不足……」

萬曉光一言未完，白陽道一揮長劍，喝道：「你不要賣狂，今天少不得要見個眞章。」說話聲中，人劍俱到。

神鞭飛梭萬曉光知他太極劍已窺堂奧，再度動手，更是大意不得，金絲軟鞭一擺，暗吐內勁，直迎上去。

白陽道長在拚搏之中，已看出萬曉光一支軟鞭，神奇莫測，而且竟能分化自己劍上的粘，捲的暗勁，知道如不出奇兵，決無法勝得對方。想到此處，雙眉一挑，猛的抽身後退兩步，劍招一變，二次挺身進步，原來輕緩緩的劍勢，突然凌厲無比，一劍跟一劍的連綿而上。

萬曉光深曉各宗各派的武學，一見白陽道長驟變劍招，不由在舉鞭封架之中，暗中注意，但見那綿綿不絕，滾滾劍影之中，隱約帶着動人心魄的風雷之聲，但那劍勢外表看來却不甚剛猛，心中不由奇道：「武當劍術中，那裏來的這種劍法？」

他却不知道白陽道長在武當山一向驕恣已慣，心中存不了一點些微小疵，萬曉光幾句話，已激起他拚命之心，是以這次出手的劍招，竟將形意與天雷劍揉合併施，這才在連綿不絕的劍勢中，挾着風雷之聲。

他這一變化，任萬曉光經驗如何豐盛，一時之間，也揣測不透。

白陽劍勢愈攻愈急，打到三十回合後，人劍連成一體，劍氣如波濤洶湧，綿綿攻上，萬曉光軟鞭造詣雖深，已難封架那排山倒海一般的劍勢，心頭大生驚駭，暗自忖道：武當派以劍術稱絶武林，看來果是不錯，要是這般打下去，勢必傷在他劍下不可，不如趁現下尚有反擊之力，冒險和他硬拚幾招，此人劍術已臻上乘，但對敵經驗不足，如能施計相誘，當可穩操勝算……。

心念一轉，暗運眞力，振腕一掄，金絲龍頭鞭，突然劃起一片金風，登時金光大盛，震開白陽道長的綿密劍光，借勢反擊，手腕伸縮間，連攻三招，但聞龍頭劃空帶起的銳嘯之聲，幻化出一片鞭影，分取白陽道長前胸三大要穴，非同小可，白陽道長立時被那凌厲的反擊之勢，迫的向後疾退兩步，但他生性高傲，一退之後，立時揮劍强攻，一招「潮泛南海」，長劍劃起一片銀虹，猛向鞭影之中衝去。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鞭劍相觸一起，劍光鞭影，頓然齊消。

白陽道長大喝一聲，運足內力，把手中長劍猛向萬曉光推刺過去。

原來兩方鞭劍一觸，彼此均運足了內力，使鞭劍貼在一起，金絲鞭纏在長劍之上。白陽道長用力一推，連劍帶鞭齊齊向萬曉光撞去。

萬曉光手中金絲龍頭鞭，乃是極爲柔軟之物，用來和白陽道長長劍相較，自是吃虧甚大，只覺對方撞擊之勢，來的異常强猛，心知硬接撞來一擊，定要受創當場，立時横移兩步，向旁側閃去。

白陽道長，已蓄滿了全身眞力，一見萬曉光向旁讓去，仰臉一聲長嘯，振腕一抖。

這一抖，乃是他全身功力所聚，力道莫大無比，萬曉光只覺手中金鞭被一股强勁力吸去，再想用力握鞭，時間已是遲了一步，但覺五指一鬆，金鞭被一股强大的勁力吸住，脫手飛去。

白陽道長，一劍摔飛去萬曉光手中金鞭，不由哈哈笑道：「神鞭飛梭，也不過爾爾之技……。」舉手一劍，直擊過去。

萬曉光盛譽江湖，極受武林同道敬仰，生平之中，從未受過此等諷激，濃眉一聳，面泛殺機，左臂斜出一引白陽劍勢，右手一招「飛鈸撞鐘」，疾向白陽肋間擊去。

白陽道長運用內力，摔飛萬曉光兵刃之後，只道已穩操勝算，却不料萬曉光突

然反擊，一時之間，閃避不及，只好一沉左臂，硬接萬曉光拳勢一擊，只覺一股强猛力道擊在左臂之上，登時覺着劇痛刺心，馬步不穩，連退五步。

萬曉光一擊得手，長嘯一聲，凌空而起，懸空一個鷂子大翻身，横飛到金鞭落地之處，右手一探，檢起金鞭。金鞭剛一入握，突覺身後响起一陣金風破空之聲，回頭望去，只見白陽道長連人帶劍，飛撞過來，勢道勁急，疾如電閃。

白陽道長在重傷之後，竟然仍能運劍作這等快速的一擊，實出了萬曉光意料之外，再想閃避，已自不及，匆忙之中，奮力一帶金鞭，猛力掃去。

這等匆忙間的相搏，用力自不似平日那般可以控制，力道雖是强猛，但却無法控制準頭。

但聞一聲金鐵相觸之聲，萬曉光攻出金鞭，吃白陽道長急衝過來劍勢彈震開去，一點寒光，直向前胸刺來。

原來白陽道長在重傷後的反擊之勢，凝聚全身功力，勁道猛烈絶倫，萬曉光金鞭竟未能封住白陽道長運劍的衝擊之勢，心中一急，全身隨着劍勢仰臥下去，左手一撐實地，疾向旁側翻去。

他應變之勢雖快，但白陽劍勢來的太猛，寒鋒過處，劃破了萬曉光右臂，鮮血泉湧而出，右臂之上被劃開一道四寸多長的血口。

劍勢餘力不衰，擊在沙石地上，深入半尺。

萬曉光大喝一聲，挺身而起，飛起一腳疾踢過去。

白陽道長左臂重傷之後，忍痛運劍一擊，雖然劃傷了萬曉光的右臂，但他亦累的筋疲力盡，吃萬曉光一腳踢中胯間，身軀隨腳飛起了六七尺高，摔在地上，手中長劍也同時脫手。萬曉光忍痛而起，奔到白陽道長身邊點了白陽兩處穴道，然後才站起身子，包好了傷臂，檢起金絲龍頭鞭，盤在腰中，負起白陽道長，奔回萬月峽去。

他本想把白陽道長帶回萬月峽中，先替他療好傷勢，然後，再親自到武當三元觀一行，面晤紫陽道長，說明經過情形，順便把胡柏齡與改天下綠林積弊之事，面告紫陽道長，要他轉告各正大門戶中人，暫時不可把胡柏齡視作敵人，以便他有從容時間，整肅內部……。

但他走近萬月峽中，心中突然想到，如果把白陽道長背入峽中，他被生擒之事必將落入峽內弟子眼中，他乃極重顏面之人，對於此事，決難忘懷，這個仇恐將永難解釋……。

心念一轉，把負在肩上的白陽道長，放了下來，解開他的穴道，說道：「道長武功比在下要高上一籌，鬧成現在之局，全爲對敵經驗不足所致。」

白陽道長冷笑一聲，道：「不管因對敵經驗不足，還是武功不濟，但既然被你擒住，總算我敗在你的手中了！」

萬曉光兩眉一聳，待要發作，心中又突然一動，暗忖道：「此人雖是横蠻，但生平總算從無惡跡，目下江湖之上，武當大有舉足輕重之勢，眞如和他結下深仇大恨，不但對己無益，且對義弟有着甚大影嚮……。」

當下忍下了胸中之氣，說道：「江湖之上，勝敗乃常見之事，何況今日之事，道長並非眞敗……」

白陽道長忽的挺身而起，冷冷說道：「在下有仇必報，今日之辱，暫記賬上，異日結算之時……」

萬曉光大怒接道：「萬某人隨時在萬月峽中候教。」

白陽恨聲說道：「三月之內，道爺必報此仇……」

萬曉光聽他口氣愈說愈是難聽，不禁怒火大起，探手入懷，摸出兩支銀梭，一抖手，破空飛出。

他被人尊稱爲神鞭飛梭，在暗器之上造詣甚深，兩枝飛梭雖是同時出手，但去勢却大不相同，左面一支，劃空生嘯，去勢異常勁急，右面一支，却斜向上升，前進之勢，異常緩慢。

白陽道長已領教了對方的武功，對飛來銀梭，絲毫不敢存大意之心，當下一咬牙，强忍傷痛，暗提眞氣，凝神戒備。

雙梭到了一丈五尺距離時，已相差了四五尺遠，左面一梭愈來愈快，銀芒電奔，直向白陽前胸打到。

白陽道長看雙梭距離相距漸遠，不自覺的全副精神，貫在左面近身一梭上，心想先把前面一梭震落之後，再集中全力，對付後面一梭，當下大喝一聲，運足內力，一掌向左面一梭劈去。

他內功深厚，這一掌又是蓄勢而發，威勢非同小可，一股强猛絶倫的內力，隨手而出，迎向銀梭一擊，立時那當先而到的銀梭震的向一側偏去。

那知右面緩來一梭，就在他出手對付左面一梭之時，閃電奔到，來勢較左面一梭，更是快速，但見銀光一閃，已然奔近身側。

白陽道長劈出右掌尚未收回，銀梭已到前胸，匆忙之間，身子一側，銀梭正擊中左面肩頭之上，只覺肩頭肌膚一凉，深入寸許多深，抬頭望去，只見萬曉光雙眉怒聳，肅容而立，左右雙手之中，各自扣了兩支銀梭，看樣子，如這一擊未中，立時將以四梭齊出打來。

白陽道長長吸一口氣，閉住左肩穴道，右手反握梭柄，拔出銀梭，一股鮮血，隨手噴射而出，遠達四尺開外。

萬曉光高舉雙手銀梭，冷笑一聲喝道：「這不過畧施薄懲，再要出口傷人，就要你嘗嘗我連環飛梭的味道。」

白陽道長狂笑一聲，抖腕把手中銀梭反向萬曉光投擲過去，厲聲喝道：「三月之中，必把你萬月峽夷爲平地……」說完轉身疾奔而去。

萬曉光目注白陽道長疾如電奔的背影，不禁暗暗一歎，忖道：此人心胸這等細小，決難忍受被擒之辱，回到武當山後，難免藉詞挑撥事非，武當派目下在江湖上的實力，甚是强大，只怕難以忍受派中高手挫敗之辱，萬一爲了顏面，大舉報復，以武當派雄厚的實力，自己本領就是再大一點，也難以抵拒得住……。

突然心念一轉，暗道：紫陽道長，胸襟何等寬大，決不會聽信白陽道長一面之詞，就向自己尋仇，縱然不滿自己梭傷白

陽之事，亦必要先行派人來查明此事眞象，如果他知道了白陽道長的狂傲神態，當不至翻臉成仇……。

一時之間，思緒如潮，難以自遣愁懷，長歎一聲，緩步向萬月峽中走去。

他自隱居萬月峽後，銳意經營，天然的險要形勢，再加上一番人工佈置，雖非處處險阻，但入峽之人要想隱秘身形，却是極不容易之事。

他昔年行俠江湖之時，結仇甚多，現在已歸隱，但武功並沒放下，峽中除了一個愛女，一個承受自己衣鉢的得意弟子之外，另有十二名健僕，巡守峽谷，四名聽候使喚的婢女。

他半夜離峽，日升三竿還未到家，早已引起愛女和弟子不安，剛一入谷，已見一個二十上下的英俊少年，和身着紫衣的愛女，聯袂疾奔而來。

兩人似是早已在峽中等候，一見萬曉光無恙歸來，滿臉歡容的奔上來，那少年神態拘謹，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師父，垂首站在一側。

但那紫衣少女却是一派天眞嬌憨，叫一聲：「爹爹！」直向萬曉光懷中撲了過去。

她似是瞧到萬曉光臂上的血漬，啊呀一聲，向後疾退了兩步，滿臉驚慌之色，問道：「爹爹衣袖之上，那來的血漬？」

萬曉光微微一笑，道：「不要緊，只受了一點輕傷。」

紫衣少女突向前走了兩步，輕舉皓腕取起萬曉光右臂，只見衣袖之上，有一道四寸多寬的口子，不覺大聲叫道：「爹爹和人打過架了，這不是劍鋒的傷痕麼？」拂開萬曉光衣袖之上的傷口瞧去，只見一片長袍內襟，緊裹臂上，血尚汩汩向外流出。

她早年喪母，追隨父親身側長大，萬曉光所以在盛名正著之時歸隱這萬月峽中，和愛妻身體羸弱有着甚大關係。

他雖然爲嬌妻放棄江湖的名位，選擇了萬月峽這樣一處風景優美的地方，每日守在愛妻身側，看顧她的病勢，但却仍然未能挽回愛妻的性命，替他在萬月峽中養了一位女兒之後，仍然撒手離開塵寰而去，萬曉光悲痛之餘，把悲思愛妻之情，移在愛女身上，親手把女兒撫養長大。

他一身兼顧嚴父慈母兩職，對膝下這唯一的愛女，自是難免嬌縱一些，養成她一種任情驕狂之氣，好在這萬月峽中，誰都讓她幾分，自是相安無事。

他爲紀念逝去的愛妻李雲霞，替女兒取名映霞。

萬映霞雖是任性一點，却異常聰明，甚明事理，小處雖不免撒嬌一些，但對大事，却能順從父意。

萬曉光眼看愛妻死時病魔纏身的痛苦，決心把自己一身武功，傾囊相授女兒，想把一個嬌弱之軀，培養成鋼鐵之身，是以萬映霞初生不久，萬曉光就用藥水洗過她的身體，略通人事，就開始傳那內功坐息之法，這等從嬰兒就着手基礎的授武之法，因其先天元氣不失，後天又得調養，基礎穩固無比，極易步入上乘境界，萬曉光存心培養女兒，除了細心相授之外，又替她調配了很多藥物，再加上萬映霞天性極佳，聰明絕倫，十五歲那年，已把萬曉光的武功，學去了九成以上。

他眼見女兒武功，大有靑出於藍之勢，幾經思慮之下索性把自己成名江湖的連環飛梭絕技，一並傳授。

萬映霞心思靈巧，覺着父親用的銀梭太過重大，不適宜女孩子家應用，特地自繪藍圖，要巧工名師，依圖打造成極小巧的銀梭，加了兩片銀葉燕翼，易名燕尾銀梭。

她這暗器體質小巧，久經練習之後，不但打的出神入化，而且一手能同時打出四支燕尾銀梭。

萬曉光看見愛女武功，暗器，都漸有超越自己之勢，心中也不知是喜歡，還是憂愁，既覺愛女聰明過人，嬌麗可愛，又覺着讓她一個女孩子家，學了這樣一身武功，有些不大妥當，終日患得患失，暗自發愁。

且說萬映霞見父親不肯把受傷之事相告，立時一呶小嘴巴，道：「爹爹就是不說，我也想得到是那個傷了你老人家，爹爹武功這等高強，別人那裏能够傷得了你，定是那個甚麼綠林盟主的叔叔了，哼！他再要來咱們萬月峽時，我非拿燕尾銀梭打他不可！」

萬曉光聽得怔了一怔，暗道：這丫頭胆大任性，說得出就做得到，她那燕尾銀梭手法，甚是精奇，如若她隱在暗處，突然施襲，胡賢弟武功雖高，只怕也難以躲得過去，心中一急，脫口說道：「霞兒千萬不能亂來，爹爹是傷在武當派白陽道長劍下，與妳胡叔叔何干？」

萬映霞展顏一笑，道：「胡叔叔和爹爹有着金蘭之義，自是不會和爹爹打架了，不過，我要不激爹爹一下，爹爹决是不會告訴女兒了，哼！白陽道長，我以後遇上他，定要刺他兩劍替爹爹出一口氣！」

萬曉光想不到十七八歲的女兒，竟然是對自己施起詐來，搖頭歎息一聲，緩步向前走去。

父女間幾句閒話，但却在不知不覺中植下了殺機的種子，白陽道長四個字，已經深深入了萬映霞芳心之中。

她自幼在父親撫養惜愛之下長大，父女之情深重無比，而且她從小到大，從未看到過她父親受傷之事，如今聽說白陽道長傷了爹爹，心中極是恨惱此人，她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也不知白陽道長是誰，但對其人，却是恨之入骨。

萬曉光回到谷中之後，把愛女和追隨他十幾年的徒弟文天生，以及十二名舊屬健僕，一起召入大廳之中，說道：「從今日起，你們須加倍留心，監視峽谷各處要道，如若發現有人進入山中，立刻馳回禀報……」

萬映霞道：「爹爹這等謹愼防範，可是爲了白陽道長麽，哼！一個白陽道長，有甚麽好怕的，女兒見着他時，定刺他兩劍，讓他變成紅陽道長。」

萬曉光道：「小孩子家，知道甚麽，白陽道長乃武當派當代掌門師弟，武功高強，劍術精深，爲父尚且沒有勝他之能，何況你那一點微末武功。」他怕愛女日後遇上白陽道長之時，眞的出手，特以訓教於她，要她心中有所警惕。

那知萬映霞從小被他嬌寵長大，對他毫無畏懼，當下盈盈一笑，又道：「武當派在武林中甚具聲威，門人衆多，爹爹可是怕他們大舉來犯麽？」她常聽父親說起武當派的事情，知那武當派乃江湖中一大系派，看爹爹謹愼之態，知道是怕人大舉侵犯。

萬曉光冷哼了一聲，怒道：「小孩子家那來許多閒話！」

萬映霞嬌聲笑道：「爹爹不必爲此憂慮，胡叔叔現在左近，如若武當派大舉來犯，咱們就去請胡叔叔派人相援。」她見胡柏齡統率天下綠林的豪概之氣，威風凛凛，心中記憶甚深，不知不覺之中，想到了他。

此言一出，萬曉光臉色突然大變，猛的站了起來，奔了過去，厲聲喝道：「爹爹是何等人物，豈能借代綠林盜匪之力：……」左手揚處，霍然一記耳光，打的萬映霞嬌軀亂幌，連退三步，粉臉紅腫，指痕依然，口角間鮮血汨汨而出。

萬映霞生平之中，從未受過父親一句厲言責罵，此刻突遭此沉重一擊，不覺呆在當地，望了萬曉光一陣，突然雙手蒙面，大哭狂奔而去。

萬曉光落掌之後，心中就有些悔恨，既覺言詞之中，有辱義弟，又覺對愛女責罰過重。見她蒙面狂奔而去，心中甚覺不安。

文天生看師父如此盛怒，嚇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滿臉恭謹，靜靜的，站在一側。

萬曉光一揮手，對那十二個健僕舊屬，說道：「如遇侵入峽谷之人，不許擅自出手，即速報告於我。」

十二個健僕齊齊抱拳躬身而退。

萬曉光回目望了文天生一眼道：「你去解勸你師妹一下，別讓她哭出病來。」說完轉身緩步而去。

文天生望着萬曉光緩步而去的背影，流露出無限的淒涼，寂寞，心中忽然生出不安之感，暗道：自師娘死後，他老人家一直就沉浸在幽傷之中，雖然在武林中享着極高的隆譽，依然無法塡充他老人家內心的空虛，他老人家含辛茹苦的把師妹撫教成人，眼見師妹聰明可人，這才使他老人家心裏有了莫大的安慰，可是想不到此番師父受創於白陽道長，在盛怒之下，怒摑了師妹一記耳光，但看他老人家神情，內心也必定極是難過……

想到此處，文天生不禁深深一歎，忽又想到師妹自幼被師父視如掌珠，不用說打罵了，就是大聲也不會有過一次，這一次被師父責打，在她心靈上，自是一種承受不了的痛苦，他與師妹，自小一起長大，深知她的性情剛烈，怕她會做出驚人之事來……想到這裏，不由打了個冷顫，心中暗自責道：「師父要我去勸她，我却怎老在此地痴想些甚麼呢？」於是拔脚往後院奔去。

萬曉光對文天生，視如親生，萬月峽中大小事務，除了萬曉光之外，文天生便可作一半的主，同時內院除了萬映霞及僕婦之外，別無女眷，是以，文天生逕往內室，也毋須有何忌諱。

文天生只道師妹必定是回到臥房了，那知到內院一看，才知她並沒有回來，心中不免一急，忖道：師妹嬌養已慣，做事向來任性，這一來不知她到那裏去了。他心裏雖在想着心事，脚下却一點不敢躭誤，快速的向宅外奔去。

他一面走，却一面想着師妹可能的去向，忽心中一動，便向峽後潭邊奔去，那裏乃是他平日和師妹常去玩耍和研習武功之處。

心中有事，脚下更是輕快，不大工夫，便來到峽尾，遠遠地看見一個紫衣少女，伏倚着池邊一塊大石上，從那秀肩抽動上看去，仍在傷心哭泣。

文天生一見師妹，心中的石頭便放下了一半，忙趕幾步，跑到萬映霞身後，低低的喚道：「師妹，師妹……」

萬映霞只顧伏着痛哭，連頭也沒有抬「下。

文天生叫了幾聲，見她不應，便也依石坐下，道：「師妹，難道妳還生師父他老人家的氣不成……」說着，望着萬映霞，見她依然沒有反應，歎了口氣，接道：「師父他老人家望重武林，幾時受過人的欺辱，想不到今天竟負傷而回，心中自然悲憤，妳不該在他氣憤之時，出言頂撞，師妹，妳是聰明人，妳想想，看愚兄說的是也不是？」

等了片刻，萬映霞還是嚶嚶啜泣，文天生被弄得無法可施，唉了一聲，道：「師妹，妳跑出來之後，可憐師父心裏不知怎樣難受呢，我從來就沒有看過他老人家那種神色，師妹，快不要生氣了……」

萬映霞猛的一抬頭，秀髮往後一甩，睜着一雙秀目，道：「我才不氣爹爹他老人家呢，我只恨白陽道士，有一天，我總要刺他兩劍，替他老人家出出氣。」

文天生心中只想挑她歡喜，隨口說道：「武當派雖是目下江湖上的一大劍派，但咱們未必就眞怕他，師父臂上雖然受傷，但傷勢並不嚴重，以此推想，那白陽道士，定然重傷在師父手中了。」

萬映霞忽然拂抹一下臉上淚痕，說道：「爹爹常談武當派劍術高強，領袖當今武林，你這般說，分明是故意騙我！」

他們從小就在一起長大，竹馬靑梅，早生情愫，萬映霞因受父親寵愛，養成她一種嬌貴之氣，平時文天生總是讓她幾分，久而久之，成了習慣，當下急急辯道：「我那裏敢騙師妹，如是師父敗在了白陽道長手中，他豈肯輕輕的放過師父……」

說至此處，突然沉思不言，良久之後才自言自語的說道：「其間有一點使人難解之處，却使我想它不通？」

萬映霞道：「甚麼事想不通，告訴我，我來替你想吧！」

文天生微微一笑，道：「武當派乃當今江湖上的正大劍派，師父也是望重一時的大俠，不知何故，竟然動起手來？」

萬映霞道：「你呀，平日看去，倒是滿聰明的，哼！一旦遇上事情，就變糊塗了？」

文天生被她頂撞的微微一怔，道：「怎麽？師妹想通了麽？」

萬映霞道：「此事最容易不過，我不用想就知道了。」

文天生道：「師妹聰慧過人，學起武

功，比小兄高明許多，但這等江湖之事，妳怎麼會知道呢……」忽然覺着這幾句話，問的有點唐突，趕忙改口說道：「也許因師妹聰明過人，已想到其中原因，小兄願洗耳恭聽。」

萬映霞舉起衣袖，拂抹一下臉上的淚痕，笑道：「一定是白陽道長看到爹爹和胡叔叔等走在一起，待爹爹單獨出谷之時，攔路責問，引起衝突。」

文天生聽得心頭一震，暗道：果是如此，只怕事情要鬧大了。

萬映霞原想他聽得此言之後，定會讚揚自己幾句，那知文天生仰臉望天，凝目沉思，竟似未曾聽得一般，忍不住問道：「怎麼？我說的不對嗎？」

文天生如夢初醒般，連聲答道：「不錯，不錯，不過眞要是因此而起，只怕事情不會就此結束……」

萬映霞一正臉色，長長嘆息一聲，道：「平日之中，你看我歡樂言笑，有如孩子一般，你定然認為我不懂事了，其實，我比你清楚多了。」

文天生道：「師妹智機卓絕，强勝小兄多了。」

萬映霞道：「我從爹爹那謹愼憂慮神色之中，已然看出……。」忽而凝目沉思不言。

文天生暗道：「看她平日跳跳蹦蹦，全無拘束憂苦，一派天眞，想不到她竟是這般一個心思愼密之人，當下問道：「妳看出甚麼了？」

萬映霞道：「我看爹爹憂慮的神情，似有甚大的疑難之事，重重的壓在心頭之上，但他老人家十數年來，一直心情平靜，此刻這等憂慮，定是為着担心武當派大舉相犯之事……」

文天生道：「師妹果是聽明，說的大有道理……」

萬映霞道：「誰要和你油嘴滑舌的打趣，少講好聽話，人家心裏愁的要死，你倒是蠻高興的。」

她微微一歎，不待文天生開口，又搶先說道：「爹爹打我之時，我確很生氣，但經仔細一想，十幾年爹爹對我何等寵愛，連一句大聲責斥之言，也未說過，如果他心中不是有無比的煩惱，決不會出手打我，因此，我想到他心中一定有十分煩惱之事。」

文天生神色凝重，沉思不語，萬映霞幾句話，確實給了他很大的啓示，腦際重又浮現出師父離開大廳的神情，流露出無限的憂慮凄凉……。

萬映霞輕輕歎息一聲，繼續說道：「爹爹自隱居這萬月峽後，十幾年就沒有遇上甚麼為難之事，這次和白陽道長動手之後，突然心情變的十分沉重煩惱，決非無因而起，以我推想，定是担憂白陽道長率領武當派大舉來犯，才這般鬱鬱不樂，久聞武當派乃當今江湖之上，一大劍派，門人衆多，爹爹一人孤掌難鳴……。」

文天生道：「師妹說的不錯，但那武當派乃當今武林正大門戶，決不會不問靑紅皂白的大舉來犯咱們萬月峽，縱然師父和白陽道長私人之間，有甚麼爭執誤會，也不致引起武當派的大舉報復。」

萬映霞道：「但願師兄說的不錯，萬一事情不幸給我料中，咱們萬月峽中這點力量，決難是武當派的敵手，唯一的辦法只有去找胡叔叔派人相助……」

文天生吃了一驚，道：「此事萬萬不可，師父乃一代大俠的身份，如何能與綠林道中之人，同流合污，混在一起……」

萬映霞一正臉色道：「除了此法之外，不知還有甚麼辦法，能保咱們萬月峽安然無事？」

文天生道：「師父深謀遠慮，必有安排，師妹千萬不可擅自行動。」

萬映霞輕輕嘆息一聲，道：「但願我的推斷有錯才好！」緩緩起身而去。

文天生望着師妹的背影，心中暗暗想道：師父待我恩重如山，我却未報點滴，現在既然發生此等大事，正是文天生相報師恩的機會。……他雖有此用心，但一時之間，却想不出該如何着手，呆立了良久，直待日行中天，才緩緩返回峽中。

時光匆匆，三個月的時間，轉眼已過，萬月峽平靜如昔。

但在萬月峽外，却發生了敵訊。

這一夜，夜空寒碧，月明如洗，天外月影倒映山澗之中，蕩漾出千百條銀蛇，一波一波，閃閃爍爍，直似水底的天幕，鑲石着萬輪明月。

山澗之上，孤峯插雲，峯頂虬松盤錯，下邊，正是萬月峽入口之處。

這些峽中要道，自從萬曉光負創歸來，便命人暗中加强防守。

這一晚這峯頂虬松之上，正是萬曉光的舊屬廣李茂在此巡防，此人江湖閱練極深，處事沉着機警，在武功上也有着很深的修為，尤其一柄單刀，在江湖上替他出過不少風頭，人稱快刀李茂，這萬月峽口既是入峽的咽喉之地，是以便由他輪值防守。

這晚天過三更，月在中天，快刀李茂，正盤坐那些虬松之上守望，以他個人經驗，在這月明如畫的晚上，當不致有甚麼動靜，心裏就不免減去幾分戒心。

他在松樹之上，放眼向澗外望去，但見銀光點點，心裏只覺着美景當前，似覺舒暢不少，正在貪看景色間，却見澗溪水面之上，突然出現兩點黑影，他只道是天上的鳥兒反映下來的影子，但轉念一想，這等夜深之際，那裏還有鳥兒飛行。

念頭一轉，不由心中一奇，擦了擦眼，凝神望去，却見那兩點黑影，在金光閃閃中，直向峽口飄來。

快刀李茂倒沉着老練，雖知這黑影出現得古怪，但却一點也不慌張，還是坐在枝椏之下，用心盯牢。

眨眼工夫，那兩點黑影，向右邊一閃，被一塊突出水面的岩石一擋，便自不見了。

快刀李茂在江湖上也非泛泛之輩，怎能相信是自己失神，看錯了東西，心裏暗叫了一聲怪，便藉着樹枝上一點彈力，身子向前一探，已穿到另一樹上，又一施勁，越過一樹，不消片刻，已被他連越十數顆大樹，向下一看，那塊岩石，就在眼前，但却瞧不出一點痕跡，更不要說是人影了。

快刀李茂，心中不禁一急，暗道：難道眞有甚麼高手來我們這萬月峽麼？心裏

這麼猜算，人已躍落地上，就附近形勢，查勘了一陣，依然找不出一點跡象。

這一折騰，便已天色大亮，他心中有事，回到萬月峽，也不向旁人說起這事，暗道：今天晚上，我快刀李茂倒要再來碰碰運氣呢。

天剛黃昏，李茂便携了單刀，又添了兩樣稱手的小暗器，來到峽口，又在附近轉了一陣，抬頭一看，月已升高，便又隱身樹上，全神貫注的看着那塊突出水面的大石，睜大了一雙眼睛，一直將近二更，還是不見任何動靜。

他不由的笑了一笑，暗自責道：李茂，李茂，想當年刀裏劍裏，經過多少風險，那裏這等担心過，如今為了主人的安危，竟這樣小心起來了……

他心念未完，陡覺澗水「花啦」的一响，他暗哼一聲道：算你有種，果然來了！當下，一緊身，躍落實地，便向峯下撲去。

這萬月峽中四面山壁之上，垂有萬道山泉，日夜都有泉水奔流之聲，如果不留心，很難聽得出來其它異响，李茂存心而來，特別留神，但奔下山壁之後，但見流水淙淙，那有一點人影，不禁心頭大奇，暗道：難道我聽錯了不成。

他乃久走江湖之人，四下瞧了兩眼，故作若無其事一般，向山壁間一處大突岩上走去，心中却在暗自盤算道：山上已有幾處暗樁監視，我不如就隱在那塊大岩之後……

忖思之間，人已到了那大岩旁邊，正待閃入岩後，突覺身後風聲凛然，心知有異，急忙一個箭步，向前躍去。

他應變之勢雖快，但來人身手奇高，竟然比他還快，李茂雙足剛一着地，連頭還未來得及回轉，突然肩後「風俯穴」上一麻，已被人點了穴道。

只覺衣領被人緊緊抓着，提了起來，直向那大岩之後走去。

這塊突岩，足足有兩間房子大小，但岩石相距山壁，還有三四尺遠近。

李茂穴道雖然被點，但他神志尙清，只見那巨岩和山壁之間，站了兩個背插寶劍的道人，只因穴道被點，無法叫出聲來，空自心中焦急。

但覺衣領一鬆，被人摔在地上。

抬頭看去，只見點中自己穴道之人，也是位中年道士，身着黑袍，胸垂黑髯，日中神光如電，一望而知此人內功十分精深。

但聽他冷笑一聲，說道：「萬曉光可在谷中麼……」忽然想到他穴道被點，難以開口說話，當下接道：「現在拍活你被點穴道，但如要圖逃走，可別怪貧道不教而誅。」說完，果然抓起李茂，施展推宮過穴的手法，拍活了李茂穴道，此人不知是沒有江湖經驗，還是自恃武功高强，拍活李茂穴道之後，緩步退到後面山口一站說道：「你現在可以答覆我的說話了。」

李茂轉頭望去，只見剛才站在岩後的兩個道人，已然拔出寶劍，擋在前面出口，前後出路，已被人封擋，當下說道：「你問我甚麼話了？」借機微一抬頭，向上望去，只見兩傍削壁，高有數丈，決非自已輕功，能够一躍而上。

那中年道人，冷冷的說道：「我問你萬曉光是否在家？」

李茂隨口應道：「你是甚麼人？怎的問話毫無禮貌。」心中却在暗暗盤算，如何設法脫身，或是招呼同伴。

那中年道人怒道：「我是問你的話，你倒敢反問起我來了？」

李茂道：「你如不說明身份，在下自不便說出谷主行踪……」言中故賣關子，叫對方測想不透。

那中年道人仰臉，冷笑一聲，說道：「貧道白陽，特來找萬曉光，清結一本舊帳。」

李茂凝日沉思了片刻，自言自語的說道：「白陽道長！幾位可都是武當派的門下吧！」

白陽道長武功雖高，但從不涉足江湖，是以知他名頭之人不多，當下臉色微微一變，道：「不錯，萬曉光如若不在谷中，貧道也不便和爾等為難，不過你要轉告於他，三日之後，在下重來相訪！」

他見李茂竟然不知他的名頭，忽然覺着堂堂的武當派四老之一，在江湖之上這等藉藉無聞，一氣之下，忽然改變了主意，側身讓開了一條去路。

李茂微微一笑道：「武當派乃江湖上堂堂正正的劍派，作事正該光明磊落，在下定當遵守道長吩咐之言，轉禀谷主，三日之後恭候大駕。」

白陽道長被他拿話一扣，只好冷然說道：「既是如此，三日後貧道再來，屆時不管他在與不在，貧道一樣深入你們萬月峽中，凡有阻攔，一律格殺！」

李茂大步走了出去，大約離開那突岩一丈餘遠，回身抱拳，說道：「道長但請放心，三日之後，在下準在峽口，恭候大駕。」

白陽道長冷哼了一聲，轉身向谷口疾奔而去。

另兩個身背寶劍的道人，一見白陽道長急奔而去，立時相隨奔走。

李茂望着幾人背影去遠，急急向谷中奔去，只見萬曉光一人端坐大廳之上，獨自品茗，當下奔了進去，拜伏地上說道：李茂有事禀告主人。」

萬曉光揮手笑道：「你起來。」

李茂站起身來，說道：「武當派白陽道長……」

萬曉光道：「我已經知道了，你立刻通知他們，各自準備，第三天一早撤退各處暗樁，齊集門前草坪之上等候。」

李茂怔一怔，轉過身子，奔出大廳。

萬曉光緩緩站起身子，在廳中走來走去，滿臉憂慮之色，忽聽廳外傳入萬映霞嬌脆聲音道：「爹爹！」大步奔了進來。

萬曉光故作歡愉之容，回頭笑道：「你們到那裏去了？」

萬映霞神色緊張的說道：「剛才我和師兄看到了幾個佩劍的人，不知是不是武當派中之人？」

萬曉光沉聲說道：「你們和他們動手了麼？」

萬映霞回頭望了望隨身後的師兄一眼，說道：「以我之意，要追他們問個明白，但師兄却極力攔住，不要我出手，叫我早些回來告訴爹爹！」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得到朱奇回報，獲知二姑娘等人棲身在統領軍營中，岳秀立領譚雲、王召、歐陽俊、朱奇前往軍營，守哨營官率衆攔截，岳秀等出手硬闖，忽地二姑娘現身喝止，要岳秀進去面談，岳秀進入裏面，二姑娘提出婚嫁問題交換她對龍鳳會的叛變，岳秀模稜兩可，縱她離去，事後岳秀與譚雲、王召等會商，鑒於龍鳳會勢力龐大，不特在官場中滲有內奸，江湖上各大門派，定必也有龍鳳會中人混入，證之丐帮中途撤手，便可證明，譚雲說出，鑒於人手不足，已修書調派八家將到來助陣——

欲展回天力　嚴施下馬威

王召笑一笑，道：「我也派人送了一封信，給我們老大，說明我無法回去的理由，照我們老大的脾氣，他一定會趕來看個明白。」

岳秀道：「令兄不知會不會讚成你和官府中人合作。」

王召笑道：「這一點，岳少俠放心，我們嶺南雙龍，雖然在江湖上混出了一些名氣，但還沒有組什麼門戶，帮派，所以，龍鳳會看不上咱們兄弟。」

岳秀道：「王兄，小弟想知道令兄的爲人如何？」

王召道：「和兄弟差不多，要不然，怎麼會和我義結金蘭呢？」

岳秀道：「那很好，令兄如此肯助咱們，可增加了咱們不少實力。」

歐陽俊道：「岳兄，兄弟是一向自由自在慣了，不喜帮別人，因此別人也不願帮助我……」

岳秀道：「歐陽兄，在下並無意要歐陽兄請人助拳。」

歐陽俊道：「但咱們目下的人手太單薄，妨碍了岳兄的才氣……」

岳秀接道：「別這樣說，兄弟早已想過了，我們就算四處邀人，也無法邀到可以和龍鳳會對抗的人手！」

譚雲揷口道：「不錯，咱們只有找一些可靠，忠誠的人手，稍分辛勞，除了動員官兵之外，很難找到像龍鳳會那樣多的人手。」

王召道：「丐帮本來可爲助力，他們人多眼雜，帮中又不乏好手，可惜，他們竟然撤手不管了。」

岳秀道：「丐帮突然撤手，可能是受了龍鳳會的影响，眼下，咱們只有一個辦法。」

譚雲道：「什麼辦法？」

岳秀道：「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也就是以毒攻毒的辦法。」

譚雲道：「辦法高明的很，只是龍鳳會控制太嚴，咱們又有什麼辦法使他們肯於聽命呢？」

岳秀道：「目下，我還沒有具體的辦法，不過，我想，慢慢的我會想出一個辦法來。」

譚雲道：「如是只以生死威脅這些人，只怕他們不肯聽命。」

岳秀道：「自然要想出一個使他們肯予聽命的辦法。」

語聲一頓，接道：「目下，咱們先回到王府中去，再從長計議。」

幾人一行，重返王府。

七王爺竟然還沒有睡，一聽岳秀等歸來，立時迎了上去。

看着七王爺微現浮腫的雙目，岳秀心中有些不安，輕輕嘆息一聲，道：「大哥，還沒有睡麼？」

七王爺道：「你們爲我奔走賣命，我怎能睡的着。」

這幾句話，只聽得譚雲，王召等心中感動，齊聲說道：「王爺千金之軀，還望多多保重。」

七王爺笑一笑，道：「我已要他們備了夜點，咱們邊吃邊談吧！」

他以親王之尊，竟然欠身行禮，把幾人讓入了大廳之中。

大廳內早已擺好了酒菜，七王爺讓幾人入了席位，自己坐了主位。

兩個女婢，挽起酒壺，替幾人斟滿了酒杯，悄然退了出去。

七王爺端起了酒杯，道：「來！在下敬各位一杯。」

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岳秀，譚雲等，各自端起酒杯，喝個乾杯。

七王爺目光轉注到岳秀的臉上，道：「岳兄弟，你們查到了二姑娘麼？」

岳秀道：「查到了。」很仔細的解說了一下經過之情。

七王爺聽到了岳秀竟然放了那位二姑娘，不禁吃了一驚，問道：「爲什麼放了她。」

岳秀笑一笑，道：「她早已把手下遣走，咱們殺了她也是沒有什麼大用？但放了她，可以使他們彼此之間心生猜忌。」

七王爺訝然道：「她和什麼人心生猜忌？」

岳秀道：「二姑娘只不過是龍鳳會中會字門一個副門主而已，在她之上，有鳳字門的首腦，而且，在鳳字門上還有龍鳳會的首腦。」

七王爺道：「唉，原來，她也不過是別人的屬下。」

岳秀道：「是，一個女孩子，不論本領多麼大，也很難處理這麼一個神秘的組合。」

七王爺道：「現在，岳兄弟你有何打算？」

岳秀道：「大哥，事情似乎是十分複雜，小弟既然答應了大哥揷手此事，不辦出一個名堂來，自然不能撤手……」

七王爺接道：「兄弟，你不能撤手，小兄目下的處境，連我自已做夢都夢不到了。」

譚雲道：「王爺身繫江南半壁的安危，怎能棄去王位不管。」

七王爺道：「我這王位，現在是全握在岳兄弟和諸位的手中了，你們如若撤手不管，我這管轄江南半壁的王位，想幹也幹不下去了。」

岳秀道：「大哥，言重了。」

譚雲道：「王爺放心，岳兄已決心把事情辦個水落石出，已經要我們招請人手，準備和龍鳳會一決勝負。」

岳秀道：「大哥的事，小弟決不退縮，不過，我想先行請示一事。」

七王爺道：「什麼事？」

岳秀沉聲說道：「兄弟想請大哥賜予全權……」

不待岳秀說完，七王爺已搶先說道：「行！兄弟，你就代表我，要我如何？只管吩咐。」

岳秀道：「大哥言重了，有這一句話，小弟就可以放手施爲了，另外還要請教一件事。」

七王爺道：「兄弟請說吧！」

岳秀道：「龍鳳會很詭詐，咱們得想一個辦法，對付他們才成。」

七王爺道：「兄弟，咱們也不客氣了，我想你心中明白，對這些事，小兄是一竅不通，這就要偏勞你兄弟了。」

岳秀道：「在下想咱們先把實力隱藏起來，咱們以隱秘對隱秘，先別讓龍鳳會摸清咱們的底細！」

七王爺接口道：「可有要小兄辦的事嗎？」

岳秀說道：「有，所以，才和大哥商量。」

七王爺道：「小兄洗耳恭聽！」

岳秀道：「要大哥先行委屈一下，找一個替身，代替你！」

七王爺道：「可以。」

岳秀看他答應的如此乾脆，忍不住微微一笑，道：「大哥，不問問原因麼？」

七王爺道：「不再問了，兄弟的話，大哥豈有不信之理。」

岳秀道：「大哥如此相信小弟，倒叫小弟覺着肩負沉重的很。」

七王爺道：「不要緊，兄弟，聽過二姑娘一番話後，小兄確感覺到威脅很大，人到此時，反而想得開了，如是我這王爺作不成，我就跟兄弟到山裏去過上一輩子隱士生活。」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我不相信，咱們會走到這一步，而且，龍鳳會也激起了小弟的鬥志……」

日光一掠譚雲等接道：「譚兄，王兄等，都爲大哥熱誠感動，全力協助兄弟，但在和强敵鬥智的過程之中，我們的人手較少，只怕無暇照顧到大哥，所以，請大哥找一個替身。」

七王爺道：「好，兄弟作主就是。」

岳秀說道：「咱們就這麼決定了，大哥既然這樣相信小弟，小弟亦必然全力以赴。」

七王爺哈哈一笑，道：「來！我敬諸位一杯，各位不但是帮我的忙，也是帮大明皇帝的忙。」

一席酒在激昂，歡洽的氣氛中散去。

岳秀開始籌思對付龍鳳會的辦法。

但表面上，岳秀一直按兵不動。

這是一個很長時間的等待，足足過了有半個月之久。

第十六天中午時分，譚雲手下的八家將，到了金陵，進入王府。

這半月來，經過楊晉細心的佈置，整座王府，刁斗森嚴，就算是一隻飛鳥，也無法悄然飛入，而不爲發覺。

二姑娘領導的龍鳳會中人，竟也沒有再向王府中攻襲。

金陵半月，表面上，是那麼安寧、平靜。

但在王府中一位隱密的廳堂中，岳秀就軍士中，選出了一位和七王爺很像的人，在開始訓練他，除了易容藥物，把他扮的和七王爺很像之外，又敎他學習那股王爺之威的氣度。

楊晉選出了十二名死士，担負保護假扮的七王爺。

這是一樁絕對的機密，除了岳秀等有數幾人之外，王府中人都不知曉。

譚雲召來的八位家將，不但武功上故然得了譚家不少眞傳，而且，這八人原是在江湖走動的人，對江湖上的事物極爲熟悉，才被譚雲選作從衛。

半個多月的心血，佈置完成，岳秀才召請了譚雲等人，集會於大廳之中。

歐陽俊喝了兩口茶，輕輕咳了一聲，道：「岳兄，龍鳳會的人，有沒有什麼消息？」

岳秀笑道：「沒有，似乎是他們已撤出了金陵。」

楊晉道：「兄弟想不到，龍鳳會中人，竟然會寄居於兵營之中，有過了一次疏忽的經驗，兄弟又多了幾份小心，二十名幹練的捕快，和金陵城內外，一百多個綫人，分佈在關卡，酒樓之中，每日有快報送到，一直未發覺龍鳳會的消息。」

歐陽俊道：「楊兄，除了龍鳳會外，江湖上，還有什麼活動。」

楊晉道：「幾個息隱在金陵的綠林人物，也早被我派人暗裏監視，都不見有什麼可疑之處，只有丐帮中人，活動未減，昨天，似乎有兩位丐帮中身份很高的人物，進了金陵。」

岳秀道：「可查出他們的身份！」

楊晉道：「金陵丐帮分舵主駱天峯，親往迎接，而且，神態很恭謹。」

譚雲挿口問道：「是兩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楊晉道：「依在下猜測，大概是丐帮長老級人物，一進金陵城，就被人接進金陵分舵。」

歐陽俊道：「除此之外，半月來還有什麼可疑事物？」

楊晉道：「江湖中人，似乎是都盡量避免開這場是非，有的人離開了金陵，有的人深居簡出。」

岳秀突然說道：「咱們到金陵分舵中去看看如何？」

譚雲一皺眉頭，道：「丐帮勢力，目下正盛，隱隱有領先各大門派之勢，最好別和他們衝突。」

他熟悉江湖事物，對丐帮似有着極多的顧慮。

岳秀沉吟了一陣，說道：「譚兄說的是，不過，丐帮中人，一向不願和官府中人衝突，咱們別借重官府中的力量對付他們。」

目光一掠楊晉，接道：「楊總捕頭，請選八位精明的捕快，帶上拘令腰牌，咱們到丐帮中分舵去看看。」

楊晉很快的選了八名捕快，岳秀却帶着朱奇，唐嘯，一行十二人，直奔到丐帮分舵。

那是一片金陵城中低矮的茅舍區域，三四個丐帮弟子，分佈在巷口。

楊晉帶着八個捕快，當先而行，一進巷口，立刻有一個丐帮弟子，疾快的奔入了茅舍中去。

三個丐帮弟子，却雁翅一般，排了開去，擱住了楊晉等的去路。

楊晉冷笑一聲，說道：「三位認識我麼？」

三個丐帮弟子大約新由別處調來了此地，搖搖頭，道：「不認識。」

楊晉道：「應天府總捕頭楊晉，想見貴帮金陵駱天峯駱舵主。」

居中一個丐帮弟子，緩緩說道：「總捕頭，帶這些從人呢？」

楊晉道：「大部份，都是應天府的捕快。」

居中的叫化子緩緩接口說道：「閣下帶了這樣少的捕快，我來此地，用心何在呢？」

楊晉冷冷一笑，說道：「三位大概是調到金陵不久，對在下的認識不多，而且，閣下也作不了主，還是請三位代我們轉報一聲。」

語聲甫落，只見那平房之中，緩步行出了三個人來。

當先一人，正是駱天峯，左右兩側，緊隨着兩個年輕的叫化子。

三個攔路的叫化子，相互望了一眼，突然向後退去。

駱天峯神情嚴肅，一拱手，道：「楊大人，你這麼浩浩蕩蕩的，找來此地，不知用心何在？」

楊晉淡淡一笑，道：「駱兄，這幾日金陵城中，發生了很多的事，以丐帮耳目的靈敏，想必是早已知道了。」

駱天峯道：「這個在下知道。」

楊晉道：「但就在下所知，貴帮在昨夜之中，又有兩位高人進入了金陵。」

駱天峯道：「那是本帮兩位長老，楊總捕頭這問法的用心何在？」

楊晉道：「在下想見見貴帮中兩位長老。」

駱天峯一皺眉頭，道：「楊總捕頭的意思，可是不相信敝帮麼？」

楊晉道：「言重了，兄弟身負金陵城治安大任，在連番事故之後，兄弟不得不小心一些了。」

駱天峯道：「楊總捕頭，如若在下拒絕了呢？」

楊晉道：「這是公事，所以，閣下最好不要拒絕。」

駱天峯臉色一變，道：「楊總捕頭，丐帮分舵，遍及天下，數十年來，一直和公門中人相處的十分融洽，丐帮中人，一向不顧和公門中人衝突，但並非是害怕公門中人。」

楊晉微微一笑，道：「駱兄，咱們這些年，相處的很好，楊某人對丐帮一向敬重，目下這情形，在下亦非得已，這一點，希望你駱兄，要多多的原諒。」

駱天峯長長吁一口氣，道：「楊總捕頭，丐帮這些年來，受盡了公門中氣，希望你楊總捕頭，替咱們想想，人急拚命，你楊總捕頭，如若不肯替我們安排一條退路，那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你自己去想想。」

楊晉冷笑一聲，道：「駱兄，你這是對楊某人的威脅麼？」

駱天峯道：「兄弟說的是事實。」

楊晉道：「在下也不是說的謊言，如是你駱兄肯給兄弟留點面子，兄弟也無法顧丐帮的交情了。」

兩個人一言不合，雙方都已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好的是，雙方面都還能忍耐着，沒有發作出來。

雙方相持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後，楊晉才輕輕嘆息一聲，道：「駱兄，事情總要有個解決的辦法。」

駱天峯道：「這要看楊兄了。」

楊晉心中忽然有着爲難的感覺，回顧了岳秀一眼。

岳秀微微一笑，道：「駱兄，事情鬧僵了，對大家都不太好，所以，兄弟希望你駱兄多想一想。」

駱天峯皺皺眉頭，道：「大家都要退一步，才有相互忍讓，如是只要我們讓步，那就有些不公平了。」

岳秀道：「楊總捕頭辦的是公事，希望你駱兄多多包涵。」

駱天峯冷聲說道：「閣下不是公門中人吧。」

岳秀道：「這要看怎麼說了，在下既然跟着楊總捕頭到此，自然是和公門有點關係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駱兄，兄弟說一句狂放的話，要不要我們見二位長老，你駱兄實在也作不了主，希望你駱兄，要多多思量一下。」

駱天峯道：「閣下是一位很傑出的人才，不過，在下希望你多攷慮一件事，丐帮在江湖有着相當的地位……」

岳秀接口道：「這個，咱們早已想到了。」

駱天峯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好吧，在下可以代爲通報，不過，有幾件事，我不得不先行說明，丐帮在江湖上，一向受着極大的尊敬，本帮中長老的身份，在帮中的地位極高，在下不希望造成了衝突。」

岳秀笑一笑，說道：「我想應該不會，除非貴帮不顧和我們合作，江湖道上，固然是道義爲先，但朝廷的律令，貴帮還得遵守，在下也不希望造成不愉快的局面，但忍讓，却是彼此的事情，丐帮的勢力，固然龐大，但却無法和舉國的大軍抗衡，楊總捕頭，此番受七王爺令諭而來，身份已非應天府的總捕頭可比了。」

駱天峯臉色大變，但却强忍着沒有發作，緩緩說道：「旣是如此，請諸位在此稍候，在下這就替幾位通報。」

一招手，帶着兩個年輕的小叫化子，轉身而去。

望着駱天峯的背影，楊晉低聲說道：「岳少兄，丐帮勢道正盛，江湖上各大門派，都對他們遜讓三分，咱們最好是不要和他們鬧的太僵。」

岳秀笑道：「丐帮實力雖然很大，但他們還不敢和官府爲敵，這一次，如不能迫的他們屈服下來，只怕以後，更難對付他們了。」

楊晉怔了一怔，道：「岳少兄的意思，可是有意逼他們屈服麼？」

岳秀微笑道：「不錯，金陵城，也許潛伏着不少江湖門派的耳目，但像丐帮這樣明目張胆的設立分舵，却是絕無僅有的事。」

楊晉道：「丐帮分舵，遍及天下，也非金陵一地。」

岳秀道：「在下對江湖事知曉的不多，不過，據我所知，丐帮分舵大都是有質無形的安排，縱然要設一處實質的分舵，那也是設在偏僻的所在，大概是這幾年實力太過强大，越來越見明目張胆了。」

楊晉點點頭，道：「話是不錯，不過，岳少兄，咱們如若眞和丐帮衝突起來，那可是一樁很麻煩的事了。」

岳秀道：「所以，咱們要先鎭壓住他們。」

楊晉道：「鎭壓住他們？」

岳秀道：「不錯，兩位丐帮中的長老，在這樣的節骨眼上，突然趕來了金陵，就算沒有別的原因，那也是太過驕狂自大，這豈不是應該敎訓他們一頓。」

楊晉心中暗道：「岳秀一向對人謙虛，這一次，却似是故意找事而來……。」

忖思之間，只見駱天峯，大步行了過來。

這一次，他只有一個人。

直行到岳秀身前五尺處，停了下來，冷冷說道：「敝帮長老有諭，只請楊總捕頭一人往叙。」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駱舵主，這不是江湖上的投柬拜山，還要貴長老自作主張，告訴他，要他們在貴舵，等候來查問？」

駱天峯怔了一怔，道：「什麼？等候查問。」

站在岳秀身側的朱奇，突然冷笑一聲，道：「怎麼？查問有什麼不對，咱們帶的有拘令，腰牌，說不對，咱們還要出手拿人。」

駱天峯冷冷一笑，道：「閣下是胆叟朱奇吧！」

朱奇道：「正是老夫，駱舵主有何見教？」

駱天峯道：「朱兄弟是江湖上大大有名氣的人，幾時也投身公門中，作爲捕快了。」

朱奇道：「這也不算什麼稀奇，在江湖上混混麼，總有改邪歸正的一天。」

駱天峯冷笑一聲，說道：「丐帮不惹事，但也絕不怕事，諸位最好能够有點分寸。」

轉身向前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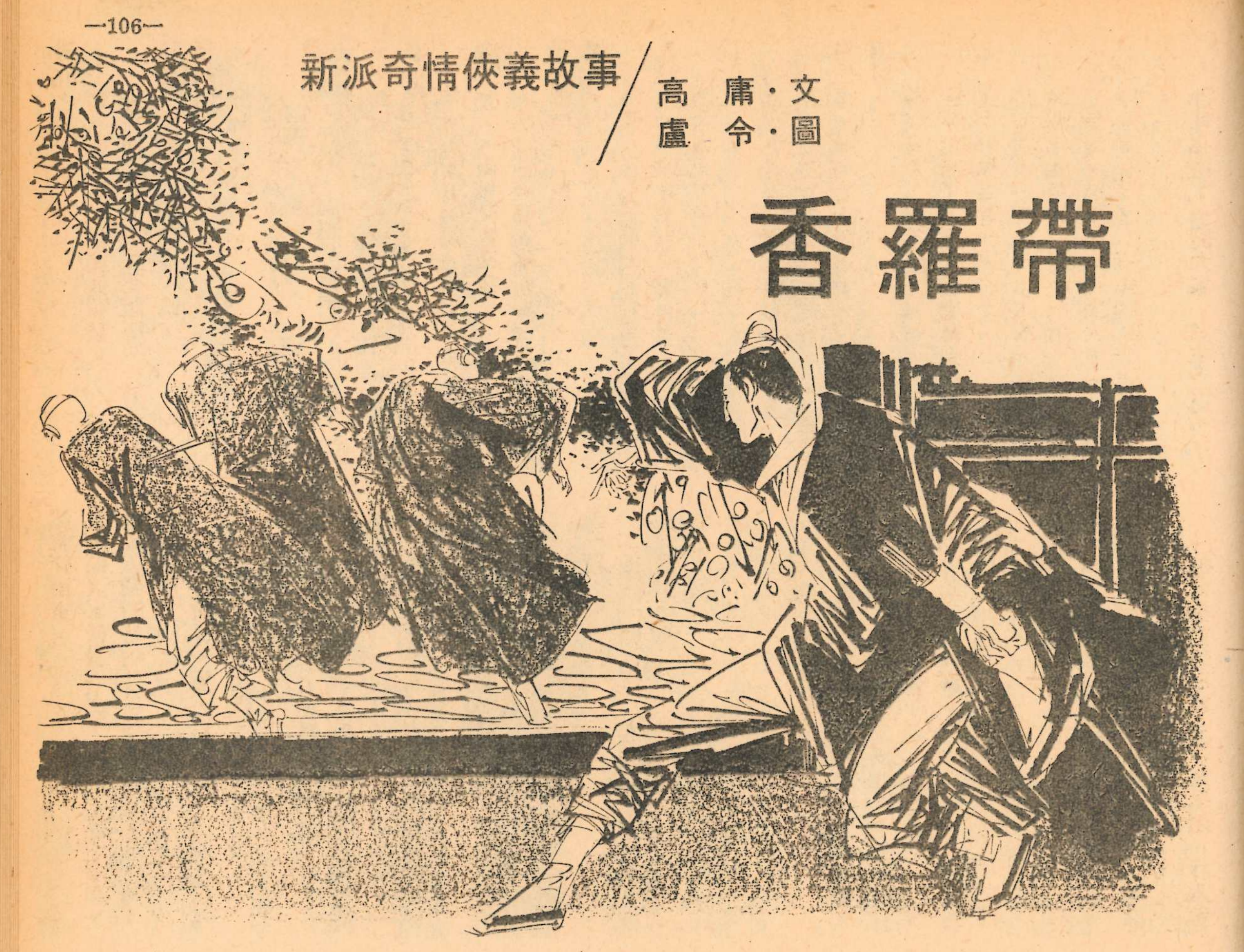
岳秀搶在楊晉身前，順手由一個捕快身上，取過一片腰牌，緊追在駱天峯的身後。

這是一座簡陋的平房，四個年輕的小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元暉私放鳳珠，並跟她一齊離去，郭長風急偕林百合往襄陽城，逕往老福記錢莊，施用詭計，果探得大悲師太等藏身處，郭長風又與林百合直奔那小尼庵，僞作進香夫婦，詎知爲庵中一中年女尼在香中做了手脚，郭長風首先昏迷倒地，林百合與女尼鬥，但不片刻也告昏倒，此時由內廂走出瞎姑和瞎姑及二妙齡女尼，一見郭長風和林百合昏倒地上，均大喜過望，那中年女尼自吹所製迷香如何厲害，其中一妙齡女尼也阿諛地讚她所製的銷魂蝕骨香，眞的可說是萬試萬靈——

時機步步急　心田緊緊焦

另一尼姑道：「可不是嗎？凡是踏進白衣庵的小伙子，不替咱們留下幾個兒子休想活着走出庵門去，不然，咱們供的送子娘娘那來兒子送給人家？嘻嘻嘻……」

幾個淫尼正說得眉飛色舞，瞎姑却冷哼了一聲，道：「你們且別得意太早，郭長風花招很多，未必如此輕易上當。」

中年女尼道：「人已躺在這兒，難道還假得了？老大姐，你也疑心太重啦。」

瞎姑道：「你最好親自試試，看他是否眞的已經昏迷，祇是人躺在地上，還作不了準。」

中年女尼笑道：「試試當然可以，不過，我得請教老大姐，你們捉住郭長風，準備把他怎樣處置呢？」

瞎姑道：「家師令諭，本不讓咱們招惹他，這是他自己尋上門來，咱們作不了主，須等家師回來才能決定如何處置。」

中年女尼說道：「既然這樣，咱們姊妹三個有點小小請求，不知老大姐可肯答應？」

瞎姑道：「你說說看。」

中年女尼道：「咱們的意思嘛，反正老菩薩不在襄陽，一天半日也許不會回來，在這段時間內，二位老大姐何不行個方便——」

瞎姑輕哦一聲，道：「敢情你是看上了郭長風？」

中年女尼吃吃笑道：「不是我，是我這兩個師妹，她們年紀輕，沒見過世面，聽說姓郭的又是個大行家……所以……二位老大姐就算行行好，反正姓郭的閑着也是閑着……」

「不行！」瞎姑臉一沉，搖搖頭道：「家師吩咐留下郭長風還有大用，不能任你們蹧蹋，萬一鬧出意外，誰能負責？」

中年女尼道：「我負責，絕對不會出意外，這姓郭的壯得很，又是情場老手，說不定，咱們姊妹還不夠他的『下飯菜』哩。」

叫化，分站在門側。

駱天峯道：「楊總捕頭請。」

楊晉瞧着事情可能要鬧砸，只有硬起頭皮，回顧了八個捕快一眼，道：「你們守在門口。」

挺胸向前行去。

岳秀暗中示意朱奇，留在門外接應，帶着唐嘯，行入屋內。

平房矮屋，佈設極爲簡單的小廳，兩人身着灰色大褂，補了七個補的老者，分坐在兩張木椅之上。

這兩人極不對稱，一個腰如水桶，又矮又胖，一個却又瘦又高。

但妙的是兩個人都留着一般的山羊鬍子，却因兩人體型不同，看上去，各異其趣。

兩個人的架子很大，看到了楊晉等行入室內，却連身子也未動一下。

駱天峯一欠身，說道：「楊總捕頭來了。」

言罷，退到了兩人的木椅後面。

胖叫化瞇着兩隻眼，打量了一下楊晉和岳秀一眼，冷冷說道：「那一位是楊總捕頭。」

楊晉道：「在下便是。」

胖叫化啊了一聲，目光轉到岳秀的臉上，道：「你是幹什麼的？」

岳秀道：「我是管拿人的。」

胖叫化瞇着的一對小眼睛，突然睜開，神光暴射，道：「拿什麼人？」

岳秀冷冷說道：「自然是不守王法的人了。」

胖叫化道：「駱天峯，過來把這小子給我摔出去。」

駱天峯微微一楞，但又不敢不過來，勉爲其難的行到了岳秀身側，道：「閣下聽到了麼？」

岳秀淡淡一笑，道：「聽到了，駱兄，自信有這份能力麼？」

駱天峯道：「在下也許沒有，但上命難違，說不得在下也只好試試了。」

突然伸出右手，抓住了岳秀的右肘關節。

岳秀靜靜的站着未動，任那駱天峯抓住了右臂。

唐嘯冷哼一聲，就要出手，岳秀却搖首阻止了唐嘯。

駱天峯默運功力，大喝一聲，右手用力一帶，向外摔去。

但見一條人影，應聲飛了出去。

蓬然一聲，摔在實地上，飛起了一片塵土。

室中四個人，神情立時大變，但却變的完全不同。

楊晉，唐嘯臉上泛出微微的笑意。

一胖，一瘦兩個叫化子，却是一臉驚愕之色。

原來，摔出去的不是岳秀，而是丐幇金陵分舵主駱天峯。

胖叫化雙日圓睜，瞪着岳秀，神色間，一片驚異。

明明是駱天峯抓住了岳秀的右臂，但却不知怎的反被岳秀給摔了出去。

瘦叫化一皺眉，道：「天峯，這是怎麼回事？」

駱天峯摔的不輕，掙扎而起，行入室中，搖搖頭道：「弟子無能，還請兩位長老原諒。」

岳秀淡然一笑，道：「這位駱兄的功力，稍差一點火候，兩位長老，何不自己出手試試。」

胖叫化冷哼一聲，道：「我就不信這個邪，倒要試試。」

站起身子，行了過去。

岳秀看他身體雖然痴肥，但雙日中神光如電，必有深厚功力，倒也不敢輕敵，身子微微一錯，脚下不丁不八，暗提眞力，運功若鋼。

胖叫化行近到岳秀身側兩尺左右處，突然停下了脚步，雙腿微微一躬，擺出一個騎馬式。

立刻間，雙足陷入了地下半寸。

兩隻肥大的雙手，忽然伸出，抓向了岳秀。

岳秀雙手幾乎在胖叫化雙手伸出的同時，點了出去。

指風如剪，點向胖叫化雙腕脈穴。

這兩指後發先至，迫的胖叫化不得不先行收住了掌勢。

這是突穴手脚，講究的是一個快字，運用到純熟境界，能完全封住敵勢。

胖叫化收了攻出的雙手之後，門戶大開了，給了岳秀反擊的機會，立時，身軀幌動，退後了五步。

但岳秀沒有追襲，仍然靜靜的站着未動。

胖叫化雙頰泛紅，沉吟了片刻，突然又衝手而出，拳脚並施，攻向岳秀。

別看他身軀痴肥臃腫，但動作却是靈活的很，而且出掌奇快，帶着呼呼風聲。

岳秀一直站在原地未動，只用雙手，施出了突穴斬脈的手法，迫的胖叫化難越雷池一步。

胖叫化一連攻出了四五十招，但却一直無法衝過岳秀掌指的封鎖，心中大感驚愕。

他本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閱歷豐富，眼看岳秀有着很多還手的機會，但却一直沒有還手。

心知再打下去，也是無法打個名堂出來，一吸氣，退後三尺，道：「閣下很高明。」

岳秀道：「誇獎，誇獎。」

胖叫化道：「這地方太狹小，咱們到院裏再試一陣。」

岳秀冷冷說道：「一個人要知進退，閣下如是逼的在下非開殺戒不可，那就很難說是一個什麼樣局面了。」

胖叫化沉吟不語。

岳秀接道：「兩位如是執迷不悟，不但給自己找來了很多的麻煩，也可能給丐幇帶來了很大的不幸。」

胖叫化回顧瘦叫化一眼，低言數語。

瘦叫化皺皺眉頭，道：「不行，我還要試試看。」

岳秀道：「理當如此，閣下如若不試，只怕也不肯甘心。」

瘦叫化一語未發，大步行入了院中。

岳秀搖搖手攔阻着唐嘯和朱奇的舉動，緩步行到了院中。

瘦叫化一語未發，突然飛身而起，直向岳秀撲了過去。

（未完）

瞎姑連聲道：「不行！不行！你們三個全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饞虫，再壯的男人，到了你們手裏還想活命？」

中年女尼央求道：「老大姐，何必這樣說，咱們雖不是玉佛寺門下，也替老菩薩出過力，建過功，你就權當犒賞咱們一次如何……」

忽聽一人接口笑道：「瞧這話說的多可憐，好吧，就把我賞給你們了吧！」

說這話的，是個男人的聲音。

殿上站着的加躺着的祇有一個男人。

郭長風！

三名白衣庵的淫尼齊聲驚呼，回頭便跑……

郭長風笑道：「別跑呀！怎麼不領犒賞就跑了？」

笑語中，籤筒微抖，三支竹籤電射而出。

三個淫尼分由三個不同方向逃跑，那三支竹籤也像長了眼睛似的，分頭激射，各奔一人。

結果，三個風流尼姑一個也沒逃掉，每人背心插中一支竹籤，全部黯然倒地。

她們只知道郭長風是情場老手，却忘了郭長風也是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職業殺手未必會調情，情場老手却很可能會殺人。

瞎姑和痲姑既不驚慌，也沒有逃走，似乎對郭長風的「復甦」早在意料之中。

郭長風對瞎姑也深懷戒心，竹籤出手，立卽挺身躍起，同時從神案上取了一碗淨水，將林百合救醒……

在解救林百合這段時間，他緊挾着籤筒始終不敢釋手，但瞎姑和痲姑只是靜靜站在一邊，並無出手的意思。

林百合淸醒過來，郭長風才暗暗鬆了一口氣，微笑道：「兩位師太失掉機會了，剛才你們若同時出手，在下自問毫無把握全身而退。」

瞎姑道：「咱們根本沒有打算要出手，否則，你還能躺在地上裝死麼？」

郭長風笑道：「這麼說，在下應該多謝二位的成全了。」

瞎姑道：「那也不必，咱們只是奉了老菩薩令諭，在你沒有履約取來香羅帶之前，暫時留下你的性命。」

郭長風道：「既然老菩薩還記得咱們之間有約，爲什麼又唆使鳳珠帶走林莊主？這難道不算毀約？」

瞎姑冷冷道：「那是閣下毀約在先，你答應了老菩薩，用香羅帶交換公孫茵，就不該再脅迫鳳珠仍以假訊矇騙咱們。」

郭長風道：「老菩薩既已跟在下約定限期以物換人，爲什麼又暗存二心，要鳳珠殺害楊百威？」

瞎姑道：「楊百威脚踏三條船，存心投機取利，死有餘辜，咱們殺了他，也等於替寂寞山莊除去了一名內奸，有什麼不好？」

郭長風道：「他身爲寂寞山莊總管，是否應該除去，那是寂寞山莊的事，用不着玉佛寺來越俎代庖，如今鳳珠更四無顧忌，將林莊主刼走，顯見老菩薩是沒有誠意要跟郭某人如約履行了。」

瞎姑冷笑道：「我只能告訴你，林莊主完全是自願隨鳳珠出走，咱們既未强迫刼持他，也沒有教唆鳳珠這樣做，至於是否有誠意履踐約定，那得看你郭大俠如何決定了，秦天祥現在住在寂寞山莊中，你若有誠意盜取香羅帶，爲什麼遲遲不肯下手？」

郭長風道：「秦天祥才到了幾天，縱要下手，也得有機會，何况，我和老菩薩約期五天，現在並未屆滿。」

瞎姑道：「你最好仔細的算一算，今天已經第四天了，香羅帶迄今仍在誰的手中？」

郭長風毫不遲疑道：「我自有把握如期將香羅帶弄到手，但你們必須立刻放回林莊主。」

瞎姑搖搖頭，道：「抱歉得很，林莊主離莊全係自願，跟玉佛寺無關，再說，他也不在襄陽……」

郭長風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瞎姑道：「不知道。咱們根本沒有見到他，祇不過，老菩薩交待說，你若能如期取得香羅帶，林莊主和公孫茵都會安全無恙，否則……」

郭長風道：「我若如期取到羅帶，咱們怎樣連絡？」

瞎姑沉吟了一下，說道：「限期明夜屆滿，總共只有兩天兩夜時間，你眞有把握？」

郭長風道：「那是我的事，現在我只請問咱們約定在什麼地方見面？」

瞎姑道：「咱們會把見面的地方留信在老福記錢莊，你若取到羅帶，隨時去那兒連絡，只要將羅帶給彭管事過目，他就會給你信函，屆時，你帶着東西，咱們帶着人，照信上地址晤面交換……」

郭長風道：「且慢，你說的人，是指那幾位？」

瞎姑道：「自然是林元暉和公孫茵，如果你堅持連吳姥姥算在內，也沒有什麼不行。」

郭長風道：「還有一個。」

瞎姑道：「誰？」

郭長風道：「丫鬟櫻兒，她追蹤林莊主和鳳珠，想必也落在二位手中了。」

瞎姑輕哦一聲，笑道：「是那冒失丫頭嗎？不錯，她正在後面禪房裏，你們現在就可以將她帶走，不必等到交換的時候了。」

說完，和痲姑雙雙騰身掠起，飛落庵門外……

郭長風目送兩人去遠，才放下籤筒，帶着林百合匆匆轉入殿後，果然在一間禪房內找到了櫻兒。

可是，櫻兒却直挺挺躺在床上，眼睛睜着，穴道也未受制，叫也叫不應，推也推不起，竟像中了邪一般。

林百合吃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那瞎尼姑在她身上動了什麼手脚？」

郭長風道：「別忙，讓我試試。」

他伸出五指，在櫻兒眼前晃了晃，又揑開她的下顎，伏身嗅嗅口中氣味……忽然低喝道：「櫻兒，站起來。」

說也奇怪，櫻兒聽了這簡短的吩咐，竟然如奉綸音，一挺身，從床上站起來。

郭長風喝道：「往前走！站住……」

櫻兒兩眼直視，如言施行，叫她走就走，叫停就停，神情痴呆宛若一具傀儡。

林百合瞠目道：「她……她怎麼？」

郭長風嘆了一口氣，道：「她已經被灌『失魂酒』，從此只能聽命行事……」

林百合駭然道：「這該怎麼辦呢？」

郭長風搖搖頭，道：「僅有的一粒解藥，已經給了楊百威，只有暫時帶她回莊去，等香羅帶到手再想辦法。」

林百合恨恨道：「那瞎尼姑眞可惡，旣肯放回她去，爲什麼又給她吃下失魂毒酒……」

郭長風道：「她這樣做，不外含着威脅之意，如果咱們不能如期取得香羅帶，令尊和公孫姑娘也將遭到同樣的命運。」

林百合道：「郭大哥，限期就在明天，你眞有把握嗎？」

郭長風仰面長吁，苦笑道：「命由天定，事在人爲，咱們已經處處落在下風，現在已不是有沒有把握的問題，而是非辦到不可了。」

林百合也深深體會到情勢的嚴重，輕嘆一聲，默然垂下頭去。

好在櫻兒雖然中毒失魂，仍能在簡短口令下行動。

只是，三人走出白衣庵時，步履都顯得同樣沉重……

× ×

就在三人離去後不久，白衣庵內又魚貫走出兩個人。

前面一人，正是百步神拳應飛；後面一位，竟是紅石堡主秦天祥。

應飛以手捋鬚，微笑着道：「果不出秦兄所料，這件事全是姓郭的小輩在幕後作主搗鬼。」

秦天祥冷哼了一聲，道：「可惜今天沒見到那位玉佛寺的『老菩薩』，此人居然能將當年毒魔君藍彤的兩名妃子收歸座下，又能使郭長風俯首聽命，分明不是等閑之輩……」

應飛低聲接道：「尤其她竟然也知道香羅帶的秘密！」

秦天祥點點頭，道：「不錯，所以咱們得好好會一會她。」

應飛道：「剛才郭長風曾答應那瞎尼姑，今明兩天之內，要盜取秦兄的羅帶，咱們可得加意提防……」

秦天祥傲然一笑，道：「讓他來吧，這兩天，咱們掃榻以待，只怕他不來。」

正說着，巷口人影一閃，花蜂柳寒山輕輕掩了近來。

應飛忙問道：「怎麼樣？摸淸她們落脚的地方了？」

柳寒山一面抹汗，一面喘着氣，道：「好險！好險！那賊尼姑眼睛雖瞎，竟然比鬼還精靈，若非我溜得快，險些脫不了身……」

應飛沉聲道：「我問你有沒有摸淸她們落脚地方，誰要聽你這一大堆廢話！」

柳寒山急忙陪笑道：「我這就正要說到跟蹤的結果了，如果沒摸淸她們的去向，我還有臉回來？」

應飛不耐煩地道：「那就快說。」

柳寒山連聲應諾，道：「我跟蹤她們直出北門，眼看她們上了一艘小船，便也僱船隨後釘梢，誰知那瞎尼姑好像發覺有人跟蹤，竟吩咐小船在河中兜圈子，趁個空隙，忽然又回頭靠岸，捨舟登陸，我急急追上岸時，兩個尼姑却在僻靜處等着，準備聯手對付我，所以……所以……」

應飛道：「所以你就逃回來了，是不是？」

柳寒山忙道：「不！不！當時我怕暴露形迹，所以沒敢繼續跟蹤……不過，我曾躱在暗處偷看，親眼見她們又上了船，直向樊城駛去，想必她們落脚處一定就在樊城無疑了。」

應飛冷哼道：「說了半天，敢情你根本不知道她們落脚的地方？」

柳寒山道：「我已經查出了她們往樊城去了，只因急於回報，才無法跟到樊城去，何况，堡主一再交待，不可洩露了形迹……」

應飛低喝道：「虧你還是久走江湖的人物，這種結果，你還有臉回報？」

秦天祥搖搖手，道：「那瞎尼姑一身武功不在你我之下，也難怪柳老弟釘不住她，知道她是去樊城已經足够了，咱們回去吧！」

應飛道：「可是，樊城那麼大，怎知她……」

秦天祥道：「不要緊，我自有辦法找到她們。」

說完，舉步出了小巷。

應飛狠狠瞪了柳寒山一眼，低聲道：「蠢貨，你不會隨便虛指一處地方？爲什麼要說出她們去了樊城？」

柳寒山聳聳肩，也低聲道：「你請放心吧，她們根本沒去樊城，而是在北門城樓附近便失了蹤，我已留下四姬在附近監視，看來城樓下可能另有地道密室……」

「噓——」應飛以指按唇，又向巷口外指了指，嘎聲道：「小心跟蹤，繼續監視，有消息再告訴我，千萬注意別被他發覺了。」

柳寒山諂笑道：「絕對不會的，事關應老和在下後半生榮華富貴，我豈能不謹愼。」

應飛沒再多說，揮揮手，快步出巷而去。

待他去遠，柳寒山滿臉諂容忽然變成了一臉冷笑，用力向地上啐了一口，喃喃道：「呸！老子跑腿受氣，你他媽的倒想坐享其成？東西到手，叫你知道姓柳的厲害。」

罵完了，柳寒山也走了。庵門右側矮簷下却輕飄飄落下一個人，望着巷口長嘆一聲，道：「爾虞我詐，巧取豪奪，世道人心如此可怕，無怪武林刼數重重……」

這人面垂黑紗，一身蔴衣，手中握着銀鞘鴛鴦劍，正是在七賢樓客棧，和城南農莊外兩度出現過的神秘蔴衣人。

× ×

郭長風趕回寂寞山莊，將櫻兒安頓妥當，立卽延請田繼烈和楊百威、呂堃……等人齊集後莊小樓，商議對策。

大家聽說林元暉也落在大悲師太手中，都皺緊了眉頭，爲了救人，除設法盜取香羅帶一途之外，別無他法。

但要盜香羅帶，只有寄望千手如來鄧嘯天，而鄧嘯天自從假扮柳寒山在後莊露過一次面，就再也沒有人見過他的影子，甚至呂堃也說不出他究竟去了什麼地方？

依情理推測，鄧嘯天既然打算觀察秦

天祥的起居習慣，以作下手準備，應該在前莊才對。

可是，楊百威就住在前莊，却從來未發現過他的蹤跡，呂堃也曾親赴前莊尋覓，同樣毫無發現。

看來，鄧嘯天就像鬼魅般由寂寞山莊消失了。

田繼烈認爲時間已經不多，主張當晚改由呂堃下手，必要時，不惜使用迷藥。

郭長風却不贊同如此急躁，說道：「鄧兄易容之術已達化境，他一定改變了身份，混在秦天祥左右，只是咱們認不出來而已，現在他可能正等候下手機會，咱們若輕擧妄動，或許會影响他的計劃。」

林百合道：「可是，現在時機急迫，如果咱們沒有辦法跟他連絡，誤了時限，豈不糟糕？」

郭長風沉吟良久，道：「這件事，恐怕仍得借重呂兄，我想，神手會同門之間，若有急事需要連絡，應該有特別的方法吧？」

呂堃道：「不錯，方法有兩種，如果想詢問對方是否同門，就用左手握拳，右手輕扶左腕，置於左胸上，如果急需支援，則在通衢顯目之處，用白粉畫三個重叠的『丫』字，最上面一字畧爲傾斜，便是暗示馳援方向。」

郭長風道：「既然如此，就請呂兄在前莊顯目之處，多留幾個暗記，鄧兄見了，自然會來後莊跟咱們晤面。」

呂堃道：「不必郭大俠吩咐，小弟已經在前莊留下暗記了，但迄今將近半日，仍未見會主露面。」

郭長風道：「噢？呂兄是什麼時候留下暗記的？」

呂堃道：「今晨郭大俠進城之後，小弟去前莊尋覓會主未遇，便留了暗記。」

郭長風道：「這麼說，他可能不在莊中……」

忽然心中一動，回顧楊百威道：「現在秦天祥在不在前莊？」

楊百威道：「不在，今天一清早就跟應飛出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郭長風又問道：「柳寒山和翠蝶四姬呢？」

楊百威道：「也不在，他們是昨天離莊的，一直未見回來。」

田繼烈接口道：「可曾派人跟蹤？」

楊百威道：「有的，但跟蹤的人也沒有返莊，詳情還不得而知。」

田繼烈道：「秦天祥有沒有告訴你，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楊百威苦笑着搖搖頭，道：「他對我似乎已不太信任，除了向我打聽莊中情形之外，一向不肯透露自已的行蹤。」

郭長風道：「如果我的猜測不錯，鄧會主一定也跟秦天祥出莊去了，咱們再等半天，秦天祥一回來，就會有鄧會主的消息。」

林百合道：「好吧，咱們就等到今天入夜時候，假如今夜子時前還沒有消息，下半夜就由咱們自已動手。」

郭長風點點頭，道：「到時再說吧，現在不妨多派幾個人進城去探聽一下，若有秦天祥行蹤消息，就……」

話猶未畢，忽接前莊武士飛報道：「秦老爺子和應長老回莊來了。」

楊百威急忙站起身來，道：「這麼巧？小弟告退了……」

「慢！」郭長風一抬手，道：「見了面千萬別露聲色，負責跟蹤的武士回來，叫他趕快到後莊來一趟。」

楊百威應諾，匆匆去了。

田繼烈注目楊百威的背影，低聲道：「郭老弟，你覺得楊百威這人可靠嗎？」

郭長風怔道：「老爺子何出此言？」

田繼烈道：「我總覺得他和秦天祥淵源太深，母親猶在玉佛寺掌握，似乎不能太寄予信任，托以心腹……」

郭長風笑笑道：「這些我知道，但當前局勢險惡，玉佛寺和紅石堡都在暗中拉攏人手佈置實力，只有咱們力量最弱，咱們既然要用他，就須相待以誠，不可再暗存猜疑。」

林百合道：「萬一他出賣了咱們，怎麼辦？」

郭長風搖頭道：「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我相信楊百威絕不會出賣咱們……」

忽聽一聲輕笑，道：「不錯，只有以誠待人，才能將心換心，郭大俠可謂深得箇中三昧了。」

笑語聲來自樓梯口，接着，一個人拾級登上小樓，赫然竟是百步神拳應飛。

衆人都大吃一驚，紛紛離座躍起，有的取兵刃，有的掏暗器……

應飛連忙搖手道：「各位，千萬別動傢伙，都是自己人。」

一面說，一面擧起左手，摸了摸右耳朶。

郭長風驚喜道：「是鄧會主？」

鄧嘯天欠身道：「不敢，在下現在的身份是百步神拳應飛，比神手會的會主身份神氣多了。」

此人談吐風趣，不僅易容術絕妙，更能模仿各種不同的口音，剛才用應飛的口音說話，連呂堃也被瞞過。

郭長風忙替林百合引介，直弄得林百合目瞪口呆，到現在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呂堃也上前見禮，鄧嘯天笑道：「別人不認識我還有話說，你身爲本會二當家，居然也跟着起鬨，剛才若非愚兄抖明得快，只怕還會挨你幾傢伙哩。」

呂堃笑笑道：「不會的，有田老爺子和郭大俠這些高人在座，還輪不到小弟動手。」

鄧嘯天搖頭嘆道：「咱們神手會畢竟是左道旁門，兄弟對大哥竟然說出這種話來。」

衆人都不由哈哈大笑，然後重新叙禮落座。

郭長風道：「咱們正急得不得了，不知鄧兄化身何人？隱跡何處？再也料不到鄧兄會假冒應飛。」

鄧嘯天道：「我想了很久，只有應飛和秦天祥最接近，沒辦法，只好暫時借用他的身份了。」

郭長風道：「但應飛身爲太極門長老，又是秦天祥的知交好友，怎麼會……」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來，其意顯然是懷疑鄧嘯天把眞正的應飛如何處置了？

鄧嘯天笑笑，道：「你們若以爲應飛眞是秦天祥的知交好友，那就錯啦，他表面對秦天祥忠心耿耿，其實也在打香羅帶的主意。」

衆人都愕然道：「眞有這種事？」

鄧嘯天道：「我親眼看見他和柳寒山密議，準備等香羅帶到手的時候，合力暗算秦天祥，多年朋友也各懷奸詐，當時眞有點替秦天祥難過，後來想想，反正應飛也要對付他，我也要對付他，不如就由我代替了應飛吧！」

郭長風道：「鄧兄又把應飛如何安排了呢？」

鄧嘯天道：「這就全靠玉佛寺那位大悲師太幫忙了。」

郭長風詫異道：「她……她怎麼幫的忙？」

鄧嘯天慢條斯理地道：「她不是配了一種『失魂酒』，打算招待五大門派的嗎？後來那酒被咱們呂老二偸回來不是？」

郭長風道：「不錯。」

鄧嘯天笑道：「這不就成了，我假扮伺候前莊客室的僕人，偸偸給他喝了兩小杯，他就傻不楞登地聽我擺佈了，於是，我把他改扮成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太婆，帶他進城，假傳郭大俠的口諭，交給金沙雙雄照顧去啦。」

郭長風長吁了一口氣，讚嘆道：「鄧兄思慮週密，令人佩服！」

鄧嘯天道：「這也僅是權宜之計而已，可是却沒想到因此也幫了郭大俠一次小忙……」

郭長風道：「我！」

鄧嘯天道：「正是，今晨你和林姑娘一切行動，都已落在秦天祥眼中，若非我從旁攔阻，他很可能對你們暗下毒手。」

接着，便把白衣庵的經過，大畧說了一遍。

郭長風和林百合都心驚不已，嘆道：「這眞應了一句俗話，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秦天祥若趁咱們對付白衣庵淫尼時暗下毒手，後果眞不堪設想。」

鄧嘯天道：「據我從旁觀察，秦天祥對那位玉佛寺的大悲師太似乎頗感疑懼，他雖然沒有說出原因，語氣間，好像懷疑她是一個多年前的舊相識。」

郭長風道：「他怎麼說？」

鄧嘯天道：「他什麼也沒說，只是很急於想會會大悲師太，彷彿要證實一下是不是他所懷疑的人。」

郭長風沉吟道：「不錯，我也懷疑他們彼此原是舊識，否則，他們怎會都知道香羅帶的秘密。」

林百合道：「現在何必去想這些事，鄧會主既然來了，還是商議如何盜取香羅帶要緊。」

鄧嘯天道：「姑娘不必性急，盜取羅帶的事，在下已經心有成算，隨時可以下手。」

郭長風道：「鄧兄也知道，如今林莊主被刼持，限期僅到明天爲止，如能早些下手，那是最好。」

鄧嘯天說道：「行！今晚午夜下手如何？」

郭長風道：「那當然再好沒有了，不知鄧兄需要什麼協助？」

鄧嘯天搖搖頭，道：「什麼都不用，今晚子時，請郭大俠將那條女用羅帶携來前莊客室，再叫呂老二在院子裏替我把風，這就够了。」

郭長風道：「女用羅帶就在我身邊，鄧兄現在便可以帶去……」

鄧嘯天搖手笑道：「不必，這東西關係重大，如果由我手中失落了，我可賠不起，還是請郭大俠屆時携來的好。」

郭長風知道他是不願意惹嫌，也就不便再勉强。

接着，又談了些從秦天祥口中探聽到的秘密消息，以及約定晚間聯絡識別的方法，鄧嘯天便告辭走了。

他一走，郭長風立刻正色對衆人說道：「事情成敗，端看今夜，鄧會主雖然身負絕技，仍不能不防萬一，大家先商議一下晚間如何佈置戒備，以便配合鄧會主行動，我得趁此時間進城去一趟……」

林百合忙問：「你進城去做什麼？」

郭長風道：「我要爲明天跟大悲師太交換人質的事預作安排，午夜之前，一定會趕回來。」

林百合道：「那——」

郭長風沒等她說出來，搶着道：「你不必跟去了，莊裏還有許多事要你協助，如果秦天祥詢問令尊和鳳珠的去向，也得你出面應付，我會儘快趕回來的。」

林百合赧然笑了笑，欲言又止，默默垂下了頭。

田繼烈藉送郭長風下樓的機會，悄聲道：「郭老弟，羅帶到手，你眞的準備拿去送給那尼姑？」

郭長風道：「爲了救人，咱們別無選擇……」微頓，却壓低聲音接道：「不過，咱們也不會白白便宜她。」

×　×

這一夜，對寂寞山莊來說，似乎特別漫長。

從日落不久，田繼烈便暗暗將護守後莊的武士全部調赴前莊，把秦天祥下榻的客室四週，一層又一層，圍個水洩不通。

客室中燈火通明，楊百威正陪着秦天祥飲酒談笑，百步神拳應飛、花蜂柳寒山，以及翠蝶四姬全都在座，杯觥交錯，場面好不熱鬧。

楊百威奉命，卽使無法將秦天祥灌醉，也得儘量把飲宴時間拖延到夜深，一則便於外面調派佈置，二則要讓秦天祥疲憊困倦，好方便鄧嘯天下手。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等候郭長風。說也奇怪，時間已過二更，郭長風仍未返莊，林百合放心不下，偸偸去莊門外望了三四遍，始終不見人影。

眼看月移中天，時近子夜，柳寒山和翠蝶四姬都已稱醉告退好幾次，全被楊百威硬留下來，酒宴實在無法再拖下去了，

郭長風依舊蹤影全無。

田繼烈表面故作鎭靜，心內焦急萬分，不得已，只好私下對呂堃道：「設法傳話給楊百威，酒席先散，送秦天祥回房安歇，其餘衆人暫時原地待命，如果我逾了子時正刻未回來，今夜的計劃就取消。」

呂堃道：「老爺子也要進城去？」

田繼烈點點頭，道：「郭長風迄今未返，可能出了意外……不過，這件事千萬瞞着林姑娘……」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霧中花

東方玉·文
盧令·圖

惡人食惡果　毒婆借毒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門幫總舵中，發生正邪激鬥，假石松齡的三十六衞士和十二煞手同歸於盡，八女侍被石中英以米粒神功制住穴道，那一邊眞假獨角龍王激鬥正烈，藍純青已把高翔生和鄧錫侯制服，與石中英聯手，和假石松齡展開激鬥，激鬥中，藍純青和石中英以傳音商議，由藍純青硬接硬架，石中英覓隙蹈虛，這一着，果收奇效，把假石松齡擊傷，而也在此同時，眞假獨角龍王的拚搏，也分出勝負，假獨角龍王被眞獨角龍王迫至牆角，退無可退，迫得出掌硬接，一招接實，假獨角龍王已負重傷——

獨角龍王一擊得手，左手疾探而出，一記「盤龍舞爪」，五指一攏，一把扣住了假獨角龍王右腕。

假獨角龍王自知傷的不輕，正想竭力穩住身子，忽然被獨角龍王扣住了脈門，不禁大吃一驚，急忙左手一抬，彈出幾縷黃烟。

獨角龍王大袖一揮，把黃烟拂散，口中大笑道：「好個賊子，老夫早知你精擅使毒，豈會毫無準備？」

喝聲出口，左手五指突然一緊，加注內力，朝他脈腕攻去。

原來七星劍主在函中指出假獨角龍王精於使毒，石中英在制住戚婆婆之時，曾從她身上，搜到解毒藥丸，早在進入君山之前，就分給大家預先含在口中，故而不懼假獨角龍王使毒。

假獨角龍王脈門被扣，右手如同箍上了一圈鐵箍，使不出半點力道，口中怒哼一聲，屏住一口真氣，身子騰空躍起，雙足連環踢出。

獨角龍王洪笑道：「老夫手下，你還想掙扎，那是做夢！」

左手用勁一抖，「喀」的一聲脆響，假獨角龍王一條右臂，登時折斷！

假獨角龍王痛得悶哼一聲，一個人砰然摔落地上。

獨角龍王猛地跨上一步，一脚踏在他胸口之上，洪聲道：「老夫倒要看看你假冒李某，究竟是何等樣人？」

說罷，正待俯下身去，伸手去揭他面具！

瞥見假獨角龍王嘴角間，緩緩流出黑血！

獨角龍王心頭不期一怔，忖道：「他竟然服毒死了！」

他縱然服毒自戕，但究竟是什麼人來假冒龍門幫主的？獨角龍王自然仍非看清楚不可！

當下蹲下身去，仔細在假獨角龍王臉上，端詳了一陣。

依然看不出假獨角龍王到底是戴了面具？還是易了容？

總之，在他臉上絲毫看不出異處來。

但這一瞬工夫，假獨角龍王臉上，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

原來從假獨角龍王嘴角間流出來的黑血，漸漸起了腐蝕！

嘴角，面頰，咽喉等處，正在逐漸的腐爛，而且蔓延的極快！

不過轉眼工夫，他臉部已經潰爛的血肉模糊，認不出是誰了！

當然，他究竟是什麼人，也已無可查究了。

獨角龍王看的暗暗一凜，口中不期低哼一聲：「好厲害的毒藥！」

這時，大廳上，除了石中英，藍純青兩人聯手對付石松齡之外，穆愼行和風雲子趙玄極這一對，也正在纏鬥不休。

另外六鎮三十六舵的分舵主，雙方也仍然僵持不下，人影閃動，刀光劍影，打得十分激烈。

獨角龍王倏地站起身來，洪聲喝道：「爲首賊人，已經伏誅，你們還不給我住手？」

這一聲洪喝，聲若洪鐘，大廳上縱然金鐵交鳴之聲，此起彼落，拚搏方酣，大家還是聽的十分清楚。

獨角龍王果然不愧是一幫之主，氣勢足以懾衆，雙方激戰中的人，經他一喝，不覺一齊停下手來。

有幾個賊黨，看出苗頭不對，悄悄的乘亂開溜。

剎那之間，大廳上，敵我難分的一場混亂，忽然靜止下來。

再說石松齡被石中英一掌擊中左肩，

一個人被打的斜撞出去。

以他的功力，居然會被這一掌打的站立不穩，一交摔倒地上！

藍純青飛撲過來的人，堪堪落到他的身邊。

石松齡的身子忽然在地上一彈而起，口中厲聲喝道：「老夫和你拚了。」

揮手一劍，橫砍過來。

藍純青驟不及防，急忙舉劍封解，但聽「噹」的一聲，虎口劇震，青鋼劍被他直蕩開去！

不，劍鋒劃過，右肩已被劃破了三寸長一條，血流如注。

差幸藍純青見機的快，趁勢飄退，否則這條右臂，就非被剁下來不可。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石中英相繼掠到，眼看藍純青右肩衣袖，已被一片鮮血滲透，不覺大吃一驚，急忙剎住身形，問道：「老前輩傷得如何？」

藍純青揮揮手道：「老朽不要緊，別讓那老賊跑了。」

石松齡揮出一劍，震退藍純青之後，並未立即追擊過來，右足「金鷄獨立」，左手一伸，迅快的從他左足膝彎上，起下一支一寸五分長的金針。

原來他方才被石中英一掌擊中肩頭，一個人斜撞出去之際，有人打出一支金針，射中他左足膝彎，無怪他會忽然左足一屈，跌撲下去。

石松齡目光一注，看到手中金針，臉色不禁大變，口中低低的道：「度厄針！」這時正好是獨角龍王大發神威，抖腕扭斷假獨角龍王右臂，一脚朝他胸口踩去！

眼看大勢已去，廳上又忽然出現了「度厄針」。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一念及此，雙脚一頓，人化一道長虹，比閃電還快，朝廳外飛射而去。

石中英覩狀大急，口中大喝一聲：「老賊，你還往那裏走？」

縱身急追出去。

藍純青眼看石松齡逃走，再也顧不得右肩劍傷，跟踪朝廳外追了出去。

獨角龍王聽到石中英的喝聲，一眼看到石中英，藍純青已經追了下去，立即朝雙槍楊天壽吩咐道：「楊兄，這裏由你清點人數，所有附賊的分舵主，等老夫回來，再行發落。」

說完，匆匆朝外趕去。

石中英身法並不慢，但等他追出龍門幫總舵大門，早已不見石松齡的蹤影。

他總究是初到君山，對龍門幫地形不熟，一時間不知往那裏追好？

正在此時，藍純青也趕了出來，看到石中英一個人站在門口，不覺急急問道：「石老弟，沒追上那老賊麼？」

石中英道：「晚輩追出大門，就不見了老賊的影子，一時不知往那裏追好？」

藍純青道：「君山三面環水，這老賊準是往埠頭逃去，咱們快走。」

兩人展開脚程，一路急奔，趕到埠頭，只見本來停泊在江岸上的大小船隻，全已停泊在離江十數丈外的江心。

江岸埠頭上，已經連小船也沒有一艘了。

藍純青頓脚道：「可惜，還給老賊逃走了。」

石中英道：「李幫主不是早已暗中傳『水龍令』，所有幫中船隻，一律駛離江岸了麼？」

藍純青歎了口氣道：「你莫要忘了賊黨也有船隻……」

話聲未落，石中英忽然「咦」了一聲，伸手一指道：「老前輩，那邊躺着一個人，不知是誰？」

藍純青隨着他手指看去，果見距離埠頭一箭來遠的江岸上，撲臥着一個人！

太陽照在那人身邊，映射出耀眼的光芒，敢情是一柄長劍。

藍純青道：「咱們過去瞧瞧，可能是負傷逃出來的賊黨。」

兩人脚下加緊，奔到近前，石中英口中忽然驚呼一聲道：「會是老賊！」

縱身直掠過去。

藍純青急忙跟了過去，問道：「是傷？是死？」

其實他話聲出口，人已跟踪掠到。

撲臥地上的，不是假冒石松齡的老賊，還會有誰？

他身邊那柄六合劍，石中英從小就看慣了的，一眼就認得出來，正是方才老賊手中使的那一柄。

石中英早已蹲下身去，伸手把他翻了過來，一面抬臉道：「死了，是自碎天靈而死。」

藍純青自然看到了，老賊前額已碎，腦漿迸出，右手手掌，也都是血漬。

這時獨角龍王也隨後趕來，看到老賊的屍體，問道：「他是自絕死的？唉，可惜兩個賊黨頭子，都已自戕身死，咱們一個活口也沒抓到。」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石世兄，你再仔細看看，他是否戴了面具，還是易的容？」

一言提醒了石中英，仔細在老賊臉上瞧了一陣，搖搖頭道：「他臉上不是易的容。」

藍純青道：「那是戴了人皮面具？」

石中英道：「他戴的若是人皮面具，那也是世間製作最精緻的人皮面具了！」

說話之間，伸手一把撕開了老賊衣領，然後在他項頸間，只仔細察看了一陣，手指用力一搓，果然應手捲起一片皮膚。

一面歎息着道：「賊黨果然都戴着面具，而且他們製作的面具，都是連着項頸，難怪他活着的時候，怎麼也瞧不出一點破綻來了。」

隨着話聲，已經從他頸部，緩緩揭起一張人皮面具。

藍純青道：「此人武功極高，決非無名之輩。」

面具揭開了，但面具底下，卻是一個前額，鼻樑，顴骨俱已碎裂的面孔！

血肉模糊，面目全非，那裏還認得出他是誰來？

只見左月嬌飛奔而來，流淚道：「大哥，我義父已經死了麼？」

石中英點點頭道：「他是自碎天靈死的。」

左月嬌撲的跪倒地上，朝老賊屍體拜了幾拜，才盈盈站起，一面拭着淚水，說道：「李幫主，藍老前輩，義父對我有養

育之恩，授藝之德，人死不記仇，我義父已經死了，能不能讓他入土為安？」

獨角龍王一手捋鬚，點頭道：「姑娘不用傷心，老夫要他們好好給你義父埋葬就是了。」

左月嬌含淚道：「李幫主仁義為懷，小女子這裏謝了。」

藍純青怔怔的望着老賊的屍體，歎息一聲，說道：「看來這些賊人，還是一個謎！」

獨角龍王道：「走，咱們回去，雖然兩個為首的，均已身死，但咱們還擒獲了幾個和賊人通同一氣的掌門人，不難從他們口中，問出賊黨的來龍去脈來。」

藍純青點點頭，說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石中英從地上檢起六合劍，還劍入鞘，隨着獨角龍王，朝龍門幫總舵趕去。

回到龍門幫議事廳，剛跨上石階，就聽到風雲子趙玄極大聲說道：「楊天壽，你憑什麼阻攔於我？」

楊天壽道：「幫主和藍掌門人，石公子追趕假冒石盟主的老賊去了，你老哥要走，總該等幫主和藍掌門人來了再說。」

風雲子趙玄極怒道：「我為什麼要等他們回來？」

穆慎行輕哼道：「因為你還沒和在下分出勝負來。」

風雲子趙玄極望了他一眼，才道：「你是江南穆家的人，哼，你以為江南穆家這點花招，就能勝得貧道了麼？」

穆慎行大笑道：「你若是不服，咱們不妨再較量較量。」

風雲子趙玄極道：「好極，貧道就領教你，……」

藍純青沒待他說完，哈哈一笑道：「趙兄且慢動手，請聽我一言。」

人已隨着話聲，走了進去。

風雲子橫劍站在廳中，厲聲道：「藍純青，你們擾奪龍門幫，殺害石盟主，陰謀已經得逞，還有什麼好說的？」

藍純青朗笑一聲道：「不錯，咱們協助李幫主，敉平一場巨變，那該說是賊黨陰謀未能得逞才對。」

風雲子道：「石盟主呢？」

藍純青口中「哦」了一聲道：「趙兄說的是那個假冒石盟主的老賊麼？他已經自碎天靈而死。」

風雲子身軀一震，急急問道：「石盟主已經死了！什麼？你說他是假冒石盟主之名，你有什麼証據？」

藍純青哈哈一笑道：「看來趙兄還不知道。」

回頭朝石中英道：「石老弟，你把帶來的那張人皮面具，給趙兄瞧瞧。」

石中英手中提着人皮面具，本來就是準備交給大家看的，好讓大家知道，已死的假獨角龍王和石松齡，都是賊黨冒名頂替的。

此時聽了藍純青的話，立即把手中人皮面具，朝風雲子面前送了過去，說道：「這就是在下從假冒家父的老賊臉上揭下來的，趙道長現在總該相信了吧？」

風雲子趙玄極接過面具，仔細察看了一陣，疑信參半的說道：「這真是從石盟主的臉上揭下來的？他難道真會不是石盟主？」

石中英正容道：「他假冒的是家父，在下身為人子，難道還會誣衊自己的父親不成？」

風雲子道：「那麼真的石盟主呢？」

藍純青道：「失踪已有七年之久，大概是落在賊黨手中了。」

口氣一頓，接着說道：「因此兄弟想請教趙道兄幾件事，不知道兄是否願意見告？」

風雲子把手中人皮面具遞還給石中英，一面問道：「藍兄要問什麼？」

石中英接過面具，又轉身交給了雙槍楊天壽，由他去向已被繳下兵刄，站在廳外的附賊分舵主傳閱。

藍純青一抬手道：「趙道兄請坐了好說。」

風雲子看了被制住穴道的高翔生，鄧錫侯兩人一眼，說道：「藍兄可否把高、鄧二位，也一起解了穴道？」

藍純青道：「兄弟相信趙道兄不是賊人一黨，但人心隔肚皮，對他們二位，目前還很難說，因此只好暫時委屈他們一下了。」

這時假扮花戟高順的穆慎行，假扮戚婆婆的穆五娘，和假扮盧傳薪的楊杏仙，都已取下了面具，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大家都在廳上落座。

如今除了「天羅劍陣」八個青衣少女，仍然木立如故，大廳上已經收拾乾淨。

石中英舉目四顧，只是不見了琴兒，心中担心他方才被老賊震退，不知是否受了重傷？

風雲子果然在椅上坐下，說道：「藍兄請說吧！」

藍純青道：「趙道兄真的不知道賊黨陰謀麼？」

風雲子神色微變，說道：「貧道若非看了人皮面具，真還不敢相信石盟主會是假的。」

藍純青道：「那麼兄弟再問一句，趙道兄一向以閒雲野鶴自居，絕少過問江湖是非，不知是如何會成了石家莊上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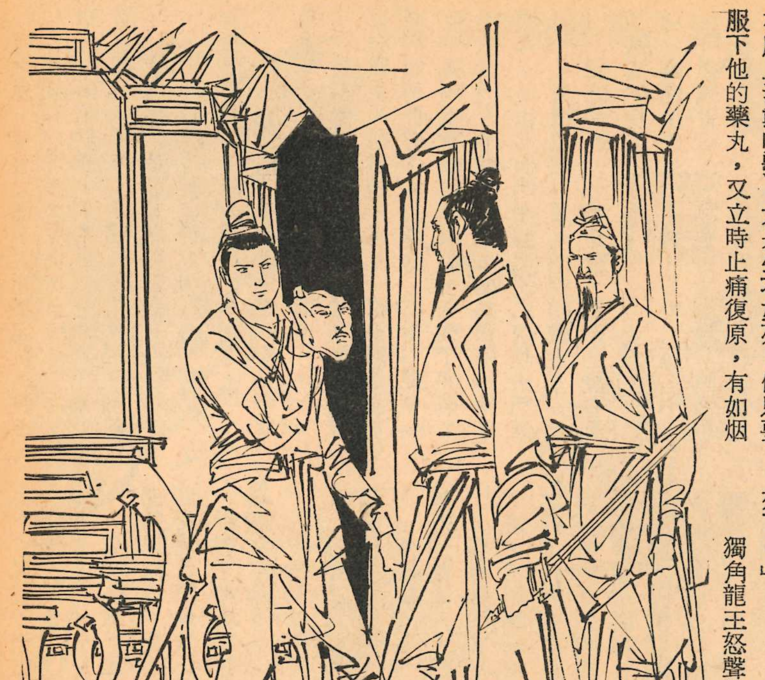
風雲子想了想道：「這話差不多有十年了，兄弟在嶗山一處山脚下，遇上一個傷勢垂危的人，因為兄弟畧懂醫道，就把他揹到住處，悉心醫治，始告痊癒，據他說是奉了石盟主之命，赴某地偵辦一件機密之事，被幾個蒙面人圍攻……」

藍純青道：「是屈長貴？」

風雲子道：「不錯，就是他，此人胸中極為淵博，在兄弟草廬中，住了約有十天，談的極為投契，那時他傷勢並未完全復原，說有重要之事，非走不可，和兄弟訂了後約而別。」

獨角龍王呵呵一笑，說道：「好個苦肉計。」

風雲子道：「李幫主說得是，直到第二年，屈長貴引着石盟主一同來訪，堅邀兄弟去石家莊作客，兄弟再三推辭，終於在盛情難却之下，還是去了，盤桓三月，兄弟幾次告辭，都被石盟主苦苦挽留。那知到了三月之後，有一天晚上，突然心痛如絞，正好屈長貴前來，他說有祖傳秘方，專治九種心痛，服下之後，果然藥到病除，立奏奇效……」



藍純青說道：「他們在你身上，下了毒？」

風雲子道：「兄弟練氣數十年，從無心痛症，當日來的奇突，痊癒的也快，也並不懷疑有他，此後，竟然時發時愈，每次病發，只有屈長貴的秘製藥丸，方能奏效……」

獨角龍王道：「趙道兄不是精通醫道麼？」

風雲子道：「兄弟雖畧懂醫道，但這心痛症十分奇怪，未發之前，連一點朕兆也沒有，一旦發作，幾乎功力全廢，除了在床上滾動嘶號，大是生不如死，但只要服下他的藥丸，又立時止痛復原，有如烟消雲散，找不到絲毫痕迹。」

藍純青道：「他給你的是什麼藥丸，趙兄也不知道麼？」

風雲子道：「說來慚愧，兄弟病症發作之時，但求立時痊好，實在已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研究他了，偏偏屈長貴不到兄弟發作之時，不肯把藥丸給我，唉，這些年，兄弟真是痛苦不堪……」

藍純青道：「趙兄這心痛症，大概多少時間，發作一次？」

風雲子道：「百日左右，唔，絕不超過一百天，因此兄弟就只好在石家莊住下來了。」

獨角龍王怒聲道：「好毒辣的手段，他們居然以這種手段，控制了趙道兄。」

藍純青道：「只怕受他們控制的，不止是趙道兄一個。」

獨角龍王點點頭道：「由此看來，賊黨人數不多，老賊真正心腹，只怕只有屈長貴一個人。」

藍純青道：「還有一個，我想戚婆婆準是他們一黨。」

獨角龍王哦了一聲，說道：「你們誰到船上去，把戚婆婆和花戟高順，一起提來。」

向開山道：「屬下去。」說完，正待轉身朝外走去。

石中英忙道：「向副座且慢。」

向開山脚下一停，問道：「石公子，可有什麼吩咐？」

「不敢。」石中英取出一面金牌，朝向開山遞去，口中說道：「船上有四名『黑衣隊』武士把守，你只要出示金牌，才能上去。」

向開山接過金牌，轉身朝廳外而去。

藍純青回頭朝穿雲鏢沈長吉道：「沈兄，你先把高，鄧二位的穴道解開了。」

沈長吉答應一聲，揮手之間，解開了兩人穴道。

高翔生，鄧錫侯身軀一震，倏地睜開眼來，同時一躍而起，目光朝廳上一掃，兩人神色登時大變！

獨角龍王拱拱手道：「高兄，鄧兄不用誤會，且請坐下來一談如何？」

風雲子趙玄極連忙接口道：「二位道兄也許還不知道，咱們是受人愚弄了。」

高翔生陰沉的道：「咱們如何受人愚弄了？」

風雲子道：「石盟主已經自碎天靈而死；但直到他死後，才發現他並非真的石盟主，他只是戴了人皮面具，冒名頂替之人。」

高翔生，鄧錫侯聽的聳然動容，還未開口。

獨角龍王已經一招手，朝楊天壽道：「楊兄，把那張人皮面具取來，給二位瞧瞧。」

一面拂髯說道：「另外一個是假冒兄弟的賊人，方才已被兄弟拿住，可惜被他嚼碎預藏在口中的毒藥，毒發身死。此種毒藥，毒性甚烈，從他口中流出來的黑血，居然蔓延腐爛，他本來面目和人皮面具，均遭到消蝕腐爛，最後化成一灘黑水，連青石板都蝕穿了幾個孔，因此諸位已經看不到了。」

在他說話之時，已有幫中兄弟將人皮面具送到楊天壽的手中。

楊天壽轉送到高翔生，鄧錫侯兩人面前，說道：「這就是石公子親手從假冒石盟主的賊人臉上揭下來的面具了，請二位過目。」

高翔生目現驚異，看的連連搖頭道：「真想不到石盟主會是假的。」

左月嬌接口道：「別說高掌門人了，我是他的義女，我也一直以為他是石盟主呢！」

鄧錫侯看了看人皮面具，只是雙眉緊皺，一語不發。

藍純青看了他一眼，問道：「鄧兄莫非有什麼心事？」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落入復仇會手中，復仇會中因內鬨，會中首腦各逞陰謀，冉肖蓮與獸神倪森勾結，製造出一名僞復仇會主，要康浩當衆指認，康浩不允，冉肖蓮以易湘琴和齊眉兒二人的生死相脅，康浩無奈答允。那晚，被囚十年的蛇神董明嵩療傷復原，要康浩跟隨他闖出谷去，兩人甫出囚室，爲石陣阻住去路，終得康浩想出辦法，平安出陣，詎甫出陣，又爲絕情道人攔住去路，董明嵩欲與敵，又恐驚動復仇會中人，乃婉言向絕情道人動以舊情，絕情道人終於放行，康浩不明，向董明嵩問是否以前對他有恩——

吉凶難預卜　陰陽隔一綫

董明嵩點點頭，道：「當年他投身流沙廟，本來不獲允准，是我和大師兄苦苦相求，先師才點了點頭，後來咱們和他相處極好，他師父武功已廢，不能傳授他武藝，更是我和大師兄偷了一部『飛環秘笈』送給他，並助他將飛環改爲銅鈸，才使他有今天一身絕技，後來先師物化，大師兄和小師妹雙雙出走，黑谷一門，星散瓦解，却不知他怎會被二師兄網羅，投効了復仇會。」

康浩聽了感嘆不已，說道：「看似無情却有情。他爲人雖嫌木訥，內心何嘗與常人不同？只是面冷心熱，不肯將感情輕易表露出來罷了。」

微頓，又說道：「他這一去，必然會將情形轉報倪森，咱們必須快些行動才行了。」

董明嵩點點頭道：「好的，你可知道她們被囚禁在甚麼地方？」

康浩揚手一指冉肖蓮所居庭園，說道：「就在這座樓房中，但確實地方却不知道。」

董明嵩凝目觀察了一遍，道：「這是誰住的地方？」

康浩道：「是復仇會主的居所，現在會主不在谷中，由副會主冉肖蓮居住，據我所知，樓中都是女人。」

董明嵩眼中異光一閃，陰笑道：「那冉肖蓮可是一個極妖嬈的婆娘，新近才當上副會主的？」

康浩道：「正是。」

董明嵩點點頭，道：「這就好辦了，咱們先把姓冉的婆娘擒住，不怕他們不交出人來。」

兩人說着話，已走到樓房之下，只見樓中一片漆黑，靜悄悄毫無人聲。

董明嵩駐足道：「老夫不願到女人睡覺的地方去觸霉氣，你去設法把那婆娘引出來。」

康浩道：「那冉肖蓮和晚輩會是舊識

鄧錫侯支吾的道：「沒有，兄弟只是奇怪，這些年來，大家居然會沒有看出他的破綻來。」

這句話，顯然是掩飾之詞。

藍純青微微一笑道：「高兄，鄧兄，請恕兄弟冒昧，想請問二位一句話。」

高翔生長歎一聲道：「咱們都是多年故交，藍兄想問什麼，只管說吧。」

藍純青道：「二位縱然並不知道他假冒石盟主，但這些年來，一直追隨他左右，不知是否受了他的脅迫，不得不從？」

高翔生滿臉俱是皺紋，苦笑了笑道：「藍掌門人不是不知道，兄弟和華山祝掌門人，是由各大門派選派的二個護法門派之一，追隨盟主，這是咱們的職責。」

藍純青道：「如此說，高兄是沒有受到賊黨的脅迫了？」

高翔生道：「這個……」

藍純青道：「高兄方才說過，咱們都是多年故交了，有什麼困難，何妨說出來聽聽，也許咱們能稍盡棉薄。」

高翔生一臉俱是痛苦之色，搖搖頭道：「兄弟就是說出來了，藍兄也無法相助，兄弟大概是活不長了。」

藍純青道：「什麼事，竟有這般嚴重？高兄只管說出來，總有辦法可想。」

高翔生只是搖頭道：「沒有用，誰也無能爲力。」

藍純青道：「這麼說，高兄大概是患的心病了？」

高翔生突然跳了起來，急急問道：「藍兄如何知道的？」

藍純青道：「這已經不是秘密了，高兄患的心痛症，那是屈長貴在你身上下了毒。」

高翔生到了此時，只得承認，但依然搖搖頭道：「不，那絕非中毒，兄弟當時也懷疑是屈長貴在兄弟身上下了某種毒藥，但經兄弟多年來仔細運氣檢查，並無絲毫中毒現象……」

百步神拳鄧錫侯雙目精光暴射，問道：「原來高兄也患了心痛症？可是只有屈長貴的祖傳秘方，才能治療？」

藍純青道：「豈止是二位？只怕不是賊人一黨的人，都得受他控制。」

鄧錫侯性如烈火，呼的站起身來道：「走，咱們趁老賊已死的消息，還未傳出之前，找姓屈的算賬去。」

藍純青連忙搖手道：「鄧兄且慢，咱們應該謀定而動，不可打草驚蛇，因爲假冒石盟主和假冒李幫主的兩個賊首，均已死去，目前知道賊黨內情的，大概只剩下兩個人，一個是留守石家莊的屈長貴，另一個該是戚婆婆，戚婆婆已在咱們掌握之中，鄧兄何必捨近就遠呢？」

鄧錫侯聽的一呆，問道：「戚婆婆是什麼人？她現在那裏？」他話聲未落，只見雙斧向開山急匆匆的走了進來。

獨角龍王看他神色有異，不待他開口，就抬目問道：「向兄，可是船上發生了什麼事？」

向開山雙手一垂，說道：「回幫主，戚婆婆和花戟高順，都不見了。」

石中英聽的不覺一怔，問道：「船上不是有四個『黑衣隊』武士守着麼？」

向開山道：「四個『黑衣隊』武士都已中毒身死，倒在甲板上。」

石中英道：「向兄可曾詢問過船上的水手，他們有沒有看到戚婆婆和花戟高順離船？」

向開山道：「船上幾十名水手，俱已中毒身死，無一倖免。」

藍純青道：「這老賊婆，當眞心狠手辣，居然毒斃了這許多人。」

石中英道：「這就奇了，她身上十幾個毒瓶子，全被咱們搜出，怎麼還會有毒可使呢？」

藍純青道：「老弟這就不在行了，一個使毒的人，身上固然有許多毒藥，解藥瓶子，但如果她使毒之時，要探手入懷，取出藥瓶，再揭開蓋子，再挑着藥粉彈出來，還使什麼毒？像她這種老賊婆，衣袖中，包頭上，到處都可能藏着毒藥，你如何搜得盡？」

風雲子趙玄極道：「戚婆婆在逃，賊黨必然很快會得到消息，如果屈長貴聽到風聲，必然會躲了起來，咱們必須儘快趕在他們前面，才能把屈長貴逮住。」

他對「心痛症」談虎色變，自然希望儘快逮住屈長貴，才能得到解藥。

高翔生道：「趙兄說得極是，咱們事不宜遲，越快越好。」

藍純青微微一笑道：「咱們就是最快，也快不過天空飛的鴿子。」

這話沒錯，賊黨慣使飛鴿傳書，人當然快不過鴿子。

高翔生一呆道：「那該怎麼辦呢？」

藍純青一手拂着花白長髯，只是沉吟不語。

獨角龍王眼看八名「天羅劍陣」的靑衣少女，還被「米粒打穴神功」，閉住穴道，定在那裏，一動不動。

一來是因爲她們劍法高强，一旦解開穴道，頗難應付，一時想不出妥善的方法來。

二來是高翔生，鄧錫侯的穴道也剛解了不久，自然還輪不到她們。

此時獨角龍王回過頭去，看了她們一眼，不覺朝藍純青，石中英兩人問道：「藍兄，石世兄，這八個人如何處置？」

他在頃刻之間，已把人心惶惶，一片混亂的龍門幫，安定了下來，怎會想不出處置她們的辦法？這不過是尊重藍純青和石中英吧了。

藍純青還沒開口，石中英已經接着道：「她們練成一種『天羅劍陣』，威力極强，如果不能爲我所用，放她們回去，必然仍歸賊黨，爲我之敵，在下覺得只有廢去她們武功，才能讓她們重新做人。」

獨角龍王連連點頭道：「好主意，老夫也是這麼想。」

隨着話聲，回頭朝穆五娘含笑道：「五娘，這件事，就偏勞妳了。」

穆五娘欠身道：「幫主好說。」

隨着站起身來。

楊杏仙搶着道：「娘！我來幫妳。」

穆五娘道：「不成，妳解穴還可以，但要一指廢去她武功，功力還嫌不足，力量用輕了，她們很快就可修復，力量用重了，立時會送了她們性命。」

楊杏仙聽她娘這麼說法，只好不再作聲。

（未完）

，如果順利，或許她會自願將人放出，那就不必勞動老前輩了。」

董明嵩笑問道：「她和你是舊識，你們睡過覺沒有？」

康浩臉上一紅，正色道：「老前輩何以出此穢言？」

董明嵩吃吃笑道：「穢言？我老人家是一片好意，男女之間，如果沒有那回事，甚麼交情都是假的，你別仗着以前認識她，那種交情靠不住，還是當心謹慎些的好。」

康浩不願跟他作此無謂爭論，漫應一聲，轉身向樓門走去，當他跨上樓門前的石階，回頭看時，董明嵩已經失去踪影。

康浩不禁覺得好笑，心想這董老頭兒眞有些奇怪，古人將心腸歹毒的女人比作蛇蝎，他却驅蛇如使僕奴，獨對女人如此畏懼，大約從前吃過女人的大虧吧？

一面想着，一面擧手去推那樓門，不料手未觸及門扉，那樓門突然自行打開，一條纖纖玉手疾伸過來，飛快扣住他的腕肘，輕輕一帶，便將他拖了進去。

康浩吃了一驚，剛要出聲詢問，嘴巴已被一隻細柔溫香的手掌掩住，同時耳邊有人輕聲說道：「不要作聲，跟我來！」

那聲音微微有些顫抖，握着他的手，也畧帶汗漬，顯見那開門拖他進來的人，心中也極端緊張。

康浩身不由己，被那人牽着手，匆匆沿牆角向左邊一間小屋走去。

進入小屋，那人反手掩閉了屋門，這才如釋重負般輕吁了一口氣，張臂將康浩攔腰抱住，一顆螓首，緊貼着他的胸口，一面喃喃說道：「總算讓我攔住了！」

康浩連忙推開那人的擁抱，沉聲問道：「你是誰？」

那人顫聲道：「少俠不認識我了？我是小紅。」

康浩輕哦了一聲，又問道：「你攔住我有什麼事？」

小紅反問道：「你來這兒做什麼？」

康浩道：「我來見冉姑娘，請她將月眉和湘琴交給我帶走……」

小紅接口道：「幸虧你遇見我，否則你若冒冒失失的闖上樓上，那就凶多吉少了。」

康浩愕然道：「爲什麼？難道冉姑娘她不願見我？」

小紅道：「冉姑娘倒是願意見你，但是……她房裏有個人，却不願見你，不僅是你，任何人闖上樓上，都難逃一死。」

康浩道：「莫非復仇會主回來了？」

小紅搖頭道：「不是會主。」

康浩驚問道：「那是誰？」

小紅默然片刻低聲道：「你不是會裏的人，告訴你不要緊——是倪總堂主。」

康浩駭然一震失聲道：「你是說冉姑娘和倪森，他們竟然有……曖昧關係？」

小紅噓了一聲道：「小聲一點。這件事傳揚出去可不得了，如今會中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却千萬不能告訴別人呀！」

康浩心中突然泛起一陣厭惡之感，鄙夷的啐了一口，低聲道：「我一直同情她的身世際遇，只說她是被男人蹂躪欺凌，沒想到她竟是個水性楊花的淫賤蕩婦。」

他不禁又想到董明嵩適才的警告，那些話雖然說得粗俗難聽，却是一針見血，正說中了冉肖蓮的可逕行徑，自己幸虧有小紅攔阻，如果貿然登樓求見，無意間闖破姦情，後果當眞不堪設想。

心念及此，驚悸中又有無限感激，便向小紅拱手一禮，說道：「多謝姑娘及時攔阻，這番盛情，日後必當圖報。」

小紅甜甜一笑，道：「圖報不敢當，其實，這也是湊巧，咱們副會主爲了留宿倪總堂主，將樓中姊妹們全都支遣離去，只留我一個人巡夜守望，剛才在樓上，望見有兩個人由石陣那邊過來，本想呼叫，後來看見是你，才急忙趕下來等候，幸虧你那個同伴沒有一同進來……」

說到這裏，才驚異的問道：「你不是被關在石牢裏的嗎？怎麼能够脫身到這裏來的？那跟你同來的老頭子又是誰？」

康浩把董明嵩援救脫出石牢的經過，大畧說了一遍。

小紅聽了，驚喜交集，但却關切的道：「你雖然能逃出石牢，解藥仍未到手，這却怎麼辦？」

康浩道：「實情如此，我卽使留下來，甚至答應他們的條件，也絕不可能得到解藥，倒不如先行脫身，再設法謀取解藥了。」

小紅點頭道：「這樣也好，你先逃出去，只要有機會，我會替你偸一份解藥，到那時候，我也不再幹這個無聊的花女了，我會去尋你，將解藥替你送去的。」

康浩道：「難得你有這份棄邪歸正的心願，何不現在就和咱們一塊走？」

小紅道：「現在我不能走，我一定要替你偸到解藥以後再走。」

康浩感激的笑了笑，又道：「倪森戀姦情熱，不在前谷，這正是脫身的好機會，你可知道月眉和一位姓易的姑娘關在什麼地方嗎？」

小紅沒有回答，却憂形於色道：「我勸你暫時別顧她們，還是自己先走吧！」

康浩問道：「爲什麼？」

小紅道：「她們現時，就在副會主房中……」

康浩腦中轟然一聲，險些昏倒，用力抓住小紅的手道：「莫非她們已經——」

小紅連忙搖頭道：「你先別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她們被囚的地方，就在副會主臥室的複壁之中，你想，這時候怎麼能够去救她們？」

康浩長吁了一口氣，這才將一顆快要從口腔裏跳出來的心，緩緩放落下來，皺眉說道：「現在不救她們，以後更難有這種機會了，你且畧等我片刻，讓我去和董老前輩商議一下。」

小紅道：「獸神倪森武功高强，不是易與之輩，如果沒有絕對把握，最好不要驚動他，趁此機會，你們先脫身逃出去是爲上策。」

康浩點頭道：「我知道。」

輕輕啓開房門，穿過大廳，躡足退出了樓房。

對面大樹上一聲輕響，董明嵩飄身而下，沉聲問道：「怎麼樣了？那婆娘不在樓中嗎？」

康浩低聲答道：「在雖在，但有些麻煩。」便將花女小紅所告之事，簡畧複述

了一遍。

董明嵩聽完，眉峯一皺，沉吟道：「果眞如此，咱們還是先走的好，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那騷婆娘要留人質，必然不敢殺害她們。」

康浩道：「但拋下她們，如留羊伴虎，晚輩怎能放心？」

董明嵩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倘若驚動了他們，老夫縱然不懼，想從容脫身可就不容易了。」

康浩企盼的道：「老前輩何不再招蛇羣，先下手將他們制住？」

董明嵩搖頭道：「老夫的玩意，對付旁人還能奏效，倪森那厮不僅是老夫的同門師兄，而且擅於御獸，對野物具有特殊嗅覺，利用蛇羣下手，只怕甚難成功。」

康浩木然良久，嘆道：「這麼說，咱們竟是無力救出她們兩人了。」

董明嵩道：「並非無力救人，而是此谷形勢太險惡，只有前面一條出路，如果掀起混戰，出路被阻，連咱們也脫不了身，與其一同陷在谷中，不如先求脫身，以後再設法來救她們。」

康浩毅然道：「她們無法脫險，晚輩也義不獨生，老前輩先走吧。」

董明嵩道：「你想留在這裏，陪她們一起死？」

康浩道：「晚輩中毒未解，卽使能逃出去，也不過是個無用的廢人，如果留下來，冉肖蓮爲了利用晚輩的身份，就不會對她們兩人下毒手了。」

董明嵩氣得罵道：「你說這話，簡直連放屁都不如，堂堂男子漢，爲了兩個女人，寧願束手受死，這算是什麼名堂，你若眞不肯走，老夫可要先走了。」

康浩赧然垂首道：「老前輩請吧！」

董明嵩憤憤一跺脚，身形縱起，飛掠而去。

但是，轉瞬之間，却又電掣般掠了回來，鼓着兩隻眼睛，瞪視着康浩足有半盞熱茶之久，才緩緩問道：「康浩，你當眞不走？」

康浩沒出聲，却毫不猶疑的點點頭。

董明嵩長吁道：「罷！罷！罷！算我老人家倒霉，碰上你這渾球，你說想怎麼辦？我老人家跟你泡上了。」

康浩道：「老前輩爲何改變主意？」

「嘿嘿！」董明嵩乾笑一聲，道：「誰叫我老人家欠了你的情。」

康浩詫道：「欠我的情？老前輩什麼時欠過我的情？」

董明嵩道：「上次你那媳婦偸傳進來的字條，如老夫不向劉閻王告密，你們不會敗露，你那媳婦也不會被囚禁，無論如何我得把她救出來，了斷這樁人情債。」

康浩喟然道：「月眉被囚尙屬小事，最可憐的是送牢飯的陳禿子，竟被酷刑迫供，慘死在劉閻王手中……」

「噓！噤聲！」董明嵩突然用手一帶康浩，閃身躲進大樹背後，同時向樓房上指了一指。

康浩仰面望去，只見樓上一扇長窗內，已經透出燈光，房中並有人影幌動，不由吃驚道：「莫非他們已發覺了麼？」

董明嵩啞聲說道：「如果發覺，他們不會點燃燈光，只怕是野鴛鴦業已盡興，準備要走了。」

說着，探臂挾起康浩，一提眞氣，飛上了樹椏，急急藏入枝葉之內。

果然，小樓燭影搖曳，傳來細碎的人語聲，不多一會，樓門啓處，小紅撑燈伴送着獸神倪森走了出來。

那小紅先出樓門，目光飛快的向大樹這邊掃了一遍，故意提高聲音說道：「天快亮了，總堂主怎麼不再睡一會兒？」

倪森竟色胆包天，毫不顧忌的吃吃笑道：「正因天快亮了，才不得不走，再過些時候，就不必如此匆忙了。」

說完，探手入懷，取了一件東西塞在小紅手中，笑着又道：「夜來多有辛苦，喏！這個你收着，且等大事成功，老夫包你榮昇姐妹堂堂主。」

小紅含笑躬身道：「謝謝總堂主……？啊！不，婢子謝謝會主！」

倪森得意的笑道：「不用謝！不用謝！好一張會說話的小嘴，嘻！嘻嘻……」

一面笑，一面竟伸手去摸小紅的臉蛋。

小紅一側身，避了開去，低聲道：「總堂主好走，婢子不送了。」

倪森吃吃而笑，連聲道：「好！好！別送了，快回去吧！」

小紅目送倪森去遠，急忙以手遮住燭光，凝神四望，似正尋覓康浩藏身何處？

這時，樓上已傳來冉肖蓮的呼喚聲：「小紅，還不關好門上來，呆在下面幹什麼？」

小紅一面答應，一面退入樓門，却故意將門扉闔而復啓，留下一道縫隙，以示樓門只是虛掩的。

小樓臥室中，冉肖蓮雲鬢蓬鬆，斜靠在床頭，身上寸縷未着，只披着一件薄如蟬翼般的紗袍，燈光映着酡顏，輕紗掩不住春情，滿室洋溢着醉人的肉香。

小紅推門而入，將燭燈輕輕放在桌上，低着頭問道：「水已經準備好了，姑娘要洗澡嗎？」

冉肖蓮未置可否，却反問道：「剛才在樓下，總堂主跟你說了些什麼？」

小紅好像不敢抬頭逼視她那赤裸豐盈的胴體，仍然低垂着頭道：「總堂主賞了婢子一錠五两重的銀子。」說着便想取出來。

冉肖蓮道：「銀子你儘管收下，我是問他說了些什麼話？」

小紅道：「總堂主說，將來大事成功以後，要保婢子繼任姐妹堂的堂主……」

冉肖蓮道：「是嗎？他還說什麼其他的事沒？」

小紅搖頭道：「沒有了。」

冉肖蓮仰面冷冷而笑，不屑的道：「哼！他倒臭美得很，居然已經以會主自命了，哼！」

小紅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只好堆笑道：「姑娘還要洗澡嗎？」

冉肖蓮掀開紗袍，赤裸裸站了起來，說道：「當然要洗，這一身臭味，怎能不好好洗個乾淨，你把床上枕頭和被褥統統換下來扔掉，別讓臭味薰髒了房間。」

她剛剛轉入隔室浴間，房門口人影一閃，康浩側身而入，後面緊跟着蛇神董明嵩。

小紅連忙以指壓唇，又向浴間吹了吹

嘴，康浩會意，一伸手，便將浴間房門拉閉，並且迅速的反扣了起來。

冉肖蓮正泡在浴盆裏，忽見室門反扣，不禁詫問道：「小紅，你在幹什麼？爲什麼把門扣上了？」

小紅悶聲不應，領着康浩直趨複壁前，舉手按動機鈕，一陣軋軋聲響，複壁開始向左右縮退，露出夾層中特製的暗室。

冉肖蓮聽見機關發動的聲音，急忙從浴盆裏跳了起來，順手扯過了一條布巾，裹住赤裸的身子，一面拍門，一面喝問道：「是誰在啓動機關？小紅！小紅！快開門——」

蛇神董明嵩嘿嘿笑道：「騷婆娘，你安心洗你的澡吧，光條條開門出來，當心會着凉。」

冉肖蓮聞言吃了一驚，低頭看看自己的身子，一時竟沒了主意——她如想破門而出，自是容易得很，但身上這般「光」景，却怎麼跟人動手？

這時，康浩已經衝進複壁內的暗室，當他看淸室中景況，也驚得呆了。

暗室中有兩張小床，分躺着兩名臉覆白布的少女，那僵硬的身軀，急劇起伏的呼吸……正和他在永淀湖畔初見「奪命雙環」時一般模樣。

一種莫明的念頭，倏然閃過他的腦際——這是兩名被「搜魂大法」控制的「鬼武士」！

康浩遲疑着不敢走近小床，更不敢去揭取那兩幅白布。僅從衣着上，他無法分辨床上兩人誰是月眉？誰是湘琴？但他幾乎可以確定，她們一定是月眉和湘琴。

小紅見他怔怔站在暗室門內，許久沒有動靜，忍不住低聲催促道：「快呀！不能再耽誤了！」

康浩點點頭，却沒有移動脚步，荳大汗珠，從他額際滾滾直落下來。

蛇神董明嵩也發覺情況有異，沉聲問道：「喂，康浩有什麼不對嗎？」

康浩剛要回答，谷中突然傳來一陣急劇的鑼聲！

鑼聲入耳，小床上兩人猛然挺坐了起來——覆面白布滑落，可不正是月眉和湘琴！

康浩失聲驚呼道：「董老前輩，你快來——」

呼聲未落，月眉和湘琴已從床上跳了下來，四隻眸子直瞪着康浩，神情一片木然。

董明嵩飛身掠到，也看得心頭一震，急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康浩顫聲道：「她們已經——」

話猶未完，月眉和湘琴突然四臂同舉，一齊撲了過來，月眉雙掌疾出，直向康浩前胸劈到，湘琴却十指箕張，便想抓扯康浩的衣襟。

董明嵩駭然大驚，急忙跨前一步，側身擠進了暗室，右手將康浩往後一帶，左掌一翻，直迎了過去。

康浩脫口叫道：「老前輩不能傷害她們！」

董明嵩掌力甫發，聽見康浩呼叫，忙不迭化掌爲拂，振臂一揮，將湘琴震退了三四步，自己却被月眉一掌劈中了左肩。虧得他修爲深厚，這一掌雖未傷及要害，也打得他身子幌了兩幌，一條左臂整片麻木。

老頭子火了，右手倏伸倏縮，一連拍出三掌，怒聲喝問道：「這兩個丫頭究竟是什麼人？」

康浩忙道：「她們就是月眉和湘琴，但已被搜魂大法所制，迷失了本性……」

說話間，湘琴又悶聲不響撲上前來。

董明嵩一面招架，一面詫問道：「什麼叫做搜魂大法？是一種邪術麼？」

康浩道：「這時無法細說，老前輩請將她們穴道制住，先離險地要緊。」

谷中鑼聲一陣緊似一陣，董明嵩心知情勢急迫，不能多留，頷首道：「你退開去，別站在這兒碍手碍脚。」

康浩退出暗室，奔至窗前眺望，只見滿谷全是燈球火把，人聲鼎沸，亂成一片，但喧嚷最厲害的地方仍是前谷，尙未有人向花園這邊搜索。

大約是獸神倪森接獲「越獄」報告，正調派人手，分頭截堵搜查，一則他甫由園中離去，並未發現異狀，二則自認只須堵截住谷口出路，便不難甕中捉鼈，是以暫時沒有向後谷搜索。

康浩看得心驚不已，暗想形藏既已敗露，縱然救得月眉和湘琴，出路阻斷，又將如何脫身？

心念未已，只聽兩聲悶哼，蛇神董明嵩挾着月眉，湘琴從暗室大步走了出來，向康浩咧嘴一笑，道：「收拾這兩個丫頭眞不簡單，下次你再討老婆，千萬別找這種潑辣貨了。」老頭兒不愧成名高人，這種關頭，居然還說笑話。

康浩指着窗外道：「老前輩請看，前谷出路已被阻斷，咱們怎麼出去呢？」

董明嵩眼中凶光一閃，獰笑道：「到不能出去的時候再說吧，走！」

小紅囁嚅的道：「康少俠，你們走了，我怎麼辦呢？」

康浩道：「你當然跟咱們一起走，生則同生，死則同死。」

小紅遽聞此言，芳心怦然而喜，却又担憂的道：「可是少俠的解藥……」

康浩道：「現在先求脫身，顧不得那許多了。」說着，從董明嵩手中接過齊，易二女，將易湘琴交付給小紅，自己則揹負着月眉。

這是他謹愼的地方，皆因月眉和他已有正式婚約，而湘琴却尙未獲得易君俠的同意，親疏有異，男女有別，故將湘琴委付了小紅，同時也讓董明嵩空出手來，專負應敵之責。

誰知董明嵩却不領這份情，行經浴室門口時，突然心中一動，停下脚步，向康浩和小紅神秘的笑笑，說道：「你們都帶着『行李』，我老人家也不能空手，現成有個『鋪蓋捲』，竟險些忘了。」

於是，解開了門扣，屈指輕彈兩下，叫道：「冉大姑娘，請出來吧！」

冉肖蓮正在房裏手足無措，幾次想從窗口破窗跳出，終因赤身露體，未敢妄動，聽見董明嵩呼叫，嚇得急急躲進浴盆背後，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董明嵩側耳聽了一會，詫道：「奇怪，騷婆娘莫非溜了？」

康浩恨恨的道：「這女人陰險毒辣，

竟對月眉和湘琴施展『搜魂大法』，有一天落在我手裏，我也不會輕饒她。」

董明嵩笑道：「你先別嚇唬她，否則，她就更不敢出來了。」

康浩道：「她還沒有逃走？」

董明嵩笑道：「光着屁股，她逃到那裏去！」單掌一揚，蓬的震開了房門。

冉肖蓮見情勢危急，忽然想到一條「金蟬脫殼」之計，左掌疾揮，搧滅房中燈火，右掌猛可將窗櫺震碎，却趁那窗櫺碎裂之際，把身上僅有的一條布巾，捲成一團，從破窗中擲了出去。

康浩和董明嵩聽得窗櫺破裂之聲，同時探頭向浴室內張望，恰好看見一團黑影穿窗飛出。康浩跺足道：「還是遲了一步，被她破窗逃掉了。」

董明嵩却年老成精，目光一掃，冷笑道：「放心，她逃不了，去把燈點上，咱們搜一搜。」

康浩道：「老前輩沒有看見方才那團黑影麼？」

董明嵩道：「你別上她的當，她若想逃走，早就該逃了，何須等到現在？再說，既然情急逃命，連衣褲都顧不得穿，那裏還有閒暇熄滅燈火？我老人家認準她還在房裏，包不會錯。」

康浩想想也覺有理，便道：「好！老前輩請守在這裏，晚輩去取燈來……」

話沒完，冉肖蓮已焦急的喝道：「不用取燈了，我在房裏沒有走！」

董明嵩笑道：「如何？我老人家早就料定你捨不得走的，識趣些，自己出來吧，等我老人家過來搜就不好意思啦！」

冉肖蓮從浴盆緩緩探出頭來，哀聲求告道：「康少俠，能不能求你高抬貴手，給我一件衣服？」

康浩怒叱道：「你這陰險毒辣的女人，我和你何怨何仇，你竟然下此毒手，對她們兩個無辜的人施行『搜魂大法』？像你這種無恥蕩婦，還知道羞恥？」口裏雖然怒罵，仍然向小紅要了一套衣衫，憤憤的擲了過去。

冉肖蓮赧然無語，躲在浴盆後匆匆穿好衣服，低垂螓首，緩步而出。

董明嵩冷冷道：「你給我老人家安份一些，若想逃走，這浴盆就是榜樣。」

話落，揚手一指，但聞「噗噗」兩聲輕響，一人合抱的浴盆，已被指力透穿，脂水四溢，流滿了一地。

冉肖蓮瞧得心頭暗震，默然垂首，不敢作聲。

董明嵩又道：「你也不用裝出這副楚楚可憐的模樣，我老人家不懂什麼叫憐香惜玉，惹翻了我，便是粉團做的觀世音，我老人家也能踹它個稀爛。」

冉肖蓮幽幽抬起頭來，苦笑道：「老前輩究竟要我怎樣才好？」

董明嵩道：「你過來。」

冉肖蓮馴如羔羊，輕移蓮步走過來。

董明嵩駢指點閉了她雙肩上的穴道，沉聲道：「乖乖在前面帶路，送咱們出去，這兒五個人如能毫髮無損離開復仇谷，你還有活着回來的希望，如有任何凶險，我老人家就先廢了你，聽淸楚了嗎？」

冉肖蓮沒有回答董明嵩，却用幽怨的眸子望了望康浩，凄然說道：「我自知罪孽深重，不該對她們施行『搜魂大法』，其中內情，我縱說出來，少俠也一定不肯相信，爲了贖罪補過，我願意伴送諸位平安離開復仇谷，等到出谷之後，殺剮悉由尊便，我也不打算回來了。」

康浩哼道：「你現在說這些話，不嫌太遲了嗎？」

冉肖蓮輕嘆道：「不錯，的確太遲了，但我做這件錯事，一則固然是受人逼迫，身不由己，二則也是一番好意，爲了拯救她們的性命。耿耿此心，可質天日，可惜少俠不肯相信……」

康浩怒道：「什麼？你暗下毒手，對她們施展毒術，還說是爲了救人？這種鬼話誰會相信？」

冉肖蓮道：「我不敢奢望少俠相信，但這却是實情。」微頓，接着又道：「當初湘琴被擒，會中諸人便想殺害，是我獨排衆議，才留下她的性命，其後少俠被脅來到復仇谷，也是我設計拖延，才得保存。爲了這件事，招引倪森和苗廷秀的疑心，接着又發生月眉姑娘傳書敗露，擊傷倪森的事，我若不答應對她們施行搜魂大法，怎能救得月眉姑娘脫出水牢？怎能消除倪苗二人的疑心？她們雖然暫時受制，總比横遭殺害的好——少俠一向通情達理，難道就不能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麼？」

這番話，只問得康浩張口結舌，無詞以對，本來是，搜魂大法雖然可怕，總有解救的方法，如果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豈不是一切都完了？

康浩木然片刻，才道：「你若一番好意，爲什麼要瞞着我？你分明已經對她們施術，却仍想騙我答應你們的條件，這又該怎麼說？」

冉肖蓮苦笑道：「少俠的脾氣何等剛烈，我若早把實情告訴了你，必然激起你的怒火，一旦翻臉，豈不是我反害了少俠麼？」

這話又是理，康浩反覆思忖，竟想不出一句駁斥的話來。

董明嵩不耐煩的催促道：「得啦！得啦！現在那來工夫說這些閒話，再不走，天都亮了。」

冉肖蓮已漸漸恢復了鎭靜，接口道：「老前輩請放心，有我伴送，定可平安離去。」

董明嵩冷笑道：「你先別誇口，露水夫妻，未必便有多少情份。」

冉肖蓮却毫不羞惱，微微一笑，當先領路向樓下走去。

康浩忽然道：「且慢，有幾件東西，你得還給我。」

冉肖蓮一怔道：「什麼東西？」

康浩道：「我的風鈴劍和一隻易容革囊。」

冉肖蓮一攤手，道：「我什麼時候見過少俠的風鈴劍和革囊了？」

康浩道：「那些東西是在我被脅來復仇谷途中失去的，當時我疑心是小桃偸去了，後來才知小桃已死，可能被月眉取去，如今月眉又遭搜魂大法所制，那些東西自然已經落在你的手中了。」

冉肖蓮連聲呼冤道：「我可以對天發誓絕對沒有看見少俠的東西，月眉被擒的時候，是由小紅搜查她的行李，少俠不信

，可以問問小紅。」

小紅不待康浩詢問連忙接口道：「小婢奉命搜查月眉姑娘的隨身物件，只發現一隻易容革囊，並沒有看見風鈴劍……」

康浩道：「那隻革囊呢？」

小紅望望冉肖蓮，赧然道：「小婢見它製作精巧，就私下收藏起來了，現在樓下房中。」

冉肖蓮冷笑一聲道：「好啊！我一向待你不薄，原來你這丫頭，早已存着叛逆之心，……」

康浩插口道：「那革囊對我十分重要，請姑娘快還給我。」

小紅點點頭道：「好！小婢現在就去取來。」

× ×

一行人魚貫下樓，小紅搶前由自己臥房內取出了易容革囊，交還給康浩。

康浩一掂份量，革囊甚輕，心裏吃了一驚，急急解開查看，囊中易容藥物俱皆齊，單獨不見了那隻百禽宮的鑲珠金盒。忙問道：「這囊中還有一隻純金寶盒，姑娘可曾看見？」

小紅道：「沒有啊！小婢只取了這隻革囊，並沒有看見什麼金盒呀！」

蛇神董明嵩一臉不耐煩，道：「一隻金盒再珍貴，也不過值千把兩銀子，何必深究。」

康浩正色說道：「晚輩並非是捨不得區區一隻金盒，而是因為盒中尚有極重要物件。」

小紅惶然道：「蒼天在上，神明共鑒。小婢的確只見到革囊，絕沒有私藏金盒，若有半句謊言，叫我不得好死。」

肖冉蓮陰笑道：「誰也沒說你偷藏了金盒，你又何必心虛呢？」

小紅急怒道：「小婢只是為了表明心跡，姑娘怎能如此含血噴人？」

冉肖蓮道：「我說過什麼了？」

蛇神董明嵩重重一跺腳，喝道：「你們這些臭娘們，嘮嘮叨叨的，究竟有完沒完？」

這一聲喝罵，好似「一竹桿打了滿塘鴨子」，連小紅也一齊罵了進去。冉肖蓮毫不在意的仰面而笑，小紅却委屈得眼眶一紅，低頭哭了起來。

董明嵩搖頭嘆氣道：「以後如再要我跟女人同路，殺了我老人家也不幹。他奶奶的，不是吵，就是哭……」

樓外忽然有人接口笑道：「四師弟既感頭痛，何不把她們統統留下來？」

話聲入耳，衆人才發覺谷中急劇的鑼聲早已靜息，朦朧的曙色掩映下，樓外盡是幢幢人影。

冉肖蓮腳下一動，似欲奪門而出，但當她一眼觸及董明嵩銳利的目光，忙又將伸出去的腳，悄悄縮了回來。

康浩一面收藏易容革囊，一面低聲道：「咱們已經被包圍了，小紅快去取兩條布帶和三柄長劍來。」

小紅顧不得傷心，匆匆取來布帶和長劍，康浩便用布帶將月眉牢牢紮在背上，又助小紅紮妥湘琴，各自騰出雙手，準備應敵。

冉肖蓮冷眼旁觀，竊笑不已，表面上却故作誠懇的道：「不必如此緊張，有我在，他們不敢無禮的。」

董明嵩沉聲道：「你且慢高興，但有變故，我老人家先宰了你。」

回頭又向康浩和小紅吩咐道：「由我老人家出面答話，你們押着這婆娘隨後出來，多注意些，別讓她得隙溜了。」

冉肖蓮笑道：「老前輩放心吧，我答應送你們出去，決不會再有貳心。」

董明嵩哼了一聲，沒有回答，逕自提劍推開樓門，大步跨了出去。康浩和小紅雙劍交剪，押解着冉肖蓮，緊隨而出。

樓外黑壓壓站滿了人，為數不下二三百名，却寂然無聲，也沒有一點燈火。

但當樓門啓開，董明嵩一腳跨出，突然「轟」的一聲，環繞着人羣，驀地燃起了一圈火光。

火光蜿蜒，勢如盤蛇，恰好將出路阻斷，熊熊的火圈中，獸神倪森當門而立，在他右首一輛輪椅上，傲然坐着毒神苗廷秀，身後數百名復仇會弟子，人人刀劍出鞘，嚴陣以待。

最令人吃驚的是，人羣中央，直挺挺站着十餘名神情木然的奇怪人物，竟是曾在孟津渡口，逼使「活靈官」孫天民負傷落水的「鬼武士」。

康浩急忙趕上一步，低聲道：「老前輩千萬要當心那十幾個神色痴呆的人，他們都是迷失本性的亡命之徒……」

董明嵩冷笑道：「不打緊，你只須看牢那騷婆娘，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

對面的獸神倪森遙遙抱拳一拱，含笑道：「四師弟神功得復，可喜可賀，愚兄得訊稍遲，未曾趕赴後谷迎迓，委實失禮得很。」

董明嵩在距門丈餘處停步，漠然道：「現在碰頭，還不算太遲，這十多年來，承蒙欵待，我還沒有向閣下道謝呢。」

倪森大笑道：「自家兄弟，何必這樣客氣，俗話說得好，牙齒難免咬着舌頭。好在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已往的小小誤會，師弟就不用耿耿介懷了。」

董明嵩陰惻惻笑道：「十年毀功禁錮的仇恨，要我忘掉也容易，但有條件。」

倪森忙問：「什麼條件？」

董明嵩道：「你把總堂主的位子讓給我幹，我也廢去你的武功，請你到石牢去住上十年。」

倪森臉上的笑容突然變得一片僵硬，冷哂道：「愚兄倒是有意讓賢，只怕別人不服……」

董明嵩道：「復仇會的副會主就在這兒，誰敢不服，我就先殺了她。」

倪森木然片刻，道：「賢弟自以為脅持了冉姑娘，便能使復仇會就範麼？」

董明嵩道：「我可沒有這麼說，但姓冉的性命在我手中，別人未必有什麼顧慮，至少，有一兩個人會捨不得她就此香消玉殞吧？」

這句話，說得倪森臉上不期然一紅，強顏笑道：「看來論口舌機鋒，愚兄永非賢弟對手。但不知此事可有商議轉圜的餘地！」

董明嵩道：「當然有。辦法有兩個，任你選擇。」

倪森道：「賢弟何妨說來聽聽。」

董明嵩道：「十年牢獄之苦，董某人

不甘白受，咱們總得好好結算一下舊賬，如果是現在就算，我先殺冉肖蓮，然後與你放手一搏，強存弱死，誰也沒怨言。」

倪森微微一笑，道：「這雖是遲早難免的事，眼前却稍嫌倉促了些。那第二個辦法又如何？」

董明嵩道：「第二個辦法，由冉肖蓮親送我等出谷，咱們另約時地，再作了斷，不過這又有一個附帶條件，這位康少俠所需解藥，必須現在就交出來。」

倪森沉吟了一下，說道：「諸位出谷之後，是否能保証放回本會的冉副會主回來呢？」

董明嵩道：「我又不想要她做老婆，留着她幹什麼？」雖在嚴陣對峙之際，許多人聽了這話，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倪森爽然道：「賢弟的意思是想平安離開復仇谷，這一點，愚兄可以答應，但康浩與苗師弟之間的事，愚兄不便作主，須得先和苗師弟商議一下。」

董明嵩道：「你們儘管去商議，如不成功，咱們還有第一個辦法可以試試。」

倪森向苗廷秀招招手，兩人後退數尺，低聲密議起來。

康浩趁機也對董明嵩說道：「老前輩，先脫身要緊，解藥的事，以後慢慢再想辦法，千萬別為了晚輩跟他們翻臉。」

董明嵩笑道：「你放心。我這是先抬價錢，再打折扣，能賺就多賺點，不能太便宜他們。」

康浩道：「如果他們答應得太爽快，須防其中有詐。」

董明嵩點了點頭，陰笑道：「我老人家也不是好相與，且等出谷之後，咱們也叫他們嚐嚐手段……」

兩人正在低聲議論，獸神倪森手裏高舉起一隻小磁瓶，含笑叫道：「董師弟，咱們決定一切依照你的條件，這是康浩要的解藥，請接着了。」說完，一抖手，擲出磁瓶。

董明嵩揚手一招，抄住了磁瓶，看也不看，順手遞給康浩，沉聲道：「先收着別吃，等出谷以後再說。」

康浩却忍不住拔開瓶塞查看，只見瓶中僅有一粒藥丸，色呈淡黃，比豌豆畧大些，聞起來有一股花粉香味。

據他在萬毒谷所得經驗，苗廷秀煉製藥丸共分三色，紅的代表劇毒，黑色的毒性較緩，黃色則是解毒藥物，由此判斷，瓶中藥丸正是解藥。

康浩心裏不禁狂跳起來，本想立刻將藥丸吃下去，恢復了功力，對出谷的行動必然大有裨益，但又覺得像苗廷秀那種老奸巨滑之輩，豈會如此就將解藥交出來，倘若此藥有詐，那可怎麼辦？

正猶豫不決，前面復仇會數百高手已潮水般向兩側退開，讓出五尺寬的一條通路。

蛇神董明嵩身形畧退，一手提劍，一手扣住冉肖蓮右腕穴門，低聲道：「你們兩人走前面，這騷婆娘交給老夫，放大膽走，休再躭誤。」

康浩急忙收好藥丸，和小紅各執長劍，併肩邁步，直向人羣中走去。

董明嵩拉着冉肖蓮隨後而行，彼此之間，相距六七尺，以便遇到變故時，可以互相掩護應敵。

這時天色業已大亮，復仇會高手所列成的人牆，由樓下直達前谷，密密層層，一望無盡，獸神倪森為了表示坦誠，親自在前領路，但在通過那人牆圍成的漫長通道時，康浩和小紅仍緊揑着一把冷汗。

小紅尤其感到心驚肉跳，她本是復仇會的人，如今反助外敵，心裏難免有些內慚，在她的感覺中，那一雙雙目光，彷彿都惡狠狠盯着她一個人，那一柄柄寒光耀眼的刀劍，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向她腦後劈到。

康浩也同樣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只盼能早些離開這險惡之地，兩人不約而同，都想加快腳步，無奈在前領路的獸神倪森却安步當車，行得十分緩慢，似有意，似無意，總是擋在前面，兩人空自心急，也不得不跟着緩慢下來。

行了足有頓飯之久，才從樓房走到谷口，途中竟然毫無事故發生。

抵達狹谷出口那棟石屋，倪森停住腳步，轉身說道：「由此出去，必須經由地底甬道，機關的載送量，每次以三人為限，諸位請決定一下，誰先行？誰稍後？」

董明嵩問道：「你是到此止步呢？或是要隨咱們出去？」

倪森笑道：「俗話說，送佛送到西天。愚兄忝為主人，自然要親送諸位到了谷外，才能放心。」

董明嵩冷笑道：「只怕你是放心不下這位千嬌百媚的老闆娘吧？」

倪森既不正面回答，也不生氣，微微一笑道：「賢弟請早些決定，彼此兩便，何必多逞口舌之快。」

董明嵩道：「咱們共有五個人，加上冉肖蓮，正好兩人成一批，分三次出去，至於閣下是先走或是後走，咱們就管不着了。」

倪森詭異的笑道：「愚兄欲與賢弟同乘，不知行不行？」

董明嵩斷然搖頭道：「對不起，董某人沒有這份雅興，還是各走各的好。」

倪森哈哈大笑，道：「十年磨練，賢弟的膽子竟越來越小了！」

董明嵩冷哂道：「胆大胆小，等出了山谷再論不遲，仗着人多勢衆和機關佈置，縱然胆大，也算不得什麼。」

康浩在他們唇槍舌劍之際，揚目四望，人叢中不見了毒神苗廷秀，心裏暗吃一驚，忙向董明嵩施了個眼色，接口說道：「依晚輩之見，六個人可分為兩批，請老前輩和小紅先行，晚輩伴同月眉和湘琴隨後，……」

董明嵩却搖頭道：「不必。你們只管先走，老夫押後，三人或兩人一批都無所謂，只別跟那些心懷叵測的東西混在一起就行了。」

康浩的意思，是希望先將冉肖蓮押解出谷，只要控制住冉肖蓮，便不怕倪森敢玩手段，但董明嵩却希望受傷和中毒的人先行，如果康浩能帶着齊，易二女平安離開，少了累贅，自己就不怕倪森作怪了。

兩人原都是一番好意，無奈却未能體會對方的打算。康浩堅請董明嵩先走，董明嵩一定要康浩先行，表面似在禮讓，實則僵持不下。

（未完）

新派奇情長篇故事

魅梟

文·單于紅
圖·盧令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不貶眼君之楓到萬花帮，找到魔咤女夏秋心，刼後重逢，倍見情濃，翌日辭別萬花帮主宓月桃，相偕南下，往訪武林三友文明先、伯欣雅和任子常，擬邀請他們重出江湖，匡扶兄弟會，適三友舊主金刀客洋起冬要重組玉雕門，强要武林三友爲他努力，三友婉却，洋起冬抱着已不爲我用，便要殺之的宗旨，君之楓看不過眼，挺身與鬥，把洋起冬殺死，三友允與合作，君乃偕夏秋心離去，抵洛陽，君之楓把夏秋心安置在客棧中後，獨自跑到烟花地的舒心樓，要找園園姑娘——

英雄爲金困　紅粉報君恩

由於君之楓是「有馬階級」，裏頭早飛也似的跳出了一名跑堂；那名仁兄既猛擺笑臉，又猛恭腰的接過了君之楓的韁繩，嘴中連道：「公子爺，請裏面坐。」

君之楓抛了錠銀子給他，害得他差點沒跪了下去；也許他這一手露得太闊，引得內頭又竄出了個差點沒把嘴巴努力笑裂的跑堂來，他畢恭畢敬的道：「公子爺，小的給你帶路。」

於是君之楓跟着他進去。

一入眼的是滿天飛的鶯鶯燕燕，環肥燕瘦，濃裝淡抹，肥臀高乳……不勝枚舉，撩人眼亂，尤其那盈耳充斥的嬌嗲賣騷聲，聽得叫人不得不努力的心猿意馬一番，隆重的打自脚跟底兒痳到腦瓜子上來。

所謂娘兒愛俏，老鴇愛鈔。君之楓這標準的小白臉兒甫一進入，立刻使得那青樓艷妓，勾欄嬌娘頻頻向他搔首弄姿，媚眼亂飛，嗲聲猛哼，極盡賣弄風騷之能事，以祈君之楓青睞……

帶路的跑堂朝君之楓眼笑眉開問道：「公子爺，你要那一位姐兒？」

君之楓懶懶的說了聲：「樓上。」

跑堂的對君之楓生眼，自作聰明道：「啊，公子爺，小的怕你是外地來，可能不知道咱這兒樓上是賣臉不賣身，賣歌不賣笑……」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不耐道：「我知道！」

討了個沒趣，跑堂的連忙陪笑道：「是是，公子爺，你請這邊走，這邊走。」

君之楓跟着他到了樓上。嗯，樓上樓下雖相差不遠，但可就大大的不同了，單拿佈置來說，樓上可就要講究而華麗得多；另外氣氛也美雅得多，寧謐非常，不像樓下吵雜得令人耳膜發疼；而且樓上的問津者，大都衣冠華美，不是王孫公子，便是富賈巨商，再不便是風流書生。

上得樓來，除了隱隱可聽到猜拳酒令聲，以及動人悅耳的琴聲，和發人幽思的吟詩作歌聲外，決沒有那嗲得叫人發痳的騷聲。

這時，另外有個跑堂來接待君之楓，君之楓給了點帶路的跑堂賞錢，只見他笑逐顏開而去；樓上這個跑堂似乎也比較高級得多，嘴臉上沒有令人噁心的諂媚巴結相，他只是溫文有禮的朝君之楓問道：「公子，包廂還有兩席，包房只有一間，公子是要……」

君之楓淡淡道：「包房。」

跑堂的擺手，說了聲請，便帶君之楓到一個華麗的房間。

但見房裏入目流光閃閃，琳瑯滿目，其所佈置不僅豪華，而且雅逸不流於俗；此雖說廂房，却無睡牀，只有看來古色古香精美非常的臥榻而已，君之楓一進去，仰頭便躺，那名跑堂端了杯香茗，放在君之楓身旁的小几上，緊接着，走入四五名跑堂，動作俐快而熟稔的擺上了桌酒席，跑堂的等一切就緒，便向君之楓輕聲問道：「公子，不知你要請那位姐兒陪你？」

雙手墊在腦勺下，君之楓闔着眼皮，簡短的應了聲：「園園姑娘。」

輕哦一聲，跑堂的連忙堆笑道：「哦，公子，眞對不起，園園姑娘很不巧正好有客在，公子是否願意再挑另外……」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截口道：「你只消向她說聲小君來看她就行了。」

拱了下手，說了聲是，跑堂的便退出房外……

沒一會工夫，門簾啓處，掠進一個倩影來。

但只見她不過雙十年華，長得雖不算國色天香，傾城傾國，但却十分秀麗，尤其輕裝淡抹，不帶滴點的風塵味兒，倒讓人有股我見猶憐的風韻。

拂着羅裙，輕踩蓮步，她娉婷娜婀的走到了君之楓身旁，面帶淺笑，語調充滿喜歡和驚異道：「哎，小君，是不是這陣子的大風把你刮來了？瞧，一去又近半年沒來看我園園了。」

君之楓坐起身來，望着她含笑道：「園園，對不起，硬把給妳拉了來，這回我有件大事和妳商量。」

溫柔的把香茗送到君之楓唇畔，園園眨眨眸子，哦聲道：「哦？什麼大事來着？你說看看。」

想了一下，君之楓輕聲道：「園園，我現在心緒不太好，而妳又有客在，再說這事情不是三言兩語可說完；我看還是先讓自己平靜下來，妳回去陪妳的客人，咱呆會再談好了。」

輕搖了下螓首，園園凝睇着他微笑道：「小君，你又不是不知道，只要你來，天大的客人我也把他們趕走了。」

君之楓歉然一笑，道：「眞不好意思，又讓妳裝肚子痛了？」

園園掩唇輕笑道：「不，這回我向他們說頭痛，其實那些都是老主顧，也沒啥關係。」

微微一停，園園走到放置着七弦琴的几旁坐下來，柔聲道：「小君，既然你心情不好，讓我彈一曲幫你消消心，散散氣，如何？」

躺回臥榻上，君之楓闔眼說道：「太好了，園園，妳就彈那曲……」

語沒完，園園已嬌聲笑道：「放心，我不會忘記你愛聽的那曲『孔雀東南飛』；小君，你聽完以後，一定會說我彈得比以前更好了。」

說着，輕撩羅裳絲袖，纖纖玉指，輕輕的在琴弦上一撥，但聞錚然一响，清脆至極……

但只見園園如削筍般的十指，一忽兒快，一忽兒慢，靈活而又顯得嫻熟的撥動着琴絃。於是，一曲「孔雀東南飛」便悠悠揚揚，有如行雲流水般的响起來……

赫，果眞彈得好，但聽縷縷琴聲，如泣如訴，哀婉動人，一手墊頭，一手隨着節奏拍大股，君之楓忍熬不住似的，忽地開口輕唱起來——

飛來雙孔雀，乃縱東南飛，
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
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
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
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
吾將負汝去，羽毛日摧頹。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
踟躕顧羣侶，淚落縱橫垂。
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低沉的唱及此，君之楓忽似嗆了嗓門似的，一陣黯啞……

園園正彈得入神，也就輕啓紅唇，珠圓玉潤也似的喉音接了下去——

關關幽相遠，哀哀鳴相啼，
殷心傷泣血，淚日與訣別。
見汝西北墮，吾何東南去……

園園顯然是此裏名妓，單這手琴藝和美妙歌喉，便叫人廻腸蕩氣，愁腸百結，但一闋未完，君之楓忽地揮手叱道：「園園，不要唱了！」

琴聲與歌聲戛然停住，園園那張秀麗姣美的臉龐兒，湧上了一團驚愕，她拂裙起身，欵步走到君之楓身旁，詫異道：「小君，你，你怎麼啦？」

忽地，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君之楓咬了下牙，說道：「沒啥，園園，我想談正事了。」

深沉的注視着他，園園道：「別騙我，你的眼角還留着一滴淚光呢。」

連忙別過頭去，君之楓快步的走到桌旁，斟了杯酒，一飲而盡，一剎時，他臉上的表情很快正常下來，微舒了口氣，道：「我是被妳的歌喉打動了，園園，妳果眞愈來愈不簡單啦，連我這鐵心石腸的都要被妳賺去眼淚哪。」

默默的注視了他一會，園園轉身在一張扶手雕有花紋的太師椅上坐了下來，伸出兩隻雪白如脂的玉手，在地上的灰色火盆裏取暖，美眸怔怔的望着火星，一語不發……

納悶的在她身旁另外一張太師椅坐了下來，君之楓迷茫的望了她好一會，問道：「園園，妳生我氣了？」

一動也不動，園園道：「沒有，我只是在回憶一件事情。」

微一楞，君之楓道：「願意說給我聽聽麼？」

用鐵夾撥動了一下火盆，揚起一撮輕微的青烟，園園啓唇嬌道：「我在想：三

年以前我初下海淪爲風塵女之時，有個客人硬逼我陪宿賣身，幸好你挺身相助，使我得以保存清白之身……」

輕咳了聲，君之楓打斷她的話道：「園園，妳忽然提這作啥？」

兩眸依然望着火光，園園繼續道：「三年多了，哦，好快，不，我應當說三年來度日如年，像三萬年那般的長，但不管怎麼說，我總算熬過了這些日子，快了，就要替爺還清債務……」

望着她，君之楓忍不住似的又揷口道：「到現在，我還不明白，當初，我替妳贖身，妳爲什麼不答應？偏要受着這種活罪？」

淡淡的笑了笑，園園道：「也許，我生來就是這般的賤骨頭。」

搖了搖頭，君之楓輕嘆道：「呀呀，別再說了，否則我又要咬牙切齒了，天底下像妳這種硬骨頭，死也不接受人家帮助，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眞是莫名其妙！」

閉下眼簾，再睜開，園園緩緩說道：「人就是要有骨氣，你不是常常這樣說的麼？」

沒好氣的，君之楓道：「骨也不是這般骨法，唉，別說了，再說，我就要中風啦！」

揚了下柳眉兒，園園道：「最遲也不過個把年頭，我把債還淸之後，便脫離這魔窟……」

君之楓哼着聲打斷她的話，又道：「算了吧，何不再幹下去？這種事兒旣輕鬆又不費事，銀子一把一把的滾滾而來，我只恨自己生錯了男人，現在……哼！」

抬臉凝視，園園抿嘴道：「小君，不要挖苦我。你爲什麼要這樣關心我？三年多來，不，自我出生以來，除了我爹娘，我再也沒有發現第二人像你這樣憑白的，沒有企圖的來帮助我，爲什麼？」

避開她的眸光，君之楓走到桌前，用手揀了塊肉，一把塞入嘴裏嚼着，唔聲道：「今兒個妳是怎麼啦？莫名其妙。」

倏地走到他面前，園園辣辣的逼視着他，道：「你才莫名其妙，小君，我今天一定要你說，你爲什麼對我這樣好？」

攤了下手，君之楓走開去，仰首望着壁間上的詩畫，淡淡道：「我說過，我是個武林中人，我殺太多人啦，怕死了，以後在陰間受罪，所以趁着沒死以前，多行些好事，這也不過是爲了我自己打算啊，園園，妳又不是不知道，妳窮嚷嚷啥？」

站到他身邊去，園園如蛆附骨似的瞪着眼，道：「十八年前，當我是三歲孩童時，你可以對我這樣說，現在我過了年就二十一歲了，小君，請你對我說二十一歲的話！」

轉身望着她，見她一臉正正經經之色，君之楓無可奈何的張了下雙手，道：「好吧，我就實說了，園園，妳是天生賤骨頭的不願人家帮助，而我和妳正好相反，天生的賤骨頭喜歡做些自以爲是善行好事。這樣，可以了吧？」

瞪着他，園園道：「你是把我當可憐虫，所以才同情我，帮助我？」

顯然感到不太對勁，君之楓連忙道：「園園，妳說那去了？妳說得好，妳又不是三歲小孩，妳看不出來我一直拿妳當我的好朋友看待麼？噢，老天！」

「朋友？說得好。」

兩眸一直跟着了君之楓，園園咬了咬銀牙，氣怒非常似的說道：「小君，你旣然認爲我是你的好朋友，那麼，你爲什麼騙我？」

一楞，君之楓拍了下額角，苦笑道：「園園，妳今天沒喝醉了酒吧？妳簡直扯到九霄雲天外太白金星老頭兒的毛坑裏去啦，我騙妳啥來啦？」

望着鞋尖，園園委屈似的道：「方才，你那擧動，你那神情，以及你那樣子，明明告訴了我——你有不愉快的心事，你硬說沒有，這，不就是騙我麼？」

恍然的張了下眼，君之楓道：「說了這麼老半天，兜了這麼大拐彎，原來指的是那回事呀？」

仰臉凝眸，園園道：「小君，你這樣對待我，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君之楓忙道：「我這人，話好說，最怕人家拿這頂帽子扣我了，園園，我幾乎要很不高興的說妳含血噴人了。」

凝着神情，園園道：「朋友相交，貴在坦誠，你有心事，不願告訴我，這怎麼算得上够朋友？」

微微一停，接着道：「也許，你認爲向我說了，我這孤弱女人家也帮不上忙，無濟於事，是麼？」

在桌席上坐了下來，君之楓斟了杯酒，輕呷淺飲着，他沒有阻止園園繼續說下去：「許久以來，你一直這般關心照拂我，我欠你太多了，說這種話，你聽來或許覺得俗了點，但假若你換了我，你就會知道我心中對你的感激，我無時無刻的在想：我應當如何回報你？但只恨我自身處處有着你帮忙的地方，而你却從來沒有。現在，我好不容易發現有了，你却不願意對我說，難道說我們之間的友誼是建立在一頭輕，一脚重——只許你來關心我，不容我去照拂你的不平衡，也可說是不平等的情形之下麼？」

一口氣說完，園園有些激動了，續道：「我知道，我方才也說過，我一個孤弱女人家沒啥大力量，或許帮不了你什麼忙，但你决不能連我這最起碼的回報權利，也一併抹殺了啊！」

靜寂了半刻，君之楓放下杯箸，喟然道：「園園，妳是善良的，美好的，我以前這樣說過，現在依然這麼說，將來，或許我還願意這麼說。我總認爲善良的人是應該受到帮助的，這也是我所以願意帮助妳的原因，尤其妳爲了替令尊償債，不惜葬身污泥，這種孝心，天都可感，何況我是一個人？再且妳在這種紙醉金迷，靡聲蝕影之下，難能可貴的出污泥而不染，始終保持住妳聖潔的靈魂。這，認眞講起來，或許也算不了啥，但無可否認的，目前的世界已被勢力，現實，貪婪，邪佞，暴厲，噩戾所充斥，妳這一點點的聖靈，也就相形得更顯彌足珍貴了！誰曾經說過：自助，而後人助，而後天助。我願意帮助妳，也不過是因爲妳自己願意帮助妳自己吧了。」

說着，走到她跟前，定定的望着她，君之楓接道：「園園，謝謝妳關懷，雖然我並不祈望妳回報我什麼，但妳堅定了也証明了某種人是可以帮助的。園園，我誠心的，非常願意的接受妳的關注；只是，有些時候，有些人雖有困難，但這種困難却不是第三者可以協助解决的話，那他是不是應該隱而不言？」

搖了下螓首，園園盯着他道：「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問題是一個人願不願意專心凝志的，持之有恒的去解决它吧，我不相信世上有不能解决的問題。」

笑笑，君之楓道：「這很難說，或許那人本身沒有勇氣，或是根本不願意，也或是不敢去解决問題的話，妳也用這話去衡量麼？」

姣美皙白的臉蛋兒湧上了一灘迷惑，園園微瞇了下澄淸的眸子，低聲道：「哦，小君，我一直認爲你是豪邁，爽朗和樂觀的人，你居然也有這種煩惱麼？」

臉上的表情變幻了一下，君之楓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誰沒有？」

沉吟了一會，園園抬眸道：「小君，你不妨說給我聽，就算我帮不上忙，好歹我也能替你分點兒憂，你說是麼？」

感激的望着她笑笑，君之楓撇了下唇角——撇下了一股子濃深的苦澀，他抿了下唇皮兒，沙啞道：「園園，當我有勇氣提它的時候，我第一個便說給妳聽。」

微睜的眸子洋溢着一撮驚異，園園道：「小君，你連提它的勇氣也沒有？」

坐了下來，一連又飲了兩杯酒，君之楓朝她招了招手，道：「園園，我還沒吃晚飯哪，瞧，我們只顧說話，菜都要涼了啦。」

園園提着酒壺，在火盆裏烘暖，便也坐下來，小心翼翼的爲君之楓斟酒，另外也爲他挾了一大箸菜，然後靜靜的，美眸一瞬也不瞬的翦着他……

奔波了一整天，君之楓似乎餓壞了，埋着頭，努力的與自己的五臟廟拚個你死我活，正吃得緊，君之楓忽然抬起臉來，楞楞的望着園園道：「園園，妳幹嘛這樣看我？」

掩唇輕笑，園園嬌道：「我最喜看你這種吃相了。」

笑了聲，君之楓說道：「好丫頭，該打。」

說畢，又低下頭猛吃，瞧他別的行，吃飯似是更行，只見三下沒兩下，呼呼嚕嚕的，不消一會，便已功德圓滿，大功告成啦！

用銀匙把玉翅湯掐進君之楓的碗中，園園吐了下舌尖，嬌俏道：「嚇死人，我三天也吃不了你這麼多。」

喝着湯，君之楓笑道：「所以說嘛，妳才這般瘦瘠瘠的。」

園園吸嘴佯嗔，道：「人家才不是瘦呢……」

恍然似的哦了聲，君之楓忙道：「哦，我忘了，不是瘦，是苗條，苗條……」

羞紅着臉，園園啐聲道：「你又討人便宜來了，不依你了。」美眸流盼，園園嬌道：「小君，你不是說有什麼大事情和我商量的麼？」

點點頭，君之楓道：「我差點兒忘了呢……」

翹起紅噴如火的櫻唇，園園攔嘴道：「我就知道你决不會是啥大事和我商量的，否則怎會恁地不記心呢，再且你從來也沒和我商量過大事的，就連鷄毛蒜皮的小事兒，別說商量，卽使告訴我也不曾！小君，我早知道你又在拿我開心啦！」

笑着，君之楓道：「園園，這回妳猜錯啦，我是眞有事要向妳商量。」

蛾眉微蹙，園園半信半疑的望着他，道：「哦，除非你說出什麼事來，我才相信。」

君之楓奸笑道：「園園，妳這般地不信任我，未免有點那個了哪。」

貶了下眼睫，園園問：「有點那個來着？」

君之楓道：「有點以妳們女人之心，度我男人之腹之嫌。」

忍笑含嗔，園園道：「去！騙受得多，當上得繁，我當然要防着你啦，誰叫你講話老愛捉弄人？哼，其實我也不過是以君子之心防小人之腹吧了。」

君之楓朗笑道：「也不過半載不見，妳園園聰明得多啦。」

白了他一眼，園園嬌道：「人不可能永遠是傻瓜的，小君，我警告你，以後少拿我開心啦！」

揉了揉眼，君之楓瞪大了眼睛，往園園身上從頭到脚細細打量……

楞了楞，園園以爲自己身上什麼地方不對了，也忙着在自己身上瞧了一陣，滿臉疑惑道：「小君，你這是幹啥子的？」

重重咳了聲，君之楓道：「我只是在向妳表示刮目相看吧了。」

「去你的！」嬌啐了聲，園園噴笑道：「狗嘴離不了屎口，你又來啦！」

君之楓道：「別說得恁難聽。園園，我是眞的有事……」

不待他說完，園園含笑道：「小君，你不說我也知道是啥個事兒。」

微一忡怔，君之楓笑道：「請說。」

睨了他一眼，園園道：「是不是要找小施？」

君之楓展笑道：「好丫頭，妳怎知道的？」

纖纖玉指畧理了下鬢絲，園園淺笑嬌道：「小君，要說我一點長進都沒有，那這些年來的風塵飯我豈不都白吃了麼？」

注視着她，君之楓搓手道：「好，要得！園園，我以前常說妳慧而不靈，靈而不精，嗯，現在似乎不同了，妳丫頭不僅看來慧黠無比，且又精靈，對不？」

輕挑蛾眉，園園輕笑道：「小君，你何不乾脆說我又妖又精？」

徐徐一笑，君之楓道：「好吧，小妖精，妳……」

忽地睜眸，園園噘嘴截口嗔道：「小君，我不過是說着玩兒的，你再這樣稱呼我，我就不理你啦！」

爽朗一笑，君之楓道：「總算妳沒被我捧昏了頭，不過瞎說了妳兩句精靈，妳丫頭却飄飄欲仙的想當起小妖精來啦，眞是。」

一張秀麗妙美的臉龐兒，倏地像一朵夕陽晨曦似的——紅得迷人。園園羞澀似的啐道：「小君，你知道我現在要挑那句話兒來罵你嗎？」

望着她紅都都的俏臉兒，君之楓好笑道：「我知道，還不是那句象咀裏長不出狗牙來。」

正欲張口，園園忽地哦了聲，連忙噴笑道：「好啊，差點又被你糊了過去啦！眞眞狗咀裡長不出象牙來！」

望着她恍然大悟的神情，君之楓也一陣噴笑道：「管他的狗長象牙，象長狗牙，那才眞成了妖精哪，不都一樣嗎？」

停住笑，君之楓轉口道：「園園，妳怎料到我要找小施呢？」

園園也收住笑聲，她嬌聲道：「這還不簡單，以往你都和他結伴同來，這回你却一個人，我料想到你大概是找他了。」

君之楓道：「妳這麼肯定我沒其他的事兒麼？」

搖了下頭，園園道：「不會的，我不說過嗎？你連芝麻豆大小事兒都從不和我講，除了找小施，我不敢想還有其他大事，有麼？」

輕舒眉心，君之楓道：「就只這麼一次問妳事兒，不想沒閉口，妳丫頭便知道啦，我以前太低估妳了，說妳妖精也不過份……」

不等他說完，園園忽地面叱了聲：「小君！瞧你！」

搔了下耳根，君之楓陪笑道：「哦，園園，我又說妳那個啦，我不知道妳那麼討厭那兩個字，其實，那也不過說着玩的，妳丫頭又何必認眞？」

正襟危坐，園園正色道：「小君，你知道我一吃這行飯時，我便叮嚀自己決不能成了個『妖精』，別人開我玩笑，我倒無所謂，但小君你是我的朋友，這等玩笑給我，我覺得自己要坐不住了。」

連忙斂起嬉態，君之楓起身施禮，正色道：「園園，小君出言不愼，請妳海涵大量……」

園園忙不迭含笑嬌道：「得了，小君，你還眞的給我來這套喲？」

落話間，門外忽地响起一陣敲門聲，園園連忙去應門，只見一名跑堂向她低語說了些話，忽地園園大喜似的道：「快請他進來。」

微一皺眉，君之楓探首問：「園園，誰要來了？」

園園轉首輕應道：「你以爲是誰會來呢？」

變眉一揚，君之楓笑聲道：「其實不說我也知道，小施，是麼？」

園園伸出頭去望了一下，又回過頭來道：「小君，小施已經有好些時候沒來過了，這正巧，你來他也來了……」

哦了聲，君之楓截口道：「莫非他和他那個老相好叫……小，哦，對了，叫小夜花的對不？他倆鬧翻了不成？」

園園漫應道：「我也不太淸楚，我聽說他……」

話不過說了一句多而已，便見門口已立着一條人影兒——一個公子哥兒模樣的年輕人，他看來和君之楓一樣，二十出頭一點吧，一張挺帥而顯得有些兒過份蒼白的面龐上，兩道劍眉，一雙星也似的眸子，外加一個挺直不苛的懸胆鼻兒，就這樣構成了一張並不遜於君之楓多少的帥勁。唯他身材看來似乎稍嫌矮了些，以致於他那襲披在身上的華麗錦袍，雖使他顯得氣派不凡，但也頗使他看上去令人有點臃腫的感覺……

這個時候，園園已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小施，恁久沒來了，咱妹子小夜花可想死你了喲。」

那叫小施的跨進門檻，回笑說着：「園園，妳何不說自個想死了小君？」

像被捉了鬼似的，園園羞澀的紅着臉兒，啐聲道：「去，一進門便惹人惱！」

君之楓早已離座迎上前來，猛力的敲了小施的肩胛子，笑着說：「死要錢的，少爺正奇怪怎找不着你呢。」

用力的握住君之楓的掌心，小施在他身上渾身瞧了瞧，嘖聲道：「嘖！我說兒弟啊，你閣下現在可是佛加金身，不得了了不得啦。」

園園趕着忙暖烘了酒，燙熱了湯，君之楓和小施對面坐下來。園園坐在中間，爲他倆斟了杯酒，一揚酒杯，君之楓豪笑道：「錢鬼，多時不見，還以爲您閣下沒啦。」

乾了酒，小施瞪了他一眼，笑說：「老子已够倒霉的啦，你再他娘的來張烏鴉咀，可眞坑死人哪。」

凝目細細的瞧他神色，君之楓對眼前這位多年好友「金算盤」施笑乾，不禁有了些疑惑。他够了解他的——他算是半路出家的，他原本是個儒門書生，但他的性格與興趣顯然對唸書是格格不入，一點兒也不入門，他有個巨富老爹是希望而且硬逼着他唸書以求功名的，但他却瞞着他老父，一直在江湖上闖道兒，立萬字。幾年來，他總算沒有白費心血，勉勉强强的掛上了個「金算盤」的字號，其實他這名號並不意味着他的武功如何不了得，只不過是他的兵器是一隻泥金的鐵算盤吧了，也可能是他身負百萬家財，揮金如土，濶綽非常，武林中人送他「金算盤」這萬兒，大概有點兒說他是「老闆」的意思也說不定。

君之楓很早便認識他，他喜歡他的豪爽朗邁，和自己一樣，在某方面不拘小節，落落大方，曾有一陣子，他倆交往甚密，尤其時常共走煙花酒樓，雅愛風流，直至君之楓認識了夏秋心，而施笑乾也因家書催他回去，兩人這才算是「拆伙」似的分了開來。不過，半年前，君之楓到西疆尋找「九指魔」未遂，回洛陽來的時候，也曾到這「舒心樓」來找過施笑乾，兩人相見甚歡。

君之楓今番擴立「兄弟會」，第一個便想網羅他，他肯定施笑乾必將來是接替「武林三友」的好人選。而且最主要的，他還是要和施笑乾借銀三百萬兩。

但，眼前的施笑乾却令君之楓感到有點不樂觀，他最明白每當他提到「倒霉」的時候，嗯，他眞的就是倒霉啦。舐了下唇，君之楓開口道：「老友，別給我當頭一棒。哦，我方才聽園園說，你好久不來了，你以前不是幾乎天天來麼，不會是和你那寃家吵鬧了吧？」

望着他，施笑乾道：「你不知道我的近況？」

緩緩的搖了下頭，君之楓瞥了下園園，說：「方才園園正要告訴我。」

轉向園園，施笑乾含笑問：「哦，園園，妳知道？」

掃了兩人一眼，園園呶着小嘴兒：「我也不過是隨便聽來的，我想，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

拿着酒杯在唇邊輕輕觸着，施笑乾淡淡道：「說來聽聽，或許是眞的。」

望着他好半晌，園園這才啓口說話：「聽說你被令尊趕出家門了？」

倏地一震，君之楓脫口道：「老友，這不會是眞的吧？」

望着他露齒一笑，施笑乾平靜道：「一千個眞，一萬個眞，就是沒半個假。」

君之楓驚異問：「爲啥？令尊就你這麼個寶貝兒子，難道你幹了些傷天害理，罪不容誅的大惡跡來了麼？」

朗朗一笑，施笑乾朝他扮了個鬼臉兒：「你不常說我除了死要錢之外，什麼大事也幹不出的嗎？別抬高我了，我能幹出什麼大惡事？」

神情可沒他這般輕鬆，君之楓輕輕皺起眉頭：「我實在想不出你老爹有啥理由驅逐他的獨生子。」

微垂下臉，施笑乾咳了聲，說：「我想你是應該知道，我曾告訴你老頭子最討厭什麼……」

心中一動，君之楓道：「令尊知道你棄文從武啦？」

輕點了下頭，施笑乾默默不語……

忍禁不住，園園張嘴問：「小施，棄文從武也不是啥大逆不道的事呀，令尊怎會狠心趕你走呢：」

苦笑了一下，施笑乾道：「家父他呀，生平最討厭人家動刀動槍的，他崇慈好文，也希望我跟他一樣，做個乖乖順順的文瘟生。但正巧的是他偏偏生了我這麼個寶貝，正好和他相反，對啥子曰呀，孟曰呀，還啥他娘的曰呀，偏偏一個子兒也『曰』不進去。幾年來，我在外頭名義是遊學，却瞞着他闖我的天下。但紙終歸是包不住火的，三個多月以前，終於露出馬脚來啦，老頭子當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盛怒與失望之餘，一傢伙攆了個鐵面鐵心肝腸兒來，硬是把我給攆了出門啦！」

俏臉上露出一片憐憫，園園道：「令尊也不過是一時氣上頭吧，過了些時，他老人家氣消了，一定會回心轉意，接你回去的。」

縮了下鼻子，施笑乾微笑道：「我想他也不致於這麼絕。不過，問題我必須光榮的回去，决不能窩窩囊囊的說被轟便被轟，說回去便乖乖的回去。」

瞪視着他，君之楓笑說：「怎麼？莫非你閣下想去考個狀元郎，威風一番？」

嗤了聲，施笑乾道：「得了吧，那個『撞元』我就是撞破了這個腦瓜子，賠上俺這條小命，也撞不着邊。」

君之楓一笑，道：「請問你如何又光又榮？」

睜眼，施笑乾道：「喲，你現在是佛披金袈，渾身發光啦，怎吐得出恁般沒人味的話兒來？」

微愣，君之楓說道：「你又是怎麼了啦？」

嗞牙斜眼，施笑乾道：「你還裝葱裝蒜？如今你閣下是個堂堂的兄弟會會主啦，難道我這老友分不着一杯羹麼？」

君之楓訝異地說道：「消息傳得這麼快呀？」

施笑乾道：「全武林人都知道啦，你還想瞞我不成？」

君之楓笑道：「我只是不太相信禿頭和大炮幹起事來還蠻靈光，沒幾天工夫，他們已把消息傳送乾淨啦。」

一頓，望着施笑乾接道：「死要錢的，我今番找你，就是爲這檔事來的，怎會瞞騙你，別寃枉人，不怕雷劈麼？」

笑了笑，施笑乾咧嘴道：「別這麼認眞，我已經知道啦，所以我說我要在武林上幹他一番驚天動地的事兒，光光榮榮的讓俺老頭子瞧一瞧，幹武的也不輸吃文飯的呀。」

輕蹙眉結，君之楓不解問：「你知道什麼來了？」

一楞，施笑乾眨眨眼道：「你不是要俺跟『武林三友』學衣鉢，日後總攬兄弟會的經管大權麼？」

詫異萬分，君之楓連忙道：「你怎麼得來這個消息？」

忽地拍了下頭額，施笑乾猛想起了啥的，忙不迭說道：「嗨，瞧俺眞渾了頭，說了半天，我還沒有告訴你我遇見了小秋哪。」

恍然大悟，君之楓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你是順風耳呢。」

這時園園忽地插嘴問：「小君，小秋是誰？」

君之楓沒來得及開口，施笑乾已搶先道：「園園妳居然不知道？小秋就是咱小君未來的媳婦兒呀！」

猛是一楞，園園一臉驚異之色……

君之楓輕叱道：「小施，我和小秋也不過是個朋友而已，這回饒了你，下次再亂說話，當心我敲碎了你的狗牙。」

吐了下舌，施笑乾道：「算了，鬼才相你倆是朋友，我眞搞不懂你們，認識了這麼久，結伴江湖……」

不等他說完，君之楓一挑眉，一睜眼，冷道：「死要錢，閉上你的烏口！」

瞪了他一眼，施笑乾嗤道：「好吧，就閉上俺的尊口，莫名其妙，生那門子氣來啦？」

吁了口氣，君之楓岔開話題道：「小施，小秋把情形都和你說淸楚了吧，」

點點頭，施笑乾道：「是的。她告訴我你正找我，我一猜你準是到這兒來啦，所以才趕着來哪。」

望着他，君之楓沉聲問：「你既然被老頭子趕出家門，這麼說你沒辦法張羅三百萬銀子了？」

苦着臉，施笑乾道：「自從被攆出來之後，伸手要不到錢啦，所以才這麼久沒到這找小月花哪。三百萬，誠然是個大數目，但在以前只要多費些口舌，包準向老頭子要得到，現在，可是窮途末路，沒餓死已是萬幸啦。」

心中猛地一沉，君之楓呆了半晌，說不上話來……

抓了抓頭皮，施笑乾道：「小君，咱不是可以擺個場子，撈他一票嗎？」

蠕動一下唇皮，君之楓有些氣餒的說道：「抓鷄也得費把米呀，沒本，擺個烏

場子！」

施笑乾哼道：「笑話，一二十萬兩銀，咱還湊不起啊，就小秋來說她就要有十萬啦，俺這兒雖沒現銀，憑我死要錢『金算盤』這塊招牌，弄個十萬八萬，想是沒多大問題，再加上你……」

不待他說完，君之楓平靜的打斷他的話，道：「小施，你必須弄清楚，三百萬兩銀子，可不是區區一筆小數目，除了『天九帮』之外，其外的小賭場，就是弄了一年半載，恐怕也搞不上三百萬兩。」

施笑乾眨眼道：「當然是要上『天九帮』擺場啦，咱弄個二三十萬本錢，搞上他三五天，還愁三百萬不到手啊？」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在以前可以這麼做，但現在就不行了。」

一楞，施笑乾問：「爲啥不行？」君之楓凝聲道：「半年前，『偷辣郎中』彭寅男被『天九帮』收買，出賣了小秋，害得她被暗算差點沒賠上老命，幸好我趕上一步，現在『天九帮』既知我和小秋善詐，他們決不願意和我們再賭一番的。」

「有這等事？」詫異的哦了聲，施笑乾接道：「這麼說，我們不就完了麼？」

搖了下頭，君之楓道：「本來，我是想要你設法向你老子弄個三百萬來，咱去『天九帮』賭他一番，撈他三百萬，然後再把三百萬還你老子……」

施笑乾截口道：「假使我弄得成三百萬，又何必去賭呢？」

君之楓道：「總不能白敲你老子的呀。小施，你大概還搞不清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你向你老子硬要三百萬，而是要你向他『借』，等我們贏了三百萬，再把錢還他，這樣我們便淨得了這筆欵子，不欠人家的債，不是挺舒服的麼？」

敲敲腦袋，施笑乾道：「你愈說，我愈糊塗了。小君，好吧，就算我現在有辦法向我老頭子『借』個三百萬，但你不是說『天九帮』不願意和咱賭了麼？又如何贏錢還我爹？」

起身走到臥榻旁，躺了下去，君之楓懶懶道：「只要有三百萬，我就有辦法叫『天九帮』和我賭，而且，保證贏他三百萬。」

走到他身旁，施笑乾張着手問：「好吧，旣然你又說能賭，那咱弄二三十萬，也不照樣可以賭麼？」

閉着眼，君之楓道：「不行，非要三百萬不可。」

兜着滿肚子疑霧，施笑乾傻瞪眼道：「你把我從糊塗中糊到塗糊去啦！」

懶散的哼了聲，君之楓道：「你就去塗糊吧，反正沒三百萬兩銀子，我說了也是白說，白說不如不說。」

聳了下肩，施笑乾沒趣的坐回椅上，斟了杯酒，猛喝一口，呲牙道：「他娘的，原本指望這回可轟轟烈烈的幹他一番，雖知千沒欠萬沒欠只欠個東風，看來一切泡湯啦！」說畢，一陣長吁短嘆。

君之楓靜躺着，沒哼聲，但看表情，便知道他此刻心情沉重如石……

忽然，沉默良久的園園張口說道：「我能弄到三百萬兩銀子。」

猛可地翻身躍起，君之楓吃驚道：「園園，妳說什麼？」

施笑乾正慢條斯理的嚼着一塊臘肉，一聽，猛地拔長頸子，咕嚕一聲吞了下去，差點沒嗆着，只見他睜大了兩眼，見了鬼似的道：「喲，園園，我沒聽錯吧？」

君之楓忽又躺了下去，像洩了氣的皮球，他沒好氣的道：「園園，妳倒眞會開我的心哪。」

施笑乾也道：「哎唷，我說園園哪，我的意思不是笑妳沒錢，我是說呀，三百萬兩銀子這筆數目，雖然不致於令人兩眼發黑，但最起碼也得令人兩眼發紅得轉紫，我敢說除了大大富翁之外，說拿三百萬便拿三百萬的人，實在是太少。園園，我們認識的時間算是很長了，我們明白妳並不屬於那類『太少』的人，對不？」

雪白貝齒輕咬下唇，園園此刻的臉蛋上是一片肅穆的正經之色，壓根兒沒點滴開玩笑模樣，只見她定聲道：「你們在這等半個時辰，我出去就回來。」

說着，便起身離去……

望着他離去的纖纖倩影，君之楓和施笑乾竟然目瞪口呆，一句話也哼不出來，直至房門碰的一聲，關了起來，兩人才宛如夢中初醒……

用力閉閉眼，甩甩頭，施笑乾瞪着君子楓道：「小君，她大概沒瘋了吧？」

走到他身旁坐下，君之楓疑惑道：「不，她看來是那麼認眞。老天，園園眞有辦法弄到那筆鉅欵？」

沉思了一下，施笑乾忽地拍腿叫道：「啊，我知道了！」

嚇了一跳，君之楓楞道：「怎麼？你也瘋啦。」

吞了口口水，施笑乾道：「我知道她要向誰弄錢。」

一怔，君之楓急忙道：「錢鬼，你快說與我聽來。」

施笑乾道：「假使我猜得沒錯，八成她是去向翁萬金要。」

君之楓脫口道：「翁萬金？他不就是洛陽第一巨富麼？園園怎有辦法向他要到這筆錢？」施笑乾望着他道：「翁萬金這老頭兒銀子多得像老鼠屎，那不用說啦。他雖已七老八老的，已要進棺材的人了，却偏偏喜愛女色……」

哦了聲，君之楓截口道：「你是說翁老頭喜歡園園？」

點了下頭，施笑乾道：「沒錯，三四個月前，園園曾告訴我說，翁老頭要納她爲妾。」

微一怔，君之楓詫道：「有這事？她怎沒對我提起？」

亮了下眼，施笑乾忽拍掌道：「哦，小君，說到這，我倒想起了一件事。」

輕皺眉頭，君之楓道：「你又想起什麼來啦？」

停了一停，施笑乾一臉正色道：「小君，你愛不愛園園？」

猛一楞君之楓傻了一下，道：「錢鬼你問這句話是啥意思？」

施笑乾道：「別管這麼多，你說就是了。」

嘖嘖兩聲，君之楓撇嘴道：「死要錢，你他娘兒的不說你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少爺我便拒絕回答你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

（未完）